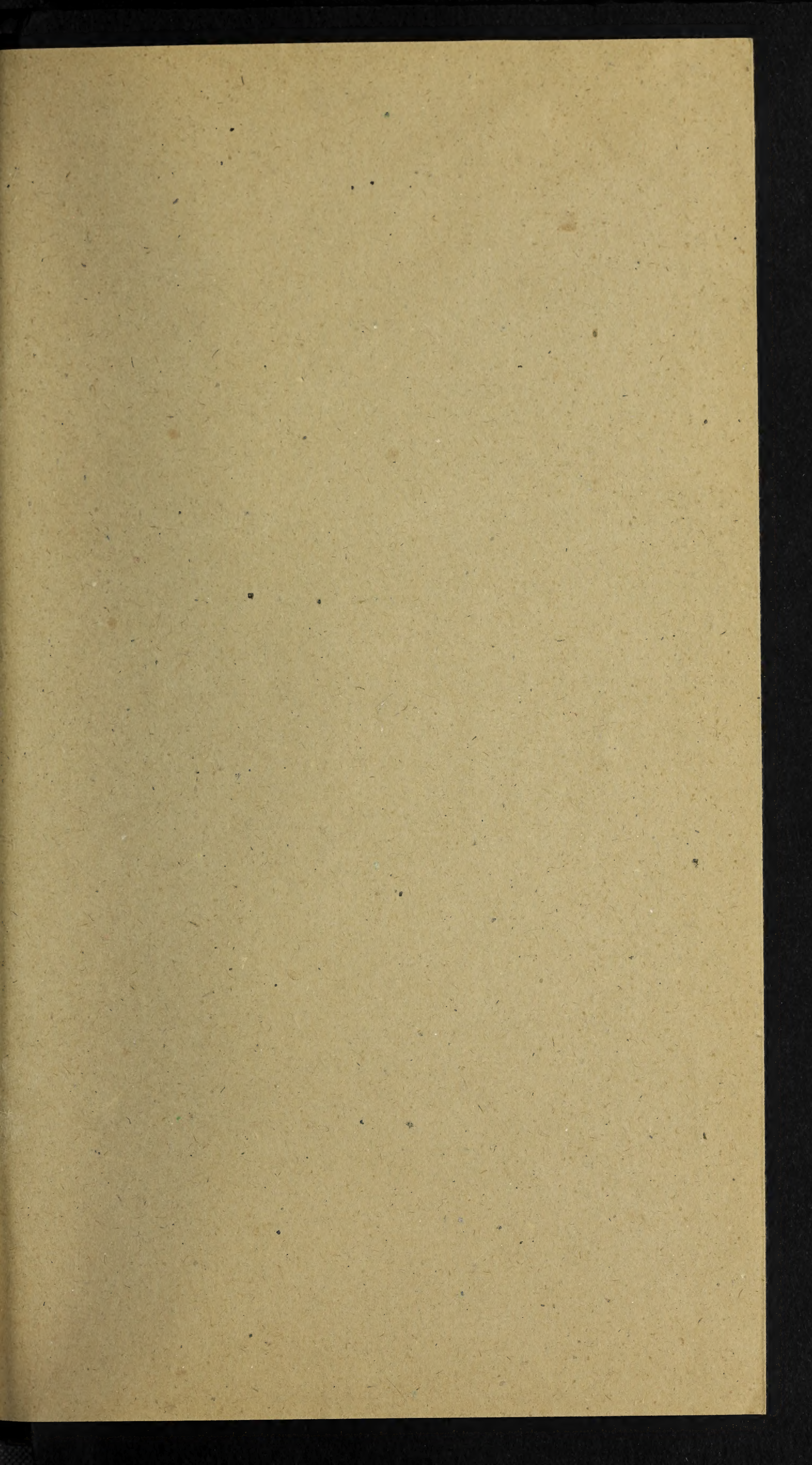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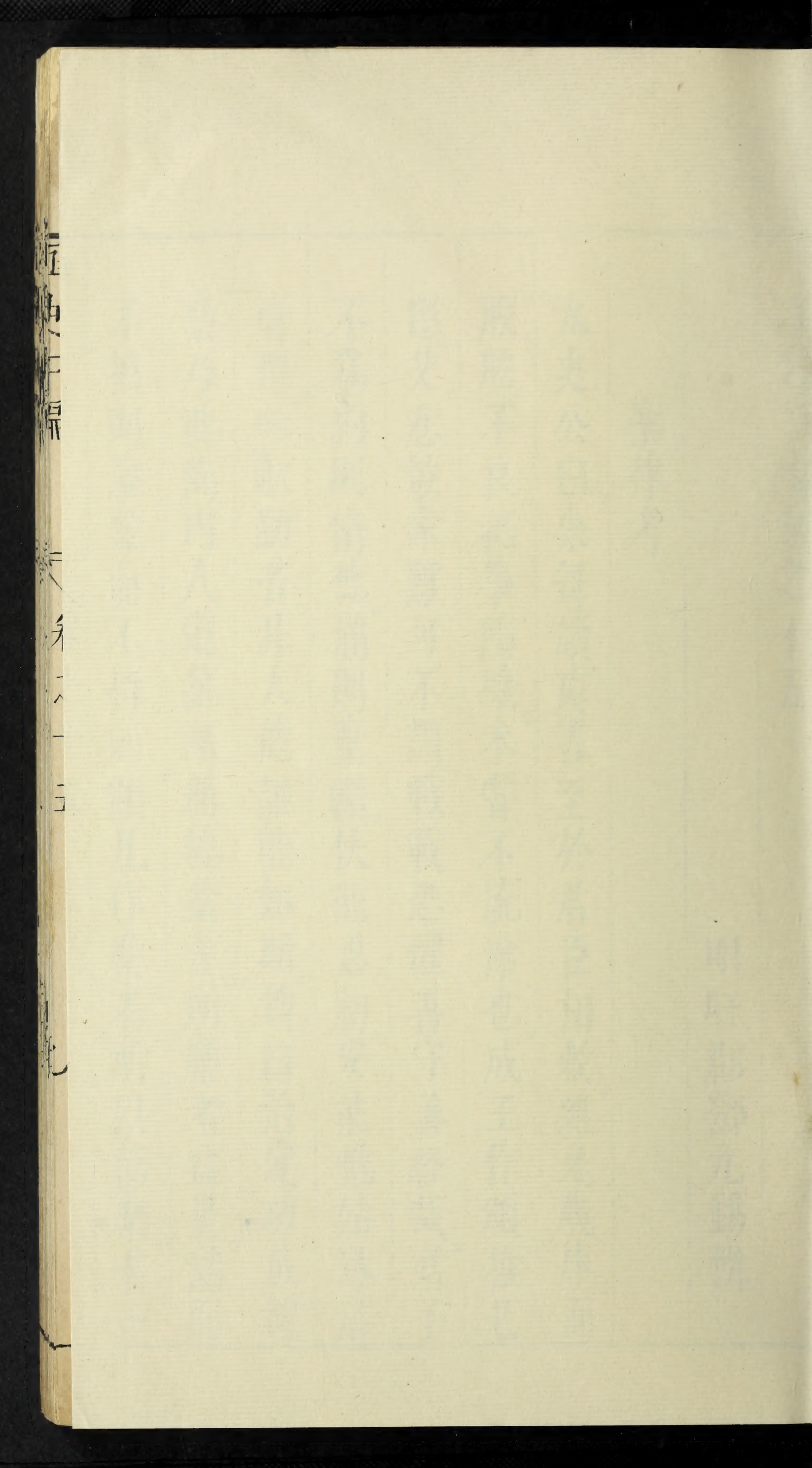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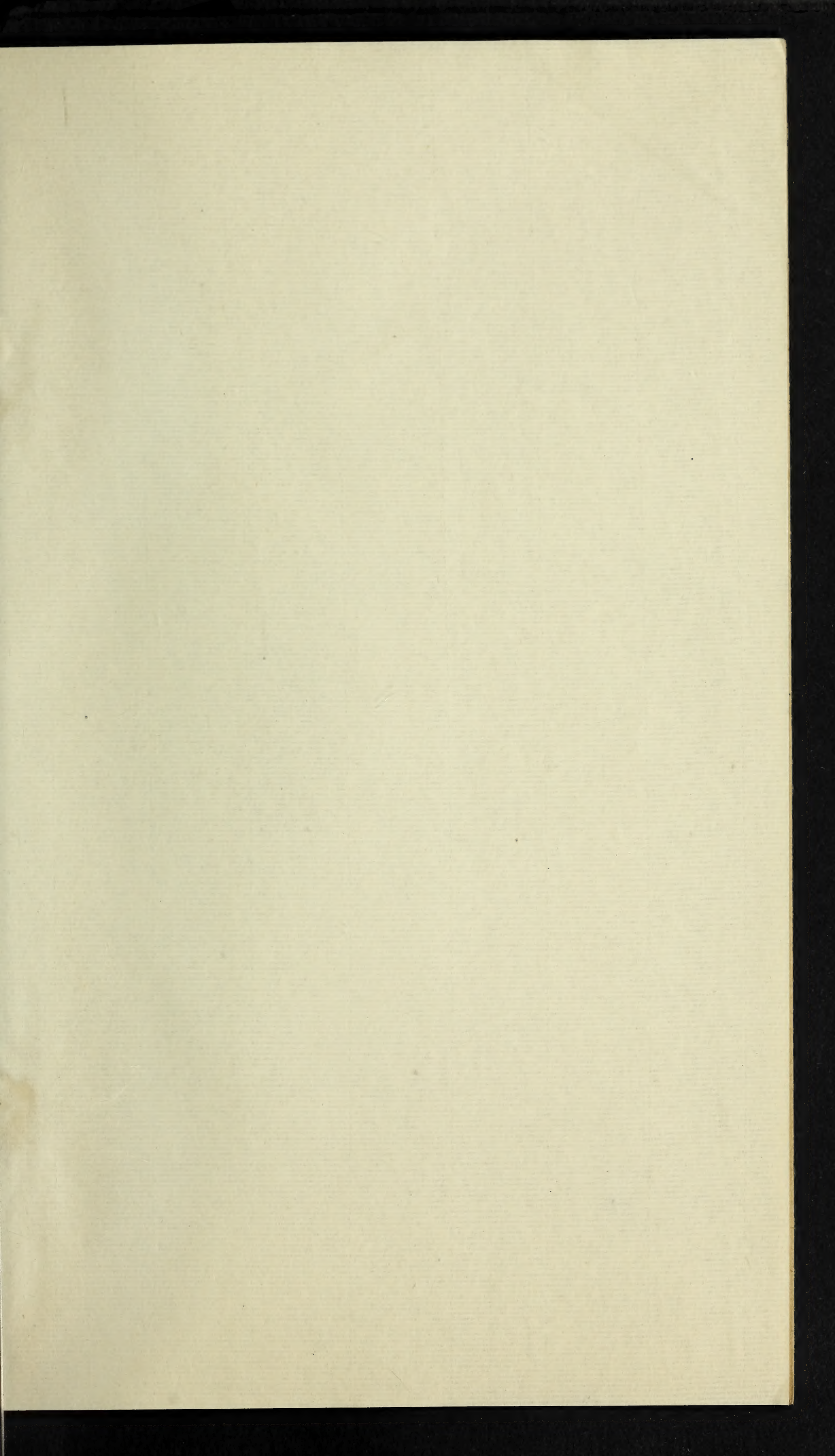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卷之十五

明　盱郡鄧元錫輯

樂律考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康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咏歌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内人道益深而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

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史記夫音樂之
所繇來遠矣本於太乙行於陰陽陰陽變化一下一
上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
常天地旋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
辰或疾或徐四時迭興或暑或寒錯代不同以盡其
行而百化興焉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流克其聲蟄蟲始作震之以雷霆一
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也是故萌
芽始震凝沍以形有形則有聲其聲能短能長能柔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聲相

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生音。此樂之原也。張梴批本識聲音却先說太乙陰陽。文說日月星辰四時。文說萬物方說入聲音。文字節徐浩博意義淵微透露氣象跌宕精明兼總經子之妙。古昔聖人合德天地。並明日月。沖陰和陽。遂性而反之命。三綱正。九疇敘。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于上。乃調之以自然之命。合之以蕩平之心。根之以優柔平中之德。比音而樂之。以宣八風。論五常。正五情。奏之以人。徵之以天。一之於禮義。統之以太和。而樂其可興也。與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溺。樂乃可務。故樂有其適。非適人之情也。使人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

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志微噍殺之音
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
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
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
先王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博采風俗。協比聲律。
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以補
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焉。而立之學
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
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

見於樂使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蒲以飾厥性使之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焉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理也昔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炎帝之時多風雨而陽氣畜積萬物解散故士達作五絃之瑟來陰氣以定群生其樂曰扶持亦曰下謀黃帝知天地識之別令伶倫作律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因神而存之取竹嶰谿之谷定黃鐘之宮以爲律本又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八音而施英韶命之曰大卷亦曰雲門

言其德如雲出。龍卷聚也。帝顓頊生自若水。處於空桑。乃登爲帝。德惟天合。八風時行。其音熙熙淒淒鏘鏘。帝命飛龍效之。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亦曰六莖。言根莖備。少昊樂曰大淵。言深。帝嚳樂曰六英。言英華茂。陶唐氏之始。陰雨滯伏而湛積。水壅不行。民氣鬱閼。節骨瑟縮而不達。作爲大咸以宣導之。命之曰大章。大章。章之也。舜紹堯治。命夔典樂。于時六府脩。三事和。因九功之敘而作歌。播之爲九成。以明德象功。其命典樂之官曰。命汝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夔旣在位諧於其職。其述職之詞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間之笙鏞而鳥獸蹌舞蓋簫韶九成而鳳凰儀焉。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子歎之曰樂則韶舞自生民以來韶爲盛於世爲上古於德爲廣淵於時爲紹堯致治在位以揖遜時乎人乎。固韶其獨兼矣季子觀之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此矣禹勤勞天下作夏籥以象功夏者大也禹敷土治水。而大中國也湯率諸侯伐桀若時雨降適時大旱

虔精致禱。黔首被澤。樂曰大濩。濩者澤也。言湯克寬仁。救其邪暴。護之也。至周武王成文之德。克商而有天下。作樂曰大武。其金奏外傳以爲肆夏樊遏渠呂叔王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武舞記以爲始而北出也。再成而滅商也。三成而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也。夾振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總干山立。久次於綴。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之已蚤。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孔子曰。武未盡善。嫌其以征誅革命。終不若三后德

讓之為懿也。樂以象成，而主於崇德，夫德則何可為僞也。張栻此上歷叙古樂而韶武獨經孔子論刈故詩言之文秦漢以來二樂猶存文篇首太史公獨揭虞周之樂贍前顧後天然融貫其後周公相成王，四征弗庭，六服承德，歸宗周也。於是播樂以安禮，本禮以節樂，而雅頌聲興。於是以六詩四始備六代之樂，兼三王之事。而太師以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六，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六律。陰聲亦六，曰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為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被之以六詩，曰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而

樂成。吳澂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所會、在天爲十二舍、在地爲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故曰陰陽之合也。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逆而布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會、而爲天地自然之合也。六律屬陽、六呂屬陰、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十二律也。十二律各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於角、角之聲清於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聲、然五聲寓於八音、金石土爲陰、陰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爲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爲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

周官大司樂、本虞冑子之教、爕理之於性情、而約以六德、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舞教國子、曰雲門大卷大咸大部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

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樂尊者享尊祀樂古者享元祀尊天而親人也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聲樂和於此神物應於彼誠感而神應也故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圜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故樂幽可以格鬼神明可以和邦國近可以合饗食遠可以諧萬民敎美教化極之可鼓舞靈動俾畢作咸奮也而大師旅太師執同律吹之以聽

望聲而占其吉凶。故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

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

足怪哉。書曰：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

成熟萬物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

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

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

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

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

者，陽氣踵黃泉而萌也。若其種之也。於十二子爲子。

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於十母爲壬癸。壬之言

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者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律中大呂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伏在下未上萬物厄紐未敢出也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於此也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萬物蔟生也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

有華心南至於房房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庶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
夾鐘夾者言陰陽相夾厠也於十二子爲卯卯之言
茂也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
者言萬物之生軋軋也南至於氐氐言萬物皆至也
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萬物
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
鮮生於十二子爲辰辰言萬物之蜄也清明風居東
南維主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萬物益大軫軫然也
西至于翼翼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

言萬物中充大盡旅而西行其於十二子爲巳巳
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七星陽數成於七也西
至于張張言萬物皆張西至于注注言萬物之始衰
陽氣下注也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言陰氣幼少蕤
痿而陽不用事曰蕤賓也景風景者大也言陽氣長
養而大且竟也於十二子爲午陰陽交曰午其於十
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丁者言萬物之丁壯者
西至弧弧言萬物吳音弧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
言萬物可度量而斷之也涼風居西南維主地涼者
陰氣行而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

言萬物引而止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罰罰言萬物氣奪可代也北至于參言萬物可參故參七月也律中夷則言陽氣退以平而陰氣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也故曰申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言陽氣稽留也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老而飽也言老而留也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陽氣庚萬物故曰庚辛

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也。北至於胃。胃者言陽就
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
于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
者。陰氣盛用事無厭射。而陽氣入無餘也。其於十二
子為戌。戌言萬物盡滅。故曰戌。而黃鍾為律元。不周
風。居西北。言陽氣不交合。主殺生也。東至于東壁。東
壁者。東辟也。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
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
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
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

也。蓋冬至廣莫風距冬至五九四十五日條風至為

條風。艮也。條風四十五日而明庶風至。明庶。震風也。為管

明庶風四十五日而清明風至。清明風。巽風也。為柷

清明風四十五日而景風至。景風。離風也。為絃景風四

十五日涼風至。涼風。坤風也、為塤涼風四十五日閶闔

風至。閶闔風。兊風也。為鐘閶闔風四十五日而不周風

至。不周風。乾風也。為磬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

莫風。坎風也。為鼓復還於冬至為黃鐘之宮。其數九九

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以下生。三分益一以上生。

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如黃鐘九寸、倍之則為十八、三其法、則十八為二三六、

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林鍾六寸四之為二十四、三
其法、則二十四為三八、上生太簇長八寸、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
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
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成
於三。終於十。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
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
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
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從有以至未有以
得細於聲。微於氣。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
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

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反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故樂者樂也以存神爲樂也自上古建律運厤造日度言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前漢志曰夫作樂者所以和五聲諧八音蕩滌人之邪穢全其正性而移風易俗也商之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通典曰商金也以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維倡和發生爲四聲綱也通典曰土無不容取宮室安容之象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

字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
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
音諧而樂成。五聲協五行五事五常。則角爲木爲仁
爲視。商爲金爲義爲聽。徵爲火爲禮爲言。羽爲水爲
智爲貌。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則宮爲
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
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
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而
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宮。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
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昔者黃帝使伶倫

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嶰谷之竹。生而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一三在上、七九在下、五君律。五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二四在上、八十在下、六臣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萌產萬物。爲六氣元。以黃色名元氣。謂之黃鐘。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

一月間以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以生太簇簇者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間以夾鍾言陰夾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以生姑洗洗潔濯也言陽氣洗物而姑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間以中呂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而宣氣暢物也位於巳在四月以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間以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茂也位於未在六月以生夷則則法也言陽

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在於申。爲七月閒。以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在於酉。爲八月。終以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在於戌。爲九月閒。以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爲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下。始著爲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長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而黃鍾之數立焉。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

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長茂之於未。令種剛强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茂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故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正月。乾之九三。萬物畢通簇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成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

爲三統三統易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歷十九歲爲章八十一章爲一統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爲林鐘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

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下之變天兼地人則天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大簇之實也三統相通故黃鐘林鐘太簇律長皆全寸而無餘分天中數五地中數六六為音五為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陰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呂和矣其黃鐘子為天正林鐘丑地之衝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三正正始之道也地正適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鐘為宫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其正聲應之無有忽微不復與[illegible]

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惟當其
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而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
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太極元氣規始於一生二。三
生三。故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
於子。參之以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
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
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
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
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
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張栻前云黃鍾之實自本律言此云黃鍾之實自所生衆律言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王禕衍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和會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周

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典同掌其和
和言合也本氣於朔辰於建合而生也黃鍾子氣十
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星紀丑也大呂丑氣十二月
建焉而辰在玄枵玄枵子也故黃鍾於大呂合也太
簇寅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娵訾亥也應鍾亥氣
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析木寅也故太簇於應鍾合
也姑洗辰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大梁酉也南呂
酉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壽星辰也故姑洗於南
呂合也蕤賓午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鶉首未也
林鍾未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鶉火午也故蕤賓

於函鍾合也。夷則申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鶉尾巳也。仲呂巳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實沈申也。故夷則於小呂合也。無射戌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大火卯也。夾鐘卯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降婁戌也。故無射於夾鐘合也。天行見於建而日月所會輯於辰。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為天地之至和。物從主成焉。律同之配合象之倡合以為均。而八音克諧。故音聲之道與天地通也。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而該成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天統九、十數八十一、壬十一月、參分損一。隔八而

下生林鐘之初六（地統六寸數五十四主六月）參分林鐘益一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人統八寸數七十二主正月）參分太簇損一隔八而下生南呂之六二（五寸三分數四十八主八月）參分南呂益一隔八而上生姑洗之九三（七寸一分數六十四主三月）參分姑洗損一隔八而下生應鐘之六二（四寸六分六釐數四十二主十月）三分應鐘益一隔八而上生蕤賓之九四（六寸二分八釐數五十七主五月）參分蕤賓益一隔八而上生大呂之六四（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數七十六主十二月）參分大呂益一隔八而下生夷則之九五（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數五十一主七月）參分夷則損一隔八而上生夾鐘之六五（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數六十八主二月）參分

夾鍾益一。隔八而下生無射之上九。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六絲數四十五主九月、參分無射損一。隔八而上生仲呂之上六。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而一終矣。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得妻而呂生子也。黃鍾左旋。八八為位。以調五聲。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五聲調焉。而黃鍾以為均。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角。如雉登木以

鳴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蒦音約）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别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張信天下者也秋官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

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萬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復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故量躍於龠

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地官掌之。權衡者。衡
平權重。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權者。銖兩斤
鈞石也。本起於黃鐘之重。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
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
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
以義立。其小大與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肉倍好。周
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成
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成兩。
二十四氣成歲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
二篇之爻數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

鈞者均也。陽施陰化。皆得其成就均平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萬物之數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曰。尹氏太師。爲周之氐。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咸有五象。其道一也

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於時爲秋秋揫也物揫斂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中於時爲春春者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圓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六合之間經緯通達乃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五

則揆物厥瀍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司空掌之而均之起於數數者一十百千萬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規矩準繩權衡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

十長於百。大於千。行於萬。法在筭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太史掌之。凡律度量用銅者。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律之候氣也。有法。律之大驗。法爲室三重。戶閉釁塗必密周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按每律各一管。内庳外高從其方位。厝管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其灰散。爲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候律者謹諸此。故聲生於日者也。律生於辰者也。律以和聲。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

前殿合八能之士通八音者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律權土灰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其候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於布管均之於候氣方周之隆播樂以宣化法歸于周而雅頌聲典治道虧缺淫過凶慢之音作而上末之禁日濫彌濫然而雅頌所承浹肌膚而藏骨髓者經千載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而聞韶也其時先王之守官猶能審音知樂而遏

知其意景王時將鑄無射王爲之大林伶州鳩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尚利制（韋昭曰以調利爲制無所尚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龢樂樂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

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此樂之正也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斯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鐘成伶州鳩退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

夫音樂之輿也。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今鐘槬矣。王心弗堪。能無疾乎。已王崩。而鐘

不和。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儀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也。故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繇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

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韋昭曰四時之間氣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苗未實曰秀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應禮復常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伶州鳩又言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
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
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
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
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
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
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
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蕃屏民則也以黃鐘
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
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
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
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單穆公之言樂曰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
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
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
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爲憲令而布

諸民。正之以度量。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
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
眩。則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
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聽。有過慝之度。其何能
樂。其後王官失業。雅頌論倫。參錯失次。孔子自衛反
魯。徧歷諸國。采其風。考正諸故老。銓定而論次之。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是時。桑間濮上鄭衛宋趙
之聲並出。內致疾損壽。外亂政傷民。巧僞從飾之以
熒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罔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
遺戎而蹶。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當是時。魏文侯

最爲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惟恐臥聞鄭衛之聲則忘倦蓋樂淫久矣子夏辯之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

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促數煩志。齊音驁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

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牖民孔易此之謂也然終已莫反秦幷天下六代樂韶武尚存改大武曰五行改周房中樂曰壽人而始皇不說也至二世惟溺音以為娛丞相李斯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殷紂所以亡也願上戒之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合歡喜通慇懃非此則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用度世為樂耳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曰善益耽縱而國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官太樂但能紀其

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猶古清廟之樂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旣饗也皇帝就廟東廂坐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四年作武德舞象天下樂已行武德以除暴亂六年作文始舞文始舞本舜韶舞更其名示不相襲彰治已定也又作昭容禮容樂昭容古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舞無樂樂近至尊不敢以樂也

出用樂明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因秦舊而帝王之遺音因間存焉已又有房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製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初高祖既定天下行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帝擊筑自爲歌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自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

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
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願留巳復
留止張飲三日乃後去蓋其樂也孝惠時以沛宮爲
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
而使樂府令夏侯寬備簫管更名房中樂曰安世當
是時高帝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其四時舞
者孝文作明示天下之安和者也而孝景時采武德
舞爲昭德尊爲太宗廟樂云武帝定郊祀之禮立樂
府采詩夜誦之有趙代秦楚之謳以侍中李延年爲
協律都尉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

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常以昏時夜祠至明乃終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皥冬歌玄冥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集會五經家論習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其安世房中歌十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懸）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言所樹羽葆之盛）金支秀華（樂飾）庶旄翠旌（一章八句）七始華始（樂名）肅倡和聲神來宴娭（許其反）庶幾是聽（音）粥粥（敬懼貌）音送細（絲）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二章十句）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

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輳。臻三章八句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暢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四章七句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劉敞曰逆迎也言師行和樂遠邇皆迎簫勺簫舜樂勺周樂群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五章八句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六章六句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秋飛貌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七章八句

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八章八句

靁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要治本約。澤弘

大祀禋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九章十句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師古曰都良薜荔供有芬芳桂華之形窅窊然皆神宮所有窅一交反窊一瓜反 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廣遠 孝道隨世。我署文章。著分部也十章十句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埸 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綽延長也章首有桂華二字古篇名或前章篇名誤在此

十一章八句 磑磑崇積 即即。充實 師象山則。鳴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象譯也 兼臨是愛。終無兵革。章首 有美芳二字亦篇名或下章篇名十二章八句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靈告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

忘。十三章八句、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

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

孔容翼翼。十四章十句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

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十五章八句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十六章四句

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十七章四句

其郊祀歌十九章。詩曰。練時日。侯有望。焫人說反膋蕭、

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結玄

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

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illegible]

篇震澹心靈巳坐五音傷虞至旦承靈億牲繭栗粢

盛香尊桂酒賓八鄉以水漬桂為大尊靈安留吟青黃徧觀

此眺瑤堂衆嫭音互好也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師古曰兆

民逐觀被華文廁霧縠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也

師古曰霧縠言輕細若霧俠嘉夜茝蘭芳澹安容與獻嘉觴此天

神之歌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

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匽偃武后土富媼母稱

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此后土之歌青陽開動根

荄以遂膏潤幷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壧巖處頃傾

聽枯槀復產乃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夭胎群生啿

啿（湛湛）惟春之祺（祀青帝）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
豫靡有所詘（劉攽曰桐幼樨也 楊子云桐子之命）敷華就實既阜既昌
登成甫田百鬼迪（進）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
之傳世無疆（祀赤帝）西顥沆（胡浪反）碭（蕩）秋氣肅殺含秀
垂穎續舊不廢姦僞不萌祅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
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祀白帝）
玄冥陵陰蟄蟲蓋藏屮（草）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
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
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祀黑帝）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禧）
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

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恭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肸許乙反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揺靈旗九夷賓將祀黄靈其後帝得神馬渥洼水中。伐大宛。得千里馬作蒲稍太一天馬之歌行幸雍獲白麟。幸東海獲白鴈次赤蛟象載之歌祀汾陰得寳鼎壇上有景光天報靈星齊房芝生甘泉作天門景星華燁燁。諸歌類亥咸什而天子勤兵朔方邊待單于塞下作鼓吹鐃歌爲軍樂諸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亦多所諷闕故弗著方歌天馬時侍中

黯進曰。王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薦之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帝默然不樂而罷。是時河間獻王好古學。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樂。非雅聲。雅聲以存肄。故施於後世。猶得有所祖述。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又數有嘉應。帝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皷雅琴者渤海趙定梁龔德之倫。皆召見待詔。於雅樂終莫能宣明。元帝多材藝。善琴又被疾不親政。留好音樂。時時吹調簫。自度曲。分刌

節度窮極要眇常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隤銅九
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
為然所好獨溺音是時郎頓丘京房好鐘律知音聲
得六十律相生之法以為上生下皆三生二下生上
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於黃鐘終於仲呂
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
相生終於南呂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
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
初以為律法冬日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大簇為商姑
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

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餘以次運
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而六律十二
管迭相爲宮之法大具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鐘自
冬至始及冬至而復而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
以簡攝羣音考其高下無不脗合書曰律和聲此之
謂也房以爲竹聲不可以抑度故作準以定之準狀
如瑟長丈而十有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
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
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截管爲律用臨以考聲列以
驗氣會房刺而罷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

樂禹弟子宋曅于輒反等上書言之天子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脩廢官立太學而河間獻王聘求幽隱脩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而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繇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迄今不成今曅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脩古能

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脩起舊
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
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
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
戚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自哀帝為定陶王
時疾惡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詔曰惟世俗奢泰文
巧而鄭衛之聲興焉夫奢則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
末倍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
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豈不難哉孔
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廟樂及古

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光大司空武奏樂府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爲鄭衛之聲皆可罷然百姓漸漬日久溺之又不爲制雅樂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也光武旣平隴蜀得公孫述瞽師及郊廟樂器而法物稍具乃增廣郊祀樂奏青陽朱明西顥玄冥舞雲翹育命以祀天祀北郊及明堂亦如之迎時氣五郊各以其時用詩歌所宜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季夏兼之永明初用博士曹充言與禮樂而東平王蒼總公卿上議言

樂所以象功彰德也。古宗廟各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美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宇內治平方外震疊脩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至盛宜饗有廟樂。於是采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爲世祖皇帝廟樂。又采百官詩頌爲登歌樂。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官。樂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祀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章帝時。太尉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平王蒼言。昔太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德

之舞。祫食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謙德不廟。即世祖廟。廟藏于樂。無所施用。宜統於大武之舞。如自立廟。當更作廟樂如制。奏可。自是漢諸帝皆不別廟。不別樂。統於武舞焉。建初中。太尉防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導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大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於是始行十二月迎氣之樂。當漢時。去古未遠。樂器與聲猶存。故史漢律書獨詳具。而儒者蔡邕張衡。於音樂特精。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循四角。規而圜之。其徑當庣旁。不滿。尺四寸有奇。四寸有奇。之處。九釐五毫之數。猶未足。羃百六

十二寸。方尺冪百寸圜其外、㫄旁深尺。積一千六百約十五寸、庣其旁約五寸、
有二十寸。容十斗一寸冪百六十二寸、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十斗
邕銅龠銘曰龠。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
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三分損益轉
生十一律。而後世言黃鐘圍徑之數多祖焉。蔡元定曰、嘉量
方尺、所以起數也、漢斛容十斗、實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又曰、嘉量之法、合龠
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
二寸、爲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爲分者一
千六百二十、則黃鐘之龠、爲八百二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
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
自東京更董卓之亂、誤

樂器燔燬播蕩無復存者。漢雅樂郎杜夔精識樂事。洞該七始八音之奥。入魏總領樂事。時左延年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古樂以存。工鑄鎛鍾。其清濁不法。輒駁令改作。工訴其清濁任意。武帝命將所鑄鍾鎛雜更試扣。聲品律一。無諧爽。乃知夔爲精。晉太始中。中書監荀勗造新律。云與古器合。惟散騎侍郎阮咸心譏其聲巳高。高比哀思。不合於中和。非典國之音。殆古今尺長短所致也。其後勗樂施用。而始平田夫耕於野。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勗以較巳所治。果長四分有奇。始服咸之精。而莫能厝意焉。時勗較太樂以爲後

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文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量古器尺寸無爽。又汲郡盜發六國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較之法，同。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較今尺長四分，其較古法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時人以爲切密，信而有徵，惟阮咸譏焉。

自是樂益殘亡。梁武思弘古道，詔博求學術通明者，陳所見寃於樂，而莫知其解。帝素善鐘律，詳舊事，遂自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爲大壯舞，文舞爲大觀舞，取諸易。郊明堂燎瘞奏禋雅，取諸禮。皇帝出入奏皇雅，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永錫爾胤，取諸詩。王公出入奏寅雅，取諸書。上壽奏介雅。

食舉奏需雅徹饌奏雍雅牲出入奏牷雅大祭祀降神及送迎奏誠雅百官出入奏俊雅皆雜取五經家言以命之而樂章有褽其文辭並沈約撰其後帝既篤信佛法制善哉大樂大勸等樂十篇用讚佛道又有法樂梵唄皆童子倚歌而和設無遮大會則爲之用耄荒於理梁遂以亡陳敗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而後主心賞胡戎樂沈於酒躭習之遣宮女習北方簫皷自爲度曲酒酣輒奏之以爲歡於清樂中造黄栗留無愁曲及玉樹後庭花等曲音韻窕窈極於哀思歌詞綺艶極於輕靡男女相與唱和莫不隕涕

出行遊於馬上奏之樂往哀來陳竟以亡元魏孝文覃心古雅正音聲自爲歌詩和上下祓管絃宣之太常高允又奏樂府歌辭陳王業及祖宗德美以風北樂始近於理隋開皇初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積歲不時定帝恚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庸設官何爲命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下欲罪之諤曰斯事體大不可速成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作樂蓋其難也乃得觧於是沛公鄭譯得龜兹人白蘇祇婆法老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

聲以爲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
四調旋轉相交合而樂和鄭公蘇威子夔議欲累黍
立分以定正律呂帝素不悅學又褊急無其本鄉弘
領其事寬而於音律不深解而何妥以舊學爲儒者
所衆推耻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於是說者各異朋
立黨以相非而是非混淆或請令候樂成擇善者而
後從妥恐樂成即善惡易見請大合樂廷試之且逢
上意言黃鐘人君之象法當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
如假餘律旋生是君臣更相爲也因先奏黃鐘之調
帝大悅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班賜妥等及諸倚樂

官有差而譯等議紲不用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及
樂工議者以為乃中原承傳雅樂之舊雖舊俗冶化
而大體猶古詔太常置清商署領之於是奇章公牛
弘又請依古正五聲六律旋宮之法每宮一調迎氣
奏五調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
帝猶先入妥言紲旋宮之議而終隋之世樂惟奏黃
鐘一宮餘聲律不復通已舊工老死或有能為甤賓
一宮者於饗祀展之竟無覺者而新樂候氣輒不驗
或初入月氣即應或至中下旬始應灰飛或三五日
輒盡或終月不盡帝以問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

氣。全出爲猛氣。氣吹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政不平。非月別而歲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中應各不同。於事應何當。弘不能對。時樂工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嘗方食與人論聲樂。因前取食罷及他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召見之。時鄭譯方定樂。帝問何如。對曰。樂聲哀非雅正之音。不可用也。命造諸樂器。於是以水尺起律調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百四十

四律而變化極於千有八聲時周禮旋宮之義久亡
自漢魏知音者鮮能通之見寶常創其事初皆怪哂
及是寶常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而皆依於雅正莫不
嗟異於是損益樂器甚衆然其聲雅淡不爲時好太
常善聲者衆共排擯之樂竟不行而省其私未嘗不
歎息以爲有神解也其後新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流
或問之曰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時四海初定
人皆不謂然巳乃卒驗煬帝將之江都樂工王令言
子嘗從行於戶外彈胡琵琶令言方臥室中聞之蹶
然起變於色急呼其子曰此曲何自興對曰頃有之

令言歔欷流涕曰必無從行此曲宮聲往而不反者
君也竟煬帝弑而隋亡。實常後貧困餓且死取所著書焚之曰用此何爲見者於
火中僅探得數卷云
初隋樂成既施用弘等恐衆論詆之乃
上言樂議易淆請盡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而古
器間存者益復湮矣豈不痛哉煬帝矜奢耽淫曲御史
大夫裴蘊逢帝意擇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知聲者
數百人進之倡優雜操絃管哀淫巧奏彌濫蓋樂壞
極矣唐初沿隋舊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
考正雅樂孝孫故從陳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
協律郎張文收故從梁沈重所得劉宋太史錢樂之

所推衍房法。法大備。於是依古法。斷竹爲十二律吹調之而和。隋初惟用黃鍾一宮。聲止七鍾。五鍾設而不擊。至是叩五鍾。咸應。而十二鍾乃畢用。用布管飛灰。順月皆驗。蓋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當一歲之日。又祖沇重依淮南本數。因京房舊術求之。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爲一部。以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分直一歲。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復著。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鍾。終南呂。迭爲綱紀。黃鍾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

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繇濁至清爲一均凡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爲尊十二商調調有下聲一謂宮也十二角調調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宮商角徵也十二變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一變宮調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雅樂成調無聲本宮遞相用惟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已又收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銅秤一斛左右耳與臀肉皆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斗皆藏於大樂署中於是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雜胡夷乃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準十二月各順其律相爲宮而制樂曰十有二和和者以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也合之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饗圜丘以黃鍾爲宮祀方澤以林

鐘爲宮。祭宗廟以太簇爲宮。郊迎五氣及朝饗。則各以其月之律爲宮。祀天神奏元和。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郊社宗廟登歌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飲酒奏休和。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祝嘏奏壽和。而郊廟祭享有代康凱安之舞。時旋宮之義久亡。世莫能知。而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亦固天以啓一代之樂也。其後恊律郎張文收復採三禮。增損其樂章。然一循孝孫所制之音。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鐘爲宮黃鍾爲

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奏元和之舞若封泰山同用此樂皇地祇方丘以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禘祫宗廟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上帝黃鍾爲宮奏元和之曲大祈大報以黃鍾太簇姑洗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元和順和永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鍾爲宮奏元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以太簇爲宮雨師以姑洗爲宮山川以甤賓爲宮並奏順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爲宮饗先妣以夷則爲宮奏永和之曲大饗讌會奏姑洗甤賓二調皇帝食畢以月律爲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曲皇帝大射奏騶虞之曲並以姑洗爲宮皇太子奏貍首一曲皇太子軒懸姑洗爲宮奏永和之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甤賓歌林鍾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鍾凡黃鍾甤賓爲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仲呂應鍾爲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終上公九終侯伯七終子男五卿六

大夫四士三然後樂歌大備樂成天子躬臨考觀謂侍臣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繇於此僕射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曲當是時聞其音者皆泣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齊陳以亡何謂治亂不在樂乎帝曰樂聲所感因人心生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樂而悲非樂能使悲也今三曲具存試爲公奏之公豈悲哉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文收請得以次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律而樂不和誠百姓安而金石諧矣語近本而先王風化天下之

其以淪廢不復典方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作舞隊象功名秦王破陳樂名七德舞以武有七德而名、始帝生於慶善宮及即位宴從臣其中賞賜吏民比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慶善樂後沿用爲文舞名九功舞帝追念七德舞爲功烈所自起每宴樂用之謂侍臣曰斯舞雖發揚蹈厲與文德殊科然功業繇之不可忘也封德彜曰陛下以聖武戡大難何文德足抵乎。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在位然實以文德綏之謂文不如武過矣時魏鄭公徵念欲帝偃武脩文見舞七德輒頫首不視舞九功

輒審諦觀之高宗幸九成置酒時破陣樂寢不作者久帝安石曰禮天子親揔干戚以舞先祖之樂今破陣樂久廢群下無所稱述非所以宣盛烈發孝思也令復奏帝歎曰不見此樂久矣追思王業勤勞若此安可忘武功耶群臣稱萬歲遇饗燕奏慶善破陳二樂天子必避席坐者皆興武后毀唐太廟七德九功之舞皆不用唯名存中宗昏德湛胡樂為淫酣弘文學士武平一為上言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形於物而哀樂之變應之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此先王之所以達廢興也伏

見樂有胡部被之聲律此所謂鞮任侏離之音也先王斥遠之陳之外門聊以備四夷之觀昭服遠之致非奚之也比日益以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達于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豔歌劇舞號曰合生趣數驁僻殆亡國之音也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以崇肅雍夫兩儀承慶陛下受朝聽政之所也比大饗而以倡優媟狎虧汙其間虜邦國之典臣竊惑之不納而帝殞於弑玄宗爲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坊南地忽水流溢變爲池及即位以爲祥作龍

池樂巳。又作聖壽樂。作小破陳樂。作光聖樂。以象功。
於是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爲立部伎。堂上坐奏爲
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立部又不可
教者隸雅樂。薄雅樂至於此。其後帝寖有惑志於仙
河西節度使楊敬忠。製霓裳羽衣十二曲上之。而道
士司馬承禎承詔製玄真大羅紫清上聖諸道曲。皆
隸太常。初隋有法曲。蓋絃鼗遺製。出胡中傳以爲自
秦漢而來。曰秦漢子。帝酷愛之。選坐部子弟三百人
教之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聲曲誤。帝輒覺親正之。
又命宮女數百人居宜春北院。習焉。羯鼓。本戎羯樂。

其音惟太簇一均聲噍殺特異帝甚好之以爲是八音之領袖諸樂不足方也。天寶初遂升胡部樂於堂上而皆以涼伊甘等州爲名於是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而安祿山竟反涼甘伊州皆陷於吐蕃故夫奇濫之樂不可邇而帝者必審愼所好也自是代有作而無慮皆新聲唐世天子廟各有樂舞各有名獻祖廟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政世祖曰大成高祖曰大明太宗曰崇德高宗曰鈞天中宗曰太和睿宗曰景雲玄宗曰大運肅宗曰惟新代宗曰保大德宗曰文明順宗曰大順憲宗曰象德穆宗曰和寧敬宗曰太鈞文宗曰文成武宗曰大定昭宗曰咸寧之舞云大樂官祖孝孫張文收而下天下莫能以聲欺者。稱裴知古衛道弼曹

紹夔之倫。摠章中，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故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鐘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殆死。常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疾亡，其知音皆此類也。道弼紹夔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怒道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鍾扣聲，使紹夔闇名之，無誤者，乃反歎伏。又洛陽有僧房中磬自鳴，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不已，紹夔問疾，僧以告，俄擊齋鐘，磬復鳴，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當與除之，僧不甚信，然冀其或効，乃具饌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磨磬數處，聲遂絕，問其所以，曰，此磬與鍾合律，故擊彼此應耳，僧大喜，疾愈。

周世宗時有司設元正儀宿懸于殿廷，帝臨觀，有懸而不作者，問樂工，莫能對，歎以爲樂陵遲至於此也。以問樞密使王朴。朴爲帝言。樂作於人心而聲

假於物聲氣和而能以反感乎人心一本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而九者其成數也是以黄帝吹九十之管得黄鐘之聲以爲樂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濁聲三分其一損益之爲相生之聲蓋十有二變而復於黄鐘之宫黄鐘者聲之總數也故十二律迭相爲均均有七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而樂成自周而上。率繇斯道自秦而下旋宫法廢所存者黄鐘之宫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餘五調曰啞鐘不用故也唐太宗明於知人志復古道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宫之八十四調復完在懸之罷方

無啞者於三五同功安史之亂樂簴與工十不存一逮黃巢之亂而盡集官酌詳終莫能知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之文鑄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石磬定之今在懸者是巳狀雖鐘磬實無相應之和梁唐晉漢享國不遠未遑斯及十二鎛鐘不考聲律循環擊之而已黃鐘一宫之調亦不和備餘八十四調泯滅盡矣於是世宗命中書舍人竇儼與朴詳定乃依周法以秬黍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以爲十二管吹用不便倣古法作律準

其法宮聲長九尺張絃爲黃鐘

十三絃依柱以定聲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二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十二律旋相生而各爲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而樂之歌奏畢縣焉、其奏言、旋宮之聲久絕、迨唐初乃有之、而與禮經文相遠、今不敢遵用、其詮定如上、而臣淺學獨力、未能宣究、塱集多聞知樂律者、上本古典、下

順法故較次其得失詔尚書省集百官詳議尚書昭等言朴新法音律和諧不相凌奪可施用從之宋祖受命廷臣議以爲朴所定雅樂聲已高一比於京思於中和不合天子以爲然詔判太常和峴詳定峴上言聖王作樂先立尺寸爲律呂而三分損益上下之以相生取合眞音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爲之準後代試之或不符會惟西京銅望臬古法所存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令朴所定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聲樂之高蓋繇於此況影表上測天行獨不可以準繩樂律乎帝乃令依古法造尺

及黃鍾之管較丑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
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較之亦適相符下尚書省集
議衆莫能難繇是更造十二律管而雅音以和蓋又
一代始造貞元合而樂和也於是峴上言古以禪讓
得天下者奏先文舞以征誅得天下者奏先武舞陛
下以推讓受成命請改文德舞爲玄德升聞之舞以
神武平海內請改武功舞爲天下大定之舞而命樂
曰大安本禮治世之音安以樂而名也大饗天曰高
安祀地曰靜安宗廟曰理安天地宗廟登歌曰嘉安
皇帝臨軒曰隆安王公出入曰正安皇帝食舉曰和

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曰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曰良安元正冬至朝會曰永安郊廟俎豆入曰豐安祭享獻酌祝嘏曰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用永安耕籍先農用靜安宗廟僖祖宮奏大善之舞順祖宮奏大寧之舞翼祖宮奏大順之舞宣祖室奏太慶之舞而於時有瑞木成文有馴象自至白烏白雀之祥並依漢天馬赤鴈之作播之管絃為詩歌太宗時直集賢院和峴言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漢史有威加海內之歌請殿庭文舞為化成天下之舞武舞為威加海內之舞而天子好音至道初增琴七絃為九絃曰九奏克諧而不亂也增阮四絃為五絃曰五材

並用而不悖也而太常院均被之十二律旋宮相生具圖獻帝嘉之遷職咸平中太常言樂工濫冒闕於審音即祭饗止奏黃鐘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於是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科條律呂樂罷諸名數為編曰樂纂且更樂工試補法式若肄習程課下之用習工於樂明年天子御崇政殿張宮懸按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合登歌次鐘磬塤篪琴瑟笙簫各為偶合奏次箏琴筑參合奏乃後以擊鎛鐘倡六變九變為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之舞畢精習帝喜甚賜賚有加自是樂府有倫

大中祥符中天子得天書改酌獻昊天上帝樂曰豐安皇地祇樂曰禪安飲福曰禧安別製天書樂章曰瑞安靈文諸曲行焉景祐初天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燕肅言樂金石不調願考脩乃命直史館宋祁集賢較理李照及肅等典其事照以爲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創脩不合古法而然也用之本朝卒以短祚其編鐘鎛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又銅錫不精聲韻失度大陵小抑非祀也臣請依神瞽律法鑄編

鐘一虡樂當可和詔於錫慶院鑄之照復請下潞州
求上黨羊頭山秬黍以定廣容下懷州取河內葭莩
灰以候氣從之鐘成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
乃下於太常樂四律於是以十二管之法鑄銅爲龠
合升斗以爲量率六百三十黍爲龠爲黃鐘之容合
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已又以鎛鐘
之容差大更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命曰
樂斗已言太常鐘磬十六枚爲一虡而四清聲承沿
不擊蓋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則鄭衛之樂也請
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

自而生。於是廢四清聲不用而自造八音之器。各十二種而樂成。時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奉詔討論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聲義各有當。寧有一之於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未易輕改。且古者既以十二律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附正聲之次。原本其意。殆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不相凌

謂之正迭凌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不可加尊古今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也。惟君臣民三者上下有分不得相踰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爲臣民相避明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而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必作矣其鐘聲十六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典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請如舊制便帝以爲樂難以偏辭奪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有能考四鐘協調清濁者令有司以聞天子

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擬頌告神明詔宰臣呂夷
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作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
賜羣臣焉一釋十二均二明五聲所主事三辯音聲
四圖律呂相生并所用陰陽數配五譜十
二管之長短六明歷代度量衡皆本之陰陽配於四
時建之日辰通之雜燃演之壬式遁甲之法授樂府
考聲焉又詔有史館祕閣篆大樂圖記載諸敀金鑪不
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與新
樂并既而大臣言照所定樂律率以意於古法無據
上比舊樂下三律其所製器如煉白石爲磬範中金作
鍾皆詭異非經祖宗考大樂行之七十年國家康寧
而一旦廢不用非情理所安况所改者不必愈於舊
乎於是有司諫韓琦爲帝言自燕肅倡議而來言人

人殊後之人又復從而非之竊以爲莫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平令簡民物熙洽則治古之極樂不可以象罷求者也且西北二陲邊備久弛宜先以爲務乃罷新樂詔太常仍和峴舊樂用焉然帝念欲興雅頌文太平雖格群議中嗛嗛未厭也後十有五年爲皇祐二年將有事于明堂帝御紫宸殿閱雅樂自宮架登歌燕佾之奏徧作之下詔言朕聞古者作樂以薦上帝配祖考創造紹述三五之盛不相襲沿必世登太康聲文乃定朕幸承三聖之業蒙丕平之運念樂經久廢嘉與學者研覃定焉比加訪採終

未有知聲律通經之人諸所改更未適厥中中書門
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
廟社稷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聲定律諧於中和使
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敢憚改焉於是
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置局於秘閣詳定而國子監
直講胡瑗前潁東推官阮逸益州進士房庶皆驛召
預議議者安所習爲至當而競用相非瑗之議曰按
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方九十
此度之所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此量之
所起也重十有二銖此權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旣

皆出於黄鐘之龠則黄鐘之龠圍徑容受四者之法
交相讐而實可得也今驗黄鐘律管每長一分内實
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圍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
分也世儒執守孤法不能貫知權量之法因謂圍九
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耳以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
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黄鐘之管止容九百
黍積止六百有十分半如此則黄鐘之聲無從正權
量之法無從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矣蓋始
以九分爲九方分破徑三分之說而所定律一取之
秬黍又不知變律之法見仲呂反生不及黄鐘之數

乃損增林鍾以下諸律圍徑以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新樂所造鍾磬太馮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而臣所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說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竊考隋書志有云尋漢志黍尺或不容千二百黍其容千二百黍則於長九寸不合是斑志所云歷代樂與符合者鮮矣臣所爲獨執嘉量爲本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管中聲其

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於音樂獨傳銅龠以積成量
量於古今爲冗而逸等以上黨秬黍大者累尺小者
實龠已自戾於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初所製尺
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度之法歷世
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令一歲
之中一境之內取黍較驗亦復不齊蓋天之生物理
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制樂必求
古雅之器較焉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賢聖制作
宜可取則而爲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無復存者
今獨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尚存今取四物首足肉好

長廣分寸。於正史合者用以參較宜斛尺可定漢志唐典

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錢形

如刀身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

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股長八分間廣

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有詔命諸

家各作鐘律以獻而時論互異處士徐復笑之曰聖

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於是

知諫院李兌言樂之為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未

易輕語西漢去聖尚近制氏世典大樂亦已直紀其

鏗鏘而莫詳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遠求三代之

音。通明述作之事不亦難乎國家制樂數年縻費甚

廣務為異說欲以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未能裁

定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較取其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於是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樂召輔臣省府館閣臨觀而瑗逸等皆進官初李照以王朴所作樂音高其新樂律下太常歌工病歌不成聲私賂工使減其銅齊聲稍調而歌乃可協照按試魯莫之覺也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將給銅更鑄於銅齊中得古編鐘一不知何代作而有銘銘曰粵朕皇祖寶龢鐘粵萬斯年子子孫孫永寶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形側垂如朴製工不敢毀藏之太常已瑗等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聲弇鬱而不

揚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著作郎劉羲叟謂人曰此其聲於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其有憂乎嘉祐元年元日帝御大慶殿受朝前夕設仗衛大雨雪宮懸架折帝大驚於禁中徒跣露禱因遂感恚疾得風眩云元豐初太常楊傑疏大樂之失言臣聞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乃天地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故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書曰詩言志歌永言。今歌者或詠一言

而濫及數律或章何已闋而樂音未終是歌非永言
也請節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
而五聲從之是曰依永律呂協焉是曰和聲所謂依
人聲而制樂罷以寫之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也今祭
祀樂章竝隨月律以詠依聲聲不依詠以聲和律律
不和聲非古也昔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惟
磬爰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則知鐘簫磬者衆樂之
所宗也天子之樂八鐘磬簫乃倍之而十六斯遵何
義哉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
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四清聲曰子聲今四清

聲廢不用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亦何從而諧哉今
巢和笙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
應聲用之久而聲宜可和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則樂奏一聲而諸𧯊各以其聲應之然後和今琴瑟
塤篪笛簫箏筑奏一聲而鎛鐘特鐘編鐘連三聲並
應聲煩而衆音爲之掩抑是奪倫也於是天子異其
意詔秘書監劉几禮侍郎范鎮與傑等詳定傑於樂
本無心解而論議浮之乃奏言王朴所鑄鐘已厚聲
疾而短聞請銷毀太常以爲太樂所典乃法度舊器
不當毀製新樂成得參較失得詔許借朴鐘爲淸聲

不聽毀已命輔臣行按試先一夕傑上言朴鐘已弊
壞不諧請銷之樂工不平夕藏之厥明輔臣至出以
叩音韻如新傑大慙沮時進士房庶自言嘗得古本
漢志云度起於黃鐘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
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
本脫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知前世累黍爲尺以
製律是律生於尺非尺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爲一
分者蓋九十分之一非一黍爲一分當以秬黍中者
千二百實黍管中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寸加一
以爲尺則律可定也衆莫之信而直秘閣范鎮獨是

之以爲衆論所不及欲求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黍以
定律而劉几議以爲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
今異時聲亦隨變必以古罷調金聲猶以古冠服被
今之人容體豈有稱哉儒者亶泥古形名度數而不
知清濁剛柔輕重之用隨時也於聲與罷必不合矣
凡定樂云主聲然大都即李照之舊獨加四清聲奏
之無能加於其舊詔以樂成加賜鎮几等有差鎮辭
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
獻之自以嫌於干進先請老既得謝乃請太府銅爲
之逾年始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上之於是天子

親臨觀奏焉。賜詔褒美下太常太常言。鎭樂自其一家學。難施用。而制樂如舊。大都宋世爲鍾律之學者非心洞玄解。而馳騁於論議。故莫能有定云。始鎭於司馬溫國公光。立朝大節。如一人。相厚善。至論樂各往復諍不相協。及鎭鑄周鬴漢斛成。欲招光至潁昌就觀光答之書。言樂之要眇。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其求之甚難。自漢以來。儒者以其胷臆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庭。非后夔復生。莫之能決。非光所及也。彼周鬴出於考工。既非經見。是非固不可辯知。

如漢儒者則劉歆佐王莽所爲就令尚存非必可法
者哉謝不赴蓋樂難言如此至崇寧中大奸柄國欲
張樂以爲名而天子有惑意於仙蜀剩負卒魏漢津
輩及事范鎮見其制作粗通其一斑因託言遊蜀得
師事唐僊人李良授鬥樂之法而極詆後世累黍之
謬本大禹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爲寸以度
律語具異教考中會端州上古樂鐘驗欵制乃宋成
公時鐘也而天子起端王在位於是御崇政殿合樂
御大慶殿受朝賀會有數鶴從東北來度廣庭翔鳴
帝大喜下詔言得隱逸之士於草萊之賤獲英莖之

罷於受命之邦朕將以薦郊廟和萬邦其名樂曰大晟其後明堂成議布政調燮而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欲它人得與議有田爲者善琵琶無行乃奏爲大晟府典樂聲管高下任其意以器大者爲太聲小者爲少聲而不依於律無何金入汴凡大樂軒架拜景鐘九鼎皆亡方宋之隆周元公惇頤之論樂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游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

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刻縱欲敗度下民
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
悲而不能止蓋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
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
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程正公頤
以律爲自然之數樂必律以考聲管以候氣以天地
人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張明公載以爲聲音之道
通於物感蠶吐絲而商絃絕金氣盛而木氣衰此自
然之符也今人求古樂已深始以爲不可知不知有
可知之理惟德器深厚者能之諸皆窮本達變而深

得其奧要淳熈中建陽蔡元定於樂律有實契著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上卷以漢志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爲黃鐘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鐘之律以三歷十二辰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第二以黃鐘三分爲損益定生十一律第三次十二律之實四次變律五次律生五聲圖六次變聲七次八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氣審度嘉量權衡次焉爲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書志經傳疏注呂氏春秋淮南子下至歷代龠尺欵識用以明造律和聲均調候氣制罷

之事爲律呂證辯者甚具其說曰天地之數始於一
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二四六八
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
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截竹爲管
吹之聲和候之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
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
量權衡於是而受法以三分損益歷十二辰而十一
律繇是生焉其實函焉黃鍾九寸以三歷十二辰在
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
未巳卯丑六陰辰爲寸分釐毫絲之法法皆用九故

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爲黃鍾積其實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〇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釐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繇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六陽辰皆下生六陰辰皆上生其上生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生陰數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六陰辰則居其衝林鍾南呂

應鐘其三呂在陰則無所增損大呂夾鐘仲呂三呂
在陽則倍其數方與十二月之氣應陰不當陽自然
之理也而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爲五聲之本三分
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
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聲之數六十四
以三分之不盡一筭而數不可行故五聲宮與商商
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而音節和角與徵羽與宮
相去乃二律而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
徵少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
變宮古謂之和繆故變聲非正不爲調然如是而後

和夫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者也故黃鐘不復爲他律後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故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其十二律則旋相爲宮各具有七聲合之爲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聲各十二凡六十聲爲正調其變宮變徵二十四聲不爲調故六十調一十二律也十二律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用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

也故日辰之數繇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繇黃鐘九寸損益而成二者不同而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陰陽對待理數之自然豈顧強哉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而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故也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雷霆細至蟣蠓無非聲也易備之矣樂雖有十二律六十調實惟爲黃鐘之一聲其聲中聲其氣中氣其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已發而中

節者也。故樂者。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其大都本太史公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之言以黃鐘爲聲氣之元。班固所謂吹以攷聲。列以候氣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者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時至。今欲求聲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

為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可從而定也朱文公熹讀其書以為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鑿鑿可見之行也其後文公攷訂禮書定鐘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而鐘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互演之稱明邃矣篇分七條一曰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二曰十二律寸分釐毫絲數三曰五聲五行清濁高下之數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宮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生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其後篇明五聲十二律之義而律寸舊渙若新法詳焉而卒託之空言時乎久乎固難乎其兼矣

明興

高皇帝寅恭郊社宗廟之祀御製圜丘方澤分祀樂

章後定合祀更撰合祀樂章禮成歌九章已病音樂之未復古也詔尚書同尚書凱與協律郎謙定雅樂而學士瀌爲樂章著令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圜丘、方澤、祈穀、大饗。曰八奏神祇壇、太歲壇、先農、高禖。曰七奏朝日、夕月、太社稷、歷代帝王廟。曰六奏宗廟時祭、祫禘、帝社稷。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其樂曰中和韶樂曰堂下樂曰丹陛樂曰侑食樂曰大樂其雅樂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萬舞之節俗樂有百戲隊舞謳歌之承應祭祀用雅樂太常領之協律郎司樂考協之凡樂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若舞失節者皆有糾禁而　朝會

燕享兼俗樂祗應奉鑾司掌之。郊廟皆奏中和韶樂圜丘迎神奏中和奠帛奏肅和進俎奏徵和初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寧和撤饌奏雍和送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宗廟迎神奏中和初獻奏壽和亞獻奏豫和終獻奏熙和撤饌奏雍和還宮奏安和皆初獻舞武功亞終獻舞文德大燕享奏堂下之樂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平定天下之舞樂章曰清海宇三奏春皇明之曲撫安四夷之舞樂章仍俗樂府名四奏大道傳之曲車書會同之舞樂章曰泰階平五奏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七奏長楊八奏芳醴皆百戲承應九奏駕六龍之曲隊舞承應焉食舉奏侑食樂一曰上萬壽奏平定天下之舞二曰仰天恩奏撫安四夷之舞三曰感地德奏車書會同之舞四曰民樂生奏表正萬邦之舞武舞五曰感皇恩奏天命有德之舞六奏慶豐年七奏集禎應八奏永皇圖九奏樂大平小宴樂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奏君德成八奏聖道行九奏樂清寧而天子陞座還宮百官行禮始皆有樂曰丹陛大樂樂章皆近質無爾雅之辭

上厭前代樂章用詼詞爲容悅也甚乃猥鄙令更撰以進樂成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古樂廢久矣新聲代變至元而雜以北裔胡戎之聲甚者飭古先帝王若祀典神祇爲舞隊侑褻已甚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於音律諧協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諸一切流俗喧嘵淫褻之樂悉屏蓋天大一統而樂道以昌自是歷世遵用太常肄常習舊而已無能紹明之者方定樂時

上陳樂罷於庭　召學士朱升等考定

上親搏磬命升辯五音對忤　旨怒欲法之起居注熊

臣從容前論解。

上曰。升自謂審音。乃不辯宮徵。何也。臣頓首曰。辯不音
難。蓋自古而來。唐虞惟后夔爲能和。此書曰。於予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詩曰。旣和且平。依我磬聲。蓋其難
也。

上曰。卽如是。任堅儒治樂。樂何繇和。臣具言樂之和繇
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物和。而樂音和矣。

上爲霽威。升旣出謝。臣曰。非君吾幾殆。　自宋淳熙來
言律者益互異。沙隨程迥申。房庶宜春歐陽之秀。蔡
已闡三分損益爲非自然。至　國朝李敎授文利實

於廣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爲黃鐘曰含少之文辯其
鐘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繇一生二繇少及多。
見黃鐘數少爲極清辯宮聲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
各得百二十九分辯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
窮之誤。其法繇十一月黃鐘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
呂。則增六分。繇大呂至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皆
各增九分繇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鐘亦減六分。繇林
鐘至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以復於黃鐘皆各減九分
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繇此而如環無端焉以相生
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爲數三

九盡之矣黃鍾。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三涵九。故黃鍾之宮。命之曰涵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大呂。甤賓之於林鍾。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歷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范副使輅等信其說。從受學。楊學士廉愛其書。以爲天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

儒通解音律皆不謂然以爲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依古往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駁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也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脣故凡人呼而宮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誠而能者今曰黃鐘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脣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鐘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嗚呼其大謬矣夫上古

鐘律之調備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鐘十二律皆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鐘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令平公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擊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調

則五音各五之調畧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行之兒後學哉或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宫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爲宫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黄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族爲商南吕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交犯而後巳繇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

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于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矣。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且以為李氏之說。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舉聲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脣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與其詆之如此。大都黃鍾中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無不統。如天無不覆也。故九寸為之宮者

少涵焉豈極清哉故君子愼變古也韓司馬邦奇博極群書研律呂之學至瘍發背瘡劇不知也若心精思悟若天啓於是作志樂以爲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未及也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而管圓分方旋宮衆轉乘除規圓之圖未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元定著之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未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而以黃鐘祀天神以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矣而黃鐘一均於朝廷宮闈

宴饗備布焉又周禮之所未載者蓋其精也久之楊
忠愍繼盛爲郎時從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則請曰樂
體於理而用於聲有麤而後有聲有聲而後理可從
竒也理而無麤如聲何乃搆桐竹絲漆手製管吹之
而和製琴瑟簫笙塤篪奏之而又和合奏之若一復
於韓曰技有進於是者乎韓喜曰居吾語汝吾欲制
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調也子豈有意
乎繼盛退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夜夢大舜坐堂上以
金鍾使考之曰此黃鍾也醒而汗流浹背恍若有悟
起篝燈趣制管迨明而成者六已作成韓撫膺高蹈

喜曰得之矣。始吾志樂成九鶴飛舞於廷者久之應其在子耶。然太常肄常習舊。朝議未遑復禮變樂之事無及之者。唐太史順之稗編云大史院景表尺乃元郭守敬所造今欽天監表尺是也守敬精於律曆決非茍作此布尺止得八寸強嘗取黑黍揀其中者千有二百暴乾之秤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累之命爲九寸與表尺果合又截竹爲管長同九寸其竅上下均容一千二百黍者吹之其聲與今之最下一聲合意爲黃鐘之聲崔文敏銑曰罷數名物必也秦漢之詁乎。殘編遺罷彼猶及見其音塵今無從質也不形於罷不發於音烏取乎辯博相高哉又曰今中原化而夷者未之能革。則俗樂其尤也。隋在朝者溺於淫放。萬寶常處恬而心一。故聞樂而知其亂。予北人

諳俗樂而入翰林夕並西苑行聞南有笛聲煩促而
哀予愀然動意未旬日
孝皇崩　國事大變　樂記曰凡音之起繇人心生也
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
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
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繇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
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
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
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
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

以感之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

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
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
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
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是故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
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
使耳目鼻口心志百體皆繇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
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

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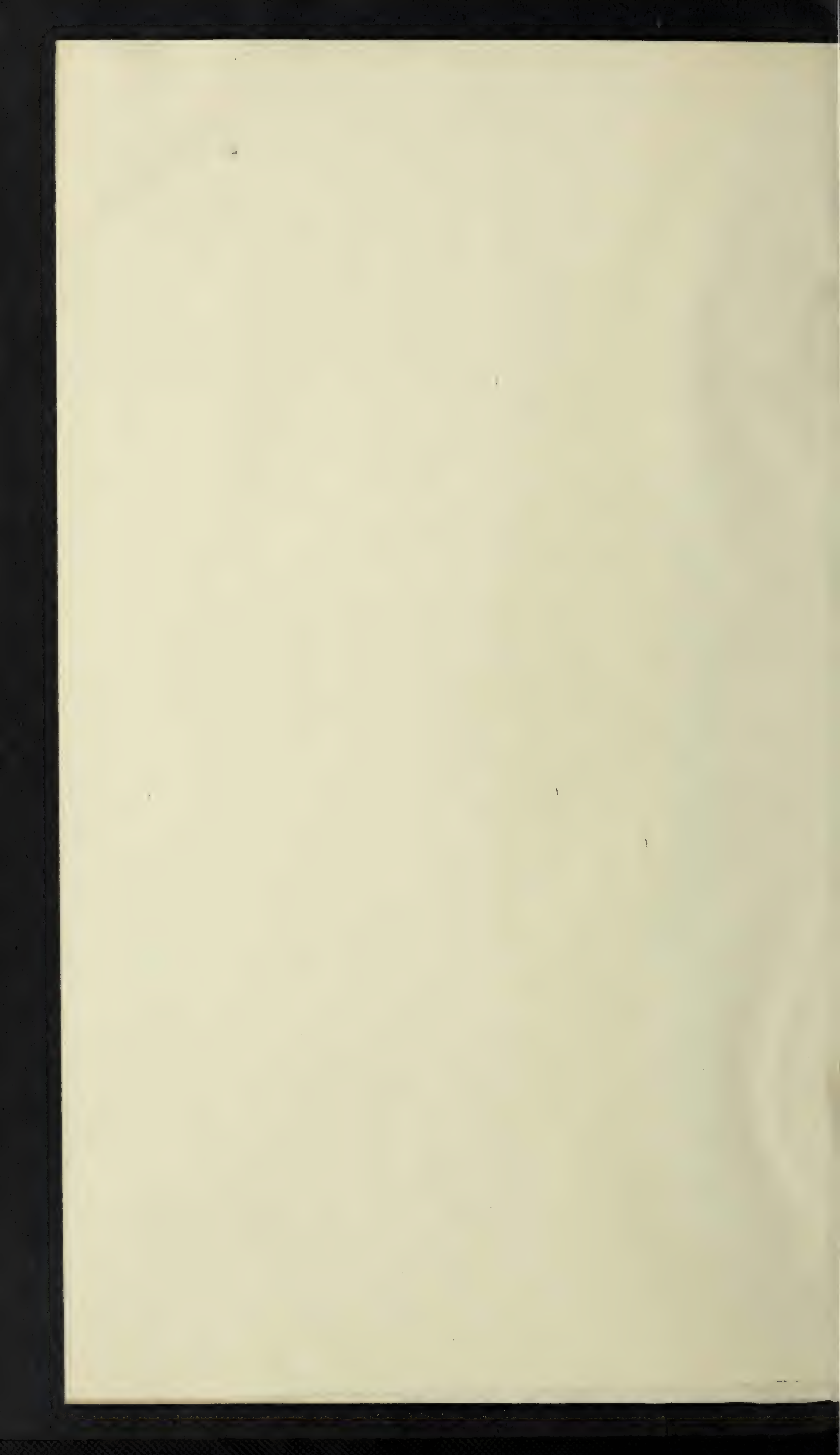
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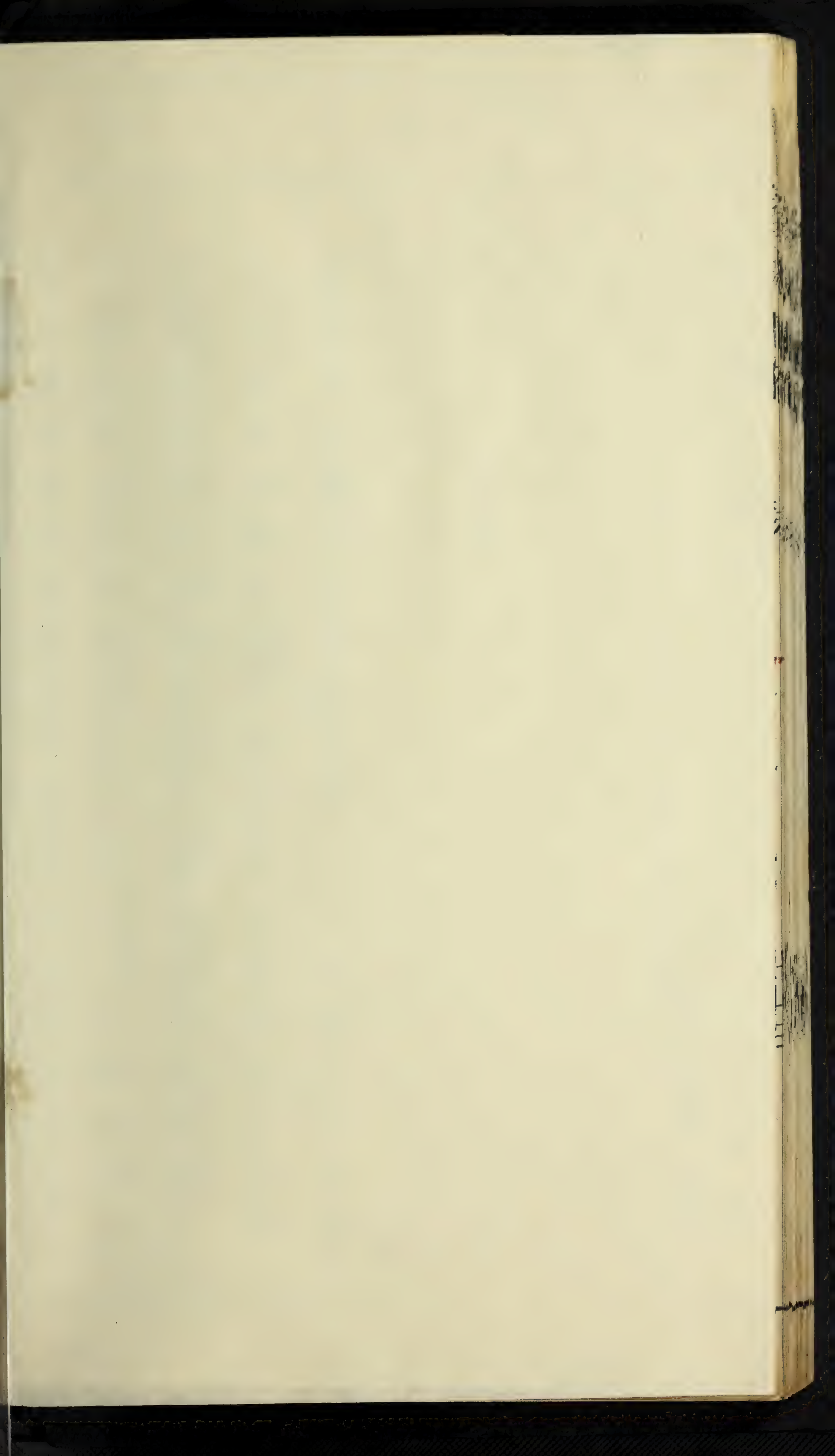
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
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
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樂動於內者
也。禮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
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
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
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昔者子貢
問於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所宜。如賜者宜何歌也。
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所聞而吾子
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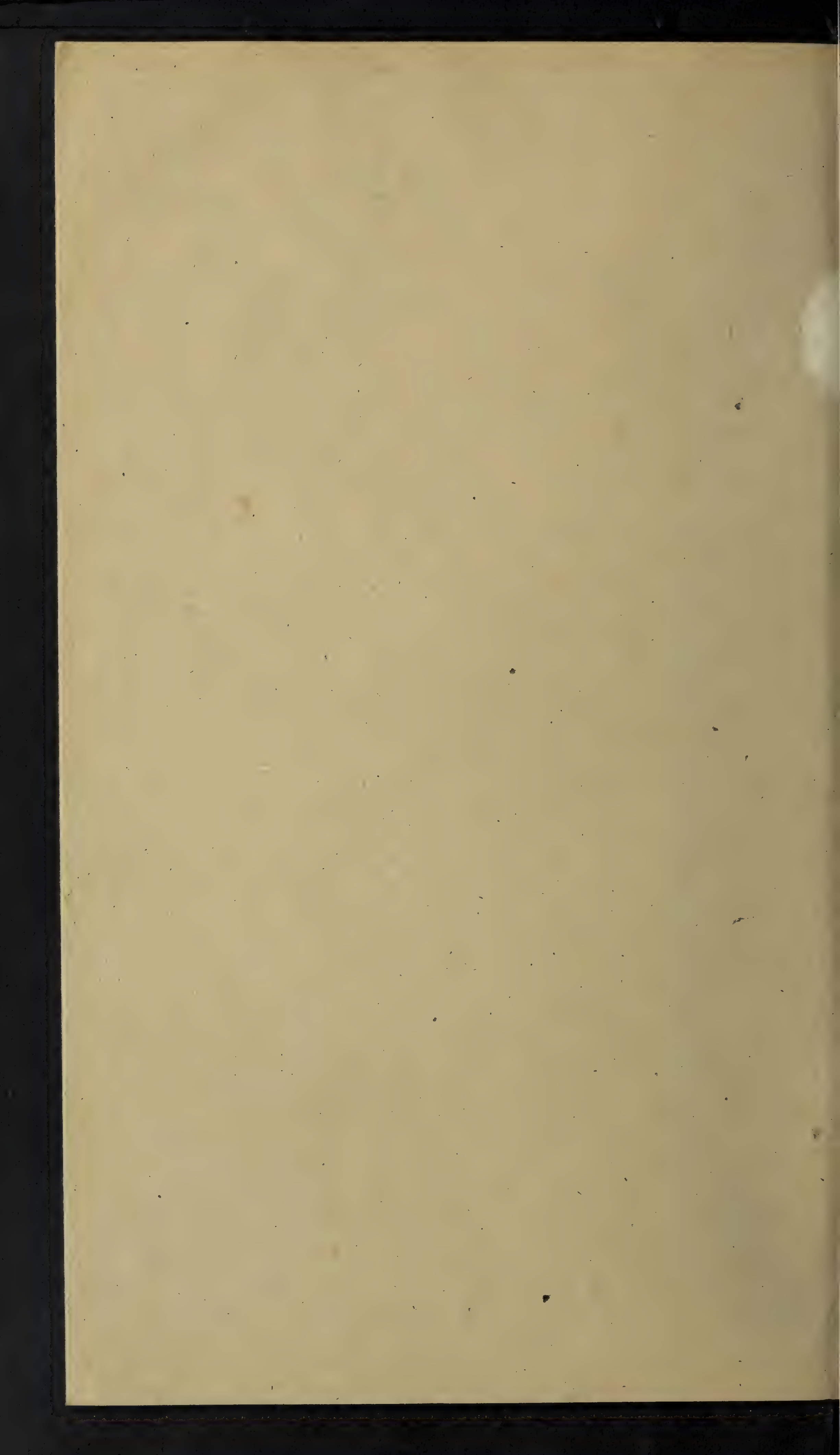
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
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
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
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歌 太史公曰夫上
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目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
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
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
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
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
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

度也。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
小相次。不失其序而君臣之位正矣。琴故聞宮音。使
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
人整齊而好禮。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
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
行窮內。故古者天子諸侯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
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夫淫泆
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
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
邪辟無緣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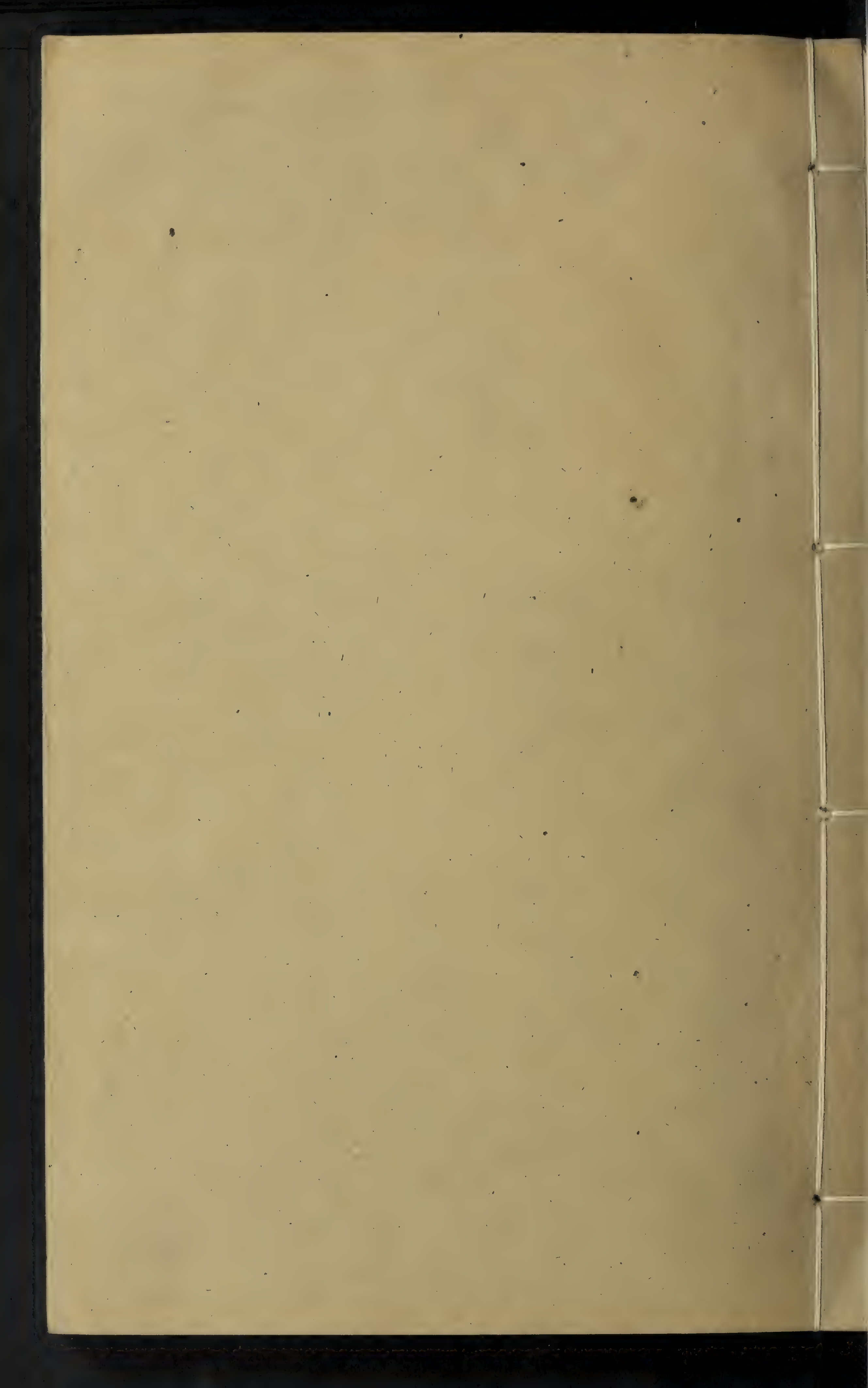
度也絃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
小相次不失其序而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
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
人整齊而好禮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
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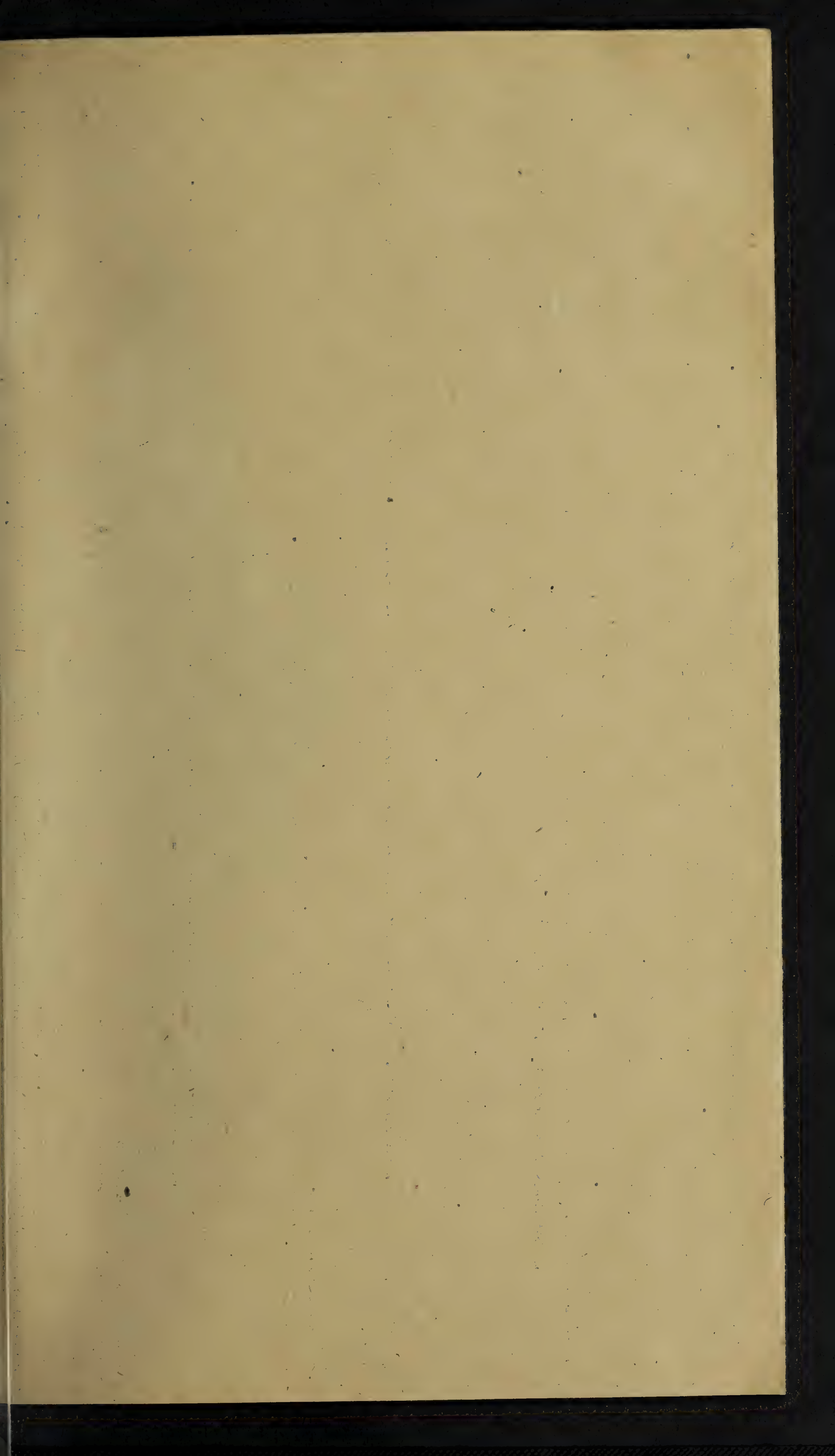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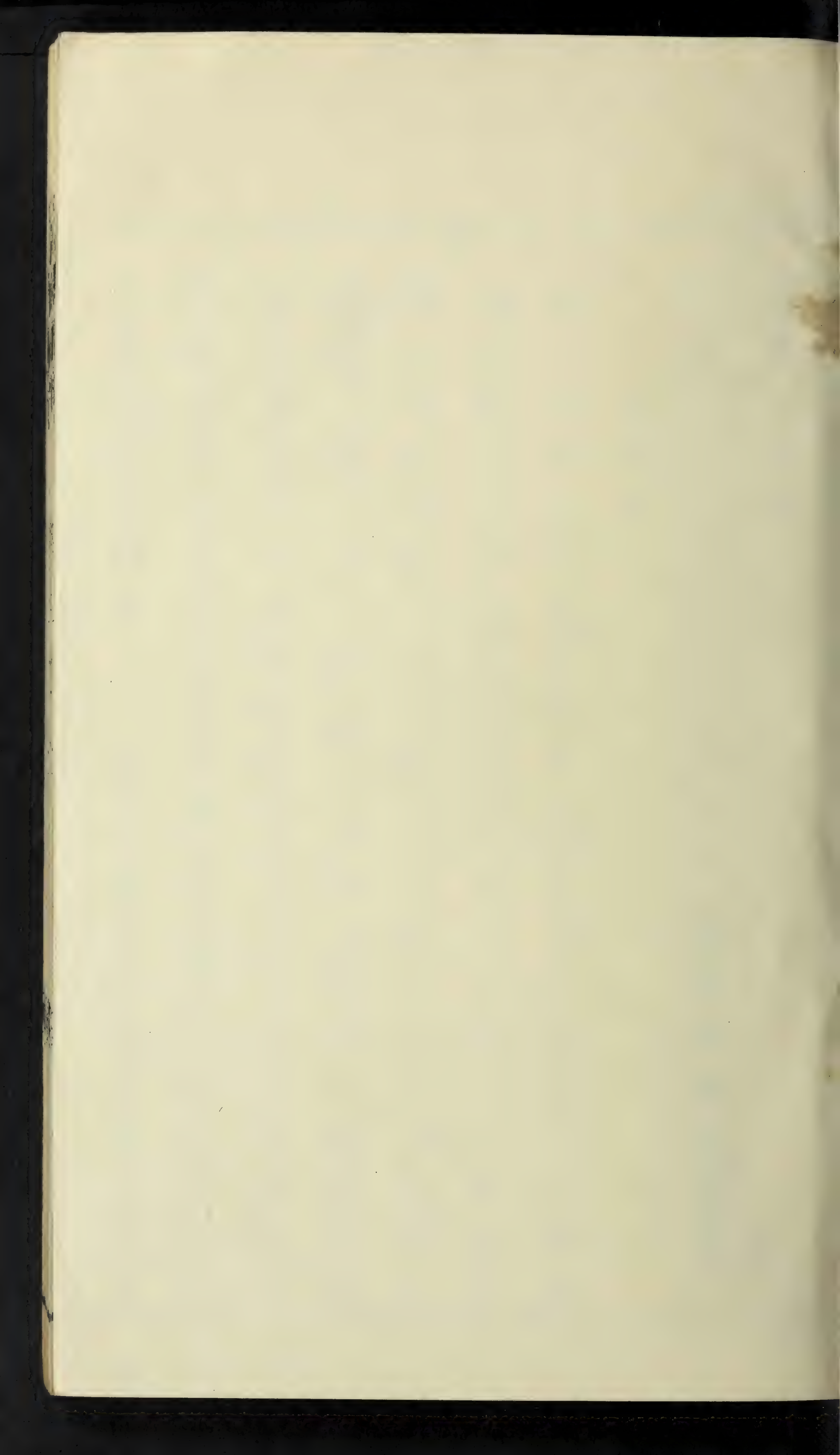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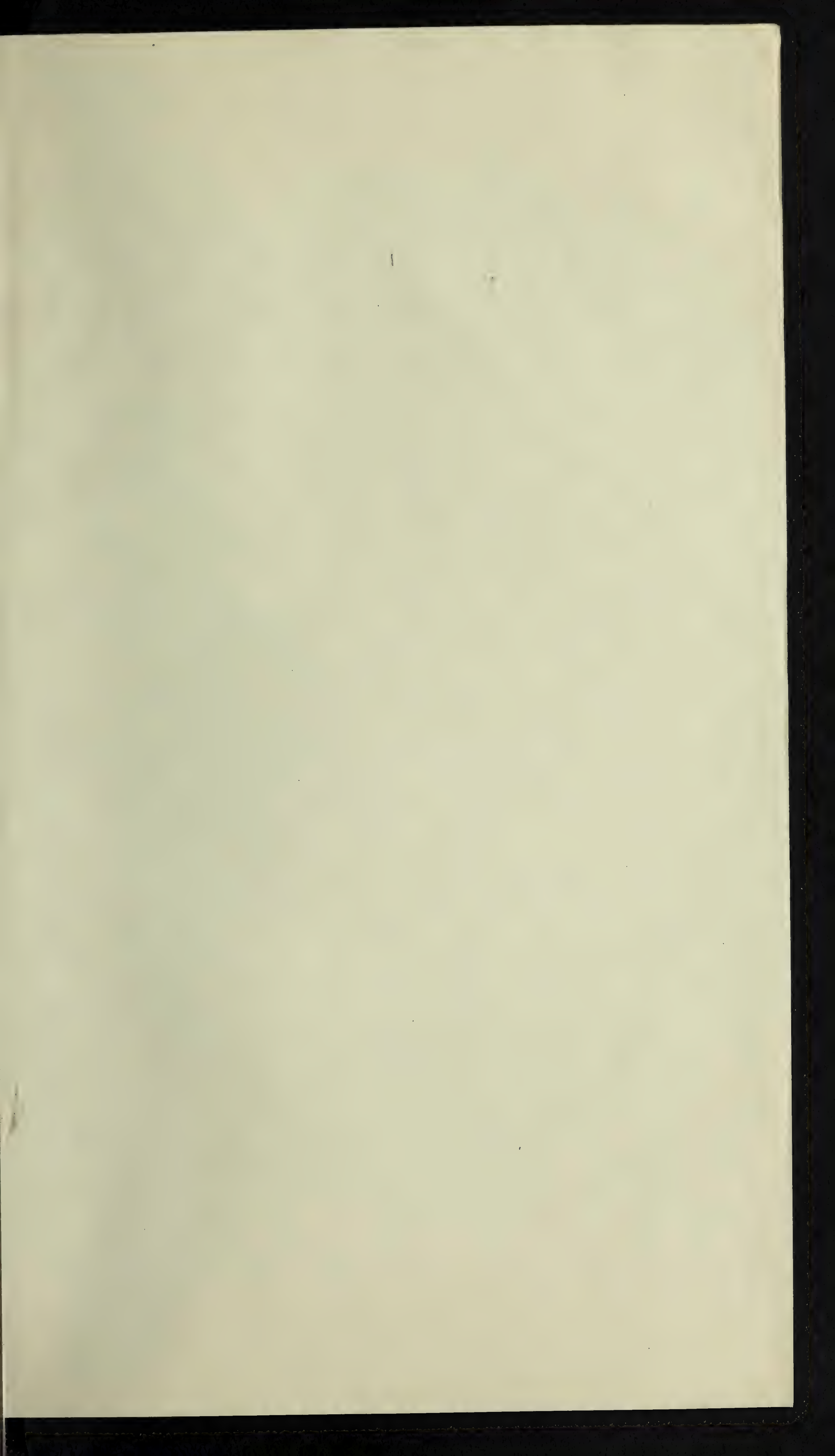


下十六









函史下編卷之十六

明盱郡鄧元錫著

財賄考

老子曰。致治之極。民各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今挽此爲務。三變而帝道可舉。則無爲貨錢幣矣。乃夏殷周之盛。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侯國並建。制田疆井。務民於農桑。民男子力耕稼。納賦稅以事上。工女織作。安寧則長庠序以禮義。防於利。國有變災。禹始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贍民於厄。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贖民

之無糧賣子者而周官司市歲凶則市無征而作布
故粟米布帛生民之大本而泉布權輕重通有無均
多少救一時之急適其變也虞夏之際幣爲三品曰
黃曰白曰赤或錢或布（錢長二寸五分）或刀（錢如刀長二寸）或龜貝
周官金玉錫石之地設卝人之官爲厲禁以守若
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太公立九
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圓而內孔方）輕重
以銖布帛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
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巳太公退又行之於
齊齊地潟滷人民寡又勸其女功通魚鹽人物歸之

觸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此齊中衰管子修其法設輕重九府用九合一匡桓公覇焉景王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患重則多作輕幣以行之亦不患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者有至而後救之者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也天

未厭禍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用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其若之何王弗聽卒鑄大錢

張挻曰此段敘虞夏周之錢幣中閒帶布帛說意以錢爲主而金銀諸幣爲之佐布帛粟米爲之本敘錢內又有二意外人一節言出銅之地厲禁必嚴景王節言作錢之制輕重必中後面敘漢唐宋處俱此脉絡

秦兼天下幣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以黃金一斤爲一金其制祿以穀粟以萬石千石百石爲差不以金亦猶古意文皇帝恭

儉致理務農恤下而是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文半兩而除盜鑄之令令天下得公鑄錢敢以鉛鐵爲他巧者黥梁傅賈誼爲帝言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鑄錢之情非殽襍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勢固不止又民用錢郡縣或輕或重而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僞錢不蕃民不相疑采銅鑄作者反於耕

作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官富實而末民困矣。賈山亦言錢者亾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禁之便。而天子意終欲捐利以予民。不禁也。於是吳王即山鑄錢。富埒於天子。後卒叛逆。幸臣通從鑄錢。富過王者。而吳鄧錢布天下。鼂錯爲帝言。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民易去其鄉。盜賊

有所勸而亾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不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不得則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論幣端較然甚明然是時井田廢壞所云粟爲賞罰開入粟鬻爵贖罪之端適爲奸富資而後世郡縣天下爲一家四方萬里之粟輸輓轉漕餉京師實邊商賈往來窮塞絕徼逐末者益廣百官萬用非金錢不行俗靡然視三代大變欲貴粟無繇也武帝時天子有事於四夷又工作繁而用侈至出御府金錢贍不足而民冶鑄累萬金不以佐公家之急於是天

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滛兼并之徒。自孝文更造四銖錢歲久寖少建元來縣官往往多卽山而鑄錢民間亦盜鑄雲起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而是時禁苑有白鹿少府多銀錫於是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而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金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裏以取鋊（鋊音浴銅屑也）錢益輕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請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乃得行帝以問大農顔異異對曰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薦乃反四

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用他過誅異然皮薦本
古皮幣而名以操勢徼利而物無當於用獨為觀非
自然之符故終已不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
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一曰
白選重八兩圜之其文龍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
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
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
罪皆死而吏民盜鑄者不可勝數重刑用終莫能勝
也已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終廢
不行而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公卿請令京師鑄官

赤側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用不便又廢
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上林三官專鼓鑄而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
銅三官於是錢盜鑄者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眞工
大姦乃爲之而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請鑄五銖
錢重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於是五銖錢輕重
最適以故行而榆莢四銖八銖赤仄之類皆廢元帝
時貢禹爲上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穀今
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
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計之是七十萬人常受

其饑也鑿地數百尺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
氣出雲斬伐林木亾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
也自五銖錢起巳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
衆而富人積錢滿室猶亾厭足商賈求利東西南北
各用智巧蕒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人重困故民
棄本逐末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
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
王金銀鑄錢之官亾復以爲幣勿販賣除租銖之律
租稅祿賜皆以布帛穀使百姓一意於農桑便而議
者以爲交易待錢而後通布帛非可以尺分寸裂而

用之。禹議雖志於古而近本。然膠而難行。五莽變漢制。以周錢子母相權。於是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已篡漢。以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

厚布、幼布、么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
一百、自小布以上、各依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
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
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鉛
錫、文質周郭、放
漢五銖錢云、　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行之、而民便
安五銖錢、私市買如故、於是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
衆、投四裔、而貨貝憒亂、終莫之能行、於是農商失業
食貨俱廢、自公卿大夫至庶人、用錢禁抵罪者不可
勝數也、莽又數以其意改作、而貨布所繇無常、民莫
知所守、陷刑辟甚衆、愁苦、而公孫述在蜀、廢五銖錢
置鐵官、鑄鐵錢、民亦怨嗟之、爲之語曰、黃牛白腹五
銖當復、及莽述卒受誅、而漢復建、武初復五銖、而百

姓便安桓帝時天下大抵用不足而民困有上書請
改鑄大錢者下四府群僚及太學博議上太學生劉
陶議以爲當今之憂不在貨寡在乎民饑是以先王
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誠以民
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者有國之所實百
姓之至貴也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螟蝗杼柚空於求
取所急朝夕之食所患米鹽之務豈謂錢之厚薄銖
兩之輕重哉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欲
因緣行詐以貫國利造鑄之姦於是乎生此猶養魚
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厭之求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然且不給況令一人鑄而萬人奪之乎欲阜民財在止力役禁爭奪國可不勞而足也事得寢魏文帝時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巧僞者競濕穀以徼利作薄絹市之雖嚴刑莫禁而五銖復行則知上世淳質務民於耕桑粟帛而以其餘粟餘布通有無爲市不外求而適足固其極盛中古通工來商宿賈行貨以典禮佐費則九府圜法固嗣功於龜貝而莫之能易也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爲食吹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至要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縣是妨爲生之祟禁之可也今農自務

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相妨、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待豐國、亦以省刑也、揀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也、沈約評之曰、九棘播于農皇、十朋興于上代、昔醇人未漓、情嗜疎寡、奉生贍己、事有異同、一夫躬耕、則餘餐委室、疋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貿遷之道、適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及事有訛變、姦弊大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末業所流、非復始造之意也、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彩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事末、豐衍則同多稔之資、飢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天、不療飢於堯年、貝或如山、無救渴於湯代、其為疵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人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疋為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為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遊食必反、而事敗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朝夕無待、貨先官削、華止偽還、醇逐古、抵璧幽峯捐

珠清壑驅一代之人反耕桑之路蕩滌圖洪銷鑄無
遺並制垂統求傳於後桓玄知其始而不覺其終琳
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
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乎宋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
形制俱倣古五銖不爲盜鑄者所利而頗剪鑿以取
銅江夏王義恭建議請鑄大錢一當兩以坊之右僕
射何尚之曰不可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貨數少則
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其於濟用一也豈當以一
當兩祟虛價哉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貨自倍貧者彌
困懼非所以使之鈞也不聽竟鑄之巳不便乃罷其
後若荇葉鵞眼綖鐶諸所鑄者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
而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又剪鑿古錢取其銅重刑

不能禁齊奉朝請孔覬言鑄錢之弊在於輕重屢更重錢患於難用難用之弊小輕錢在於盜鑄盜鑄之禍深夫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禁者由上之鑄錢惜銅而愛工也惜銅愛工務輕而數多故工省而易成然工省易成則盜鑄者利之而患乃始此矣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五銖不變者以輕重得貨之宜也重之則不行輕之則滋弊今宜置錢府鼓鑄輕重一準五銖而官錢細小者畢銷之五銖既布然後嚴斷翦鑿破小缺無周郭者令無得行於以利貧良之民塞姦富之路利甚博也梁初

惟京師及三吳荆鄭江襄梁益用錢餘州郡雜用榖
帛交廣全通金銀武帝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
普通中更鐵錢而私鑄騰起所在鐵錢如丘山貨滯
不行隋初患錢品輕重不等更鑄五銖如漢而錢幣
始一已大猾私鑄而錢更濫惡甚乃翦鐵葉裁皮糊
紙爲之苟用相欺繇此觀之始未嘗不重利權尠國
力無愛銅惜工坊僞濫以幅利而未乃薄濫也元魏
任城王澄莞尚書言臣聞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所
宜而順之太和五銖紉自孝文皇帝誠不易之式雖
利於京邑而徐揚兖鄭各便其土之錢貿鬻不用也

本律所為禁者謂鵞眼綖鑿繆鉄之錢耳今諸土所行非制所限而禁之失法意矣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舊者又斷使不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式者裂為尺寸以濟有無徒勤杼軸之勞不救饑寒之苦非子恤黎元利用便民之道也夫錢之為名欲俗行如泉流而止非可壅塞請太和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者無大小聽得通行貿賤之差自依鄉價惟盜鑄不法及毀大為小者禁庶百貨行而公私無壅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猶以他物交易如故故政主便民而已矣唐典金銀錫鐵

之治凡百八十有六所武德初鑄開通元寶錢徑八
分重二銖積十錢重一兩千錢重六十四兩約筭易
而輕重得中以故行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諸州鼓
鑄之。賜秦王齊王各三鑪右僕射裴寂二鑪歐陽詢書八分合隸體爲文盜鑄者死乃
後盜鑄起而錢惡顯慶中詔所在官取惡錢三兩好
錢一以收之而姦不爲息乾封改鑄以抑之開元初
中書侍郎張九齡請倣漢文帝除私鑄禁以便民下
百僚議錄事參軍劉秩本漢賈生言條疏其不可者
五且以爲鑄錢而用不贍者在銅貴銅貴之繇在採
用者多夫銅以爲兵不如鐵以爲器不如漆何爲而

不禁誠重銅禁則銅不它用銅不它用則賤而鼓鑄之用給又銅不布則盜鑄者無因盜鑄無因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錢日增而刑平是一舉而四美具也人惟富則不可以賞勸亦惟貧則不能以威禁若許私鑄則貧者不能爲盜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刑賞皆無所措也於是嚴惡錢之禁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丞相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估買百姓不售之物充官用庶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郡縣出粟數十萬石斂人間惡錢送太府銷毀更鑄如式乾元中有司以甲兵未息諸給用費奢

奏鑄乾元重寶一當開通元寶十鑄稜錢一當元寶五十已不便而罷而開通錢復行自虞夏三品之幣興而黃白赤金世爲天下幣漢而後佛老象教盛行於域中寺宇觀廡黃金者億億計而天下刻鏤織作鍾冶爲冠服衣履什物者又不可勝原故黃金日銷而赤金乃大行已亦漸貲固其理也大曆貞元中嚴天下用銅器之禁周顯德中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銷錢爲器皿及佛像者衆乃立監鑄錢諸民間銅器佛像畢輸官給直銷以爲錢宋初產金之治監五銀冶監三塲五十一產銅塲三十五鐵監四冶

十二鉛場三十六錫場九水銀場四朱砂場三銅錢文曰宋元通寶輕重一準唐開通可久行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鑞錢成禁限一月送官違限者罪私鑄者棄市而銅鐵闌出境外及諸番罪有差當是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而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各有監而廣南安南平聽權用舊錢如川蜀因其故勿擾桂陽上銀課天子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深疚于朕心縱未能捐金於山亦豈忍奪人之利桂陽監歲所輸銀課其減以利民轉運

副使張謂言川峽故乏銅諸所用鐵錢十直銅錢一後彌益賤請市夷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而令民輸官府錢者即乏錢毋得輸鐵錢聽輸銀絹以充候銅錢多乃輸錢從之而轉運使聶何及判官范祥謬言民願輸錢則以月俸所得錢昂取直市之民民益苦之錢或發古冢毀佛像取銅坐罪者甚衆知益州辛仲甫論糾之而祥詠等皆坐免三司度支判許申建議請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錢徑重如錢銅三分有奇鐵六分有奇錢成費省而利倍詔聽之然銅雜鉛錫即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液流澁難就

初申自詭月鑄錢可萬緡已僅得萬錢以坐斥太宗時用紀元鑄錢曰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成文後每更鑄皆曰元寶而各以其紀年冠之然輕重率準開通慶曆中西事棘而軍乏需陝西都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徙河東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大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佐關中軍未幾罷而陝右復采儀州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已又敕江南鑄之而江池饒儀等州又敕鑄小錢悉輦致關中數州錢雜行以故盜鑄者衆而錢文大亂物

價淆貿貝不可得知公私患之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鑄
鐵錢三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
一而幷卅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於是三司使葉清
臣與學士張方平等議以爲關中用大錢之所以弊
者本縣官取利太厚致姦人盜鑄而用輕也比年來
皆虛高物估以徼什一之利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
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捄弊不
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
小錢三小鐵錢若河東小鐵錢皆以三當一而罷官
所置爐使自是姦人稍無利而濫錢多卒未能絕也

其後罷商州所鑄青黄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衰止。而折二錢太行。然兵民艱于資用。多咨怨。先是當十錢行。中書舍人丁度言。漢之五銖。唐之開通。及國朝通寳。輕重大小。最爲得衷。以故行。歷代改更法始。未嘗不詳具。尋即改鑄。雖復繩以峻法。而終已不行也。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零。行使。舊錢不出。新錢愈輕。邊芻糧之價必增矣。臣知湖州時。有抵茶禁者。人受十錢。輒立契代受鞭背。刑官京西時。盜殺人罪非死。計所盜弊不直不能數百錢。利惑之也。况盜鑄之利重。其[illegible]以禁

之已竟不行熙寧初王安石持議言錢不足而用之非銅禁之不嚴以鼓鑄者少而不給也請弛民間鑄錢之禁而邊關無譏於是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諸路各置監鑄錢江西湖南額課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有差已諸務無慮務增額以為功而所鑄錢銅錫雜而脆惡易毀又私鑄麓雜元豐末西師起而邊匱即徐州置寶豐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輸之邊而所行青苗免役諸法無慮皆徵錢民無從得錢而錢荒於是判應天府張方平具疏言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令敕具載所以握天下利權無令倒置也自

熈寧新敕除前禁邊關海舶重車飽載沿邊州軍每貫衕收稅錢一二而止錢本中國貨寶舉以與四夷共之曾不限隔又自弛銅禁民間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雖逐州置鑪每鑪增額亦猶畎澮之入而以供尾閭之泄也豈有足哉且公私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群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塲監之本價錢之所發也屋廬正稅茶鹽酒酤之課若今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錢之所斂也民間貨布一仰於官錢官錢之出少而賦錢之入多即錢將安出而公私上下並若之矣元祐初

始罷免役青苗錢之法申錢幣闌出之禁而諸鑄錢監新置者皆罷熈豐間銅鐵錢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後鐵錢寖輕乃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帑銅錢運致之内郡已不便乃通行如故及蔡京當國用陝西轉運副許天啓議鑄當十大錢每貫重十有四觔七兩亦側烏背以御書聖宋通寳爲文募民間私鑄丁作出爲縣官使并其家設營居之用倣古招天下亾命卽山鑄銅之意而所鑄錢於陝西行鐵錢地分鼓鑄於諸路行銅地分使用絶私鑄之患又用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虜歲益市中國鐵錢

爲兵器器犀利若錐以鉛錫則脆不爲虜所利宜改鑄夾錫鐵錢行之每緡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三之一而夾錫錢一折銅錢二直本輕不與銅錢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擡減之令凡貿易不受夾錫錢聽告糾細民蒙其患而私鑄者競起又立搜索告捕之法嚴官司滲逸之[illegible]入下騷然知蘇州章傑言盜鑄宜畢淮東囊槖強盜之法藉家予告者而居停鄰保並坐大觀星變肆赦有司上盜鑄待罪者姓名乃至十數萬人民慘毒而宋南孝宗時舒蘄守臣以鑄錢增羨遷官而民擾理宗時楮幣與積錢有禁而民

離。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以楮便於運轉。而皆謂
法為無用中積錢之禁。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閫奧。峻
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臣竊思國之大患。在於錢之
荒。而不在於錢之積也。今藩舶巨艘若山嶽。駕風浪。
商販於中國。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洩於外夷者。乃
國家富貴之操柄也。錢之不耗於海舶無幾矣。京城
之銷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
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矣。今京邑鍮銷濫靡之器
飾。公行於市。而莫之禁。香藥象牙犀角之類。可珍玩
者。又上下交重之。乃置專急於民之積錢。不已遠乎。

惟陛下昭示儉德化自上始斥靡費之物賤難得之貨使風行俗易此端本澄原之道始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家而輕裝趨四方合券取償命曰飛錢而京兆尹裴武猶恐行久滋僞難質易請禁之便宋置便錢務許商人入錢左藏庫而飛諸州錢償之猶之券質錢也其後蜀人患鐵錢重不便齎資私爲券貿易謂之交子每一交爲錢一緡以三年爲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後貲衰不能償所負蜀以多訟四川轉運使薛田議以爲廢之則貿易不通聽之則爭訟滋起請官爲交子務

提衡之私造者禁而交楮始屬官於是置益州交子務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官權其出入而爲之限禁然非積錢爲本固不能以自行也其後舊交子二十三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前二十五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又後用兵湟廓西寧藉其法給糴買召募之用多至數百萬緡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更界之歲又以新加舊而交價愈增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交子賤不行至引一緡僅當錢十數而法大病紹興初大軍屯婺州有司請樁辦合用錢而陸載錢重難

致則請造關子付州將召商入中以給軍商人執關子詣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藥雜貨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得錢艱滯道路嗟怨矣其後金以錢少用不給造交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爲限納官以舊易新諸路官置庫受之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實始以楮爲錢南宋倣之造會子行之諸合發官錢並充會子輸左藏庫有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凡五等曰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曰小鈔初行止於兩浙後通行於淮西湖北京西除鹽本質錢外它用率以楮糴本以楮官俸給以楮軍士支

犒州郡支應亦以楮諸路不通舟載者上供錢許用楮沿流州軍錢楮參半用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率如之願全支受者聽而即楮爲錢佐國用矣時參政沈位爲上言用會子必官常有錢百萬緡稱提之乃得行蓋會子價減即以錢提收貯之候闕乃復出故行也苟造楮多而收換留難無以示民信恐不必行高宗深然之其後僞造者多而昏爛者不收果折閱不行賈似道作銀關一準十八界會子之三廢十七界會子不用而楮益賤物益貴國大耗弊元主中國造交鈔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行

久而物重鈔輕。桑哥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而刑曹擬贓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下廷議。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上議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以爲用。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數十倍。今改造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折閱矣。若計貫抵法。疑太重。枋議者以沮格面詆之。孟頫曰。奉詔與議。故不敢不盡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謂至元終無虛時耶。公不揆於理。而欲以勢相陵壓。何也。其人慚而止。已吏部尚書併哲篤請更造至正交鈔。以鈔一貫權銅錢千文。鈔爲

毋錢爲子下廷議祭酒呂思誠曰本錢鈔之相爲用者以虛換實以實權虛也今歷代錢與至正中統至元鈔交鈔分而爲五小民將藏其實而棄其虛鈔用折閱國何利乎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不能革人心而變法何益且至元鈔僞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也則何如思誠曰不可行也夫錢之於鈔輕重不倫豈有以故紙爲毋而立銅爲之子者不聽卒定更鈔之令無何物價騰踴逾十倍及兵興所在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鈔皆不行而國

用大屈。至有料鈔十錠。易斗粟而不可得者。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巳勅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嚴私鑄之禁。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料。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許。色青黑。外爲龍文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闌中爲三方。上方爲篆文。中圖錢貫狀。下方具奏准行使及僞造告捕之法。上鈔一貫。折銅錢千文。錄一兩。自五百文。遞而降至百文。而止。凡六等。而各希

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尋罷設無常永樂中以鈔法不通令諸有以金銀錢物相貿易者以奸惡論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充賞鈔昏爛許入行用庫換易收工墨直蓋　國家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爲便通行之制甚設而鈔易昏爛難久藏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終廢不行也成化中南京鎮守言鈔法坦不行遣御史鄺埜往按之衆以謂非起大徵中著令法不可得行也埜念著令已峻非法意在獨摘一二市豪以獻日市人聞令下皆震懼今鈔法通矣事遂已今天下自京師達四方無慮用白銀寶

源局所鑄通寶錢與土代錢乃閒行　國家經賦亦
惟獨收花文銀匪直事習民安巳也五金惟黃金爲
上幣物至精不變白金次之赤金又次之故幣有三
品乃物理之自然豈智計哉今釋金錢不用而欲以
桑穰工墨之力善昏爛不可復之物爲上幣以權金
錢固宜其不能行也近議者欲以銀爲上幣鈔爲中
幣錢爲下幣鈔若錢以上幣權之每銀一分直錢十
文鈔新製者貫直錢土文中折者直三昏爛直一甚
者以鹽法阻壞欲史重鈔法幾以盡餘鹽之利而重
鈔必峻刑且逆自然之理而鈔終不可得重久必拆

關始之直千錢者終至於不直一文而止也鈔既折閲而昏爛即當更造乃設官置局諸工墨費顧鉅浩不訾於利權何當哉故夫申三品泉布之法弛用銀之禁制其操柄毋愛銅惜工以為天下先豈非因自然之理順勢乘便而道之所符哉萬曆初

上從科臣議行天下省直一體開局鼓鑄與在所舊錢兼行務便民毋擾且嚴私鑄之禁降錢式每錢一百文重拾有叁兩毋文重錢有叁分必輪郭周正字文明潔以銅質厚即易為全美也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使私鑄者無利不禁而自止諸省故行錢地未

論即素非行錢地亦鼓舞稱便以鐃白金而用之易
耗而難復銷白金而行之易淆而難精固不如錢行
之爲便也方開鑄初許借官帑銀於州縣收買黃銅
鼓鑄其紅銅焊點成黃而用之而吏責民輸銅銷器
毀成不盡給其直責銅急而銅價騰躍非産銅地苦
之尤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弊一及
既開局工作之費物料之需諸翻砂看火提罐之人
剉眼穿條薰色之匠與夫焊銅鑿成錢模之工又多
費而不訾然可諉曰不愛銅而借工比錢始流民樂
奉令則銅已告乏鼓鑄不給而錢曾莫之繼也是患

不在於錢之不行。而在於錢之不繼。不在於錢之不繼。而在於銅之不廣。銅不廣。錢不繼。而欲其如流泉焉。行地而不窮者否也。弊二。無何而私錢盛行。濫惡滿市。耳目眩瞀。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夫是低錢也。質輕銅假。字文磨糊。乃民間私鑄。非前代若我朝制錢也。而私鑄之法。明峻而不申。聽其兼使。收買之科。偸倡而不立。重以晉難。則是不患於眞錢之不行。而患於僞錢之錯行。僞錢錯行。而欲眞錢通行而不壅者否也。弊三。及既行使。諸解　京貢賦之入。固必精良白金而可矣。即藩省祿給存留鹽稅薪俸工食

之類。又輒以錢不便行而不收。所為張示告諸。責之必行。罪其不行者。非先之賣菜之傭。則責之荷擔之子也。雖設行鋪。名為倒換。實恐留難。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則是壅抑之於上。而責其必行於下。勒收受於彼。而不開倒換於此也。而誰與行之。民愚相扇。閉匿觀望。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者。又從而簧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下令。三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夫錢寶於金。利於刀。而取法於泉。泉者。來有源而流不竭者也。語曰。即山鑄銅。誠原本初議。於國家產銅之處。開局鼓鑄。特設風憲大臣監督之。以開

其源而灌輸之各省各省具如今部司議省府縣諸
課程之徵贓贖之鍰舉錢之收受上而朝廷賚予之
典宗室之祿百官之俸皆準銀錢兼收又立行户令
以自金倒換而稱提之則歛於上而復散於下收於
此而提引之於彼如泉之赴壑轉注而不窮而又嚴
低錢行使之禁峻防之廢銅收之入于官而諸用銀
貝之地遵
詔書自從其故而不強其所不便庶四弊去而錢法其
有行乎抑未也錢幣雖通要務民於農桑爲其本
古者盛時山澤之利舉捐以予民設官司掌平秩之

令而周禮無鹽官豈鹽醝出涉海冬官司空佐王富邦國屬之與今不可考矣而天官鹽人掌鹽之政令獨共祭祀賓客膳羞之鹽以爲天官屬非利之也降而伯世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爲國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終月率男女之所食下萬鍾偶筴之商月人三十錢萬乘之國爲錢三千萬使君施令計其鍾釜而給之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今鐵官之數日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商服賈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

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
重加三十鍼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大五六三十五
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之鐵一人之籍
也餘輕重准此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此王資也
於是齊有渠展之鹽乃代芻薪煮海水爲鹽征而積
之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萬鍾乃下令曰孟春既至
農事且起大夫無興工作北海之衆無聚庸而煮鹽
如此則坐長十倍梁趙宋衛濮陽盡饋食之國無鹽
則病而守圉之國用鹽獨甚使糴之得成金萬斤其
論鐵以爲斷山木鼓山鐵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

不守。發民則下疾怨而內敗。故善者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又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則民疾作爲上使。故鹽鐵立而齊以富強。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而元符中。天子用兵四夷。兵連不解。縣官大空。於是東郭咸陽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宜皆屬少府。陛下不私。屬大農以佐賦。而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宜罷鹽鐵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官爲牢盆。敢私鬻鹽者。鈦右趾。沒其器物。其郡國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即故鐵鑄之。使僅咸陽乘傳舉行之

巳傳士徐偃行風俗令膠東魯國民得鼓鑄鹽鐵還
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湯劾偃矯制害法偃以誅死
故法必用而行昭帝時賢良文學對策言民苦鹽鐵
均輸而桑弘羊反覆難以爲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
海之利鼓鑄煑鹽家聚或乃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
之人也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與聚深山窮澤
之中成姦僞之業大不便夫家人有寶器然且押而
藏之況天地之四海乎先帝收鹽鐵之利佐百姓之
急奉軍旅之費此所爲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
廢也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其

饒以成私威而逆節萌作今從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強禦日以不制姦形成矣賢良文學引古義爭以爲往民得占租鼓鑄煮鹽時鹽與五穀同價鐵器和利而中用鐵工父子戮力鼓鑄爲善器農事急輓運行阡陌閒民得以財貨五穀相與爲市或新弊相易或時有貰貸各得其所欲今官總其原一其賈器多堅䃘善惡無擇又多爲大器不適於民用剴草不痛吏數不在則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不給於用則棄膏腴之日而遠市田器又鹽價益貴貧民有木耕手耨而淡食以從務者矣又鐵冶之處大抵皆

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堪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其直良家以道次發僦運爲煩費鐵官賈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民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劇爲百姓所患苦言甚痛而爲弘羊所細鹽鐵持不罷弘羊誅乃罷尋復置巳罷行無常其後設官置冶鼓鑄鐵利無幾不設獨鹽禁乃遂與古今相終始矣建安初關中百姓遭董卓之亂流入荊襄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踵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爲鹽者國家大寶以喪亂放散宜如舊置使者領之

益市犂牛百姓自歸者畢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內計之大者也魏武如其言而流人盡還境內豐實

元魏時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厲禁令取之以時毋𢦏賊使失性而已未有爲民父母富有群生吝其醯鹽而榷之者也今立官障護鹽池而收其利爲父榷子豈不痛哉宜弛其禁與民庶共而彭城王元勰言聖主斂山海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自一之征取彼與此所以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非爲身也鹽池之禁爲日已久而積散之佐軍國之用寬農民之急如舊便

明帝從琛議罷禁而豪舉爭擅之於是尋復置唐初
稍弛其禁開元中拾遺劉彤具表言臣聞漢武之世
外討戎夷內興工役費十倍於今而用沛其有餘者
何也古取之山澤公利厚而人歸於農今取諸貧人
公利薄而人去其業也故先王之法山澤有職虞衡
有官輕重斂發有術故能使人專於農而用饒於國
今誠役農餘之人收山海之利而寬徭薄斂息窮苦
之甿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也於是詔將
作大匠姜師度與諸道按察使簡括海內鹽鐵之課
而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及幽州大同橫野軍諸鹽

屯皆隸於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
得鹽萬斛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
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
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
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給
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嶲州井各一果閬
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
劒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營陵簡有井
四百六十一劒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
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
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
司農青楚滄海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輸司農
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近利之
地置鹽院籍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
者論臯巳盡榷天下鹽建中初軍國用大困賦稅不
足以供億自許鄭之西皆食海西鹽度支主之汴蔡

之東皆食海東鹽劉晏主之於是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爲官多則民擾宜但於出鹽之鄉因舊鹽爲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所在貯之商絶鹽貴則減價以糶曰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又以鹽生於霖潦則鹵薄生旱暵則土溜墳隨時爲令倣古勸農法遣使者巡視曉導而諸道故有榷鹽錢商舟所過復有稅錢晏悉奏罷之商民均利晏始至鹽利歲裁四十萬緡至大曆末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仰給其後繼者爭尅急而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固寵朝

廷大臣皆厚賂利積於私室而國用益耗屈矣憲宗
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請益川劒山南西道鹽
估以佐軍興峻盜鬻之罰罪至死穆宗時戶部侍郎張
平叔議榷鹽鮮利請官自賣鹽以富國下公卿議兵
部侍郎韓愈條析其不便曰平叔請令州縣差人自
糶官鹽獲倍利以上臣計今所在百姓富少貧多除
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
貿易鹽商規利無物不取或從賒升斗俟時熟填還
用此濟彼兩利俱便今吏自糶不得見錢恐失陷官
物必不敢糶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

歛怨已多恐坐失常課也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者令所錄將監就糶糶毋令闕監臣以爲鄉村遠者或三家五家山居谷處而人吏將監家至户到多將則糶貿不盡少則得錢無幾商人自負斗擔與百姓賈平價而上不過剩得一二錢而足所錄依官必索倈應所利至少爲弊至多平叔又言所在及農隙時召車牛搬鹽輸都倉毋闕者州縣和雇車牛必須差配無情願者而百姓將車詣官勢必齊集始得載鹽院監請受又須輪次實爲留難輸納之時人事又別百凡和顧其弊皆然故百姓寧爲私家載物取錢五

文不爲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顧則鹽無從載
和顧則害及烝黎此殆不可平叔又言今百姓貧虛
舉債逋稅顆粒無餘若官自糶鹽一家五口食鹽率
不過十錢隨日而輸必且無舉債逃亡之患臣以爲
百姓困弊所繇多端不皆爲鹽以平叔所約計之賤
於舊時日較一錢月較僅三十錢五口之家爲利幾
何豈此便能免舉債逋稅之患殆非事實臣以爲百
姓困弊惟不以事擾之自然漸復不在變法也平叔
又言長吏有不親公事聽所繇浮辭云當界無人糴
鹽請差清強巡察官簡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

年鹽令四季輸納其口多糴少及鹽價遲者觀察使
而下罪貶有差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
蘇息而乃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所謂擾而困之非
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
計日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即欲淡食
慶生亦且不得遲違條件罪譴嚴峻官吏畏罪必加
淫刑臣恐百姓流亡轉死此又不可之大者也至限
商人鹽納官後不許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
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諠
訴者嚴加緝獲令所在决殺臣以爲鹽商納榷爲官

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諸百姓實則較優今奪其常業又禁其爲生不知何罪窮蹙至此若果行此驚動遠近富商大賈收重寶入反側之地矣且夫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殿最者也而以爲事體至重須宰相充使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不問治行而獨以鹽利多少升黜之皆大不便事得寢而前此立蠶鹽食鹽等名色分五等戶桊俵散抑配之矣宋興藝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實鹽價於海濱諸顆鹽末鹽鹽鹽畢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之費而畯

閑大者煮鹽若鑄鹽入城市之禁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爲畦夫號鋪其他役每歲自三月一日墾時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廩給之安邑池每戶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募兵百人目爲護寶都以巡邏之以給本州及三京東京之齊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末鹽煮海則楚州鹽城監歲煮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給本州及淮南之廬和舒蘄黃州無爲軍江南之北寧州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饒信歙撫州湖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荊之江陵府安復潭鼎鄂岳衡永州漢陽軍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煮四十七萬七千餘石漣水軍曰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軍及京東之徐州淮南之光壽濠泗州兩浙之杭蘇湖常潤州江陰軍窗州壽洛場歲煮三萬二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沂濰州杭州場歲煮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四監三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

二十萬八千餘石、溫州天富南北監、密鸚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越處衢婺州福州長清場、歲煑五百一萬五千斤、以給福建路、廣州東莞靜安等十三場歲煑二萬四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封康英韶端潮連賀恩新惠梅循南雄州兩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煑一百五十萬斤、以給本州及容化蒙龔藤象宜柳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及高竇春雷融瓊崖萬安州各煑以給本州無定額、大率煑海有亭戶鹽丁鬻於官、或折租稅亦有役軍士定課煑者。又有濱州場歲煑二萬一千餘石、以給本州及棣祁州雜支并京東之青淄齊州。煑井者、益州路則陵井監及二十八井、歲煑一百十四萬五千餘斤綿州二十四萬餘斤、邛州九井二百五十萬斤、眉州一井一萬餘斤、簡州十九井二千七萬斤、嘉州十五井五萬九千餘斤雅州一井一千六百餘斤、漢州一井五百餘斤、梓州路則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六萬餘斤資州九十四井六十四萬二千餘斤、遂州三十五井四十一萬六千餘斤、果州四十三井十四萬六千餘斤、普州三十八井二十二萬九千餘斤、昌

州入井、四萬餘斤、瀘州淯井監及五井、七十八萬三千餘斤、富順監十四井、一百一十七萬三千餘斤、利州路則閬州一百二十九井、六十一萬餘斤、夔州路則夔州永安監十一萬七千餘斤、忠州五井、五十一萬三千餘斤、達州三井十九萬餘斤、萬州五井、二十萬九千餘斤、黔州四井、二十六萬七千斤、開州一井、二十萬四千斤、雲安軍雲安監及一井、八十一萬四千餘斤、大寧監一井、一百九十五萬餘斤、以各給本路監則官掌、井則聽民幹鬻、如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煮鹵者并州永利監歲煮十二萬五千餘石、以給本州及忻代石嵐憲遼澤潞麟府州威勝寄嵐夾山平定寧化保德軍、許商人販賣如川峽之制凡顆末鹽皆以五斤爲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二十五等至道末賣顆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二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顆鹽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

者末鹽通商之地京東則登萊州河北則大名眞定府貝冀相衛制洛深趙滄磁德博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利永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安肅永定軍、末鹽出於海役竈戶煮熬煎煉而鹽成諸近海皆然周官所謂散鹽也顆鹽出於池惟解州有之疏畦灌決水其中得南風水化而鹽熟歲多霖雨風不南則課虧周官所謂鹽盬也雍熙中李文靖沆爲眞州發運諸漕運轉輸至者空船回聽載鹽散之江浙湖廣諸路於是諸路鹽溢運舟利而民力寬公私兼利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食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於爲利數倍判官許士衡爭之不能得詔以鼎爲制置使而命內殿

崇班杜承睿副之承睿行闕視爲帝言在鄜延環慶
儀渭等州禁青鹽令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其直
於青鹽不遠是以民安於法而蕃部青鹽欲售無從
也今官運解鹽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罔入蕃
界販青鹽以徼利而居者亦樂其價廉與之爲市是
助寇盜而結民怨也鼎以煩擾不售得譴罷祥符中
轉運使張象中言解州兩池所貯鹽計直二千一百
餘萬貫度尚有遺利宜可增帝憮然曰地利阜矣過
求羨將有時而闕抑不許而官鹽闌入私鬻法已重
詔屢優寬至是赦犯止配流先是官鬻鹽而三京二

十八州軍咸困於輦輸淮南自通泰楚運眞州行江
浙荆湖而綱吏舟卒雜沙土鹽惡不可食吏卒坐鞭
笞徒配相繼而終莫能止陝兩池及淮南積鹽多無
屋貯獨露積至生合抱木其上而數莫可較天聖中
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畫通商五利以上畧
言方禁商時伐木造船兵民輦運不勝其疲勞一通
商其弊悉去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
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逋逃隨復二利也船運有沉
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民食之
生重腿之疾今得食眞鹽三利也錢幣國之大用欲

使通流富家多藏錢不出民用益蹙今商人歲出緡錢賣鹽裨助經費四利也又歲省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利不可較矣於是詔罷官自鬻聽人入金錢京師榷貨務而以江淮若兩池鹽給之一歲中增課十五萬故貨待商而通世未有官與民爲市而民不受其害者也其後西師起募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已又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於京師入中者優其直予券以在所鹽給償繇是羽毛筋角膠漆木石鐵炭之類畢入中而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

而費給償鹽不可勝計也後世召商中鹽始於此自開賣來河北鹽聽商貿易收其筭上封者請禁榷以收遺利諫官余靖言臣嘗痛燕薊之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無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今榷之價必騰踊民懷怨懟悔將何及議遂寢慶曆中三司使王拱辰復請榷令具未下學士張方平入見曰外間籍籍言河北再榷鹽何也帝眙愕曰今始榷耳何謂再方平曰昔周世宗重鹽禁犯輒處死後北伐契丹河北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兩稅中輸錢

而弛禁世宗惻然許之制兩稅鹽錢是也今兩稅鹽
如故而鹽禁復行非再榷而何且未榷時契丹常以
青鹽闌入邊盜賣今榷之即鹽貴而虜鹽必益售是
爲我斂怨而獨以爲虜利也禁之則邊隙必自此開
矣帝悟立手詔罷行河朔父老得詔皆感泣勸石置
北京城南集僧道禱祠報上恩會河決運艱增江淮
兩浙荊湖六路五十一州軍糶鹽直斤五錢兩浙轉
運使沈立李肅之上言本路鹽課緡錢歲增七十九
萬而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乃一歲中私販坐罪
者至三千餘人弊在於官估高而私販轉熾也然國

課爲益虧誠優恤亭户使不至困窮休息漕卒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場官吏使不爲掊斂如是而裁官估罷臨綱令舖户儥前得詣場取鹽則鹽售而賈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滋益矣因集鹽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户困乏尤甚帝嘉納然自皇祐來屢下詔給亭户官本皆以實錢其額外鹽給粟帛歲遠久不能輸者蠲之諸所爲存恤者甚厚而有司莫行時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百姓利食私鹽而瀕海民以魚鹽爲業工用省而利厚繇是盜販者衆捕急則聚爲盜虔汀州不產鹽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歲秋冬

田事畢恒萃數十百爲群行剽爲盜賊捕不能得則赦其罪招之寖淫滋多制置使蔡挺令民自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又損糴價盜以寖減而歲課視舊額倍增熙寧中杭秀溫台明五州私販衆熾議者欲損鹽價以與民相安石以爲獨宜制置亭戶及嚴督私販察拌和而鹽法自舉毋事改制於是命盧秉專提舉鹽事部十竈爲甲而鬻鹽地亦什伍其民以相譏又峻盜販者罪雖止杖決輒科同妻子遷五百里又益兵防捕之時杭越湖三州格其法不行劾虧課遠治安石爲帝言捕鹽法急所謂刑以止刑也而

秉催償鹽益急有毋無聊至殺其子者所配流至萬二千餘人詔劾秉罪狀以安石庇而免以增課轉資當是時天下鹽皆官榷而自鬻傚桑弘羊遺智名一利權而知滄州趙瞻在河北章惇郟亶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皆峻剥民增額課用顯元祐初坐掊克謾誕並落職紹聖中諸言利峻法之臣復用而三司使章惇言河北與陝西皆邊而河北鹽獨無榷乃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案視尚書蘇軾議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

可禁止之道故法行然猶城門之外公食青鹽自若也。今東北循海皆鹽欲籠而取之。其爲弊與淮南兩浙無異矣。臣在餘杭時見兩浙民以鹽得罪者歲至萬七千人。而姦莫能勝盜販者以兵仗護送率數百人爲輩。吏士不敢近其山谷之民貧懦者節口并日有數月而淡食者矣。今東北之人悍於淮浙平居椎剽之姦常甲他路。而一旦榷鹽此其禍未易涯也。繇此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適事之宜何名誤恩哉。且榷鹽雖有故事要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效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

左臂病矣。右臂何爲獨完而劇以酒色伐之可乎。議不用而榷鹽遂爲河北患。已蔡京廢轉般倉之法欲囊括四方錢盡入中都以爲羨。乃置諸路提舉官令商人先赴場輸錢請引赴産鹽郡受鹽。先至者增支以示勸。而請鹽者少乃申扇搖之合嚴避免沮壞之。誅李輒比較務。峻督。以取盈。於是東南鹽利特厚禁罔益酷。被罪者滋衆。而西北鮮滯天産矣利與糞壤俱積矣。京爲法大都常使見行之法速售以罔民法纔通輒復更其制未受鹽者更予鈔。鈔未給吏爲貼輸錢。又數十日輒復變其無貲更鈔輸錢者前數十

萬券一夕盡棄有朝爲豪商夕爲流丐至赴水投繯
而死者而省大胥魏伯芻特見信遷秩至通議大夫
徽猷閣待制矣伯芻非有心計惟私與交引戶關通
凡商筭率皰畱十之四克饒貢張虛數以惑人主而
京遂白帝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權馳走商賈不煩號
令而億萬之錢輻輳並進御府須索百司支費歲用
外沛然而有餘則政和立法頓絕弊源公私兼利之
明效也乞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制曰可自
唐始榷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
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

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征榷之數也。伊欲民安利而商旱通。何可得哉。國朝以鹽課給邊糧饟。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故天下莞榷之利。莫如鹽。制產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兩浙、兩淮、福建、山東、河東、長蘆、鹽課提舉司者七廣東、海北、四川、雲南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漕運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又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虧額者追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

鹽地方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請
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關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
里遠近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
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
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
私鹽追斷商所中者鹽賣發已即所在退引還官運
司類進僞造引者斬而峻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
坐私鹽船隻之令其竈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殷實
人撥充優雜泛繇其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其刑罪
止杖一百仍煎鹽諸法令詳具而兩浙淮河兩歲遣

御史巡行提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鹽院。河東場。以出有專所。無運司。乃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兩浙都轉鹽使司一總分司四　嘉興　松江　寧紹　溫台　其鹽課司三十六其額辦歲課鹽二十二萬四千五十七引二百斤有奇。兩淮都轉運使司分司三　泰州　淮安　通州　其鹽課司三十其額辦歲課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引一百斤有奇。福建都轉運鹽使司一其鹽課司七其額辦歲課鹽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三百斤有奇。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分司二　膠萊　濱洛　其鹽課司十九其額歲辦課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零。河東都轉運使司其鹽課司三其額辦歲課鹽六千八十萬斤。長蘆都轉運使司分司二　青州　滄州　其鹽課司二十三其額辦歲課鹽一十八萬八百七引一百八十斤有奇。廣東鹽課提舉司其鹽課司十四其額辦歲課鹽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

一百斤有奇。○海北鹽課提舉司鹽課司十五，其額辦歲課鹽，二萬七千四十引二百斤零。○陝西鹽課司二。○四川鹽課提舉司十五，其額辦歲鹽課一百九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斤有奇。○雲南鹽課提舉司十六，其額辦歲課鹽二十七萬二千一百三十七斤有奇，又折綿布七百二十段，後各改辦小引鹽，惟廣東鹽運司如舊，他增額至踰倍，其山東鹽運司鹽所行地分　濟南　青州　兗州　東昌　萊州　東平　開封　登州　徐州　邳州　宿州。○兩浙鹽運司鹽所行地分、杭州　紹興　寧波　台州　溫州　蘇州　衢州　處州　徽州　嘉興　湖州　松江　嚴州　常州　鎮江　廣信　金華　廣德　○兩淮鹽運司鹽所行地分、應天　寧國　太平　楊州　鳳陽　廬州　安慶　池州　淮安　和州　南昌　九江　南康　建昌　贛州　南安　臨江　撫州　吉安　袁州　瑞州　饒州　武昌　黃州　沔陽　岳州　夷陵　荊州　常德　長沙　澧州　沅州　衡州　德安　辰州　安陸　靖州　襄陽　寶慶。○廣東鹽課提舉司鹽行地分、廣州　肇慶　惠州　韶州　南雄　潮州　德慶。○海北鹽課提

舉司鹽行地分雷州　高州　廉州　鬱林　河州
○長蘆鹽運使司鹽所行地分順天　眞定　保定
順德　廣平　大名　永平　河間　隆慶　保安
彰德　衛輝○河東鹽運司鹽行地分西安・濮中
延安　鳳翔　懷慶　河南　汝寧　南
陽　平陽　潞州　澤州　沁州　遼州　洪武中鹽
運使呂本言舊額鹽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
本米一石又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以資竈民然
其間有丁産少而鹽額多者未覈非均也臣謹與各
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丁産多寡地利有無官
田草蕩除額免科外他薪鹵所宜得量等分則較一
詳定而均平之便詔曰可宣德中施大惠於天下令
各運司提舉司查中鹽商若土民年遠事故無子孫

支給若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優之蓋隱恤至於此而申申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正統初令竈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令淮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一小引給米麥二斗已給二石而客商守支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爲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於山東運司支給不願兌者聽守支而長蘆鹽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於所在官司告驗給文憑改易諸爲通商計甚悉巳弊孔乃稍稍日滋弘治初戶部言鹽法阻壞勑刑侍郎彭韶行兩淮清理韶念治安長利之道在厚下固本也具疏言天下小民無

慮皆窮苦而莫甚於竈户竈户者上所使煑海爲鹽
收慱利者也所當恤宜莫如之矣臣行視海濵目擊
其苦爲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得
一飽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
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
吸海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燒灼
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煑辦之
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
鹽之苦也客商至塲無鹽抵償𠋣極逼辱舉家憂惶
此賠鹽之苦也逃亾則身口飄 夲任桒則家計蕩盡

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因爲繪煮海窮民曬淋熬煎貧戴折閱若朋償之苦景物事情爲圖詩以上而章祭酒懋觀鹽事利弊代都御史具疏其五端一曰存恤竈戶以爲鹽之出產在地而成用必資於人濵海之民以煎鹽爲業採辦薪芻朝夕烹煉爲苦甚矣其單丁老弱之家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吏又以嚴刑峻督之至鹽入官雨水銷敗又輒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隱者也其殷實戶爲總催者塲蕩歸其兼幷鹽課爲其乾沒煎煮既多私賣尤廣凡諸竈丁盡其家傭分業蕩然乞貸爲活雖欲無逃不可得已合

行優恤且照黄冊事例遇竈户鈌聽令析户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絶之數二日輕減鹽糧　國初命鹽司以製下餘鹽行諸縣關領計口分給民得鹽以食而納鈔以償固其理也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改爲鹽糧市民猶得納鈔至鄉民往往令輸本色或遠糴於外郡費且十倍爲困甚矣乞依市民例一體納鈔便三日申禁鹽商國家以邊地險遠餉饋乏之而飛輓勞費也乃命商輸粟邊倉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競赴之而邊餉𧻓遇開中則豪勢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藉手於彼即無繇

中納於此故賞多而中鹽者日少。先朝雖有禁例
而法玩不行。乞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庶人知所警。其
四五言鹽商挾私鹽徒橫放之弊。以為商受鹽於官
有額也。於正數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以益之。至有
得以倍蓰者矣。已運入江。又買私鹽而夾帶行之。所
過關津。賂其吏不照引截角。其截者十止一二。發賣
訖。引不即繳。往復數四。以前引影射而行。故私鹽行
而正鹽愈壅。請 勑巡鹽憲臣嚴商人私載之禁。遠
者沒其貲。關津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舉
覺者。罪如法。乃其間游手無賴之徒。什伍為群。駕小

姧舟多置篙楫載私鹽沿江上下而強買之即不售
輒挺取其財又伺間爲椎刼已跳身疾棹瞬息相失
不復可迹失今不治恐生他變唐末之王仙芝黃巢
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此尤宜深防者也而其責在
廵江時
天子加意於國家盈縮之變召閣學士計屯田茶馬之
故甚悉已及鹽大學士東陽言主臣今鹽法壞盡矣
各邊召商開中而商實失利類不肯中納
上問何也閣學士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内臣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内又有夾帶

討者一夾帶者十復有各年未盡支日零鹽有剩堆積日所鹽皆爲奏討後事端因言 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爲夾販

高祖大震怒曰我纔一行法乃即欲首壞之耶遂寘極典此等事今皆不敢言

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於是下戶部查議而部尚書文條鹽法積弊七事以上一開中引鹽二輿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私鹽六越境賣鹽七運司弛廢當擇人主鹽於是 詔下言鹽國用所須近年欽賞數多又内外勢要人奏討奏買

存積常股盤割私餘鹽乃遂攙越支賣夾帶私販以
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住支還官自
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執要令毋得求討窩
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糾劾
居無何 上賓正德中大放洪而極嘉靖初
天子大祭於百司登耗利弊每 詔下輒申
祖宗鹽法之政令而諸公忠憂國之臣梁尚書材周中
丞用李戶部夢陽霍詹事韜張學士邦奇東莞陳建
疏鹽法利害之變甚具大都言 國家以鹵地授民
而歲課其鹽亦猶以土田授民而歲收其賦也 國

初竣竈丁私鹽之禁。而條例有夾帶者絞之科。誠執其文。則是耕民納租賦外。將餘粟貨賣者而絞也。其可乎。則知此法有深意。而行之者失也。夫兩淮鹽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產鹽。除正額外。猶餘三百萬有奇也。今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則此三百萬鹽。將安所洩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達江西。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獨七十萬引之鹽。亦何怪乎私鹽横溢。而鹽價踴貴也。　國初竈丁旣給鹵地。復給草蕩。免其家襍徭。所以利之者甚厚。而額

辦鹽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值錢千文是鹽一引竈丁得實利二千文也資之者既厚又歲課止七十萬取之者甚薄其餘鹽卽以官鈔收之下以厚竈戶上以總利權故餘鹽抵禁而可也正統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觔給米一石較前事爲已削矣然誠得米麥而給之亦猶可言也今官司徒挾此令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峻責餘鹽之禁是使之必饑而死也夫天時有生地利有宜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自然之數也今因天地自然之利賴小民煎煮之力既已辦正課矣又禁使不得自食其舌力之

餘鹽。豈情理可堪哉。於是貧弱逋逃四出。貽寇其富
室負海憑險。多招亡命。廣占斥鹵。煎煮多而私賣廣。
法固不足以禁也。故鹽禁愈嚴。貧竈愈多。而豪猾愈
益橫。故曰行之者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民見利
不見法。淮安瀕民數千家。專販私鹽。良兵勁弩。高檣
大舶。千萬爲群。行則烏飛。止則狼踞。官司熟視。莫敢
誰何之矣。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今淮安官軍受利而
護之出境矣。山東官兵且就之丐鹽充食矣。形影既
見。禁可寒心。此鹽場竈戸鹽徒之利弊也。洪武中招
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

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仍足民猶利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於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既艱滯矣而又發存積鹽以傾之以居貨而罔利亦烏在其為王體乎且自成化來每引納銀叁錢伍分今增至八錢五分矣視洪武永樂間增賈以十數倍而權勢之府占賣窩經紀之包攬侵漁衙門

之斗頭火耗不與焉其輓輸芻粟也又有管攢取索
常例刁蹬留難之弊雖其既納而守候查盤關領勘
合者費復不貲蓋至于長蘆兩浙兼配搭支商人一
身三路候守每鹽一引用銀既二兩有奇矣法開中
鹽引貳百五十觔正數外畸塲官私加至三百餘觔
近納銀於官聽買竈戶餘鹽通五百五十觔此皆貿
易於官民而得之者也嘉靖末年掊克峻深之臣復
嚴夾帶割沒之令觔罰銀一錢歲上割沒課銀多至
百萬兩少裁六十萬兩而間中之商人愈病其行鹽
之地開中商力不能自致則四方小賈買鹽引代行

開中商先於兆鹽院具冊行淮揚按院行給鹽運使司總鹽數船數水程若諸小商名若經紀地主之目送院以待會以其貳下批驗所類爲冊送抽掣鹽院抽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視待鹽舟積多至百餘艘少者數十艘乃掣視故商益壅而不行有守半年不得掣者而鹽輕重不如冊皆論輕以盜賣論重以夾帶論於是江運諸小商又病且鹽歲春夏與十月爲旺相餘月爲衰閑即其時又復以晴雨爲生息之候脫連雨旬月沙灘崩塌淋曬無地煎煮無期坐守眈延吏急追併而官竈兩困矣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

國初　命鹽運司以掣下餘鹽下州縣分給人户計口食鹽而納鈔洪武中口歲三斤納米四升永樂中大口歲十有二斤鈔十貫二貫小口半之已鹽司無餘鹽關給而鹽鈔不蠲吏緣爲姦利已命於所稅中雜輸行鹽地方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水多灘石陸乃回遠勢不能待官鹽而後食不得不資比境有餘之鹽而近境之鹽直相倍蓰此何足與較矣而各鹽道督所在官司巡徼嚴切督以私鹽之令月有比較之科而吏緣爲奸民受其弊市豪大猾與巡徼者比而訟其販之時獲一二貧弱肩負易米度日法所不禁之夫以避責夫産鹽之地官旣驗

鹽給引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斯遵何
過也始給鹽而徵之鈔也猶曰是鹽直也今鹽不復
給而鈔復不蠲人之稱斯賦也其謂之何斯遵何義
也天下一家也榷鹽而利之古以爲猶父榷子病之
矣况於食鹽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
價輕者又遵何過也往鹽所自出者賤家户給足今
運鹽諸小商買引掣放之留難費什倍於昔所從出
益貴價不得不騰價騰躍民不得不受其弊山谷貧
弊之民有數月無鹽以爲常此四方食鹽人户之弊
也永樂中下輸粟於邊之令富商大賈於三邊自出

財力自招遊民自墾荒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屢豐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成化中戶尚書葉淇言法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伍分得鹽一引也於爲利巳㤗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文銀貳錢可得粟一石是鹽一引得粟二石也以一引之鹽致八倍之獲於國利而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於運司類觧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然淇淮人意獨爲淮商地而輸粟於邊之

法既廢西北商亦徙家於淮以便鹽於是撤業自歸田作坐廢墩臺坐頹保伍坐圮遊民日散邊地爲墟戎虜入而邊以大困今千里沃壤莽然蓁蕪米石直銀伍兩而邊儲枵然此又安邊足用之長策大弊而不可復者也夫鹽者利之宗而害之藪也誠專利則弊生未有利專於上而能以靖弊者也誠壅利則害作未有利壅於下而能以袪害者也漢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足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之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氷之家不畜牛羊言不與民爭利也今縉紳逢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

小徃徃詭托賈豎販引占窩逐汙辱之利開納之歲內外權豪陰以其間託撫臣爲之所而撫臣者率視執尊卑大小爲聽之之差名曰買窩則不出闤闠而引獲六錢之息矣積而千引則六百金矣萬引則六千金矣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獲其權家勢要外戚中官又相與鼓扇堅請固乞必獲而後已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拖其腕譴呵而奪之憲臣與轉運等官旦交通以互市故法有所撓而欲豪右之無侵漁不可得也有司逼賄而欲民之無私鬻不可得也二者不革而欲鹽法之無

沮壞上下不交受其弊不可得也。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閘鹽課。宣德中。始命於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正統景泰間。兼巡河道。任益專而查盤清理。糾治典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要束而已也。此於鹽甚重。然而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在運使提舉等官矣。今其官非闒茸不職者不除拜。是毆之汙穢之地。而求其潔也。雖曰使巡按御史而督之糾之。然且不治。人情無不有欲。道之以潔。然且慮汙。況道之以汙。將何所不至乎。劉晏有言。官多則民擾。

亦且棼事事之棼也如絲然絲之多手理之無緒而
亂之也今法鹽官遍天下而所在嚴分土之禁如敵
國外戎誘致譏察如迹奸宄不欲舉纖芥之利饒之
民而邊關行省設官立署費以千萬計是棼之之道
也今治之莫若簡事而省官誠獨於諸產鹽設運司
之地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倣漢桑弘羊
唐劉晏本朝周文襄故事令其總隊剔蠹濬源決流
而久之任則官尊重既不可屈且而鹽運提舉等悉
選補廉吏自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都御史兼
勸農使召鹽商耕塞下入粟如異時則鹽課邊儲交

為接濟邊方腹裏兩都御史如左右手通其轉移商
於邊中粟已即給引赴場循常股以差次聽竈户驗
引支發寄請比託者雖細必糾多支濫給者雖貴必
刑其竈戶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而時制其
縮羸曠然沛恩弛所在驗詰之令解分地之禁中國
一家恣聽其所往唯嚴通夷之禁則上之開中盡歸
之商賈下之場蕩盡歸之竈戶莫利於私售而私販
之害絕人得量力中納而富商大賈末繇操利權
國家得鹽利自饒而不必峻制曲防以擾之竈丁得
煎鹽自給而不必更免差繇以優之鹽可通賣人無

爭奪豪舉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不
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漸充巡邏稱掣之官不必
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利源既均利澤四溥冗官
冗費蕩然一除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餉供億有
不給未之有也智者不鑿其此之謂乎抑鹽利雖博
末利也鹽雖通要之務民於農田爲之本

茶故未有稅唐德宗時户部侍郎趙贊議稅茶爲常
平錢本已從張滂請諸出茶州縣及要路十稅一而
所得錢别貯豫水旱之備蓋稅茶始此此其說未始
不以急民豫荒備爲辭然郎遇水旱固未嘗以茶錢

拯贍也。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爲相，置榷茶使自領之。後播誅死，民不哀。宋於江陵、淮南官爲場，置吏以榷茶，倣鹽法，具令民私蓄商盜販皆有禁，而令巳苛煩。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蘇杭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荊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岳歸峽七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輸租折稅，送六榷貨務鬻之。置榷茶務江陵府於眞海荊州漢陽無爲軍凡六務。在淮南則蘄黃舒廬光壽六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曰山塲十有三。州軍采茶民皆隷焉，曰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官爲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歲賦者，曰折稅茶。民有茶者售於官，官給其日用，曰食茶。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直論罪。園戶輒敗毀茶樹者，計所産論罪。後乃稍寬。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茶券，隨所射與之。至道

末鬻茶錢至二百八十五萬餘貫後益稍增雍熙用兵令商入芻粟塞下酌地遠近爲之直給之交引以茶償而塞下急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後虛估益高茶益賤入實錢金帛益寡券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急售錢得券則轉鬻之商若京師交引鋪茶商及交引鋪得收蓄貿易以射利券以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復趨邊以頓之茶法日大壞三司使丁謂歎以謂邊糴纔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之豪商大賈也天聖初三司使李諮言淮南十

三茶場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二十三萬緡券
直錢十萬鬻之售五萬五千爲實錢僅十三萬緡除
九萬緡爲本錢歲入息僅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
費不與焉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十三場本錢爲
定中估使商與園户自交相易而官收其息如舒州
羅源場茶斤鬻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本但使商輸
息錢三十有一而聽其所指地分得給券通行爲左
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不盡官市之如舊其
商人入芻粟塞下者度地里遠近郎實糧量增直給
券徑至榷貨務立償以緡錢不給茶大率使茶與邊

糴各以實錢出納絶虛佑之弊豪商大賈不能爲重輕而煩費頓省已論者言邊糴償見錢恐府藏不繼詔遣官行視諮等條新舊法歲入課上二府兩府大臣言計新法所省及增收歲爲錢六百五十萬異時邊儲不給今多者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患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動搖而論者不察助爲之說也詔有司榜諭論者猶不已竟罷行景祐中葉清臣疏言山澤之産天所資以惠民者也封園置吏隨處立筦已非天佑黎元之意旣奪其資又一

切官爲之禁而點流日報豈不過甚也哉郎令有厚
利重資能佐國用聖仁隱恒猶將矜赦況度支爲費
甚大權易所收甚薄而勦剝園户以奉商使朝廷有
聚斂之名宜豐滋虐濫之罰爲國者亦何利於此建
國以來法用數改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
倍求其羨臣竊嘗較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
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
幷本息歲課亦秖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
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巳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
商抵收稅錢利自數倍諸榷務山塲及食茶之利盡

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奉不置榷易之官不典犛遲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竊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而盛德之事俟聖不惑也議復卻不用嘉祐中榷茶法益弊園户困於征取陷罪矣破産逃匿者歲有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户貿易而收稅所在征筭歸榷貨務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時富韓竝相下三司議行之仍舊禁通商歲收租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與諸路本錢悉備以給邊於是天子下詔言自茶禁行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藏盗販著繁而刑辟

滋有是以百十年江湖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甚悼之官遣使就問皆歡然願弛榷而歲以率輸官其著令弗復更然議者籍籍言往茶戶摘山者受錢於官今困於輸錢錢不時入則刑隨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經費日蹙爲不便摠奪之然更制簡易官坐收榷利而民便貿易以無抵於罔禁也可謂交利矣熙寧中制置條例司始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以博馬事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馬中國所利也而虜所嗜惟茶今茶乏之無從互市是坐而失利詔趣水陸各運茶赴河西市馬而茶馬之令

始於此已即蜀諸州設官開場歲增茶課四十萬知彭州呂陶言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爲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爲私礬固當今川蜀民茶園本兩稅地地不殖五穀惟宜茶茶額稅視和賦與解鹽晉礬異而抑爲禁地隨買隨賣取子錢十之三損治體大不便不報及李稷陸師閔相繼爲提舉累增息至百萬侍御史劉摯言蜀產茶地不過數十州茶司盡榷而市之有茶一本而市額至數十斤者又官所給錢多靡於牙儈名平市而實奪之園户或逃或死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課故蜀人以謂非

地産茶實産禍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以蘇疲民疏上
不省後蔡京説天子爲茶務榷茶大都如榷鹽法而
加以苛峻歲以百萬輸京師供天子私奉措息滋厚
取民愈酷上戶各抑配以十數引引賠十數千民罷
病極而國亾矣建炎初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財利
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
歸漕計故官省而事治今所刱茶馬諸司宜並廢以
還漕司則利害可參無掣肘窒礙之患因指陳茶馬
五害其畧言黎州買馬歲額僅二千一百餘匹自置
司榷茶增歲額四千增

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傳馬價有定則今吏旁緣
爲姦以空券給夷人不時歸之怨恨必生邊患萌起
爲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運司凡五十二萬緡
於常平二千萬緡自熈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未
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不已爲三害榷茶初預俵
茶户本錢已乃收税後於數外增和買最後乃抑預
俵錢充和買於是茶户破産相繼而官買歲增不得
不爲僞茶以相抵謾於是官茶日益濫惡而私販公
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入秦者十八九猶
患積壓難售今關隴焚蕩而責之舊額加以茶官吏

兵坐靡衣糧米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罷榷茶買馬如故便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歸之運司減額以蘇茶户輕價以惠茶商庶私販衰而盜賊從可弭也詔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於是開罷官買茶賣茶之法給茶引聽茶商執引與茶户相貿易場官獨發引秤茶封記驗放他一無所預而籍茶户爲伍保定茶鋪姓名互覺發諸影帶若私販鬻者凡茶觔春爲錢七十夏五十官觔稅二錢若一錢五分茶官以馬到京實數及格爲推賞馬道斃若至京斃者黜降有差比四年冬茶引收息凡

百七十餘萬緡得國馬萬疋蜀用以饒
酒故無榷酤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察[illegible]之過酤與
彛酒者而漢興文皇帝詔戒爲酒醪以糜穀蓋戒沈
湎而尚敦朴欲民之剛制于酒非因爲利也武帝天
漢中實始榷酒酤其後令民得以律古租賣酒升四
錢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山澤鹽鐵布帛五均賒貸皆
斡在縣官惟酒酤未斡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沽
酒市脯不食非相反也詩據承平之時酒酤在官和
旨便人可相御也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而
不可食故絶之今絶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

以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壚以賣於是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數人而用商賈子乘傳行視之百姓困病莽猶下令言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器農之本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於市豪民富賈用要貧弱先聖知其然故斡之也所設斡爲設科條以禁防犯者罪至死豈不過甚也哉嗚呼誠大姦卬六藝固可假而文如此也建武初盡弛其禁而和順二帝時禁酤之令每下意庶幾古風趙石勒制禁釀無靡穀陳虞務以國用不足奏立榷酤之科雖皆不足道而

典㕯之相去則遠矣唐初無酒禁乾元初肅宗以廩
食方屈禁京師釀廣德初始勑天下州各量地大小
定酤酒戶月納稅乇公私釀咸禁而德宗時乃官自
張肆市酒收市利以助軍斛三千天下置肆酤者十
百五十錢元和中京兆奏榷酒錢請隨兩稅青苗錢
攄貲均率巳又有榷麴錢蓋弊孔開而彌濫難窒矣
宋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皆置務釀之民歲輸
課者聽釀景德初榷務歲以羡錢上詔計司定爲成
式諸所增額奏裁之自今中外不得復議增仁宗時
詔酒稅務雖羡溢勿增毋得抑配人戶苛阻商旅求

羡餘以希賞已用議者言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藝極非古者禁群飲教節儉之義詔鄉村毋增置酒場熙寧中三司請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稅五十儲之以祿吏而諸群舊不釀酒者許以公使錢釀之崇寧初令監酒務添酤錢上邑升五文次三文以贍學而政和宣和之際額每復增加建炎中張浚用趙開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尚有遺利乃變法聽民以米麴起場自釀斛輸錢三十而課頓增乾道中知常德府劉邦翰言湖北民困酒坊之課額重雖貧者入市不捐萬錢不能舉吉凶之禮乞將課額隨民產均之民而

醞造酤賣一聽民毋擾便下勅令所議以爲酒課均
分民間是兩稅外別稅也他日漁利之臣復榷酒而
此稅不蠲將重爲民病不可專得寢而中抑買之令
其後温州平陽縣言縣故鄉村坊店二十五宣和末
其二十一坊歛亾其處而歲額千六百七十三貫攤
之民其勢家倖免浮細受害郎窮山薪樵鬻傭之夫
抑配白納如永嘉至乃計畝爲酤稅復過於正稅無
沈湎之失而受敗缺之咎幸上裁哀則榷酤之害極
此矣。古者盛時山澤之利舉捐以予民而掌其平
秩之令逐末者衆乃爲關市之法以譏非利之也周

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所達貨賄以節傳出之諸稅入至薄用供王之膳服令無過適而凶荒札喪則關市無征王食不舉而素服不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度量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度量成賈而徵價音買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除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諸皆因日中之市聚民通貨而設官以治以教以禮義防於利理財正辭而禁民

爲非也然終以爲近利之地遠之毋觀遊惟士師儀
日刑殺君欲免之則親會其期而免之故曰國君過
市則刑人赦言非是無過也夫人世子有故過其國
之市命夫命婦有故過其都之市亦出幕帟蓋帷弛
之若以自罰然防於利之至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
爲主通往來也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便聚居也夕
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便營賣也將入市司市
以其屬坐思次介次而胥執鞭守市門肅法紀也凡
治市之道亾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無靡者使微
蓋起其價以徵抑其價以卻而有無微阜之權畢歸

於上也有無徵阜之權歸於上而志淫好僻者不得
作矣故市之爲教止惡於微起善於眇以同民俗於
爲繫大也至泉府之官掌以市之征布斂布之不售
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待不時
而買者各從其抵從其地治之吏而予之其吉凶大
故適空之莫能自致者爲之期而賒之至期而復之
其終窶且貧者又從而貸之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者
俾服役於公償所貸而止蓋貸之財而傭其力保息
之之道也是先王之設市官也以治市非以爲市其
建泉府也以息民非舉息以病民也至齊管仲相桓

公。通輕重之權。其言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商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賈者。利有所并也。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古之理財賦者。未有不通其術者也。不能散積聚。均羨不足。雖強本趨耕。乃使下相役耳。此其筴蓋誠知時變之幹而意主富國。去王事也遠矣。秦商鞅變法務民大小

僇力於本業。事末利者。舉以爲收孥至始皇二世。尤疾之謫戍邊者七科。吏有罪一。亾命二。贅壻三。與賈人有市籍。若嘗有市籍。若父母若太父母有市籍者。一而七。蓋亶惡其逐末專利。而抑奪其利以爲利。去覇事叉遠矣漢興接秦之弊。公私空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高祖乃令賈人不聽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稍弛其禁。然市井之子孫。終不得仕宦爲吏。武帝時。兵革數興。作業劇而財匱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

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多積貨以逐利與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筭後更之今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令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四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筭商賈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謫戍邊一歲沒入其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是時富豪爭匿

財。唯河南人卜式願輸家之半以助邊。丞相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於是罷式歸田牧。而縣官倉府空。而式復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給徙民。天子以爲式終長者。尊顯之以風百姓。而下緡錢之令。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而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郎治之。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用益饒矣。嗚呼。疾商賈滯居積厚。而國家

乃爲法以兼併之庸何愈乎已帝用桑弘羊筦天下
鹽鐵而弘羊請置大農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國而郡
縣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
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日均輸置平準於京
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
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
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反本抑萬物不得騰踊而
趨平日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時南越用兵歲萬餘
人帝行幸所過賞賜金錢巨萬計皆取足大農以均
輸故民不益賦而用饒會歲旱雩卜式乃言曰縣官

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
弘羊天乃雨孝昭即位郡國賢良文學言天下郡國
均輸與齊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願罷之
以近本退末時弘羊官御史大夫持不可文學曰有
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
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
以風之厲德行以尊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夫
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民俗薄有國者排
困市井窒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之爲利乎傳曰
諸侯好利則大夫倍大夫鄙則士貪而庶人盜是開

利孔爲民罪梯也且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獲工女效其織古之均輸者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今郡國所輸布非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吏令民作布絮與之爲市恣留難行姦農人重苦紅女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躍擅市則吏容姦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急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語甚痛辦而丞相爲弘羊所持不得難竟罷議夫爲民父母行政而均輸籠貨效尤商賈子之所治而徵市利也豈不

甚哉王莽篡位藉周禮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之文。云爲齊衆庶而抑兼并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銅銀錫登龜取貝及畜牧者若嬪婦桑蠶織紝工匠醫卜及它方技商販者。各自占所爲於所在縣官除其本記其利。十以其一爲貢敢有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定所掌物上中下之價各用爲市平人買賣五穀布帛綿絲衣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簡實從本價而取之萬物卬貴過平則以半價賣人有欲祭祀喪紀而缺於用者錢府以所

人工商之貢賒之祭無過旬日喪無過三月或乏之絕
欲貸以治生者聽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
什一是旣榷其貨又操其術而因用取嬴也則悖驁
極矣建武初莽所設苛政盡廢罷而章帝時歲饑國
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言宜可封錢藏不行獨取布帛
爲租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雖貴人必須官可自
鬻又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宜置均輸官收其
利以富國下尚書議尚書暉曰均輸之法與賈販無
異鹽歸官鬻則下民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非
明主所宜行唐武后時有司條關市之稅請不限工

商但人行輒稅鳳閣舍人崔融曰國家所爲立關市之賦者以市縱繁巧關通末游故從而征之也今行者皆稅本末同途疏逆齊人擾亂俗化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遠指閩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皆令納稅簡覆以關津連絡而稽留之加之以主者之索督此規規小利而亂大政也德宗初頗以却貢獻殫羸利于天下會兩河亂而國用不給拾遺陳京請借富商錢以佐費帝以問度支度支佑以軍方乏興資廩栽數月方内困急計無從出聞之喜冀得數百萬緡已責也對以爲可詔以戶部侍郎趙贊代佑判

度支而行借錢之令凡商蓄積錢帛粟麥諸貨皆借
四之一約兵罷償之京兆少尹韋損長安丞薛玨封
櫃窖簡括長安家若被盜人不勝其困百姓爲罷市
有自經死者然總京師豪人富商田宅奴婢之估裁
八十萬緡市民相率遮宰相馬而哭擁不得行相盧
杞疾驅而免已又於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稅商緡
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已又爲除陌法令公私
給與若貿易布帛什器香藥珍寶若羊彘它百物皆
約錢爲率而筭緡輸官錢者五十乃得聽給市牙印
紙人貿易畢署記如目而會之隱錢百者沒二千杖

六十。別責錢賞告緡者。其販鬻不繇官路冀逃稅者。
捕論之法。既行。牙市多隱盜。縣官所入無幾。而怨讟
大典。涇軍反得藉爲口實。而天子幸奉天。宋興太祖
知民所疾苦。詔天下橋園魚池水磑蓮藕鵞鴨薪炭
牛骨等物。諸五代所征筭者並罷。而詔關津毋得苛
留行旅。行旅所齎資。非貨幣當筭者。毋發篋搜。又詔
榜商稅條禁于務門。具曉知。毋擅增創收。淳化初。詔
諸路轉運使。條部內州軍市征名品量酌減。以利細
民。諸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瑣碎交易。勿復筭。又
詔官和買物。非他所出產。毋抑配擾民。始唐貞元末

以中官爲宮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出市物。攘故弊衣絹尺寸分裂之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户及脚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手自歸者宋懲其弊。以京朝官主市務内侍副之給實直毋抑配諸非急需物毋一切收市擾齊民皇祐中下詔言三司歲下諸路科買物出倉猝故物價頓翔踴其先期度所當賦早諭戒得爲備若府庫有儲勿收市已國用寖廣有請筭緡錢助經費者拒不聽一日内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税務毋輒污壞商幣物前後税錢詔蠲者不可勝數諸隱悉至矣熙寧初王安石創制置

三司條例司議以爲天下財用所爲不足者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而輕重斂散之權失也今發運使實總江浙淮揚荊湖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百稅課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年豐可多致而不能制其盈年儉難供億而不能節其縮於是遠方輸以倍蓰而中都罊以半價以徒爲商賈子之所利也亦傎矣今立均輸法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而預知中都帑藏歲支見在之數當供辦者蓄買以待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而

制其有無於以均轉輸省勞費便於是出内藏錢五百萬石佐均輸費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又以爲京師百貨所居獨多爲兼并者之所困以市無定價而貴賤相傾置市易務召京師諸行戶令自實所有若借他人貲產充抵當因用爲知務諸商貨滯不售者許至務投賣行人牙人平其值官市之願易官物者聽既收市視知務所抵當物許請賒立限歸故直毋抑勒歲出息毋過二分其非行牙所需物民貧乏欲市於官而無質錢者官度其田宅若金帛爲抵而貸之與期責償半歲輸息十一歲十二過期不輸者月

加錢四之一以擿之諸折博收買皆以時估毋求羡
此所謂仁能與智能取可以爲天下之道也於是出
內藏錢百萬緡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
以戶部判官呂嘉問領其事已又言宮中所宜索或
非民間用物即用物或時缺少價率以倍蓰爲諸行
戶病今立法計每歲官合用之物令行戶衆出錢於
官預收之以待急日免行錢歲中不用即出賣息毋
過二分而行戶免時急數倍之價便時諫官御史爭
言其不便不聽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具疏言商賈之
事曲折難行其買也或先期而予錢其賣也或後期

而收直多方相濟委曲以通之此倍稱之息所繇獲
也今官爲市易必先張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
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
賣也弊復如之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比之處
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今出恐不可復縱使其
間薄有所得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其後均輸法
止不行而市易苛細官至自鬻蔬果凌雜米鹽所鬻
物物輒踴貪賴子弟所賒貸多折閱不能償而導洛
通濟司官請置堆垛場於泗州商貨至入官場官以
船運至京輸籴已詔非導洛司船所載商貨許糾告

雖自請稅循如私載法而商貨入門市易司輒遮攔
赴務名驗實實盡勒買之其巡攔諸役月食錢畢取
盈於商商憚避逃徙而商稅果驟減已又令諸小賈
非充行户出免行錢者毋得賈於是細民負水鬻粥
貿諸日食用物者亦無敢不赴官投行户矣元豐七
年帝手詔三司使言聞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
衆乃讙何也三司使曾布具對言呂嘉問多取息以
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所無者畢索率賤市貴
鬻幾什一之利是挾官府而商爲兼并也相安石析
其不然乃令呂惠卿偕布同究詰布郎上行户所訴

狀幷疏惠卿庇嘉問罔上爲姦欺且言臣自立朝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已凜凜乎唐季葉閒架除陌之事矣嘉問近奉差官往湖南販茶陜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彼其意欲以自解免然以臣視之竊獨懸憤以謂如此政令書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有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殆不若此其甚也疏上與嘉問俱落職補外初市易之建實布本畫揣上意疑遂急治嘉問以自明爲相安石所深恨而惠卿與布方交怨助擠之故布嘉問並貶而市易如故元祐初有司言市易本

無慮二百萬緡錢爲息二分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
數十百倍今僅復其本而官俸廪十數年之費乃在
其外上下相蒙至於此夫以朝廷而行市易就使有
獲然且不可爲况今所獲曾不如所亾乎詔罷市易
法而削前提舉官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先是陝
西轉運使李參言部内多戍卒而糧餽不足因令民
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
經數年廪有餘積安石大善之於是條例司言今天
下貧富不均兼幷之家乘凶荒之間新陳不接之候
往往徵倍稱之息故富益富貧益貧而國本日蹙非

王事也今諸路常平廣惠倉穀積爲朽藏必年凶出
糶而所及不過游手游食之民請依陜西青苗錢例
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二稅以輸其
願輸錢者聽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以償不惟通一
路有無發歛以收富人兼并之權而貧人緩急獲濟
得趨時以赴農貸不異於民間息不至於倍稱便始
安石與惠卿議令既具出示條例司官曰此青苗法
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蘇轍曰貸錢本以救民然出納
之際吏緣爲姦雖峻法不能禁息錢入民手雖良民
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鞭箠

必用州縣之事日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凶敗必先知之蓋慮之也今晏功可立俟何必造此爲弊端乎安石曰君言固其理當徐思之縣是逾月不復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民苦空乏兼幷之家得乘急徼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事與青苗法正合於是詔諸路置提舉官推行之提舉官務多散以爲功民富者不願請貧者乃欲得之則令隨户等高下分配又令以十人爲甲貧富相兼而富者爲保首户高等給十五貫次十貫又次五貫下等一貫名

抑兼并實官自貸錢舉二分之息敕不願勿強而官
實第戶等抑配之也其後貧者得錢隨手輒盡至其
追負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輸之久且
流亡則攤保首賠納於是提舉司言兩浙累年災傷
丁口減耗九年前逃絶戶已請青苗錢合攤塡見戶
者乞需豐歲理納更有全甲戶絶或止一二貧難勢
難督併者幸上裁哀蓋其時有鬻田宅妻女償青苗
者困窮甚矣元祐初新法盡罷廢而紹聖崇寧益循
用而至於亡異哉乎均輸之斂貨也惡商賈之牟大
利而人主自牟利也青苗之取息也惡豪舉之取息

病民而人主自取息也夫一市商若豪耳以貿物而取息猶能以病民人主張官置吏而貿物若取息也天下其孰能難之是大亂之道也且也成周之世道行教明而封井以守治也彼其視國中廛里之氓不啻於家人父子然其視賒貸斂散也不異於家人有無之相通也故泉府之法行後世迷離於其本舉先王之大經大法盡廢而獨欲遣一二使者操倫文隻辭以爲王政而行之無惑乎奪民利貿國怨爲利孔罪梯也漢相曰必以獄市爲寄謹無擾獄市嗚呼可與靖民矣方漢宣帝時用司農耿壽昌建白增海租

御史大夫蕭望之曰故御史徐宮家東萊為臣言往
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
魚亦不出後復弛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
應萬務盡然壽昌習於商賈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
未足任宜如故帝不聽而漁課始此自晉南渡今貨
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萬而輸四百稅券
之制始於此而津置賊曹一人直水五人諸荻炭魚
薪之類十稅一以入官齊東楊州刺史王敬則以會
稽邊湖海人户皆保陂塘利厚宜稅錢以助興而陂
池之稅始於此唐德宗時有間架之稅屋二架為間

上間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吏入民間握筭計其數
爲稅敢匿屋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而間架之稅始
於此自宋中季言礬課則劉熈古深茶禁則樊若水
峻酒榷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至熈寧而王安石
呂惠卿章惇之倫立手實門攤稅院市賦力勝之法
古禁之尚疏者益密南渡後創市舶通海貨諸窠名
甚衆不可勝記也大都歷代長國家務財利之臣競
用新巧以鋼利剝民已輒沿不廢久益嚴峻至元而
利孔稅目密於數罟而弊亦自是極矣元史額外之
課凡三十有二自曆幇本而下曰河泊山場曰草蕩

窨治日房地租日門攤日池塘郎蒲葦荻柴煤炭諸
瑣細感稅食羊屠牛池魚各稅下至魚苗牛羊皮張
亦具稅諸山澤鹽茶商車船稅為經賦不在是生民
之利殆盡然適造厲階為姦人資於國用固無當也

張樾曰前面茶鹽關市敷衍極多自魚課以下或數十句或數句色色信他本來是因物賦物手段

國朝府州縣有稅課司局河泊有所諸歲辦商稅漁課
引繇弃本有額而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
四諸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歲遣行人齎榜於行
茶所在懸示以肅禁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齎金牌
信符差發附近邊簇以納馬而運茶於邊勞賞之歲

有常數。西番貢使許順帶茶。而有限禁。諸私茶之禁甚具。洪武中。命曹國公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實始製金牌信符杜奸僞。而駙馬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即賜死不貸。法嚴而令行如此。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倚勢橫暴、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簡司吏、被捶不堪、以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俱賜死、保等皆伏誅、召河橋吏嘉勞之、時曹國公還自西番、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蓋虜人嗜乳酪。膈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盪。勢所必資。而邊境得虜馬。團操爲武衛。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

利討之得者也。況夷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師遠矣。矧於時以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曰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示職貢無可逃。　國酬以茶斤。不曰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賚予之。中國之體統既尊。外夷之威稜自振。則又我

聖祖之廣謀英畧度越前代之萬萬也。其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薦新等號。則福建茶貢固甲於天下也。每貢入必碾揉爲大小龍團進。

高皇帝以勞民力也。命罷造。照諸處獨採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切。復聽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詣在所買茶。已具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斤。其畸零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繇帖。繇帖照六十斤。量地定程以賣。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一準鹽法令以行。法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勅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西僧往番一體申飭。成化中。批驗所不許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不繳。爲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如法訛

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詣批驗所買引。而所屬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於產茶地分。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道若遠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於是用尚書恕言。聽茶商於產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府州各將賣過引繇造冊。并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關領。次年合用引繇。各批驗所。遇茶商經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所在官司問理。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合干上司繳部。而坊私販之禁甚嚴。時四川江安縣茶九言本户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户丁多死亡。存

者皆給役於官。欲培植無力。積欠茶課至七千七百餘觔。郡縣責徵急。乞減免幷除雜役。得專辦茶課。

上曰天產茶爲蜀民利。不獨爲公家。奈何乎盡之。旣責納課。復加他役何也。悉免之。仍命部諸物產虛耗。課責宜從寬。永樂中。始遣御史廵陜西茶馬。正統末。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成化中。定差御史奉　勅專理。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始頌言　國初金牌宜發之爲功。奏請復舊焉。洪武中。詔天下所在池湖河泊從古迄今。辦集課程。各在衙有一定不易之所。其小溝小澗。及灌漑池。若民間自養魚鮮池。蕩照地起科

而奸豪顉搜求擾民奪採魚鰕器𤍠之民何以生𣪚
有司捕論有司不理奏梟令而峻民舟行勘經渉水
面錢之禁已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
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賈以賣諸有稱官牙私
牙厲商賈者徙化外不貸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
鉛珠砂膽礬雄黄册青緑毛纓碧甸子鍾乳粉棕毛
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餘魚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
稅窰課俱折收金銀錢鈔輸　京師惟五穀農器書
籍紙札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已　榜諭
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貯司局

官挾李賛收而官賛侵欺致延攔賠納者罪又勑户
部言曩奸臣聚歛税天下物貨及纖末之物朕甚恥
焉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
紵練布帛及買已税之物若造作舟車若細民擔挑
蔬菜魚肉果實非興販者毋得税永樂初申勑如章
宣德中令　南京至　北京沿上新河歷徐淮抵河
西務於商所輳集立鈔關遣御史及本部官收船料
鈔其隱匿及倚勢不納鈔者船沒入官惟運載食米
薪芻及輸官物者免料正統中令天下有湖池堙塞
無從採捕累民包納者所在官申憲司踏勘分豁已

令府州縣諸稅課司局所收課鈔不及三萬貫者革罷令所在有司帶辦諸河泊所課鈔不及萬貫油鰾黃白麻不及三千斤翎毛不及十萬束者俱革罷其額課并附近河泊所管辦無河泊所令府州縣帶辦景泰中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南直隸蘇杭各設主事筭舟船而廣東雷廉平江等珠池遣內臣起蛋戶採珠供服御之用其後各鈔關停御史不遣遣部主事而天下府州縣承沿異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郎其地其山或植或童或墾或蕪僉均之里甲曰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之其府州縣設巡攔所巡

不在是成化初令京城九門幷都稅宣課司及各處
商課俱錢鈔中半兼收鈔一貫折銅錢二文已 勑
九門監收錢鈔內臣及各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
物貨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猥而 德意獨
深矣宣德中布政使孫原貞言商稅雖 國課所資
而黷貨不可以無禁都邑輳集如張家灣宣課司攔
稅亦豈足過哉惟巡攔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
者有之其峻勒卸車發篋搜簡因而失所者又多有
之而高估物貨規多稅入此其害非細至盧溝橋復
然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征之也宜敕諸商貨

但於所在抽稅。其經過地方。不得闌阻。止於文明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便。嘉靖初。戶郎中曾璵著論言。邦畿四方之極。億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弛擔。無小大畢稅而後行。堂堂　大都。下索小利。傷大體。且其司稅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爲每口進納名監收實不得一。與稅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令閽人止閑防出入。便。戶尚書梁材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處。私取肥已。或傾前時隱匿。或類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於府州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

廠爲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於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權鈔以船梁丈尺濶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成尺爲度。權鈔訖。開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記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領煎成錠。季終。差官類觧。委官季代。部主事三歲代。於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乃 國家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十一二。洪武中。廣平吏王允道言磁水臨水鎮地產鐵。元嘗置鐵冶都提舉司。轄河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復之。

上曰朕聞治天下當使無遺賢不聞使天下無遺利也

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博而有益於

官官専其利則利源狹而必損於民今各鐵冶數多

軍非乏而設之是驅萬五千家陷之冶中也杖之流

海外已衛軍言河西陝西地舊產礦今久錮請復之

上曰君子好義以利民爲心小人好利以戕民爲務故

凡言利者皆民賊也往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

經久地產竭以貽患可戒求樂中浙温處閩建福嘗

開場置官令内臣主之督以憲臣已不償所費而罷

大都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隨竭或採取歲久而盡

囿其理也。近議者。懼山場滲漏之微利。遺不逞資。而適用啓亂。議且築塞柵塹之矣。○張曰、國朝承百王之委。諸瑣屑不經之稅。未能盡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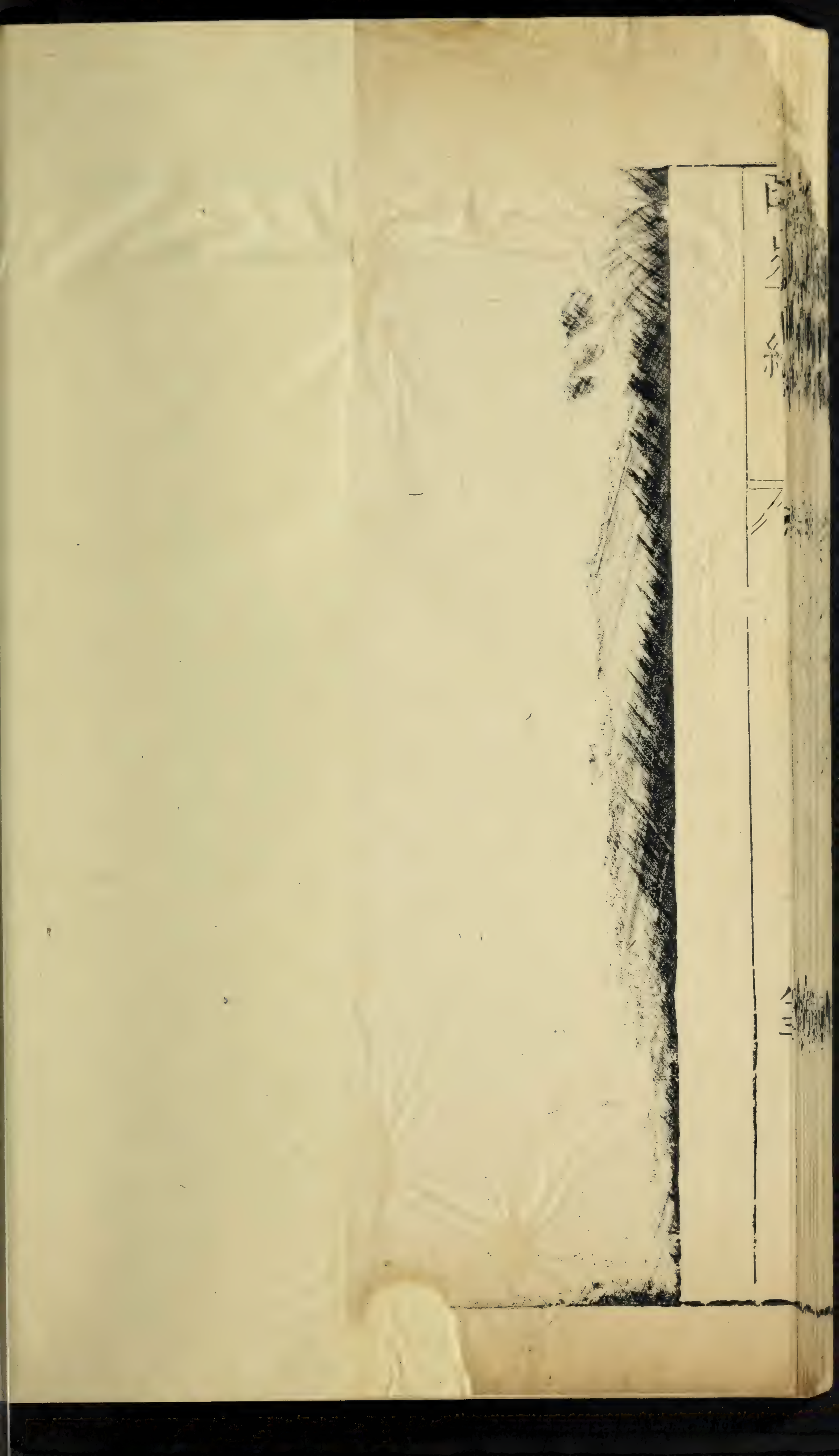
帝部臣誤留心民瘼者班班可紀、推類而蠲除之則存乎後之人時。○說弊處微妙、說利處顯著、注意處渾深、讀者當自得於言外、

大學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惟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太史公曰。予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語深痛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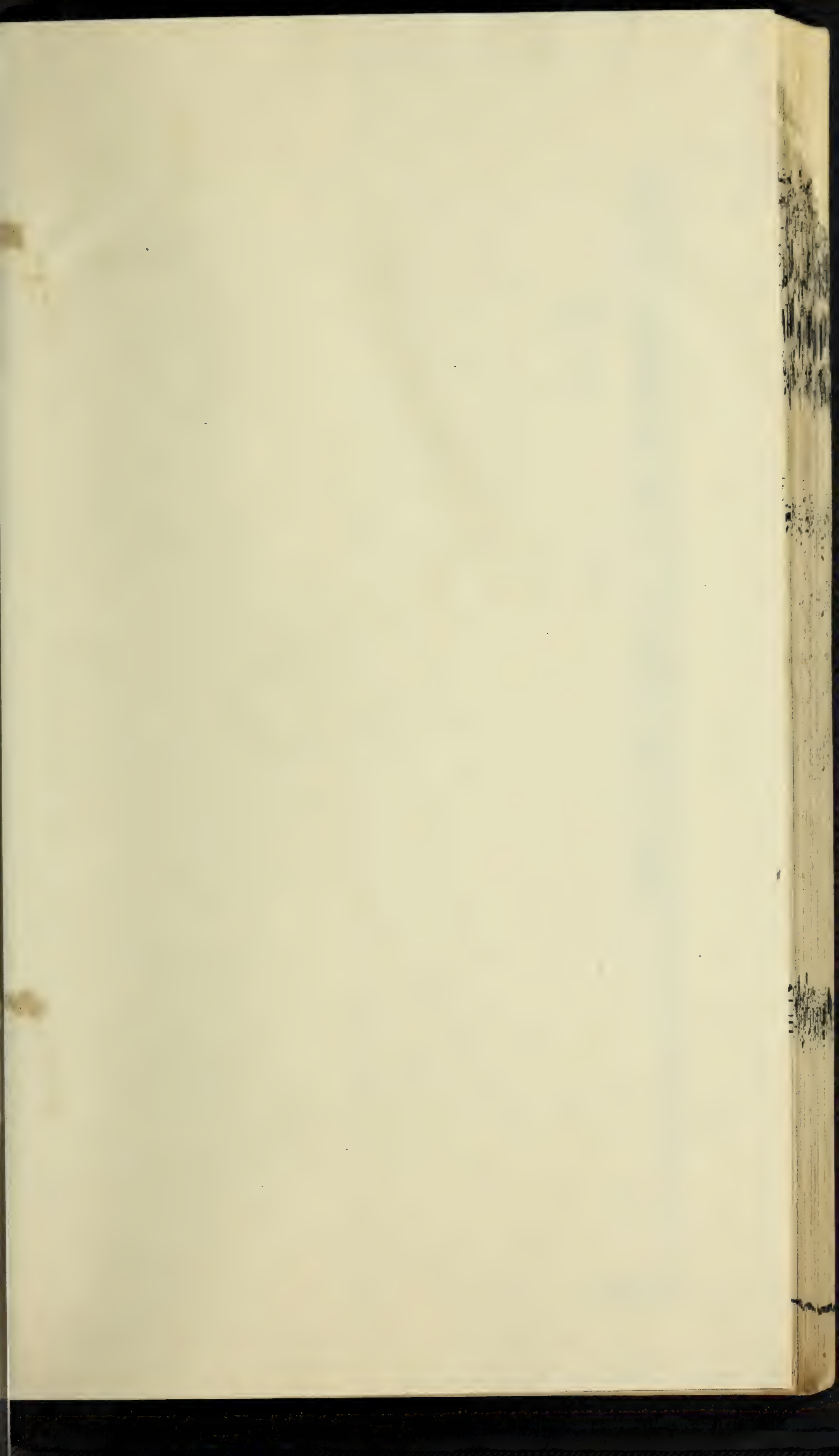
矣。宋侍郎葉適言今學士大夫平居道古昔先王語仁義性命特雅好爲美觀。一旦爲吏簿書期會迫之前而操切無經之術。日用之。恬不爲怪也。將生民困憊而國從之。則何益矣。今誠於朘削厲民之吏。痛懲不與。而致用惻怛愛民之士。修教養之政。爲天生德。爲民元命。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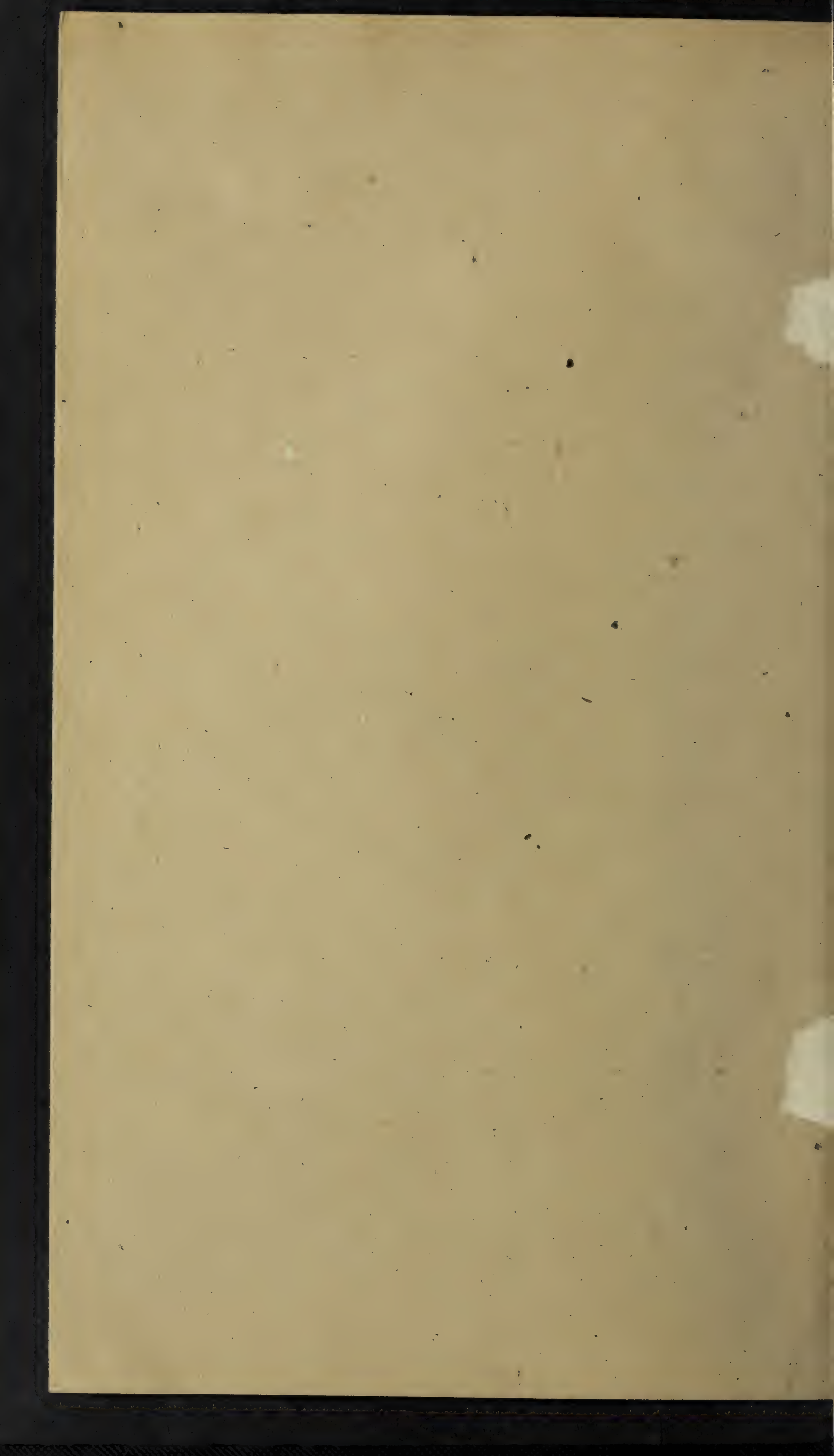
國家尚亦有利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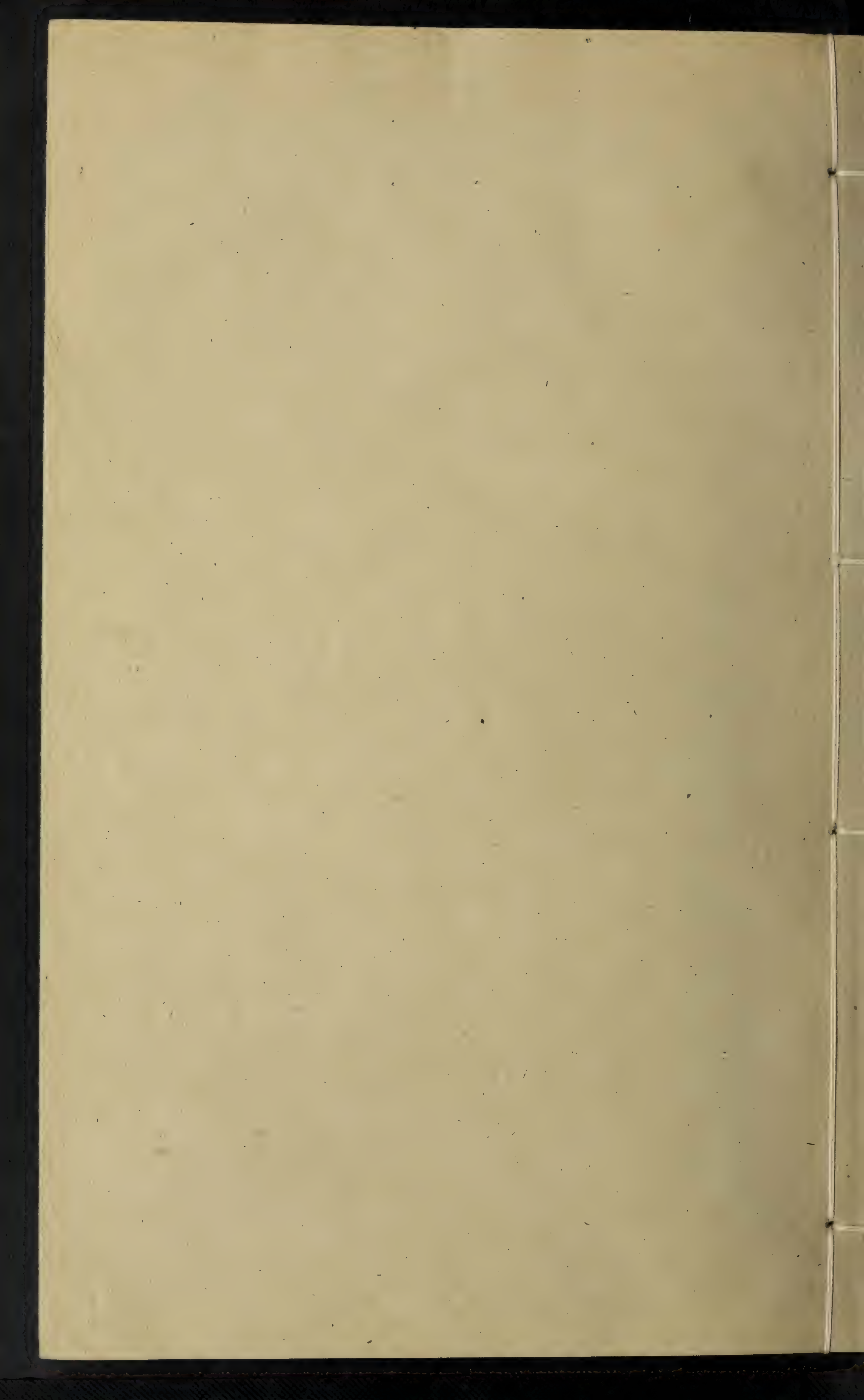
西史下編卷之十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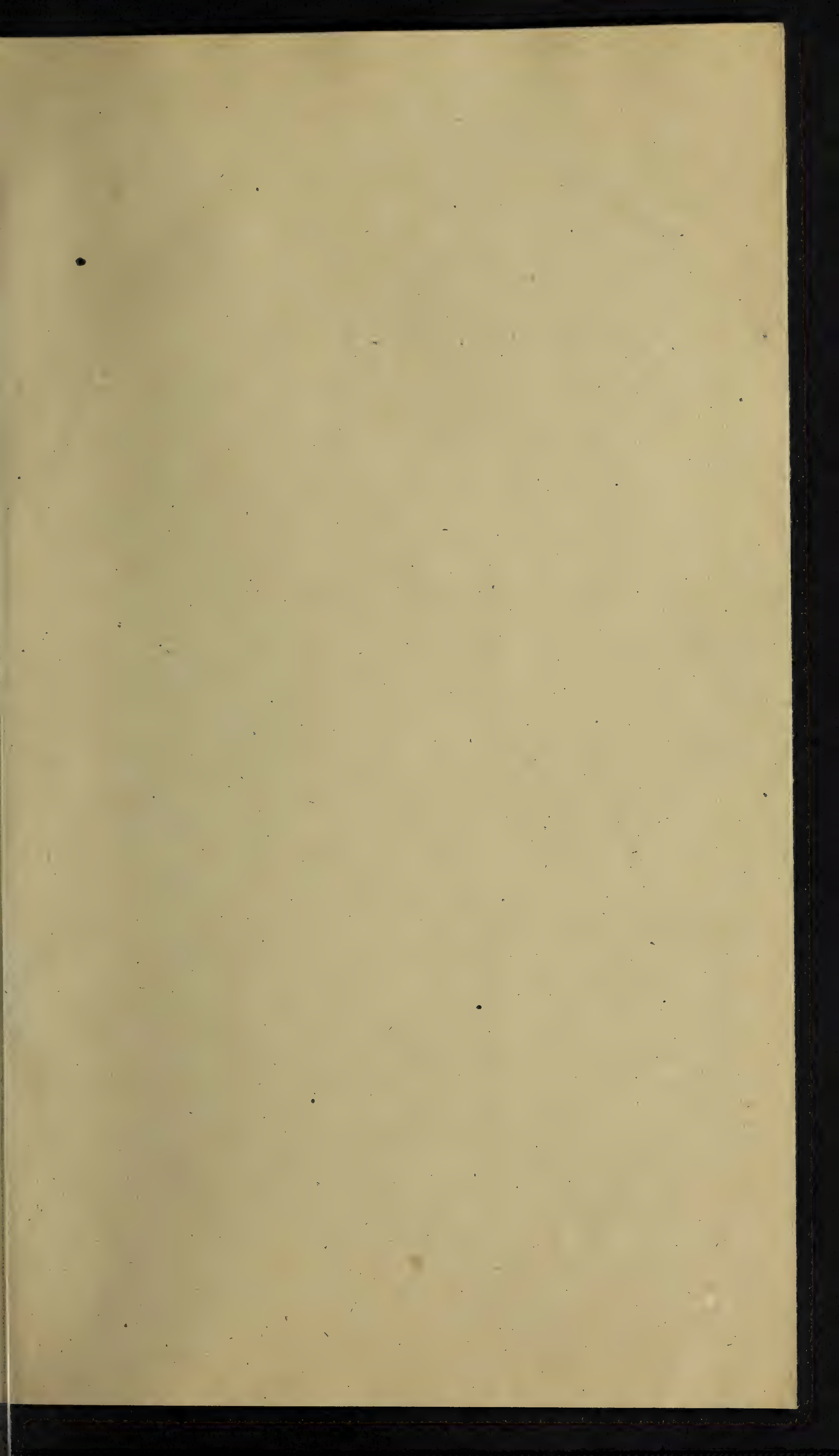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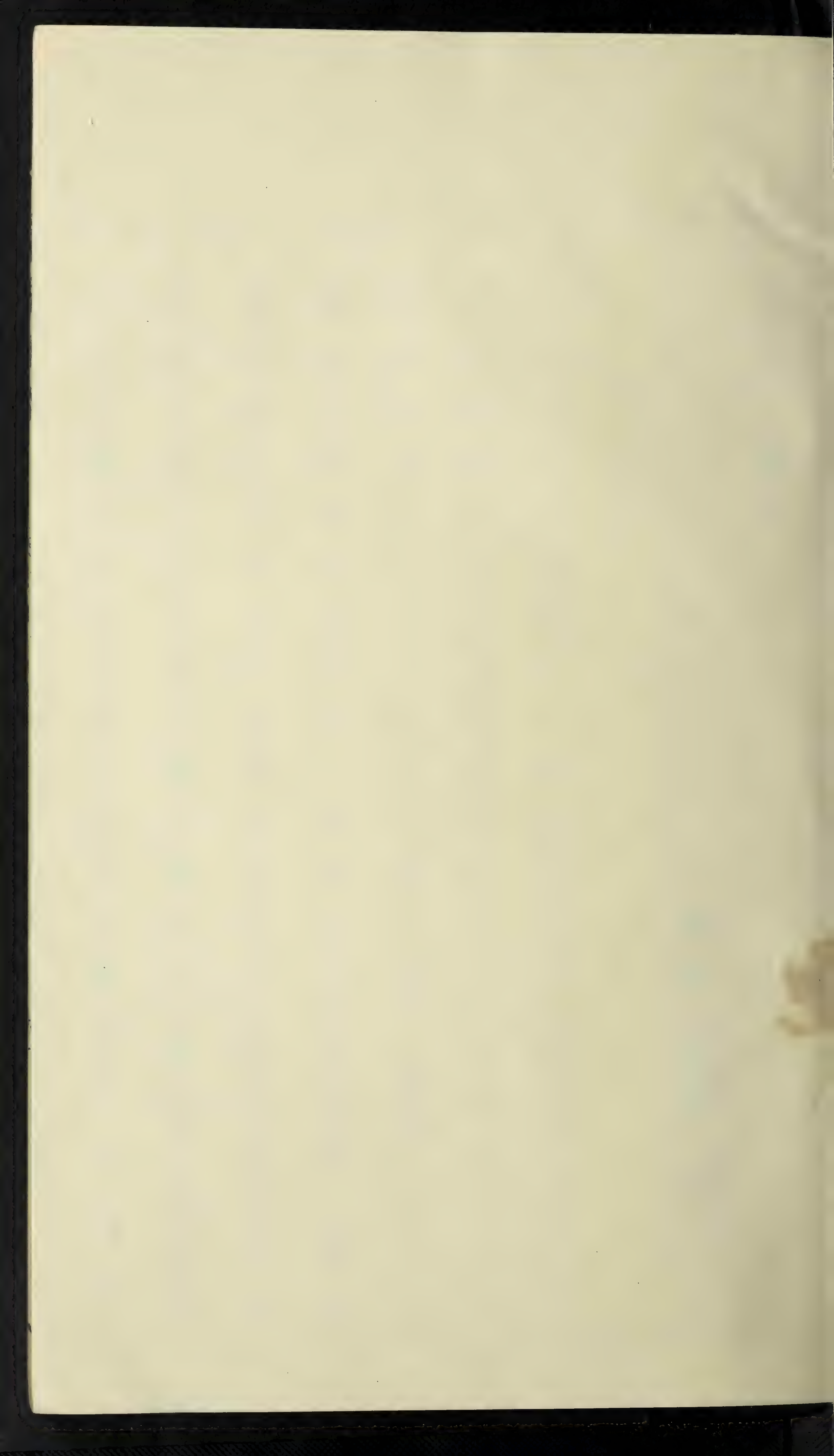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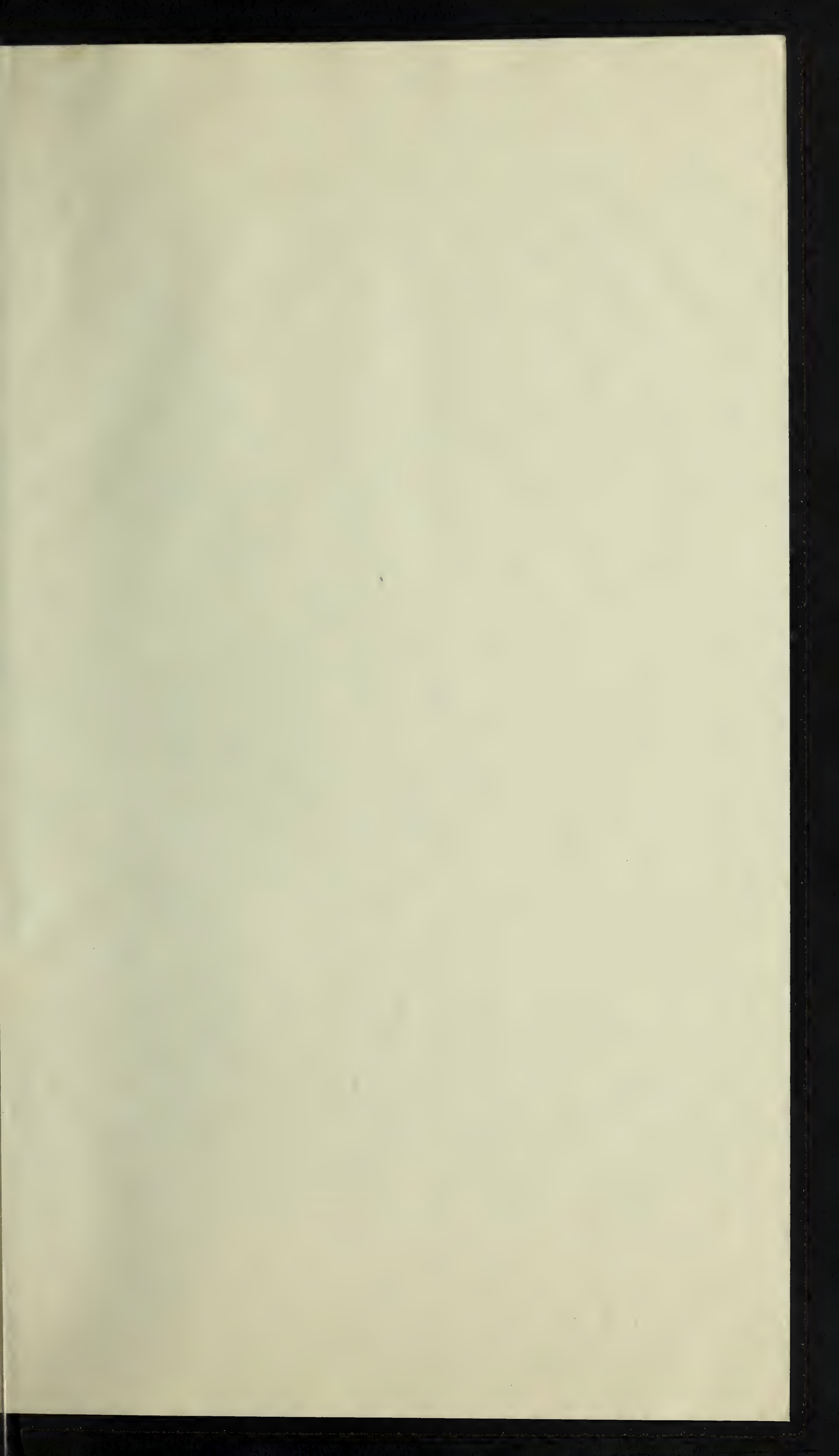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卷之十七

明盱郡鄧元錫著

刑法志

天下之生人爲貴。人之生。肖天地之德。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至靈者也。然而有血氣心知之欲。則必有喜怒愛惡之情。有喜怒愛惡之情。則相攻相耴。相乃相劘。貪冒欺詐之術興。而攻奪相殺之禍且自此作矣。故有心此有知。有知此有欲。則知欲與生俱。罪自欲作。刑也者。以制欲平情。而違於人禍者也。在昔至聖。躬明哲而體天道。然且兢業於人心之防

不敢怠。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其更相勑之辭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敖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諸皆嚚訟。逆用之極。比於刑者也。而推之爲上德。戒誡防乎其防。自訟艾如此其至也。況於中庸之流。忿懥好樂。因感化物。而莫之能反者乎。故天以陽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以仁育萬物。齊之以刑。人之生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刑也者。聖人承天之道。知人之盡。所以防非訖欲。長利已患。制百姓于禮義之中。而因用弼教者也。故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宥之以博

愛而民知德導之以和睦而民知讓播之以禮樂而民服化然且象之以五虐之刑使民知所警而勿之有犯焉豈非御世之大德法天之微權禮樂政刑所庸以四達而不悖者乎其在易屯蒙始開以飲食而有訟訟者訟也臨觀之盛章電雷以噬嗑噬嗑者合也訟之繇有吉無眚者矣其吉無眚者其有孚惕中復命而安貞者也不克訟而歸逋食舊者也有凶不利而掇患者矣其凶者其健終者也其不利者險涉川者也其掇患者其下訟上者也無訟之貴中正之為矣曰訟元吉則聖人使民無訟之道也其有間必噬

之而後合。合而後亨。其傳曰。噬嗑而亨。其有間。必情僞微曖。爲變千狀。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及也。其傳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雖距尚德無訟之化已遠。而獄用之以爲利也。作事謀始其見之蚤乎。明罰勑法禁之豫也。折獄致刑。果之力也。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則欽恤之至也。噬嗑之初曰。屨較滅趾無咎。傳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止惡於初。其上曰。荷較滅耳凶。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

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則迷終之禍也乃其乾胏金矢乾肉黃金之象於中正拳拳焉故先王之立禮也則天之明晝人之性也其出禮而入於刑也法天之威致人之義也刑罰威獄類天之震曜殺戮溫慈惠和效天之生殖長育也張批隨處呈露聖學血脈聖人因天秩以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講信修睦人之利也故制禮以崇敬爭奪相殺人之患也故作刑以明威大刑用兵次用斧鉞中用刀鋸又次用鑽鑿薄刑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尚矣唐虞之世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

驩兜竄三苗殛鯀而天下咸服則五刑天用也其象刑曰典典刑天刑也曰典刑明不敢用非典也曰象以典刑縣刑象示人俾曉著勿犯刑期無刑也其有流宥五刑也重刑殺故宥鞭官刑朴教刑皆未麗于刑者也其麗于刑而疑若未麗于刑又各得以輕重贖斯刑者約矣惟怙終無赦怙有恃終弗悛是天討之所不赦也乃眚災即大辜赦焉肆之言大也嗚呼斯萬世刑統哉乃其命士之辭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而皐陶之贊帝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勿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則刑罰之行豈非聖人之竭誠盡慎惟欽惟恤用期於不犯者哉傳曰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則化之至也湯鑒桀虐而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其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其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其自言曰凡我有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則知刑也者防風制

愆。開淫敕法。以襄之于彝典者也。制法之本也。周鑒
殷虐。受爲無道。作炮烙之刑。以降災于萬姓。無辜籲
天。穢德彰聞。因用覆國。於是崇明德愼罰之化。以洪
厥治。共命康叔之辭曰。嗚呼封。敬明乃罰。非眚。乃惟
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則猶刑故
無小之道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
厥辜。時乃不可殺。則猶宥過無大之德也。非眚惟終。
則不悛。自作不典。則亂常有厥罪小。謂法如是。終不
底大罰。又有怙而亂常不悛也。如之何勿殺。其眚曰
過誤。災曰無妄。是適爾而非終。又其伏厥辜極之非

有怙也如之何其殺其目元惡大憝曰殷罔不小大
好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夫殺越而莫畏
是曰元惡民罔不憝是曰大憝如之何勿殺其目不
率大戛曰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
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
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
我民彝大泯亂斯彝罰所不赦也如之何勿殺夫王
初克商民未定于下地外庶子正人越小臣乃别播
敷造譽俾民不念庸而瘝君是引惡也殷頑譊殄若
火始炎庶子正人又從而膏之其與王者幾矣故懸

義率殺乃其時受沉酗于酒妹土化之誥丁寧于酒日厥或告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大紂荒腆于酒淫泆用喪于威儀天降喪亂矣乃復興沉酗于酒則大亂之道也如之何勿殺諸陳刑梟主亂國重典之用而一之於敬明其曰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則明德之致也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則慘怛之愛也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保無威則弘恕之盡也大民離於罪矣曰大明厥叙而服不啻足矣又若疾若保赤子斯與有忿疾心也乎哉是敬明之盡也且刑殺非他天刑天殺之也

辟查刑殺郎劓刵天劓天刵之也而或以次汝心則與以巳而弗天刑盡遜矣而曰遜郎矜喜之心萌詎有遜哉故曰勿庸以次汝封曰予未有遜事則慎罰之至也故虞夏無刑周誥詳刑其時乎其時乎而秉天德以化民其道一也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視國俗爲重輕制御世之權不顯之於法此其大綱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農功而糾其力作爲野治二曰軍刑上順命而糾其失守爲軍律也三曰鄉刑鄉首善上德而糾孝孝

德之元也。四曰官刑。上功能而糾職。職官之守也。五曰國刑。上愿而糾暴。國兆民所聚。風易澆難淳。故糾暴民歸之愿。爲紀法守也。亦不顯之法。彼司刑之所司者法也。非制法者也。而刑莫先於罷民。罷民者民惰於教。不昏作勞。如疲癃者然。是淫酗之所生。放狠之所始。民俗所以日偷而不可反也。其害人也泰。而固未麗於刑也。刑之則已重。不刑則亂俗而傷化。故寘諸圜土而收教之。日夜施九職工事焉。而役之用其力以強其罷。書其罪于方版著之背。以耻其心而冀其改。則教道存焉。爾蓋環而教之也。故圜土非

其獄之謂也。能改者復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則止惡於萌。坊俗於忽。王教之爲俗化慮至遠也。其有爭曲直而訟者。以兩造辯之。入束矢于朝。然後聽。蓋兩造而後是非形。矯誣變亂者有質。而是非有正也。世未有偏辭而可蔽訟者。故必兩造也。其有財訟地訟當入獄者。以兩劑質之。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而後聽。蓋財訟地訟。非可立判。必兩劑合而後有徵無辭也。世未有聽獄而不以傳別書契質劑者。故必兩劑也。亦禁訟之道也。禁之教之使無訟也。其罷民之有罪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

而坐諸嘉石。嘉石外朝之坐石不直罷士也。役諸司空。不直明刑施職也。坐以日斷。役以月計。各以其罪之輕重爲差。既役巳。使州里任之而後宥。嚮教之道也。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遽聽之。使民易其長。不聽。使上虐其下。使立肺石三日而後士聽之。其辭直。則以復於上而皐其長。達下情之至也。民壅於下而不達國之大患始此矣。諸侯之有獄訟者。則以邦典定之。六典所以爲邦國治也。卿大夫之有獄訟。則以邦法斷之。八法。所以爲官府守也。庶民之有獄訟。則以邦成弊之。八成。所以爲萬民

統也。此治獄訟之大凡也。小司寇聽萬民之獄訟。用情而訊之。至旬乃斃。以五聲聽訟。求其情。一曰辭聽。謂辭枝辭滛若直也。二曰色聽。謂色怖色作若定也。三曰氣聽。謂氣懾氣喘若氣壯也。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謂視聽直則端。不直則耗惑失常也。其制五刑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量。慎測淺深之宜。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猶恐其未也。必三刺三宥三赦以求其衷。三刺者。一訊之群臣。再訊之群吏。三訊之萬民。所謂疑獄汜與衆共之者也。衆疑赦之矣。即皐麗於罰。衆所宥雖上

刑下服舉與衆宥之所刺卽下刑上服舉與衆刺之也不顯之於法惟用中於民故曰國人刑殺之也猶未也司刺者又得以不識過失遺忘而宥之幼弱老旄惷愚而赦之至國有大獄又得以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辟焉麗邦法以議之則其所求諸刑者爲已悉矣乃歲孟春士師以木鐸徇于朝以邦之五禁書而懸之象魏挾日而後歛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國有事則又爲五戒以先後之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之于田役四曰糾用之于國中五

日憲用之于都鄙斯曷非欲法令著揭無使罪麗於
民欲民恊中懷德而罪無麗于法也哉乃其鄉遂縣
方之獄訟則各以其士掌其治聽其獄訟察其辭而
辨之異其死刑之辠而要之服念至三旬而後上之
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群士
司刑者咸在各麗于法以審蔽之大司寇以獄成告
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
然後司寇受中而恊日刑殺焉關重慎之至也刑各
于其鄉遂縣都之市肆之三日示各與其衆棄之於
觀警痛深歲孟冬司寇命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

府明刑殺一天也三歲大比司民登下萬民之死生以民數詔于司寇司寇受之歲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重民也登于天府天地之性民爲貴也秋主殺以成物秋官明刑以生道成民故民數從秋官獻焉曰主刑者民之司命也用可無愼乎既獻籍司寇以鄉遂縣方民數之貳須之其士使各掌其所治民而時糾戒之故民數刑獄之本也民數具而生養有倫姦慝有考暴亂有禁蓋本正而刑省矣。

○張批、先敘大小司寇次敘士師羣士、文既秩然有倫、而敘羣士處忽插入司寇文、提司寇作主、插入命羣士句又帶言司民、轉入司寇、頓貯開合、渾融圓密、此下本士師之職却脫去職名、渾淪鋪敘、作一撻

尾撲軸變化、乃其峻邦國之防以詰姦慝則有之一曰邦汋謂刺國幾事二曰邦賊謂圖猶不軌三曰邦諜謂爲國内間四曰犯邦令謂不恭上命五曰撟邦令謂詐矯上命六曰爲邦盜謂竊國寶藏七曰爲邦朋謂比周罔上八曰爲邦誣謂惑俗誣民此八者大亂之所伏也故嚴之嚴之者重之也至王制於邦誣持重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蓋防之如此乎其防也至其懲

盜賊姦宄之法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謂人得而誅也。朝士職文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穀威之至也。司厲職文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罪不容於死也。殺人者踣諸市三日報虐以威也。掌戮職文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何以告而誅之已亂之道也。禁殺戮職文凡囚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掌囚職文故文王明德慎罰之訓具見於周官。迨穆王耄荒度晚自悼悔傷五刑之僭作呂刑以明刑。咨嗟懇惻哀敬審克猶欽恤敬明之遺焉。豈非聞祈招之後悔心之所萌耶。其言曰惟敬五刑以

成三德重衜德也。曰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重任人也。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德刑一天也。乃其刑罰而贖也。不開利路。傷教道貧郎宛而富生乎。非然也。兩造備矣。五辭師聽之實如是而簡孚焉。正于五刑。天刑庸得貸乎。非罰所得贖。乃刑疑者有赦赦無罰也。罰疑者亦赦赦無罰也。有青無簡者不聽不聽無罰也。其罰者。其不簡者也不簡者。謂刑與罪兩不相直也。刑與罪兩不相直。刑之則已重貸之則已輕。故酌于輕重之中而以罰。罰也者。制百姓于刑之中者也。且其贖也。皆閱實其罪。其比罪也。必無僭無

亂。惟察惟法。非齊惟齊。有倫有要。如是乎其閱實也
不循古之辟刑也歟哉。故仲尼錄之書。錄之者。重刑
之道也。至春秋而刑辟大亂。鄭子產鑄刑書以示衆。
晉叔向詒之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
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
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猶懼
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

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復之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當

是時子產以救世主法古縣刑象以勑法不廢而叔向之語主任人固其本務也迨于戰國務刑誅戰伐以斬艾其民秦文公有三族之辟至衛鞅臨渭論囚誅傷七百人渭水盡赤又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迨秦政益烈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而專任刑罰重之以胡亥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大臣蒙毅等戮於市始皇子及十公主矺死於社也而行督責益峻刑者相半於道死人積市天下愁怨並起而以秦族矣其大臣李斯郎中令趙高從誅爲峻深者畢誅夷盡之好殺者殃謂天道不神明哉

漢興高祖初入咸陽為三章之約與天下更始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民大悅及天下已定下詔言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後令丞相何依魏李悝所著法經六篇摭摭秦法宜於今者益以三篇作律九篇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

具五刑。終襄秦故孝惠時。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
上。及爲吏而上知名罪當械者。皆頌繫上造及內外
公孫耳孫罪當刑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者皆完之。孝文帝
即位。詔丞相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
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産坐之。
及收。朕甚弗取。其議。丞相上議言父母妻子同産相
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繇來久矣。如故便。上
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
之以善者君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

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丞相乃謝言陛下加大惠天下使有罪者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愚不能及於是除孥相坐法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群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其除之民或詛祝上又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朕甚不取自今犯此者勿聽治五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逮詔獄繫長安意無男獨有五女子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

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

肌膚終身不息何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上議言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

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臣昧死請制曰可自
漢興將相大臣有罪踵秦故輒械繫治而梁傅賈誼
爲上言諸侯王三公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也古
天子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其笞傌音罵黥劓
髡刑棄市之法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
尊貴者一旦之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
尊貴貴之化也夫遇之有禮則群臣自憙嬰以廉耻
則人矜節行帝深納其言自是遇臣下有體大臣有
罪多自殺不即刑當是時帝躬玄默爲德化將相皆
高帝時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依寬

厚耻言人過破觚爲圜斲雕爲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乂安而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刑罰大省天下歲斷獄裁四百有刑錯之風焉可謂和樂者乎非盛德孰能與於此哉先是帝嘗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出走乘輿馬驚騎捕之屬廷尉廷尉釋之治問之曰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已過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賴馬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

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平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者得之下廷尉治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帝大怒曰人亾道乃至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與太后言報廷尉當是蓋守正不阿意如此景元年詔曰吏受所監

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勿論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中二年改死刑磔曰棄市勿復磔郎令凌遷四年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是時除肉刑而笞重名輕刑實殺之斬右趾者死斬左趾而下笞五百三百者率多死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以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尚猶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

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當三百日二百當二百日一百日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竹本大一寸、竹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益易犯焉至孝武之世外事四夷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民窮犯法姦軌不勝於是酷吏尊用張湯起小吏官至御史大夫承上指舞文巧詆以輔法務鉏豪強兼并民不安其生騷動濟南都尉甯成治如狼將牟號稱乳虎而義縱起群盜以女兄幸王太后以鷹擊爲治破成家碎之闔奉以惡用王温舒酷

烈然語善事有勢者有勢者犯如山弗治無勢者雖
貴戚必侵辱姦猾窮治之盡糜爛獄中無出者其爪
牙吏虎而冠於是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攻城邑
擅名號縛辱郡太守都尉天子至出繡衣使者持節
督之然弗能禁也當是時上下相遁至於不振會上
巾自悔而靖然巫蠱之獄皇后太子俱不免而湯以
懷詐面謾抵死縱棄市溫舒與兩婚家同時罪至族
光祿徐自爲曰嗟夫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同時五
族乎蓋快之也他酷吏亦無能自脫者豈可謂無天
道哉當是時張湯趙禹更定律令作見知故縱監臨

部主之法。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覩。郡國承用多舛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主者莫能宣明。議者咸寃傷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其然。及即位。廷尉史路溫舒上書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吏治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人血流離於

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使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務爲深刻殘賊而無極俗語曰畫地爲獄誓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甚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於治獄之吏其一尚存此之謂也語既深痛於是天子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

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
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尉史與郡鞫獄
而任輕祿薄非稱也其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務
平刑稱朕意焉於是選謁者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寬
慈恕之吏黃覇等爲廷平民自以不寃每季秋請讞
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
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
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
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
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

不正其本而置廷平臣恐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於是詔郡國律令可蠲除安百姓者條奏無苛文然昌議患律令繁多欲一刋定以救世可也乃釋人而顯之於法去古意彌遠矣令政衰聽怠豈律令獨無所措其姦乎地節四年詔曰父子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當以聞已又詔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四年

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旣衰無逆亂之心今或罹于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皆勿坐當是時西羌反軍乏之與京兆尹傲請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以差次入穀隴西安定等八郡聽贖罪益致穀以備百姓之急便下有司馮翊蕭望之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禹在上不能去其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

在於義利而已矣道民不可不愼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囚執聞出財得生活爲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富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而

議者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復下其議以
難敞敞對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
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
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辠人出財
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相萬也
又諸盜及殺犯不道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
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
今因興令贖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
薄罪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
衣二十餘年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

被寇方秋饒時民尚饑乏病死於道路比至來春不早應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也臣敞幸得備列卿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爭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任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嘗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

此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相。御史大夫吉亦以為宂處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孝元時。詔曰。夫律令所以抑暴扶弱。使斯民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於是詔省刑罰七十餘事。然其時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主恩。建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成帝河平中。復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餘萬言。奇請它比。日

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繇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絶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務準古法朕將盡心焉班固志言漢歷世二百餘載考自宣昭元成哀平六世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歡王者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

二千有餘所究死者多少相覆歲不減千人此和氣所以未洽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姦私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繁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罪末矣又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欲陷害人而死之諺曰鬻

棺者欲歲疫非其憎之以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猶此矣且除肉刑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泆吏爲姦贓若此之類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有懲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則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伐爲威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止也宜惟思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篹第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於古當

生於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與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難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雍熙之化於戲成康刑措風漸雖頌告錄稱教德洽好生豈緊律文省約而已乎

張批上引班固之言立西漢刑法斷案末將王莽居固未盡之意點破六句洽姚渾中殊有遺味

攝翟義起兵討莽爲莽所種滅莽犍甚衆得亾外國者家族備五毒誅夷之刑劇於亾秦世祖興除莽苛政武帝所置詔獄二十六所皆併省下詔旨損獄多

究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郎議省刑罰三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
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
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
驗女徒月出錢得顧山歸家十八年詔邊郡盜穀五
十斛罪至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同之內郡又
制部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
且勿案皆須麥秋當是時大中大夫梁統上疏言臣
竊觀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
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後爲常準故

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刑罰不苟務輕務其平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當爲除害理務亦在去亂高祖受命約令定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恩遭時康平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繇舊章不苟輕也哀平繼體即位日淺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先帝舊約成律百有餘事不厭人心謹表其尤害政者傳奏如左願宣詔有司詳擇其中下公卿議光祿勳杜林上議言古者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蠲除苛政更立疎綱海內歡欣人懷

寬德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疵詆欺無忌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罕全行至法不能令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如舊制無虧移便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之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刑惟其衷海内稱治初元建平更改輕刑而盜賊寖起蘇此言之輕刑之作反生大慝惠加姦宄而害及良善也事寖不報明帝時詔郡國死罪囚減罪免笞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父母同產願從者恣聽之死者賜父其妻男一人復

終其身詔有司詳刑謹罰明察單辭又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邊大逆無道殊死者並募下蠶室亡命者贖各有差是時天子善法理明於刑典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獄居前代十之二然天性褊察頗好以耳目擿發為明近臣尚書以下常見提曳於是廷臣慄慄爭嚴切以避責疾惡贓吏窮治其掾史為左證周鍊之楚王英以謀逆自殺帝怒甚竟其獄獄所連逮牽陷入吏無敢以情恕求者會楚妖人顏忠王平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獲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實未嘗

與忠平通侍御史寒朗當案獄以建等狀貌試物色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心傷其寃乃上言建等無姦獨為忠平所誣疑天下不辜多類此帝召朗入問曰卿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卿如是何不早奏而久繫四侯為乎朗曰臣恐海内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獨傷枉濫殺人累上德耳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不與三府椽熟議對曰臣自知當族不敢多汙染人帝曰何故

當族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
冤故知當族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寤而已
臣見考囚任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宜同忿疾
今出之不如失入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
百利人先自安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
言舊制大逆禍及九族陛下加恩裁止其身天下幸
甚及歸舍口雖不言往往仰屋竊歎誠知其多冤也
顧無敢啎陛下為言者言盡於此臣即死無悔帝意
解曰罷之會大旱明德皇后為上言楚獄濫所致帝
惻然悟夜起徬徨待旦即幸洛陽獄錄囚理出千餘

人天爲立雨會稽太守尹興有時名名著楚籍中徵詣廷尉獄郡曹掾陸續主薄梁宏勳從考備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至京師覘之獄事急無緣與續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見考辭色慷慨惟見食對之泣悲不自勝使者怪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使者怒以獄吏卒通內外召案之續曰因食飾羮識母所自調故知來耳使者曰鈎食何自知母調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謁舍續母果來陰嘉之乃具上其事天子愍典赦焉時楚獄下楚郡覆案郡太守袁安始至不

人府先下獄案獄理其無左驗者條上請出之府丞
掾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同罪不可以身試也
安日太守當爲天子廣恩理寃抑柰何顧身諫坐視
數千人寃不理乎有不合者太守自坐之不相及也
遂分別具奏上帝感悟報許諸以身守法不阿意如
此可以守官矣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安至司徒謨具帝紀中章帝即位
尚書陳寵勸上改苛法廣恩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
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
以威懲奸慝奸慝旣平必濟之以寬陛下即位弘崇
晏溫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

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美鄭僑之仁政。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廣至德。上納寵言。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考掠殘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又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

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
惡禁錮者。皆蠲除之。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
已。先是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天子下詔言。春
秋於春月每書王者。重三正。愼三微也。律十二月立
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
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
殺。宜順時氣。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會元和
二年旱。議者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發泄。以致
災旱。宜如故。便章下公卿議。尚書寵奏曰。夫冬至之
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

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
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
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
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詩之
大者也禮云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
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
繇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
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
往爲患繇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帝納之
遂爲永制寵爲廷尉數議疑獄親爲奏每附經典務

怨在寬奏當上輒從永元中上書言臣聞儀禮三百
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三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漢興以來
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律文有三家其說各
異宜令三公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
耐罪贖二千八百合三千之文它條法溢於甫刑者
悉刪除之刑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致刑措之美
傳之無窮會寵罷事寢其後寵子忠復爲尚書自以
世典刑辟用務於寬詳倣先廷尉意奏上三十二條
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

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等毋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皆施行寵沛國洨人咸曾孫永平中竇憲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在別屯以法殺將固欲自擅疾之劾彭擅殺請誅下公卿平議奉車都尉郭躬明法律召與議議者請如固劾躬議曰法彭得斬將彭無罪廷難之曰軍征諸較尉一統於督彭無斧鉞何得專誅躬對曰較尉統於督不得專者謂在行間也別將則專軍軍成敗呼吸不容問必先聞則後時且漢制棨戟即斧鉞彭不合罪必罪彭是使後別將縶不得自展閫師之道也帝乃從躬議有兄弟共殺人者罪未有

所歸帝以爲兄不訓弟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
章宣詔誤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當腰斬帝下躬躬
當罰金曰法令有故有誤章傳命謬於事爲誤非實
矯也矯者僞命以行私帝曰章與囚同縣安詐知非
故耶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聖王法
天用刑不可於法外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躬矜恕
乃條律文重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章
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前死罪減一等勿
笞詣金城實邊而文不及亾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
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令戍邊者重人命故也今死罪

亾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以詔令不及皆從重論天恩蕩宥死罪巳下並蒙更生而亾命者獨坐非所以霈無私之澤也臣以爲死罪於赦前犯赦後繫者宜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躬潁川陽翟人和帝末有司以麥秋許案驗薄刑遂盛夏斷獄司徒魯恭上疏言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非罪殊死勿案驗所以助天和崇仁德而利黎民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來改用孟夏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乃以盛夏追集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巳司隷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

月行部託言勞來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株連上逆時氣下傷農桑臣竊惑之請自今決獄考案皆以立秋為斷迫于漢末宦豎貴戚橫恣無簡有司見惡不舉與同殘賊崔寔憤憤右以為德教除殘猶粱肉已疾宜峻深於刑矯一時之枉著政論以激世然非久鉤黨禍起覆用峻法株考海内人譽公忠憂國之臣令死徙廢錮并宗親殘滅也豈不哀哉乃知政失俗敗不原本所自而欲以偏指議刑無適而可也董卓之亂典憲焚薙無所準中郎應劭删定律令為漢儀表上之日國之大事莫尚於刑憲刑

憲也者決嫌疑明是非制百姓于刑之東者也故膠東相董仲舒爲世大儒老病致仕朝廷數有疑事詔遣廷尉湯造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具以經對誠重獄也迺者逆臣蕩覆前代刑書靡有孑遺典獄者不復能深惟古義動以臆見決事臣竊不自揆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司徒都目五曹詔令撮其重複爲之節文又集駮獄疑議八十二事其見漢書者二十五見漢記四皆删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奇事文章炳曜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詩云雖有

姬姜無棄憔悴雖有絲麻無棄菅蒯以代匱也今法
故殘逸是敢露其惷愚厠于明哲雖未足紀綱國體
宣治王事庶幾觀察增闡仁化詔頌其書理官舊章
存焉是後百姓頑弊生刑不足以懲惡自名儒大才
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古肉刑少府孔融議以
爲古者淳龎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
罪皆其自取故肉刑行焉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
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
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昔紂斮
朝涉之脛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君各則

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不可得巳且
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趣惡之徒莫復歸正
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雖行肉刑
不能止人遂爲非也其勇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
臏忠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
復雖太甲之思庸穆公之悔過陳湯之都賴魏尚之
守邊皆無所復施故明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
革其政事得寢其後魏公操問於中丞陳群曰先鴻
臚以爲肉刑加於仁恩孤頗以爲然中丞能申論之
乎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笞本興仁惻

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制也至於傷人或殘毀支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稱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足可永放穿窬之姦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之類宜先施行漢律殊死之罪仁所不及其餘逮死者易以肉刑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惟鍾繇與群同餘皆以爲未可復罷議黃初中太傅繇復理前議以爲歲可生三千人下廷議司徒朗以爲今吳蜀未平而先議刑辟恐所減之文未彰於

百姓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非所以來遠人也可

寛繇所欲輕之死罪及減死刑髡鉗於輕者倍其居

作之歲內有以生易死之恩外無以刖易校之駭議

者多是朗言事遂寢初魏李悝著法經六篇以爲王

政莫急於盜賊故律首盜賊盜賊因捕在頊刻故著

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蕩踰制爲

雜律一篇又具其加減故所著裁六篇而已商君傳

習以爲秦相蕭何定律除參夷株連之罪增部主見

知益事律擅興廏戶三篇合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

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趙禹增至六十篇傳以令三百

篇決事比九百有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令繁難遵尚書衛覬言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此王政之所以敝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授教俾通知制刑作憲之本有詔司空群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序略言舊律所以難知者以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今集罪略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喝和賣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以為詐律賊律有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命金布律有毀傷

囚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
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
有繫囚鞫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
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所監臨受財
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
者驗賂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盜律又有敎辱強賊
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
故分爲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畱賊律有儲峙不辦
廄律有乏軍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
氏施行有小愆乏及不如令輒劾腰斬不宜爲後法
故別爲畱律秦代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以費
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除廄律令取其合科者以
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
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警
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
金爲償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初制無免
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
見知而故不舉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後
科爲之制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爲
免坐律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

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爲省矣晉初命賈充等更定就漢九章增十一篇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毁亾因事類爲衛官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蠲其苛穢在於益時其後明法椽張裴爲律注表上之具終始往復之變其言曰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要理爲至精不可以一方行律爲至變下可以一體守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諸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當臨時觀

豈用法平詮采其根芽致之機格故奉憲者其諸操刀引繩乎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矣夫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烈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之立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齊小人也故有勑慎之經擬周易變通之體焉刑而上者謂之道刑而下者謂之法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民謂之政故刑殺者冬震曜之象髡鈐者秋凋落之變其贖失者春陽悔吝之疵也此法律之義也其條日律始於刑名所以定其制也終於諸侯所以畢其政也自始及終往而不窮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

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怒相趍謂之鬭、兩和相害謂之戲、爲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事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奪謂之畧、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鬭、皆爲賊、鬭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逕而射、不得爲過、法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鬭、鬭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家、以加諸者但

得其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闢開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亾爲縛守巾有惡言爲恐喝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財劫召其財爲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爲受賕所監求而後取爲受賕輸入呵受爲留難歛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毆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姦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悦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喝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

贓五疋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
教令者、與同罪、教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
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
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
不入身者、皆隨事輕重、已尚書郎杜預復爲注表上
取法則以例求其名、
之曰、法者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
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
知所避、難犯則幾於措刑、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
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
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
意、格之於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
之直、蹊析薪之理也、詔頒行、惠帝之代、政自群下

獄各以其情輕重而刑法滋亂元康四年風廟闕尾
墮免太常太祝失火延燒屋三間在廟北重墉外用
爲負責尚書劉頌上書言法理有窮塞故大臣釋其
滯事時有權宜故人主定其斷大臣釋滯若公孫弘
議郭解之獄是也人主定斷若漢高帝正丁公之刑
是也自非斯格不得紬法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
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
夏殷及周書法象魏所遇之世異也今敦朴不及中
古而執平者欲各適其情之所安則已過矣請自今
定罪皆當以律正文爲斷若無正文依附名例名例

不及皆勿論下詔申敕焉晉元承制百度草創議斷
不以法大理衛展上書條擿近施行詔有考子證父
死刑若鞭父母問亡子所在者有舉家逃亡家長坐
斬者皆傷順破教不可用令蠲除之舊制繫囚不即
承款加測罰日一上起自晡至漏下二鼓梁定律令
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過輕請詳議都官尚書
周弘正曰凡小大之獄必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
恣令考掠以判刑罪也且測罰昉自近代起晡迄二
更非常人所堪能故重楚之下危墮之士無不誣服
而究濫如此矣且人體力既有強弱而立意亦復爾

途貫高榜笞刺蘗身無完膚戴就針薰並極困篤不移豈以測掠長短而能得情實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宜依新著令朝晡二時爲允梁武好文固優借朝士有犯者多屈法申之而寒苦獨峻其後帝專精佛戒疎簡刑法斷死刑滂泣而宥之公卿大臣承旨咸不以鞫獄爲意於是王侯益橫都市至白日殺人法滋枉濫馴亂以亾元魏孝文愼重刑罰大刑多令覆訊當奏上囚繫者積年群臣頗以爲言帝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人情幽憂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苦之欲使改悔而矜

然可施耳時始頒百官俸而守宰之貪猾者往往得重譴他吏民犯法率從寬疑罪讞多減死徙邊天下大辟歲不過五六人正始初定枷杖之制先是法官州縣以令鞭杖有定式惟枷無成制爲重枷以鐶懸囚頸傷肉至骨至是尚書令高肇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尺擬大逆外叛餘以次而輕大都北朝自聰勤符生無慮皆嗜殺至是而刑始平其後文宣酷暴爲大鑊長鋸剉碓之刑手自屠裂北齊與亡周宣屠戮親屬廣刑書更峻其法作霹靂車以威婦人後周以亡隋文初與除前代梟裂刳割及鞭笞數百之慘實始第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衷後代循用而帝性本猜忌當盛怒

立於殿廷刑殺有四人其盜一據三人同竊一瓜事
發立決施于煬帝淫刑以逞行轘裂梟首之刑天下
潰叛故世之論嚴刑者曰秦隋以秦隋嗜殺人爲甚
也然身弑國亡適爲漢唐敺矣唐祖入關除苛政約
法十二條已又頒新格五十三條惟吏受贓詐冒盜
府庫物罪不原餘悉蠲去隋法已又詔裴寂等更撰
律令本前代法故爲書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
制四曰户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鬭
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亾十二曰斷獄一
以漢九章爲守律家以爲集大成焉其刑五一曰笞笞之言恥也凡

過之小者，捶撻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朴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辱之。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古大辟之刑。自隋以前，死刑五，曰磬、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隋定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唐皆因之。貞觀中增損舊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流爲徒者七十一。而條令甲一千五百四十六事以爲令，又刪武德以來勑三千餘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凡京師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廵行之。決死刑，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則州上佐，餘皆判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

之或賜死于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西七里外有甎銘上揭以榜令家人得收葬焉凡府寺州縣長官五日一慮囚夏設漿飲月一沐浴各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拳梏家一人入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入侍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行覆獄所至閱獄囚杻軛饋餉治不如法者杻軛鉗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量刑罪輕重用之二十日一訊三訊而止數不過二百凡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死罪較而加杻官品勳階第七而上輕罪及十歲以下八十以上者

若癈疾侏儒懷妊者皆頌繫以待斷居作者著鉗若較京師隷將作女子隷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流移人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父母父母男女奴婢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緣坐役六歲縱之特恩三歲縱之時太宗矜恤刑獄以爲古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與三公九卿同其慮詔天下諸死罪咸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其疑獄讞大理寺大理寺不能決尚書省集議錄送秘書省凡奏報諸疑獄法官得執異議以爭五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別引奏已詔死刑雖令即決仍三覆奏

已謂群臣曰朕以死刑至重令三覆奏者欲服念愼
熟也近引奏雖三覆而須刻已訖則何暇慮詳哉自
今限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勿
舉樂諸州死罪三覆奏日亦如之其後河内人李好
德坐妖言下獄大理卿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瞀法
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
厚德方爲相州故蘊古爲左右蘄脫死帝怒殺蘊古
旣而悔之故有是令然自是官以失出爲戒吏罔猶
密矣帝久而覺之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德威對曰律
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罪而失出爲大

辜。故吏多深文。帝矍然命失出入皆如律。先是桓玄齡等定律令。以爲舊法兄弟異居廕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廕。而法止配流。爲未衷。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流。從之。而刑部以爲兄弟沒官輕。請改從死。下公卿議。時議者以漢魏晉法皆坐死。欲如舊。給事中崔仁師曰。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陛下酌前王令典。革弊蠲苛。當世爲天下法。以廣恩。奈何以亾秦酷法爲隆周中典。循行之乎。且父子天屬。兄弟異形。誅父子足以累其心。此而不顧。於兄弟何有。太子司議郎敬播議曰。兄弟雖

孔懷之重。然比之父子則輕。故生則異室。死則別宗。今高官重爵。蔭唯子孫。不相及也。而連坐則從。無乃已迫乎。於是詔反逆止沒官。如新律。惡言抵罪者。兄弟止配流。方更定律時。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斷右趾。帝謂侍臣曰。肉刑廢久矣。今復之。吾不忍也。尚書珪。瑀。叔達對曰。以死刑而斷之趾。寬之也。死而得生。何憚於斷趾。且所爲斷趾者。欲見者知懼。止不爲惡也。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駁律令不便者四十事。詔玄齡等與弘獻重刪。於是議臣言古者五刑。刖居其一。今法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加之刖

足是六刑也遂除斷趾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於是定律五百條於隋律減大辟入流凡九十三條減入徒七十一條而法號益寬矣帝嘗閱明堂鍼灸圖見人五臟皆附於背鍼灸失致死喟然歎之也曰鞭笞者五刑之所輕而死者人之所甚重也今法有鞭背安得犯至輕之刑而令輕抵死哉詔罪人毋得鞭背爲著令已覽大理所署月囚狀有情可矜而律重者吏當如律帝惻然問少卿胡演曰斷獄惟案律文即情在所矜而不敢違法此寬濫所自始也演對曰此非臣下之所得專也問王珪珪對曰惟愼選溫良平

恕之吏往即訊得免者賞則刑平矣帝曰善時有赦

貲蔭者多許序聽自首不首者死尋有詐蔭事覺大理卿胄當以爲當流帝怒曰朕敕不首者死而斷之流是示之以不信胄知敕如是故當之何也胄曰法如是而足臣法官獨不敢虧法耳且勅或一時喜怒所發法乃明主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以一朝之忿而敕殺之旣知其不可裁之以法而流此所謂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帝遲回者久之曰法有失賴公而正竟從胄議故一時斷獄之吏多平良稱職獄少寃濫斷死刑歲纔二十有九人有刑措風焉時青州有謀逆

者州縣迹捕支黨甚衆獄行皆滿詔殿中侍御史崔
仁師按覆之仁師至悉去其杻械與食飲湯沐從訊
之獨坐其渠魁十餘人餘平遣以聞命詔使往決大
理卿伏伽謂仁師曰君平反者多人情顧生見徒侶
多免誰肯有讓死者恐不無失出憂仁師曰凡治獄
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不為伸耶萬
有一誤縱得罪以一身易十囚之死死所願也及敕
使至青訊諸囚皆曰崔公仁恕無枉濫請就死無一
人異辭者高宗初詔律學博士撰律疏詔大臣增格敕頗
審意於慎刑及武后擅國內行不治多諱惡疑天下
圖己欲大誅殺以震之開告密之令用周興來俊臣
索元禮之流為爪牙窮治撰羅織經數千言用網羅
無辜所搆造皆有支節其訊囚有定百脈突地吼死
豬愁反是實求破家等名皆淫刑於是先誅宗室貴

戚數百人次及公卿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而下不可勝數也一時讋服而典俊臣諸酷吏亦以次受誅夷是時惟司刑丞徐有功持平恕守法數以死悟后意天元德在焉語具帝紀及有功傳中景雲二年法官言散騎常侍嚴善思剌汝州時與譙王重福游名至京奏東都有兵氣而不言重福逆匿反者當絞給事中韓思復駮奏曰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謀危宗社善思能先覺詣相府論聖躬必登宸極其變重福凡以謀韋氏也其謁見不奏聞事未前知也勑追善思書至立發何懷逆節寧郎奔命請下刑部集官

議有司持前議致刑思復又駁曰臣聞刑人於市必衆論僉同蓋借天下之耳以聽借天下之目以視使刑協于中也列官分職有賢有親其議善思多從末減令見無禮於君寧肯雷同不異乎輿論一乖非刑惟允詔免善思死流靜州開元初詔黃門監盧懷慎等更定律令名開元格宰相宋璟著後格李林甫著新格皆以開元名篇前廣州督裴伷先坐罪當決杖兵侍郎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主也曩臣巡邊時聞姜皎於朝堂決杖皎官三品又嘗有微勞而杖之非古者議勳議貴之意今不可悔已伷先

罪願幸寬帝從之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輕詔
官相懷愼方因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
上矜錄帝納之時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詔減死
決杖流占州侍中裴耀卿曰刺史縣令爲民父母爲
風化具瞻今使裸躬受笞迫辱甚矣死本天下所共
惡然屈挫牽頓民庶嗤笑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
之痛恐非所以崇守長勸風俗之意也又雜犯抵死
無杖刑死刑三覆奏乃決今非時不覆而杖之或致
非命非所謂寬凡大暑決杖重多死秋冬乃全請自
今貸死決杖當盛夏並停全再生之實恩武疆令裴

景僊犯乞取贓積至五千匹以命捕得之帝怒命棄市大理卿李朝隱曰按律枉法贓至十五疋罪死乞取贓郎數千疋罪止流又景僊曾王父故司空寂方締構初實參元勲革命中家陷羅織爲酷吏誅夷略盡獨景僊存又世嫡也藉令當死猶冀弘宥況無死比乎幸上裁哀帝不許朝隱持之曰今乞取處斬後有枉法何以加之且近準敕杖者聽減流者給程以明大恩何於景僊獨過常法如令寂勲盡棄不録則叔向之賢何稱十世若敖之鬼殆其餒而得減死配流當是時玄宗勵精圖治常自選太守縣令理民隱

二十年間獄稱平明每歲斷天下死獄止五十八人大理獄相傳烏不棲止其樹至是有烏鵲巢云其後李林甫相起大獄以制異已任吉溫羅希奭爲御史主獄煅煉深淺惟林甫顧指人謂之羅鉗吉網所殺傷數百十人而天子以太平自詡志窮兵於是巨盜起而天下被其毒矣至德中復東京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僞命者皆素服請罪詔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爲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條核以聞器諲言諸陷賊官皆從逆罪當死峴以爲賊陷兩京時上南巡守獨人自救死非邪心且此屬多陛下親戚或

勲舊子孫。令槩以叛逆論死。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衆。今寛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於是詔以六等定罪。惟佐逆有顯迹者斬。餘以次配流。時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爲副。持議平恕。故人皆德峴。疾諲器之刻深。將軍王去榮以私怨賊殺其邑令。當死。帝以其善用礮石。欲原之。中書舍人賈至爭之曰。去榮爲逆。漸不可[illegible]。上下以其能而免之。諸軍中伎擊絶倫者何限。令人各恃其能而犯上。將何以禁之。若止捨去榮而

誅其餘是法令不一而誘人於罪也若盡捨之將難乎其為上扞罔者必衆必痛誅而後已是惜一去榮之材不殺而殺十數如去榮之材者也所傷滋多且律殺縣令罪列十惡以為逆也世未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陝郡悖於縣君而忠於大君者惟法以裁恩下其議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之大典雖在帝王猶不敢動用非法況於小人得擅殺自恣乎陛下為天下主義無頗愛而寬之將法不行人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威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畜其子惟裁斷帝竟貸之代宗慈多

不忍而政刑不肅或聞之憮然曰艱難時念無以逮下而峻急刑法朕不忍也故法不勑而中衰貞元中劾曰犯刑罪至於死極矣猶先決杖嗜其甚也後令罪死者停決杖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奴留內侍省縱尚父子儀壻也相鎰言貞觀時有奴告主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當有佗人覺發何藉奴告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繇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修而悖亂不作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坐婢成讁悖慢成風遂使車臺下類爲主所畏不可長也元年五月詔書奴婢告主非謀

叛。同自首法繇是獄訟衰息今縱事非叛逆奴婢禁中。縱獨下獄人情之所大不猒也且將帥功名孰大於子儀者冢土僅乾兩壻旣坐罪矣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勳念功以從蕩宥況爲奴所愬耶陛下方責武臣以討賊人見元勳如此恐不無觧體之心於勸忠亦少狹矣帝納之貶縱官奴杖死暴尸

憲宗時相吉甫爲帝言陛下頃降令蠲租賑饑恩厚深而刑典未舉中外懈怠宜肅刑罰以明威相絳折之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不甚亂於古爲國用中典之時豈必肅刑且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

之世乃專刑罰吉甫言非是帝曰善非久司空頔亦勸帝峻刑帝退謂宰司曰于頔大是邪人此其意欲朕失天下心耳吉甫爲愧汗數日先是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爲酒家保志復讎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手刄之而自囚請先下廷議左拾遺陳子昂請誅之而旌其閭從之爲著令其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傷子昂議爲未允啓贖刑之路傷孝子之心著論駁之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

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而並焉誅其可旌
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
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加罪刑官不知
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
人之胸介然自克郎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
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
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
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
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
謂復讎者謂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

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
弱而已也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
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也議者反以爲戮
黷刑壞禮不可以爲典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
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
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謀復讎卒殺全刺史元錫奏
輕比刑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
爲秦果所殺悅復讎詣縣請罪下尚書省議職方員
外郎韓愈議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見
子若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宜莫詳於律

而律無其文非闕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顓殺而無所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之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讎也周官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

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也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也周官稱將復讎先告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向敵人之便郎何得自言未可以爲斷然則殺之與舍不可一途取也宜建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其誅貸庶經律無失指有詔悅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減死流循州太和六年興平縣民上官興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同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

不可聽也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自唐季迄五代刑峻深視人命如牲牢而國祚日促周世宗用范質議律條猥繁輕重失衷詳定之曰刑統行焉宋祖即位與天下更始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喟然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懲五代牧守皆武人多率意用法擅殺生著令諸州所決大辟奏當上咸委刑官詳覆吏坐深文故入終身斥不復甚者流放繇是吏皆持平法網晏寬焉三年詔曰王者禁人爲非乃設法令臨下

以簡務在哀矜竊盜本非巨蠹而近制特峻殊乖矜恤之旨自今竊盜論如律開寶二年以盛暑手詔下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掾五日一簡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飲食病給醫藥輕繫即決遣毋淹留自是歲仲夏申勑官吏以爲常待公卿百僚尤恩無面詆無折責殿廷而贓吏蹈於法外致刑乾德中峽州民以私怨殺一家十二口者引赦當原帝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可以赦論者令赦之究死者何辜命誅之開封婦人有殺夫前室子者吏當徒二年特命處死詔自今繼母殺夫前妻子者婦以凡人論太宗

在御獄慮讞常躬聽臨決多燭微隱祁寒盛暑雨雪愆候輒親錄繫囚多所原減下詔曰諸州大獄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爲奸逮捕證佐踰年歲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立決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其違限者準官文書稽程律論嘗閱諸州所奏囚簿有禁繫至三百人者。乃詔州縣囚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長吏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刑部閱其禁逮多者命官郎訊州官吏論如律開封有女子李擊登聞自言無子身癃病恐一旦死無所歸乞裁哀詔京尹爲

措置而李無他親有司逮其父繫之李又詣登聞訴
父被繫狀帝駭日此豈當禁繫者輦轂下事得登聞
者尚如此天下至廣何得無枉濫乎即日遣殿中侍
御史十四人分慮諸道囚又諭宰臣言每閱大理奏
案節目小未備必移文覆案動涉數千里獄久淹可
哀也其詳酌非人命所繫即量罪區分勿復鞫又詔
刑部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他遣又
慮刑部理官多舞文巧詆置審刑院於禁中讞之御
史臺更置推勘官二十員以京朝官充諸州有大獄
乘傳往鞫訊每陛辭賜裝錢臨遣諭之日無畱滋蔓

推鞫獄決獄必躬親毋倚吏還召問所推事必平允乃已諸路各置提點刑獄稱監司諸州司理親選用秩滿必召問律令格式不明習者予殿考蓋欽慎如此淳化中兩京江浙大饑民相率持梃投券富民家取其粟坐强盜棄市者甚衆知蔡州張策推官江嗣宗議取爲首者杖脊餘論杖以請帝喜曰彼皆平民迫饑寒苟取餱糧圖活耳未减害惟兇狠難制爲閭里患若者便宜行下詔襃美焉眞宗覽四簿憮然動容謂宰執曰雜犯死罪目至多吏必一一不盡者枉矣故事死刑獄具三覆奏闗重愼也命申行宋初律令

因唐舊而別敕下諸路若州縣者詔類編僅百有六條與新定刑統三卷頒行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五條後滋繁多議者言今斷天下之獄在大理詳天下之刑在審刑二者海内刑獄之準平繩直也今律令具有明文制敕隨復更改故定罪之要言敕則多指故失言罪則皆坐公私配情輕而法重則返侮文枝狀重而條輕則爲失實此之審克尤在盡心入私則犯徒奪官爲公則贖金記過稱故則不得末減稱失則例有降差四者定刑輕重之所懸也承前科斷初無著令法官隨時裁處易於

差殊望令刑官定公私故失名罪條奏從之。已仁宗以律令猶繁欲刪定。或問之以爲先朝詔令不可以輕變也。帝以問宰臣。相曾日此憸人惑上之言。令法官得倚法侮法。上下其手耳。咸平中編敕刪繁密以一視聽。何爲不可。於是詔中外議敕制得失。凡咸平儀制及異時約束條編之。日附令視祥符勅損百有餘條。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百有六。杖二百五十。笞七十六。配隷之屬六十三。下詔言敕令者。治世之經也。數動搖則衆聽惑。其何以訓廸天下之官。常其自今一以令格從事。有司毋輒請刪改。

然至慶曆。又復刪定。嘉祐又增刪。至熙寧置局修敕詔。迨元豐始成。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蓋宋世以律不足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之於敕。而律恒存於敕之外也。刑侍郎燕肅言。竊攷唐貞觀中。斷死罪刑二十九。開元中五十八。今天下生齒不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死刑至二千四百三十有六。視唐且百倍。誠以奏讞法廢而朝廷用刑欽恤之意吏有所失也。請定奏讞令。於是下詔言

朕念生齒日蕃抵冒于罔者衆而有司避微文一致
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意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
及刑名疑難決者具案聞貼奏請讞而疑事上者無
慮得減死矣已又詔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
易從後代設茶酒鹽稅之禁奪民利而刑辟滋章今
編敕多出律外又數改更郎官吏尚不能周曉況於
百姓一陷于理末繇自贖豈禮樂之化尚鬱而專任
刑罰之弊歟漢文帝聽天下入粟塞下贖罪其科條
過誤犯禁令者別聽贖時天子至篤厚優游寬容務
弘人惡訐人陰私下詔言蓋聞治古君臣同心上下

輯睦無告訐之俗何德之盛也朕嘉與公卿大夫同
臻斯道而教化未洽中外群臣上章多暴揚難驗之
罪誣欺闇昧苟陷善良朕甚惡焉又赦令與天下更
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之事非信命令重刑罰使人
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言官非事關朝政餘細故勿
舉有告言人赦前事者反坐之內供奉楊守珍使陜
西督捕盜賊請擒獲者付凌遲帝不許送所司
依法處決仍除臠剮之刑已又詔強盜不持杖不得
財者徒二年得財及傷人者死餘第減獲刼盜雖情
深害毋得擅凌遲刑部當薦詳覆官遷官帝記其姓

名曰是嘗失入人罪何得遷擧者罰金廣州司理參
軍陳仲約誤入人死罪當贖帝曰死者不可復生朕
未嘗敢詈人以死況濫用重辟乎今獄吏失入雖暫
廢而它日復叙豈先王重民命之意特命鐫官又詔
刑部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四五人以上得歲滿改
官蓋宋自藝祖至三宗皆性於仁厚皆重愼刑獄閭
閻樂生重犯有請讞平允獄多以不寃蓋實收善人
爲邦百年之效云嘉祐中諸路災歉京西州軍貧戶
以年饑盜斛斗非傷主者免死刺徙非首謀者又減
等決杖知諫院司馬光曰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

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寛大之恩獨於賊盜
愈急者蓋以饑饉之歲人易爲暴盜賊必多不可長
也頃州縣官吏不知治體務爲小仁遇凶年刼奪妄
意寛縱以致盜賊公行及不能禁則又廣有收捕重
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定今若明降敕文豫言減等
是勸之也百姓乏食惟當輕徭薄賦開倉廩振貸以
救其死不當使自相𢫬且爲亂梯今府界京東京西
水災特甚嚴刑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
聚不可禁禦又可勸乎臣恐國家始於寛仁而終以
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滋多也乃爲寢前令京東素

多盜法盜作不時獲以百日爲三限限滿者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滋衆韓魏公琦知鄆州令獲他盜者聽比卒除過盜以多獲而捕盜者益稍寬嘉祐末判刑部李誕言今歳中死刑二千五百六十人其弑父母世父母若戕兄弟若夫殺妻殺妻父母若妻殺夫凡百四十故謀鬭殺凡千有三百刼盜九百七十姦亾命百有十夫風俗之薄惡莫甚於骨肉之相殘而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與犯法者之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之於善歟願詔刑部類次天下所斷大辟上之朝以助觀省從之神宗即位詔曰

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有司簿錄天下歲獄囚多瘐死深惟獄吏簡視不親使吾元元橫罹其凶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諸州軍及巡司院歲具在獄死者之數上之簡察以差次行罰罪人獄死二人推吏獄卒杖六十增一人加一等已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官有刻治皆寓繫開封獄囚猥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染致死朕甚愍焉其復大理獄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主鞫訊三司諸寺監吏輕犯郎決餘悉送大理獄時天子留意法令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侍臣曰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用法非法也道也故防於未

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待彼之謂格行於此使人效之之謂式豈亶法哉蓋德意至深安石在中書時以其意論正刑名罷編敕所相公亮頗以兼慮獄爲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當則審刑大理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下廷議議不當中書不論奏取決人主將於何取之何謂中書不當正刑名乎是時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事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強刼盜並有死法而情狀輕重絶懸皆抵死可哀若情輕之人別立如前代鈦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其禁軍非在邊屯戍而逃者宜

可更寬首限其二徒流折杖之法加密良民偶一抵冒致終身之辱愚頑之徒一時創痛而終無愧耻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日月使善良者知改過自新而凶頑者有所憚避其三刺配二百餘條中情理輕者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再犯乃後決刺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惟凶頑自從舊科其編管人傳旨他所立役作時限無髡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孝悌力田為衆頌其知者給帖付之偶犯令情輕得議贖深害者如科其五奏請以時刪定科條詔付編敕所詳議初韓絳嘗請復肉刑下廷議曾

布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此非其得已也人有罪贖刑不足以有懲則以墨劓剕宮大辟斷之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焉至漢文除肉刑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為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斯已謬矣古者鄉田同井人安土而重遷流之遠方徒隸困辱至終身不復故足懲也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不足為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益輕況折杖之法於古為鞭扑輕刑不能止惡故犯者日衆其

終必至於殺戮而後已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猥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贓滿應絞則刖其足示懲姦良法應死而情輕處宮刑痛之至於劓墨則用刺配降此而後爲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衰而有等矣議上不果行先是祖宗時群臣犯法大者下御史臺小者下開封府大理寺未嘗特置獄即元惡大憝未嘗有淩遲刑熙寧中知杭州祖無擇逮下秀州獄光祿卿苗振下越州獄直史館蘇軾下御史獄皆臺臣承秉國者意爲彈射而詔獄亟用於是承詔置獄盡

日制勘院。繇中書推行日推勘院。獄竟乃罷。而大獄日繁。餘杭主簿李逢以謗讟指斥坐謀反。提點刑獄王庭筠按無反迹。請編配。遣御史臺覆治。中書弁劾庭筠。庭筠懼自經死。逢辭連宗室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河中觀察推官徐革等數十人。逮獄。命中丞鄧綰同知諫院范百祿與御史徐禧雜治之。獄具。世居賜死。逢育革並凌遲。餘腰斬有差。時相安石與惠卿交惡。既去位。惠卿深傾之。有李士寧者。故挾術出入貴人門。嘗謂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百祿以士寧故與安石善。逢惠卿意。劾士寧熒惑世

居致不軌。宜知諜酷推問不承。論徒禧乃奏士寧所
贈詩實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爲反。因意深害。臣不敢
阿徇。詔詳劾。百祿坐落職。雖士寧倖免。而逢獨以口
語狂悖麗極法。天下寃之。晚與獄勘知湖州。蘇軾披
詩案。而慘覈極矣。元祐更政。置訴理所。申熈豐寃濫。
而中丞劉摯言元豐編修勑令。猥增條目。離析舊制。
意苛文晦。宜取慶曆嘉祐來新舊敕芟訂成一代典。
詔從之。已紹聖復熈豐之制。元祐法悉燔燬。激射旁
午。改更紛然。而刑制大紊。惇京卞布之倫。憑依播惡
置看詳元祐訴理局。置同文館獄。皇城司獄。窮極慘

烈於是謗誣上逮宣仁下及元老廢黜母后罔赦正
士而黨禍大昌崇寧中下詔言比降特旨處分而三
省引令格爲沮抑是以有司之守格人主之威柄也
夫擅殺生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格令之有焉其
定受勑官稽滯者罪於是議格手敕一時者杖一百
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月以大不敬論於是假
天子威靈箝臣工束之法而虐焰益張迨宋南逆檜
娼岳武穆忠力爲國幹梗和議也構大獄死之又構
趙鼎子汾與諸忠賢張浚胡寅李光等五十人謀爲
逆欲種誅獄成會檜疾病不能署奏當乃寢嗚呼詔

獄之流禍至此哉本所自與獨孫柄臣籍以威縉紳鉗士論快一時私淺鮮耳而朋黨之禍遂起毒痛于賢奮殄瘁其邦家詎不痛哉高宗性仁柔用法每從寬厚擇儒平恕者爲獄官入對卽戒以毋慘毒士曹有能平反重獄者輒轉官乾道中議者言刑莫重於大辟獄吏鍛鍊周內何能無冤令甲審錄時令主者讀要辭務於詳徹令囚得自通重情以合其欵蓋示之死生之分決於頃刻必使其輸服雖卽死而無所憾也而獄吏憚於平反輒畧疾讀離絕其文嘈雜其語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

繁輕忽如此甚可痛也請自今廷錄時擇有戶無害吏依旬宣讀令伏辜者得壹通訴詔從之大理丞石邦哲言令甲決大辟聽市酒食聽親戚辭訣不得窒塞口耳蒙蔽面目及喧呼奔逼而有司置不行梟撫二州所決囚有以姓名畧同而誤抵重辟者儻令不窒塞蒙蔽詎致此極哉乞申嚴前令違者以違制論從之然是時法令雖具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事輒尼不行吏往往匿例以邀賂既得賂乃出其例行之法刓甚矣我

聖祖登極初卽置登聞鼓于　午門外已設于長安門

令科道官幷錦衣衛日守直通下情已爲　大明令

百四十五條頒天下　制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

令教之於先而律齊之於後古法律至簡後滋煩多

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律意而不犯哉

是啓吏姦而陷民於罪也朕甚愍之今所定令芟就

簡質使天下易知而難犯以毋麗于律庶幾乎期于

無刑之意復下　詔言頃因擾亂以軍律用刑殊乖

平允自今務從中典重刑須秋後無非時決傷天和

已　命中書省詳定律法　諭之曰凡立法貴簡當

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姦

舍吏得因緣爲奸則所爲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
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上朕親酌議焉
六年律成刑尚書劉惟謙具表言
皇上登大寶而來保乂臣民孳孳弗怠訓廸群工諄復
千言惟恐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溢於意表是大舜惟
刑之恤之義也矜閔愚民陷于罪戾法司奏讞惻然
弗寧多所寛貸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舍墨吏
承運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　臨御以
來屢　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五六易弗倦兹特　勑
臣等會衆律重修以協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

資以出入者咸葦臣以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受
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舊自名例以至斷獄十
九篇中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一
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補遺百二十
條合六百有六條為三十卷每一篇成輒繕寫上
上揭之西廡壁端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　聖慮淵深
稽天揆人成百代之憲具易書之典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俾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過遷
善臻雍熙之治何其盛哉　詔頒行已定設六部復
更定以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類析篇目為十九約

爲四百六十折户婚爲户役婚姻分鬬訟爲鬬毆訴訟分廄庫爲廄牧隸兵倉庫隸户分職制爲公式改屬吏受贓隸刑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各五等死刑最重者曰凌遲徒流重者曰遷徙曰充軍凡愍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内亂凡貪墨之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名雖沿唐而因時定制緣情制典自有法律而來未有也十七年

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命之曰貫城下

勑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中有星則刑繁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天道置法司爾法司官各勵乃心愼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建之意欽哉

上念元政弛玩吏民染夷俗者久而反側未盡平必紀綱肅而後惠政從可施也頗用重典以肅朋姦又異時見貪殘吏殃細民深痛意恨之於種誅尤嚴天下禀禀十九年倣周洪大誥治作大誥昭示禍福諭所爲震刷刮磨之意於天下令誦習長法序略言古田

在於官宦法并以給田民驗丁以受用農工受用之日驗能準業各知稼穡之艱難四民專務以三而士凡諸農商出於農行賈於農際此王教之精也故人用鄉德五福嚮應今朕不才不能申明我古先帝王之舊愚夫愚婦效習夷風彝倫不叙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攸好德鮮矣考終命罕聞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誅之亦何惡焉今復出是誥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其罪罪之而勑刑曹庶獄論當讞囚有大誥者減等無者加等欲人喩户曉爲福壽之實已以大誥行良民遵奉欽敬之心如流趨下

中惡之徒欲遷善而未能唯是姦頑輕生易死犯者
尋常仍蹈前非不旋踵發覺及禍也復作續誥三編
訓切之蓋諄懇至於此晩讀老子書言民不畏死奈
何以死懼之惻然感遂霽威從寛焚錦衣衞非法獄
具悉以所繫囚送部臺審理而　諭刑部論囘諸武
臣並　親審餘引　奏請　承天門外　命行人持
訟理幡出欲自理者聽入訴諸無罪當釋者持平政
幡宣德意遣之其在重辟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
府雜聽之審錄其寃狀以聞三十年　詔刊布大明
律頒天下而條　令　誥附其中

上親製序言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
繩頑著令久矣而犯者相繼於是出五刑酷法以治
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誥昭示使知所趨避又有年
然法律在有司民不周知特勑六部都察院將大誥
內條目撮要刪傳律他禁例盡革刊布中外使臣民
知所遵守而　祖訓首章言朕自起兵至今三十餘
年理天下庶務人善惡情偽靡不備歷中奸頑之徒
情犯深重灼無疑者令法外用刑意使人知警而不
敢易法然此特一時權用非守成之君所宜用常法
也今後子孫止守律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刖閹割

之法云何嗣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
時施用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
群臣即時劾奏論凌遲處死中又言凡聽獄訟貴明
不明則刑罰不中久天必怒焉有大獄當面訊防構
陷鍛鍊之弊益重慎至矣先是刑尚書濬言
聖明治在復古事務簡要令諸司刑牘動千萬言類泛
濫失本實盡禁之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眞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
罪無赦命刑科會諸司議獄牘式示中外已
上諭濬言凡論囚當原情毋刻深蓋人命至重常存

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父行賄求免者有司欲并論朕以父子至親子論死而父救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父自今凡論獄必詳讞覆

奏而後論毋重傷人巳濟議法巧密

上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張密罔何爲乎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民何以自全濟慚謝時兩浙運使龔坐黨獄

上惻然曰龔元忠臣福壽之子其貸之以勸忠遷雲南

仍別　勑西平侯英善遇之寧夏衛千戶何忠以所部卒鈌伍坐譴詣自訴

上曰爾非故萬户何勝孫乎對曰是也。

上曰往爾祖克滁和二州與有勞及渡江爾父亦從朕有功俱陳亾可念也貸忠罪陞衛指揮世襲賞延世如此祁陽民郝安童父戍定遼死當補伍以母老無他兄弟且有姑守節老無依陳乞聽終養乃補戍

上憐之得復除處麗水民有賣卜于富室者不售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人謀聚衆爲亂　命錦衣較迹捕知縣倪孟賢召父老詢云無之微服身自往察見其男女織作同平時慨然曰　朝廷命孟賢令是邑者欲撫輯民使安於田里也今無罪蒙惡逆之

誅而不告豈爲民父母之意哉令耆老自詣訴其冤

聞

上命法司理妄告者罪　召耆老見賜酒食及道里費遣之嘗行　郊壇皇太子從指道傍荆楚曰古用此爲扑刑取能去風雖傷不害蓋德念至於此永樂靖難後一乖意於矜慎　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罪毋妄引榜文條例爲深文　諭三法司言天氣向熱獄淹囚久死刑需秋後餘輕罪即疏決其未能決者聽出獄需後審大理卿薛嵓等　奏各布政司具獄上罪死者二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

上顧謂都御史瑛曰人命至重絕不可復續治獄得情難鞭朴箠楚之下罪成於鍛鍊者比比此二百餘人中豈必無冤遣御史宜具以慎刑之意書諸簡授之使論決時核情辨釋無或枉濫焉

上嘗御奉天門錄囚多矜宥慮尚有枉抑　召錦衣衛鴻臚寺官　諭之曰囚久於獄困矣念雖枉不求辨又初至朕前或畏威不敢言爾等宜以朕意開諭令有冤自白無諱每三法司慮囚訖　請處決　命行人持節問冤抑者許自陳陳冤者詳慮十日　奏定奪

昭皇帝即位即赦建文中諸死事者族屬若外親聽寧家給故所沒產還之。已大理寺論囚

上惻然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職理刑輔德宜贊朕志毋俾含寃地下傷天地之和 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於 奉天門會審已特 召大學士士奇榮幼孜等至榻前論比年法司之濫擬大逆不道往往出羅織也

先帝爲切戒故事死刑五覆奏而法司壹不以措意今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慮期審克必中閣學士同審錄始於此又謂刑部都察院大臣言朕於刑法未嘗

敢以喜怒爲增損卿等鞫獄當虛心聽察如朕一時過怒處法非法卿等國大臣當執正毋以忤　旨爲慮尋　勅吏部自今刑官擇廉明公正謹厚之賢其無用憸人得肆枉濫焉　下恤刑　詔言朕惟

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祗率不怠蚤夜以思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拳拳于衷顧執法吏不能皆平虛傍比附而致之死朕甚悼之夫刑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惟適厥中夫五刑之條莫重於大辟身首異處亦足懲矣又加之以凌遲過也自今除反逆依律科法外

即朕一時過於嫉惡令律外致刑法司必再三執奏不允五六奏又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又定令文武諸司皆毋得恣暴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人之爲非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虞書罰不及嗣周文罪人不孥自今惟謀反大逆依律連坐外餘犯止其身毋連坐古之盛時博採民言廣視聽以資警戒也今兇險往往摭拾微文云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之自今告誹謗者勿聽治爾中外文武群臣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崇寬恕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於是諸重典之用咸革刑號稱平矣

宣宗皇帝嘗夜讀周書立政式敬爾繇獄以長我王國
喟然嘆以爲國基命在於此也　勅三法司言朕體
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今爾等覆詳天下重獄而犯
者遠在千萬里外需　奏當即決亦何能無冤抑者
乎人命至重死不復生其遣廉能官分詣在所同三
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官公同詳審若情犯深重無
冤者聽從處決如情可矜疑及審異不服者具　奏
蓋遣官審錄自此始又　諭三法司言古孟夏斷薄
刑出輕繫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而重民
命也我

祖宗時遇隆寒盛暑 命法司審囚繫卿等皆 先朝舊臣親所聞見今嚮暑宜量情罪區别時各省府州縣民有擊登聞訴獄枉者

上不欲無庶獄 勑藩臬官言朕荷 天命嗣 洪業孜孜夙夜惟保民之爲務比者田里小民爲官吏及勢豪侵損淩虐不能自存訴於郡縣又不能直淹禁歲月寃抑騙死以致赴 闕徑訴殞身不恤詞訟之繁故繇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之犯者罪之所以戢横暴而安良善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者歸怨郎設方岳風憲焉攸用乎今已令都察院榜

諭越訴者爾等宜去惡衛善鋤彊扶弱毋忽毋怠正
統初遣官恤刑　敕曰遹京師及天下衛所郡縣囚
矜疑稱寃者行體勘至經年不報蓋所司恐飜異爲
罪而慢上令也其報者勘里老扶結憑成案而止今
特遣爾等往郎訊召集里老愼研閱原問官毋得預
果枉抑辨豁果當罪監候類　奏天順末刑部郎陳
璉失入人罪部寺審允
上自鞫辨出之　勑法司痛省　諭三法司曰春陽肇
序萬物咸新在京文武官除贓罪外諸紀錄悉與滌
除令奉公守法焉錦衣衛按弋陽王敗倫事虛

上因悟錦衣衛按獄之枉。召輔臣賢。諭之賢對曰。
誠如
聖諭因言錦衣衛武人豪。又 國爪牙即法司明知其
枉內憚之不敢辨乞特 旨諭法司。許有枉者辨理
毋畏勢避嫌於是
上召法司臨誡如賢指人人悅服。成化中始設西廠刺
事而閹汪直黠起大獄以鼓勢明威羅織慘烈中外
大恐。大學士輅時合疏直十罪且言近日伺察太繁
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 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
直寄耳目于群小故也韋瑛王瑛同惡相濟擅威福

自予官較提拿職官皆出風聞暮夜搜簡無駕帖左證人懷疑畏皆不安其官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豈太平之世所宜有也臣實懼焉乞革罷以安人心御史劉珊等言東廠之設自初建 都時專以緝訪逆謀若大奸惡事出一時權宜因而不革亦已僭矣今又設西廠非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紛於 國家安危關繫非小

上覽疏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便繫 國安危 命中官懷恩傳 旨詰責輅等復力陳其故會九卿連疏直及瑛過惡西廠乃革瑛謫戍尋坐事誅巡撫南直隸

都御史王恕言我

太祖高皇帝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云律令該載不盡若斷罪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擬罪名以上近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從何年會定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法官諳刑名者必不依此而流傳四方有誤筮仕入官之士非細故也乞追板焚毁　旨下言會定律紕謬可焚諸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

孝宗天性仁恕尤欽恤刑獄二年　勑法司言朕惟刑

者民命所關刑獄清則人心服而天道順一夫含冤
致傷和氣災沴不免焉邇者京城雨水為災南京有
風雷雨之異朕甚懼焉得非刑獄冤濫致然乎情偽
微曖未易遽察問刑者各據原辭審錄者多拘成案
人命或鬬毆誤殺而簡勘者以為謀故盜賊或搶奪
拒捕而巡獲者以為強刼中間有事出緝紡者務鍜
鍊以成之此冤濫之所繇也今特命爾三法司堂官
詳加審錄凡人命無屍可簡若屍朽難辨者盜賊追
無贓杖或有贓非眞者或情法不相當或情罪可矜
疑或累訴稱冤而不伏或久挨證佐而未獲具情節

奏讞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色辭旁詢知證毋避嫌疑毋任好惡毋視權要爲輕重務得實情以全民命原問官故入及巡捕人妄拿宥勿治爾其悉心殫慮明其斷而以恕行之庶稱朕好生之意已弁 敕天下諸司錄重刑明年下 勅言曩因災異 敕諸司審錄重刑諸情可矜疑及有辭者勿拘成案平反之原問官亦原勿究欲廣仁恩而全民命也今數十百人矣當茲春和天地大生朕思與其寛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察詞辨色詳審情罪大惡當懲者毋

務姑息以長奸小過可宥者毋事苛刻以啓怨其無
憑證驗情節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踵訛以失出
入庶不悖古人欽恤之意復歲以天炎暑命法司
錄輕重囚毋淹而是時律令疏而例繁刑官以其職
言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勅令則世自為格宋人
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昔賢病之
國初刑用重典耳　上裁榜文紛紛下洪武末定大明
律刑官始得據依為擬議輕重顓一後又申明大誥
諸有罪減等　累朝遵用而法外遺奸
列聖時推移損益之而有例例非律所該而實不大違

違於律特用輔律非以破律也而中外巧法吏或借
以文飾私怒多引例便已意而律寖格不用於是
命部尚書白昂都御史閔珪會九卿查議條陳定奪
畫一下餘冗瑣僉革昂等條上　命覆詳更上已
上復摘條例中疑者六條　命覆議已乃布行
世宗登極　詔諸司問刑一依弘治中　欽定條例輔
律行後新增例草不用於是刑尚書喻茂堅以修省
疏言自弘治中考定條例而來今五十年世變風移
宜思通變以宜民乞令各衙門將歷年題准刑名事
例情法適中經久可行者條具咨送臣等會九卿通

再申明會議除簡切易曉引用無差者照舊遵行外其間有例意本明而罪狀未合妄自摘引或事有專指而引用他及妄自牽合或議擬已詳而語意未明該載未盡或處斷已當而事體未盡偏滯難行甞經各衙門申明者各併爲一條以便遵守其有雖經申明而擬議未詳或未經申明而引用易差與一切姦弊條例未悉者亦行斟酌損益因事推廣務求文義簡切情罪適均曉然於易知易行開陳具奏　旨如議行久之書成列上　旨刊布仍申令後問刑官任情妄引故入降黜之令而　明典思忠論實之臣

中明律意各疏議其衷永樂中翰林待詔朱善議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也蓋緣律皆不得為婚以故讐家誣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而有司逼奪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甚可痛也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禁謂若母之姊妹與已身尊卑有屬不得以卑幼上匹尊屬也若其為姑舅兩姨之子女無尊卑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壻莫宜於此古之人用之矣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惟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其稱異

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即世爲婚姻可知至於
列國齊魯秦晉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若晉之王謝
唐之崔盧亦何所病於禮而必以入於刑也今江浙
以此致訟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群臣議
詳弛禁廢刑清訟簡風俗歸厚成化中大理卿劉玉
疏申明律意曰伏覩律款言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
巳家財物者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罪止杖一百
他人減凡盜一等免刺若有殺傷者自以殺傷尊長
卑幼本律科罪他人縱不知情亦依強盜論若他人
殺傷人者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

論。謹詳律文曰將引者謂竊盜藏蹤隱迹密切而來故須將引也曰免刺亦依竊盜初再三犯刺臂額而言。謂倫理重而財輕。故全倫理之恩重而竊盜輕也。至其殺傷則固依強盜律坐不貸矣。近或子糾他人而刼其父。或弟糾他人而刼其兄是曰強盜自有本科。乃引同居卑幼將引他人遂欲從末減則刺免之條。豈得兼強盜言乎。或疑殺傷者坐強盜以為無殺傷者不坐不知強盜之為強盜不在殺傷與不殺傷故強盜本條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拒捕乃著殺傷之文則律意正指竊盜而言又安得引以斷強盜之

獄也且各居卑幼雖曰異財亦繫親屬非他人比況
同居卑幼尚且同財不尤以倫理爲重乎倫理之義
重則強刼之情害愈重故竊盜之罪可減而強盜之
罪不可減況刼父刼兄窮兇極惡較之罵父毆兄者
輕重何如就令律文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
附以上請況律文彰彰如是而又何可得縱也令如
前比擬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肆而不禁凡奸徒
欲行強奪者但討誘本家一男一侄其中俱可得免
兇矣子可以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人亦何憚而不
爲惡哉弘治中刑尚書馬文升言伏覩律款言凡強

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決不待時以强盜挾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姦淫惟其意欲比叛逆相去爲不遠也天順中 旨下言人命至重自今霜降後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審錄庶不冤枉蓋專指秋後處決重囚而言非謂强盜也乃强盜則旣不待時決矣以强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而俱至秋後與衆囚會審比於其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飜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柔弱者乃坐無詞豈有當哉是此法行而終無決不待時之强盜也是强盜與鬪毆殺人者無以異也惟强盜有犯非時立決而後

獷戾知警應辟以止辟之義已又言近年來兩京法
司官員或縣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縣知
州行人就陞刑部員外郎郎中而御史者多知縣所
除律條多不熟讀律意亦未講明凡所問囚移情就
律且如强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强盜而不造意
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
死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致死
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鬬毆殺
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鬬毆殺一人未
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

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讐故勘情踈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簡驗而問擬斬罪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姦同謀殺死親夫淩遲處死奸夫斬罪者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不能剖决問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豈有當哉

乞 勑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

三司督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當奏請降用仍乞　勑吏部移法司將擬去進士令與見任官一同問刑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刑尚書喬新言伏覩律欵言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坐又欵言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告子孫婦者各勿論竊詳律意蓋謂父子祖孫天性也子孫子孫婦悖戾至於毀罵違天

性甚矣故坐絞然恐他人誣諂成罪故曰須親告乃坐謂他人雖告不坐也邇刑官遇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婦罵者不問虛實輒坐是親告即坐矣使親告而即坐律又何有誣告子孫之文乎凡愛憎之偏人情多有有因後妻之譖而憎前妻之子若婦者有溺愛幼子而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貲產歸其子者有憎其子孫遂及其子孫婦者使親告即坐雖恭順如薛包孝友如王祥父母一有言將不免於死豈不痛哉 請自今 勑中外官須鞫實乃坐其誣告者自依律擬斷仗覲計贓科罪律四百六十餘條

是律也律正法當一定而不易以鈔計贓者例也例
輔律當隨時而無常　國初制律時每銀一兩直鈔
一貫今八十貫矣是　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而絞
今一兩而絞也初監守盜銀四十兩斬而今五錢而
斬也非律意矣　請自今仍計鈔貫以銀一兩直錢
千文鈔四十貫爲準庶輕重爲衷又律官非法決撻
人致死者黜爲民謂肆虐殘忍於虛怯處橫加拷掠
也云耳鞭作官刑自古有之若因公決打死而輒黜
非法意宜貸律威逼人致死謂諸色人或逼取田園
或強索財物致愚弱卑賤號無告而自盡也云耳其

愚夫愚婦或忿爭醉詬或語言抵觸輕生尤賴而問擬戚逼非律意宜寬各省編伍律名有衛分近不分南北多發西北邊蓋以西北邊近虜欲伍實也然罪犯而至斬絞必皆姦頑梗化輕生易死之人往往隨至而逃仍復為惡雖有但逃便殺之條然逃者接踵終不知警況中有原係虜種諳知邊情慣習夷語脫後逃入虜中啓釁擾邊如漢衛律宋張元可為永鑑宜西北人編發兩廣雲貴江南人編發江北衛分如律便嘉靖中霍詹事韜為

上言洪武中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者絞嚴為之

禁。欲人之難犯也。文官以其厲已。托　欽定例。改雜

犯而許贖。故得贓愈多。贖罪愈易。是教之使貪也。今

撫按以正法治贓吏。則衆共詆之曰。刻。引新例容贓

吏。則頌其以厚。目之人情孰不樂忠厚之譽而憚苛

刻之誚者。是縱之使貪也。故貪吏用肆。催科則經賦

不一二。而利歸私家八九矣。巡捕則指良爲賊。逼贓

利自予矣。有因而酷用非法。剥民肌骨。致之死者矣。

此細民所以冤抑而無告也。律曰。故禁平民致死者

絞。故勘平民致死者斬。謂平民罪本輕。或本無罪。而

故禁故勘之致死。以死刑懲之。所以保民命也。今廢

而不用。故酷吏恣睢無忌。臣見有官爲知府。一醉而捶死平民四命者矣。有官僉事。一怒而倒縣十三歲童子致之死者矣。有夏月酷暑淹禁平民百餘命致死者矣。古一婦死而三年大旱。今貪酷之吏滿天下。寃痛之氣結。豈不能感皇蒼而致災變乎。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一衛。獨稱親軍。重禁近也。天下刑獄付之三法司而足矣。錦衣衛復橫撓之。越介胄而刀筆是侵。不亦甚乎。光武崇尚名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恥。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徒爭死殁世。夫節義之士。在平世甚無用也。於變故求之不

得則國事遂空故保養士氣敦尚節義治天下者之深計遠慮也士大夫有罪下刑曹辱矣有重罪或廢或誅可矣顧乃使官較衆執之脫冠裳以就梏桎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不已甚乎剛心正氣於此折盡矣及覆覈非罪則暮脫牢獄朝立清班一解拘攣即披冠帶使武夫悍卒從而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係執之矣小人無所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興山林之思而變故罕伏節之士也願自今東廠勿預朝儀錦衣衛勿典刑獄士夫有罪宜譴而譴宜廢而廢宜誅而誅宜贖而贖勿加

答簡鑽措以養廉耻此振人心勵士節之至急者也

疏上　報聞丘文莊濬言

皇祖欽定律條承用晉唐舊文文深而旨奧士大夫乍讀猶不能盡通明況於吏胥阜隷之人乎宜　命儒臣取疏義等作從通法意者相討論爲之解釋必使人人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悉也則愚民知所守奸吏不得依法而舞文後陳御史察胡御史　各如指成書傳焉

聞君子曰自古哲后惇臣曷嘗不以刑辟爲天典重用之哉典著欽恤誥表敬明記稱意論慎測必郎于

天倫此其義至精故咎繇元德郡聖宗焉以作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用期於無刑司寇蘇公敬繇獄周公
作立政訓王諄復紀之誠重獄也重獄重天以也自
教之衰豈以五刑爲殫惡之具靡知爲倫敘當郎也
於是乎哀矜勿喜之意亾甚且媮快喜之豈謂天德
哉又何以敬刑弼德司天民命也先漢時諸攄忠守
法清議之臣猶能本經術明常教以決事而張廷尉
令天下無寃唐徐司刑身視鴻毛法視泰山以其先
衛生民之命即古今難之夫鑑往可以知今比類可
以達義海虞吳中丞訥本桂氏棠陰決事删之凡諸

古奏讞可輔尋教關重慎者爲編今博采附之後司刑者得有覽觀焉漢景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吏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側帝試問之太子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母恩絶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今大明律曰凡繼母殺其父子告不在干名犯義之條○成帝時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萬餘小婦子年數歲頃復失其母父無強近親女不賢翁病困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付之後婿不肯與兒劒兒詣郡自言求劒太守何武得其辭因錄女及婿省翁手書顧曰翁智人也念女強梁婿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故與女實寄之劒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言度此女婿必不復還劒當關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也悉取財與子曰敝女惡婿溫飽十歲亦幸矣論者大服○薛宣爲丞相後母弟循爲臨淄令母常隨循居宣迎養循不遣博士申咸給事中宣里中子毀宣不供養行喪服

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譖、䟽客楊明、令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等議奏曰、況朝臣、父故宰相、封侯、不相敕承教化、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追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桀黠無景忌、不與凡人忿怒爭鬬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原、不可長也、況功意惧惡乎、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駁議曰、律曰、以及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誣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過惡、流聞、不可謂直、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減、完爲城旦、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死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爲

庶人歸故鄉。○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死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爲長妻當坐罪請論廷尉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而棄去乃始乃始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過魯梁相以禮繼母如母此當以大逆論乎季彥曰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况手殺乎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爲殺母梁相從其言○建初中有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降宥之後因以爲比曰輕侮法張敏駁之曰輕侮法先帝一切之恩非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減以相殺之路不可開也今托義者得減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爲輕重非所以遵在醜不爭之義且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皆欲禁民爲非也輕侮之法將何以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願考尋利害廣令

平議從之、○吳祐爲膠東太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
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捕得之、祐
呼長謂曰、若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
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殺若不
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
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
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
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
當何以報吳君、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
名之吳生、因投繯而死、○有烏程男子孫常、弟㽘分
父產、各得田十頃、㽘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㽘妻
子、後追計直、作券取其田、㽘兒長大訟之、掾史議曰、
㽘兒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也、此
部督郵鍾離意獨曰、常身爲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
正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路、貪利忘義、請
奪常田、畀㽘妻子、從之、○謝夷吾爲荊州刺史、章帝
巡狩幸當陽、有詔勅夷吾入傳錄囚、勿廢舊儀、帝臨
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其中、有亭長姦部人妻
者、縣以和姦論、夷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自爲
惡首、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縣長吏官、理亭長

罪、帝舍之。○護軍士竇禮、近出不還營、軍吏以爲亡、奏逐捕、沒妻子爲奴婢、妻盈詣州府稱寃、莫省。乃辭詣廷尉、廷尉高柔曰、汝何自知夫不亡。盈對曰、夫少單、事母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輕狡不顧家室者也。柔曰、汝夫豈與人有怨乎。對曰、夫平善、素於人無讎。曰、汝夫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卒焦子文、求不得耳。時子文適坐他事繫獄、柔出子文問所坐、言次忽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身單貧、不敢舉錢物也。柔察其色動、謂曰、汝昔舉竇禮錢不歸、何言不耶。子文怪事露、詰失次。柔曰、汝以已殺禮、宜早服。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及埋藏處。果得屍而奏盈白禮寃、復其家。○東漢亡卒妻白、始適夫家未與夫見、夫亡。理奏以從坐棄市。冀州主簿盧毓駁之曰、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令肆之大辟、則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奏上、丞相掾嘉毓識深於經、以爲法曹令吏。○魏毋丘儉之誅、孫女適劉氏、當從坐、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

程咸上議曰女子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今夫黨見誅既隨戮而父母有罪又追刑是一人之身而兼受內外之辟也且適人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殺之不足以懲亂而適足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嬰戮於二門非所以矜女弱均法制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法為著令○劉宋時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處處法棄市左丞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心中人按律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從之○餘杭有為劫盜而獲者法朞親謫戍盜有從弟服大功不應謫吏以為從弟母存為朞親謫之承天議曰律同籍朞親補兵大功否禮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甲為劫若叔父尚存為同籍朞補伍可也從弟本大功親若以叔母為期親而謫之有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從子之道謂宜見原從之○元嘉中剡人黃初妻趙殺其子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吏按避讎法徙趙二千里

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本情禮自然非從天隨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豈有分哉稱雖創巨痛深同無歸祖之義古人所謂不以父命亂王父命也若稱可以趙當何以處載乎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之父子祖孫趙當避王朞功千里外爾又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稱雖沈痛没齒孫祖之義固不得絕也○元嘉中歷陽人有盜發冢者吏議近村符伍罪與遭劫不赴救同坐征虜參軍沈亮議曰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律之嚴科然發冢之姦必卻枚以晦迹劫掠之黨必讙呼以見威故起兇赫者易應潛深密者難知也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隴非常塗所踐督實劾名理與劫異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宜除符伍之坐而結罰之科域之以地界相去百步內赴告不時救者刑一歲刑○應城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黃忿自縊死遇赦吏按律子殺傷若毆父母梟首罵詈棄

市、婦謀殺夫父母亦棄市、遇赦免刑補兵。江淩罵母、母因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同毆傷及罵制則疑輕、准制惟有殺父母遇赦梟首、無罵母致死遇赦之科。比部郎孔淵之議曰、夫里名勝母、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理無可宥、從輕蓋疑失害、非此之謂也。江淩雖遇赦、合梟首。婦本以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兵。○梁建康女子任提坐誘口當死、子景慈對鞫定證之、決官虞僧虬曰、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非之。景慈既無防閑之道、陷親極刑、傷倫損俗、宜加罪。詔流交州。○冀州人費羌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迴爲婢、迴轉與梁之定而不言狀。吏按律掠人和賣爲奴婢者死。郎中崔鳴言、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買者明知是良、決便眞賣、因此流漂、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曰、簡迴所買、保證甚明、處以盜掠、實爲乖當。戚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之等。律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也。羌皮賣子葬親、孝可表賞、而刑罰科之、恐非敦風化

之詛詔曰、箠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可特原、恭彊雖買之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論死、其母訴稱身老、無周親、母虎州蔚三年服終行決、主簿李陽駁曰、律諸犯罪若祖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子孫、旁無周親者、具狀請流者鞭笞留養親終則刑、且憐既懷鴆毒之心、母在循宜閭門投畀、況今已死、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不合更延、可依律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北魏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人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毆主傷胎、遂亡命、門下處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防限處流、詔容妃惠猛髡鞭付宮、餘如奏、崔纂執奏曰、伏見旨募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身人聽出身進一階、厮役免役、奴婢爲良、按輝無叛逆之罪、未可募同反者、夫王者理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繇親疏改易、按鬬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妻及愛憎而故殺者、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謂非子、又容妃等罪止姦私、律不越刑、何得同奚官之役、按智壽口訴妹適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律許周親相隱、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失輝之忿

加兄弟之刑也、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等奏如纂言、宣武怒、奪纂官、尚書奪祿。○唐太尉長孫無忌被召、倉卒入東上閤、失不解所佩刀、監門較尉以無忌戚屬大臣、失莫覺也、尚書劾之、僕射封德彝論監門較尉不覺察、罪死、當無忌過誤罰金、大理卿戴冑駁之曰、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御湯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若錄無忌功若議親原之乎、非有司所敢干、若論情則無忌誤、較尉亦誤、本皆誤罪也、若原無忌而殺較尉、不可謂刑詔復議、僕射執前當、冑曰、不然、無忌本首過法當重、較尉緣無忌致罪、法當輕、若皆誤、較尉不得獨死、繇是與較尉皆免。○永年民有女幼歸於壻、壻殺之以評人、吏以故殺妻誣賴論、縣令張守之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家、示未成婦也、律定婚而夫犯、論同常人、以未成婦也、宜論如常人。○唐雲陽縣有力人張滋、欠羽林官騎康憲錢、徵理之、滋乘醉拉憲氣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父、以滋害角觝有力、不敢徒手解、遂持木鍤擊之死、律父爲人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伏以律令用防兇暴、行賞以開教化、春秋之義原心

寃罪、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
孝、哀矜之宥、使在聖慈、詔減死。○京兆府有姑鞭婦
致死者、奏請償死、尚書邦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
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減死論。○河南有寡婦
告子不孝、河南尹李傑察其子非不孝者也、謂母曰、
汝寡居、惟一子、今死於罪、得無悔乎、婦曰、子不順何
悔、傑曰、即如是、可買棺至、取屍耳、出使人覘之、則逆
謂一道士曰、事了矣、有頃持棺至、道士覘之門、傑感
使悔、終不可、乃擒道士一問、即承曰與婦有私、爲兒
所制、欲除之快私、乃杖殺道士、以其棺斂之。○維揚
有富室子、父卒、事繼母不謹、一日上壽、復子態、子覆
於地、地墳、乃號于衆曰、母以酖殺人、母曰、天鑒在上、
何可厚誣、訴之州、刺史杜亞曰、酒何從來、曰、長婦執
爵而致、亞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何可誣母、乃分別
鞫之、乃子婦計誣母、皆伏法。○呂元膺鎮岳陽、出行、
見有喪轝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從、元膺曰、遠葬則
後、近葬則省、此姦也、令搜其棺中皆兵及、曰、欲謀過
江掠貨、假喪使渡者不疑、劫之、更同黨數十、已期集
彼岸、併擒付法。○宋廣安軍民安崇緒訴繼母馮、嘗
與父知逸離、今來占奪父產、欲與己女、令親母饑餓、

大理定崇緒訟母罪死、下臺省集議、右僕射李昉等議曰、據法寺斷非是、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安崇緒親母、崇緒本以田業爲馮強占、親母衣食不充、所以論訴、若法從寺斷、則知逸負何辜而絶嗣、阿蒲處何地而託身、臣等參詳、田業並合歸崇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擅自貨易莊田、并本家親族亦不得來干崇緒家務、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又不乏養、所有罪犯、並准赦原、詔從昉等議。○慶曆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鬭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眞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宰相張齊賢請自治、許之、謂訟者曰、汝非以彼得分多、若獨少乎、皆曰然、即命各自結實、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先分書交易之、訟者乃止。○同州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予、乃劾富民父子三人殺女奴、棄水中亡其屍、富民不勝痛誣服、上州官審覆無異、推官錢若水獨疑之、留其獄、錄事詣若水詬侵之、若水笑謝曰、今數人

當死豈不可少留知州亦屢趣之不能得若水一旦詣州屛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吾女也安不識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麋爛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知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論功非本心也若以此為若水功置録事何地○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幷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必執我詣縣官矣因夜亡去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推官向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前生當負此人死固問以實對敏中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問僧獄何

如吏約之曰昨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吏曰已誤決雖獲賊不問也嫗太息曰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幷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張詠守蜀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詠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按問果賊也與僧行於道中殺僧取祠部戒牒及僧衣因自披剃僞僧屬問何以知之公曰額上猶有繫巾痕知非僧耳○杭州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命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長立來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約張公適守杭以酒酹地曰而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七與子皆泣謝而去○晏元獻殊知洋州有大較李甲以財豪於鄉誣其兄之子謂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已子又醉其嫂而嫁之奪其貲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嫂姪被笞掠誣伏受杖去積十餘年又出訴殊取其前後案牘視之未甞引乳醫密尋致之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包孝肅知天長縣有訴牛爲盜割其舌去者無主名孝肅曰誰爲知而牛舌者若第歸殺而鬻之何告爲既而有告其人私

宰殺者極笑曰柰何割牛舌令斃又告之耶盜大驚服罪本極遣殺鬻者時私宰禁重訐歸者割牛舌遣忿必且復告之也人稱神明○鄂縣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辯其證程純公時為縣簿曰此易辨耳問兄子曰爾父所藏錢幾年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間偏天下此錢皆爾未借居時所鑄何也其人遂服○閬州大姓雍子良殺人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知州朱壽昌得其情引囚訊之囚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千萬納汝女為子婦許以女女汝子有諸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為券抑汝女為婢指十萬為顧直而嫁汝女也汝柰何因盜下以實告收子良付法○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判官胡宿訊疑之囚垂首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問之終不言更問之曰田夫也且將之田縣吏縛赴官情莫知其繇宿大駭亟取獄要繙閱擿本辭知婦人與吏私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一訊而伏○潁州民劉甲者暴迫弟柳鞫其婦既授枝夫婦相持泣而甲怒愈急逼再鞭抵死守當夫極法推官張洞持之

口、律以教令者爲首。鄉夫婦相並、至痛也、獨不能格其兄使至此、不當死、當原其議、得免死。○壽州有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當妻子緣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爲義絕、況謀殺乎、妻不當復坐。○有妻爲人殺而失其首、妻族以爲其壻殺之也、告之、嚴訊誣服、從事疑之、請緩獄、乃徧召封內仵作畢之官詰之、一人曰近某豪家言死一婢子、召瘞之、五更時於牆頭過棺、棺輕似無物、瘞某處、發之、但獲一女人首、示其夫、夫曰非妻也、收豪家鞫之、則故與是人妻通、隱乃殺婢函其首以葬、而以屍爲其屍、搆焉、豪民棄市。○國朝許州獲盜、獲二人訊之、盜甲曰逸者尚十三人、中二人曰李洪李贇、兄弟也、居襄城之次溝、餘皆有名居、越數日、襄城械二人至官、召甲視之、曰是也、弗承、是日次溝人百餘、羣言無辜、邵文莊公寶爲州守、將考績、卸篆事、聞之、乃輿而之學宮、群遮道訴、適群訴如前、令緩訊待察、乃募邏卒、密遣訊之野、乃得情、賞書符畀之、越月餘、卒以二人至、曰此洪也此贇也、審諸甲、甲又曰是、而前誣三人、何也、曰四人若皆居次溝、前二人、家次溝之北、土著而著、後二人家溝之南、僑居而繳、盜者實後二人、逸而傳於鄢城、

有司以名若逮前二人耳謂甲曰若何兩是之甲曰前二人故有怨且名居同且虞反覆之誅釋前二人賞募卒如符○碭山縣學教諭丘純因責膳夫祝磨兒其父令磨兒遁去乃告純箠死棄屍御史問勘誣伏尋屍偶於黃河傍得一支解者認爲磨兒屍遂坐極刑韓御史雍疑之遣人蹤跡得磨兒而白之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甲之子訟乙毆死誣服何文肅公喬新時爲按察使讞之曰肆民居櫛比毆必有聞去河遠且貧亦必有見驗果十甲涉泥實溺也乙得擿○東昌有武官子懷金與所厚生飲肆中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殺之逮訊生不勝楚誣服許襄惠公進時爲按察使以尸首不得疑之私計必酒人所爲酒人得錢必易物乃托他事遍取商曆入閱之至布商曆酒人果以金易布十數匹則武官子死之明日也一訊而伏納首室桑中○廬陵有儒生夜過其里人胡甲所被殺柱其門官執胡訊胡誣服按察僉事陳琦疑之曰豈有身殺人而自置諸門者訊之則儒生有宿仇瞰生夜適胡也而殺之胡得釋○弘治間谷州有兄弟二人兄行賈託其資於弟令置産契券但弟掌兄卒官嫂扶櫬歸弟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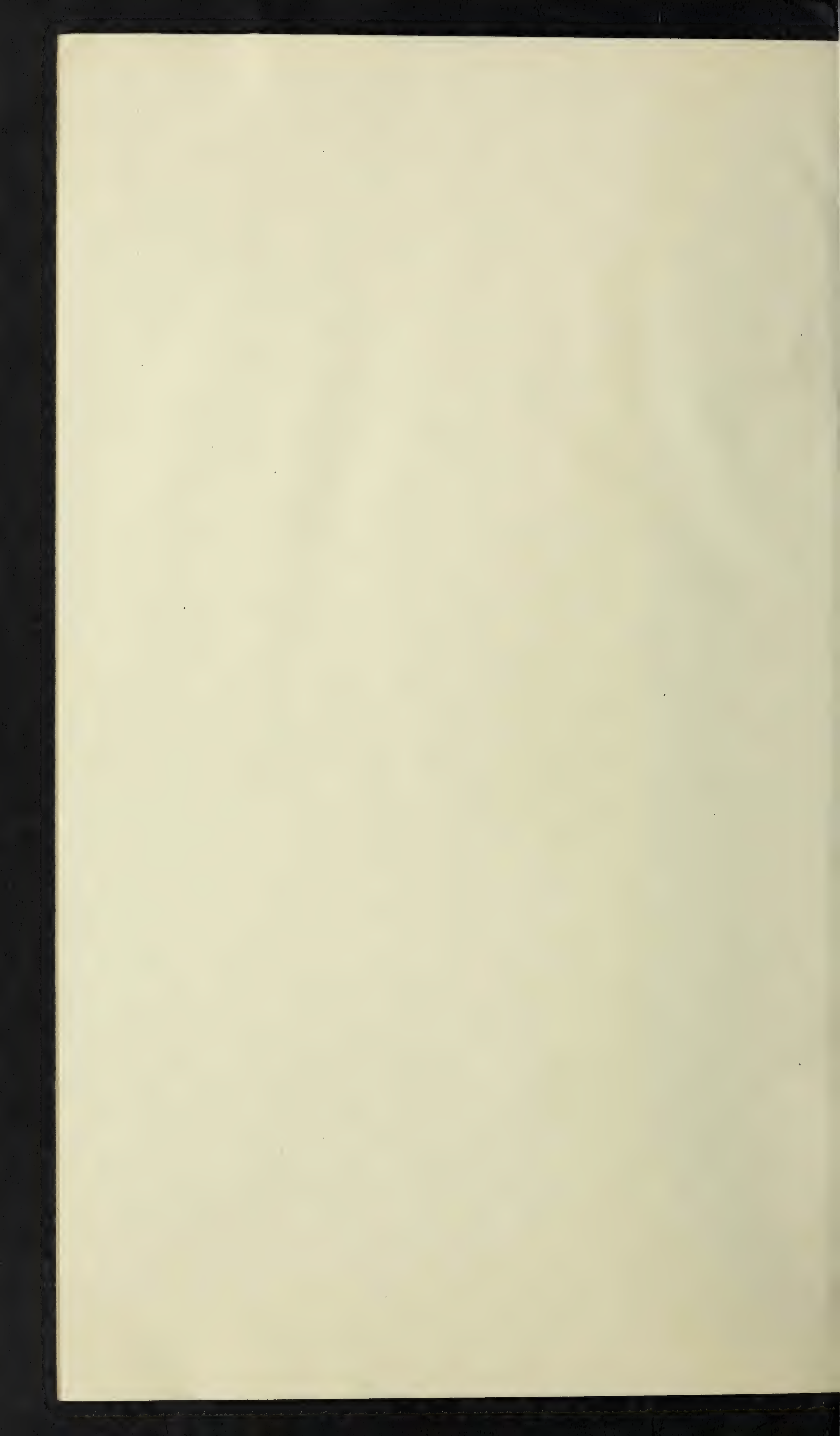
券籍也執不還便訴於州訊不服聞知眉州郭祥刑有明歲往訴之郭隱其事取獄中賊指板其弟爲盜移文合州械致之詰曰汝與某人爲盜致富弟泣曰吾兄任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一錄記乃速其嫂證之弟慚服盡還其產○典化囚坐毆殺論死自訴傷無驗知府吳悝疑之命燔水母納鹽自臨濯視乃得傷且失左三肋語囚曰毆者右手固左傷宜肋之先也隱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誣其讎者云耕田爭水被毆死悝訊之曰妻死時月且大霖雨爭水何爲竟坐告者殺妻罪誣不行○嘉靖中燕民崔鑑父祐爲小賈性嗜酒悅倡歌者娼婁之每被酒飄楚辱其妻王以悅娼一日祐出市王詬娼娼怒擊王敗其面王撫牀泣欲自經鑑時年十有三歲矣自學舍歸見之撫之流與訣鑑悲慟不自勝以好語慰藉即潛挾白及入娼所刺殺之貝及匿牖下欲亾去已自念吾殺娼父不知必且謂吾母禍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還自歸會王方被逮鑑大呼曰殺人者我也我當死衆以其年幼不信欲舍之鑑曰若不吾信彼人刀尚在是從牖下出之於是母得釋而有司憫鑑志以事聞下法司議於是法司言母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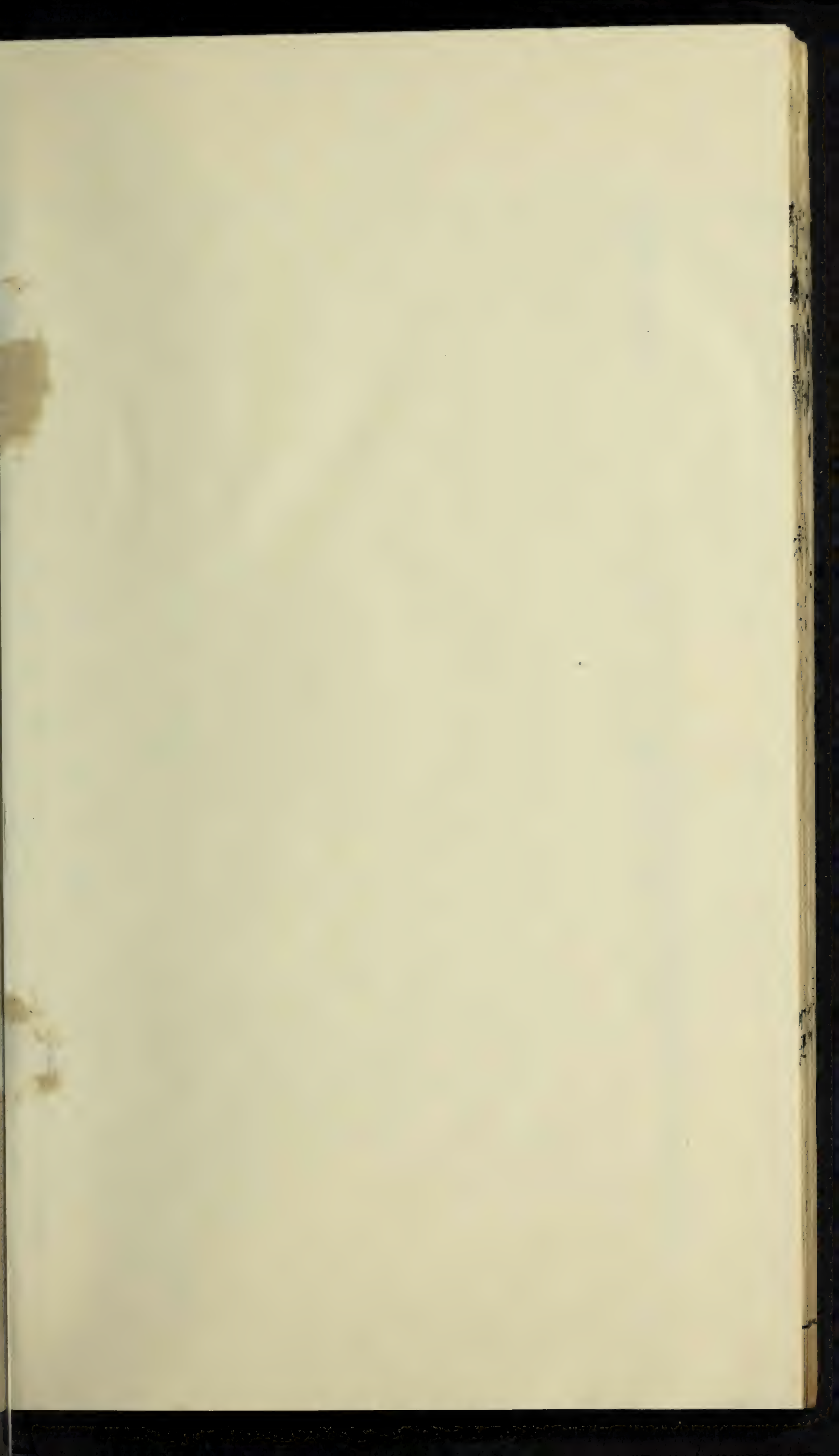
情根於天性，鑑雖冐重罪，獨
志在全母，情可矜，詔特原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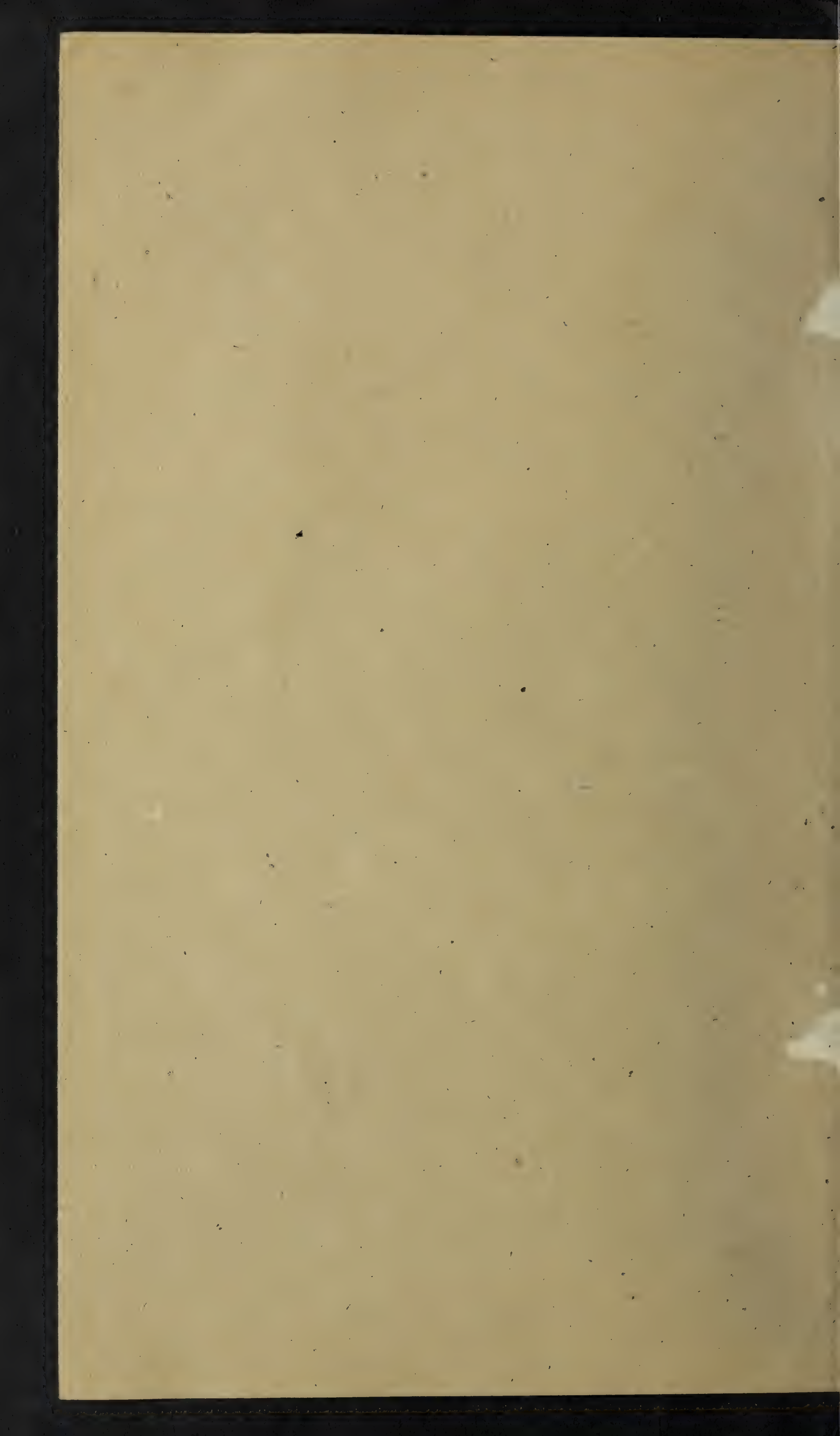
酉史下編卷十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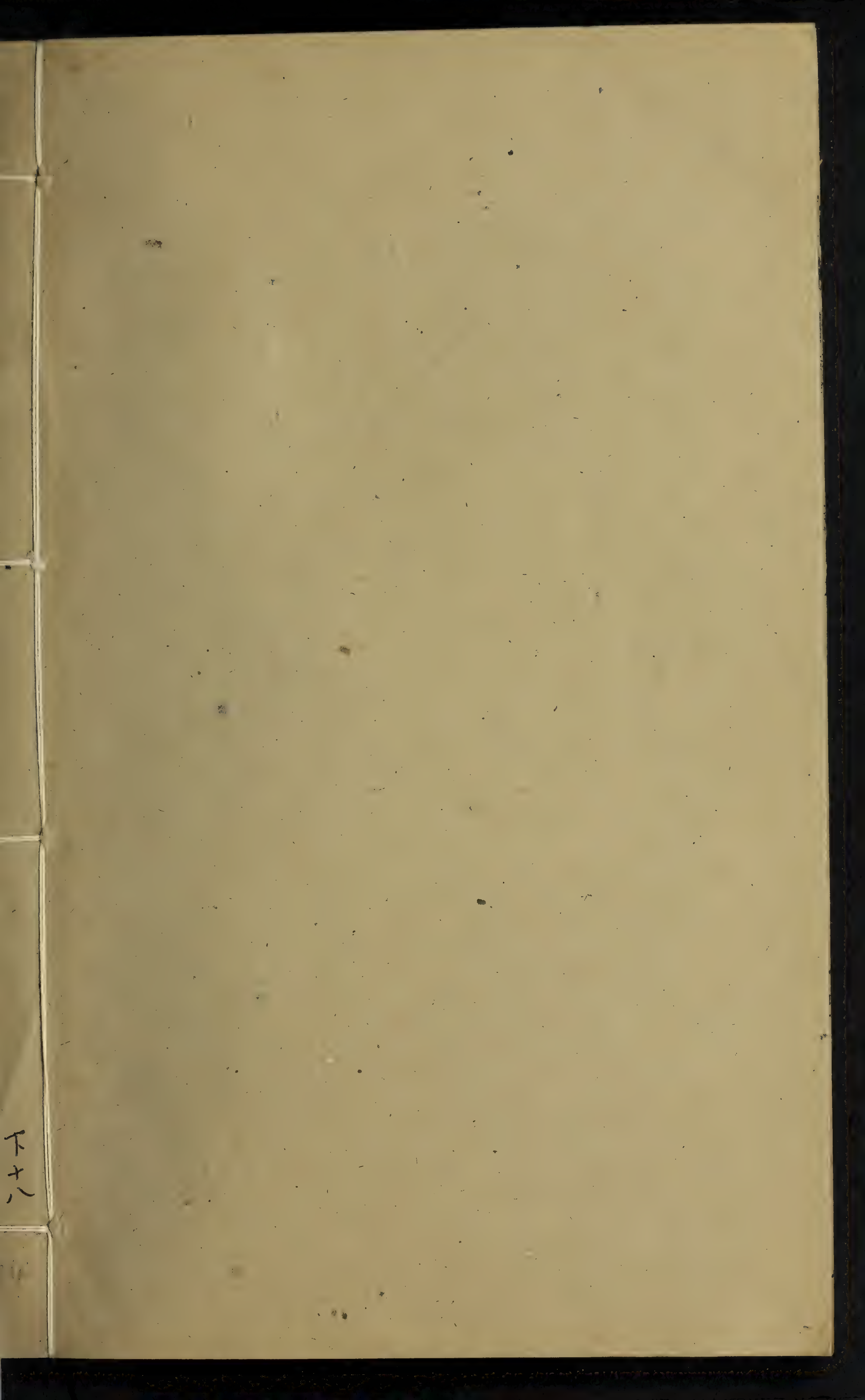
志在全身請叩容詳苛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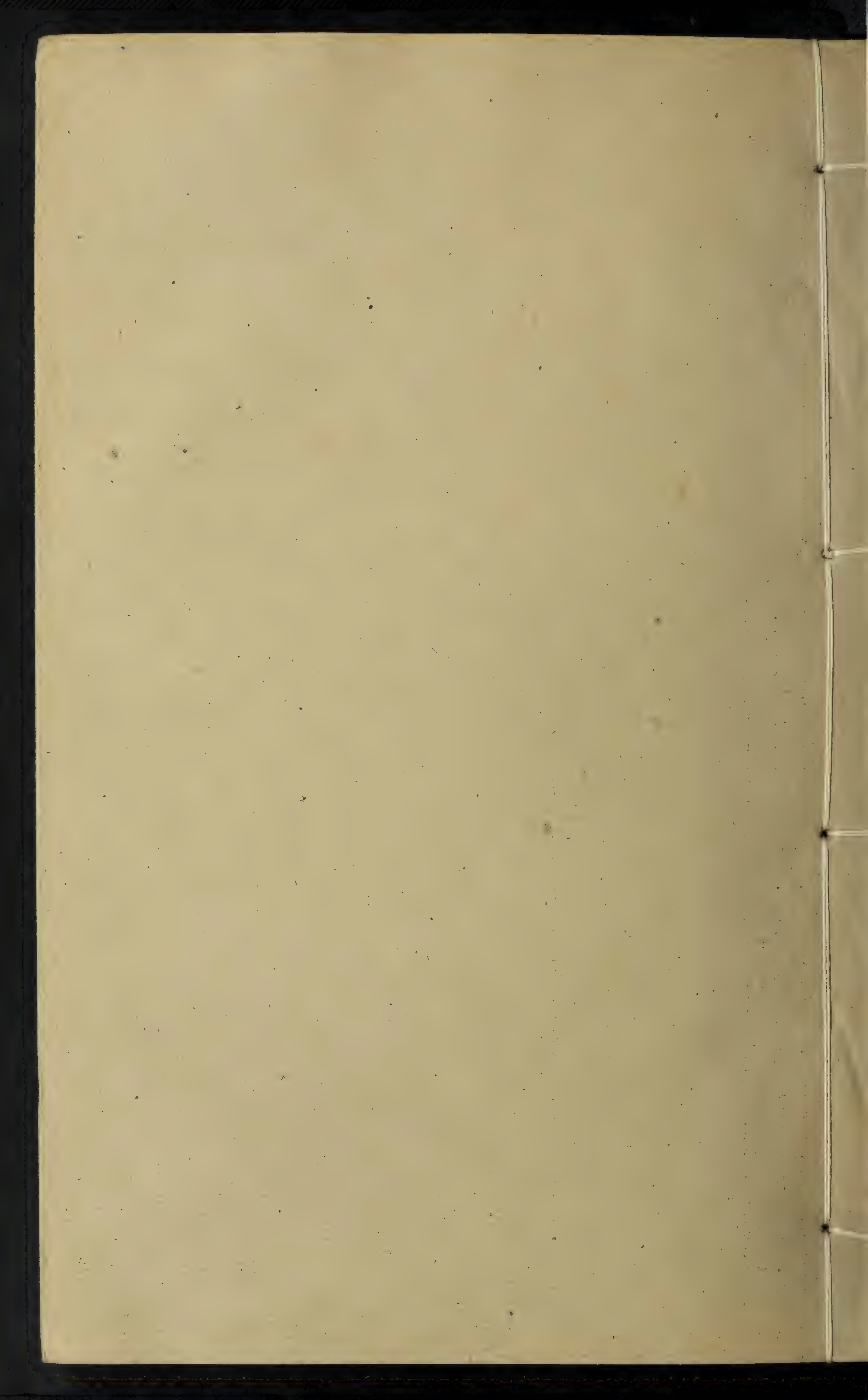
措根從天性鍾靈蹕置重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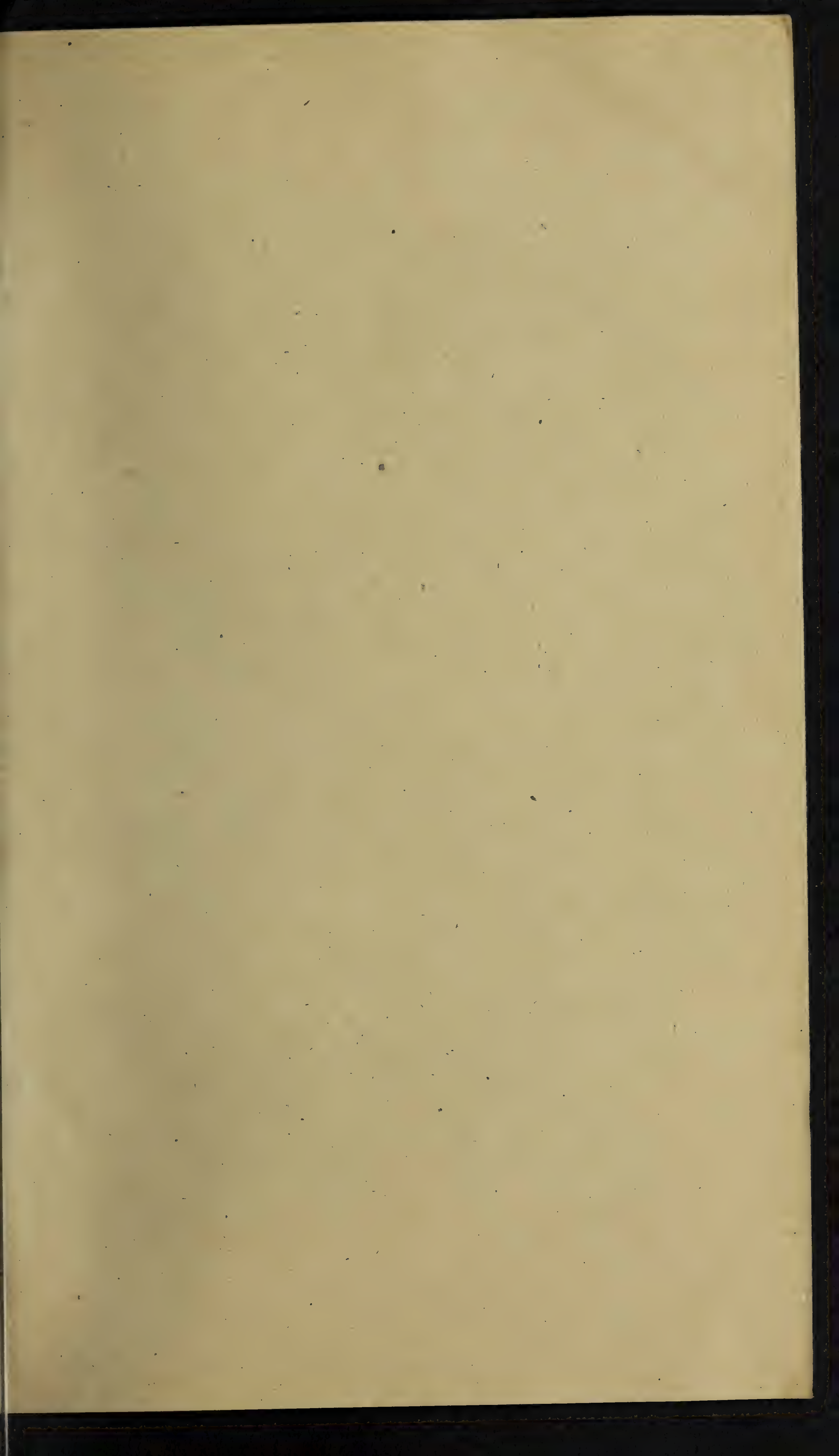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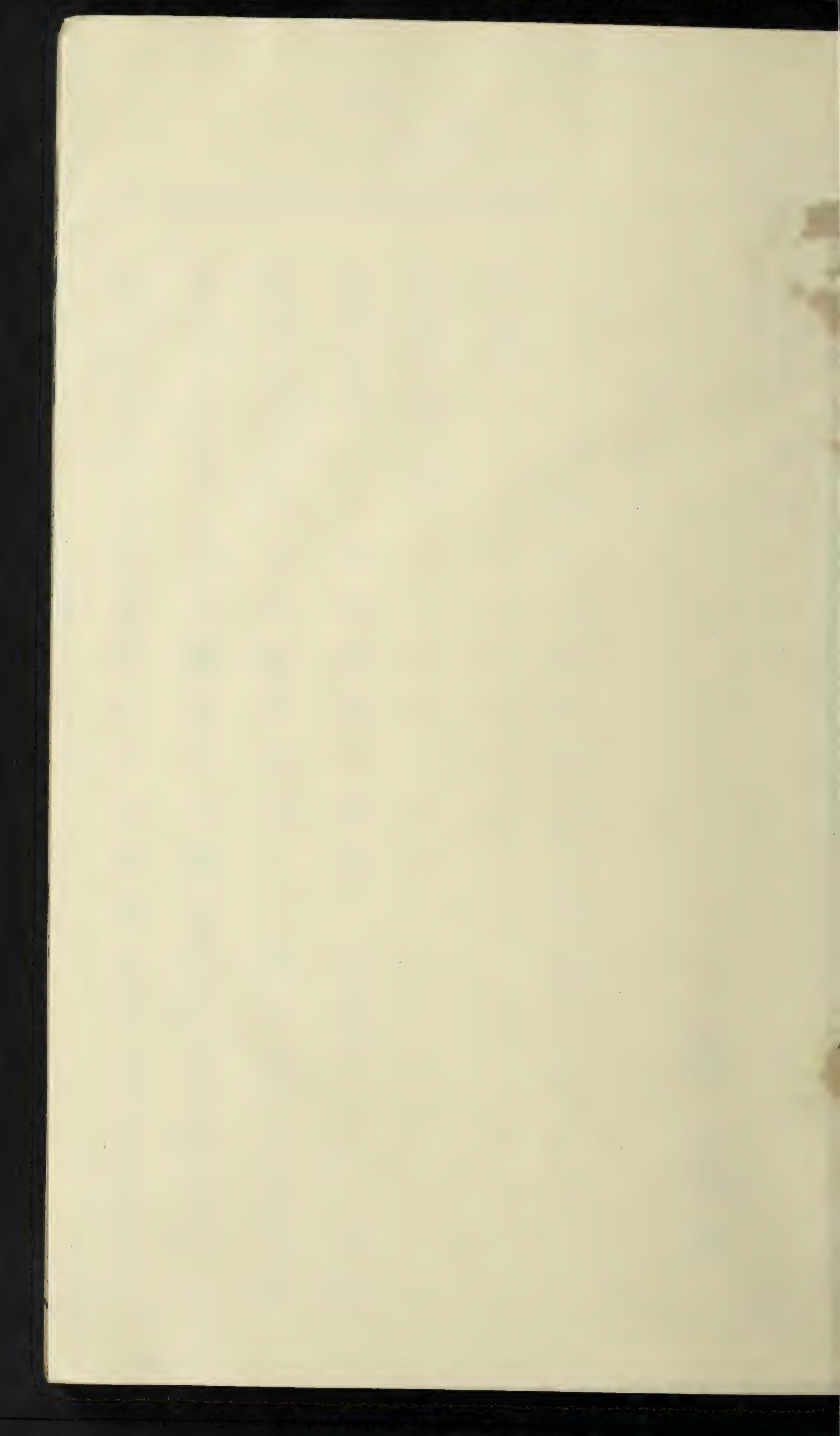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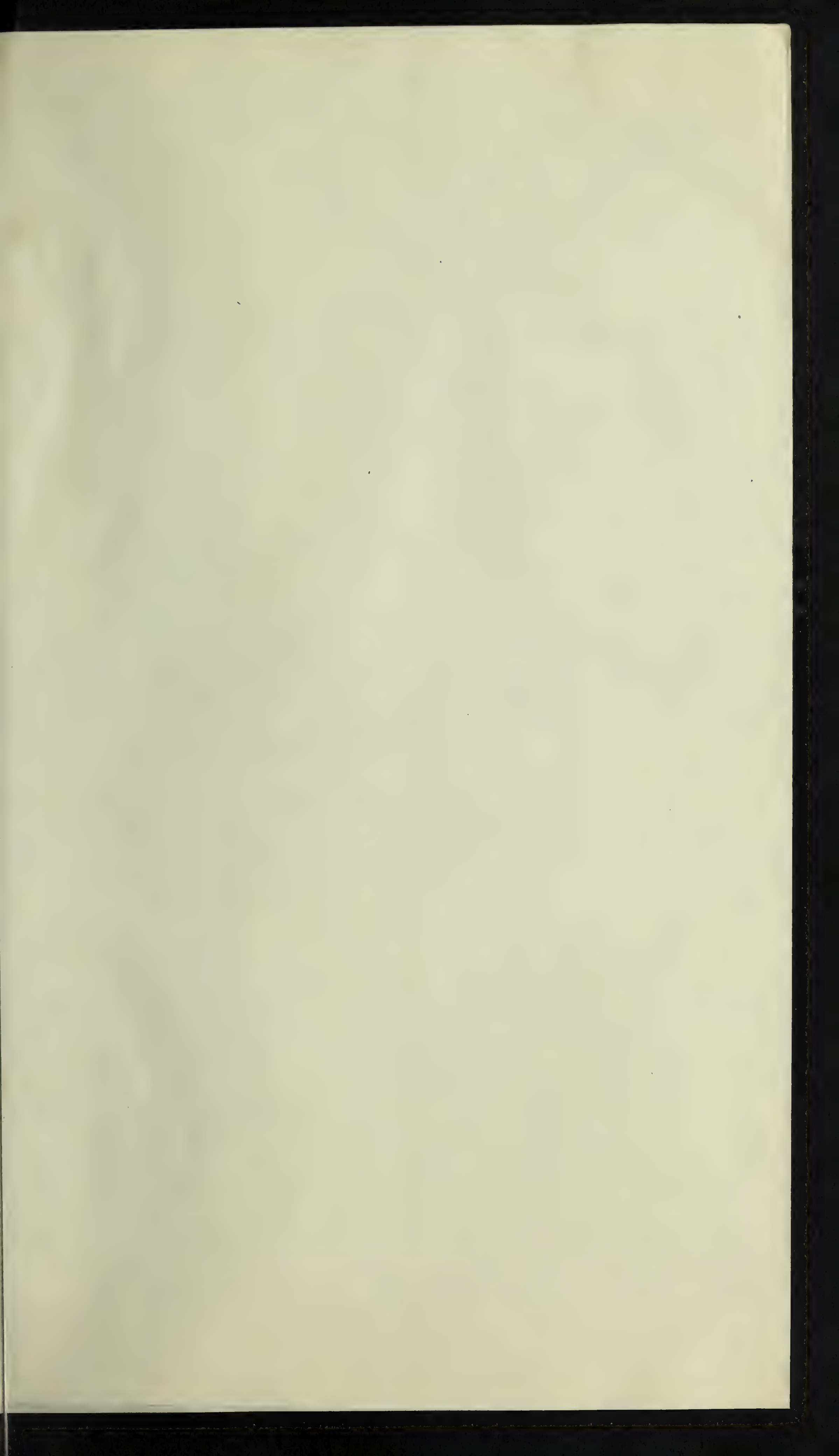



下十八









函史下編卷之十八

明盱䀿鄧元錫著

兵制考

大史公有言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以救危殆者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台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較。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唐虞之際。致治之極。而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書用爲徵。三苗逆命而徂征。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載戢干

戈載韜弓矢擾之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因井田以制軍周禮夏官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崑山王應電曰五人爲伍長居中旁各二人一統四而名也五伍爲兩五伍二十五人將車一兩曰兩以一車兩輪而名也百人爲卒百人乘車大車各一乘其乘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大車將之者二十五人兩司馬隊長卒正副統之而兵法成曰卒也五百人爲旅旅衆也中四兩爲中軍四正正二兩爲正軍四隅隅一兩爲奇軍從四

兩往來爲遊軍曰旅也、五旅爲師、師大衆也、法車二十五乘、爲大偏、偏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法萬二千五百人、兵車百二十有五乘、大車亦如之、合二車之倅、爲車五百乘、可自環爲營、故字以包車爲文、其

在六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族師以時屬民而較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掌邦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封之。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以

彊予任之。有發。以下劑致之。其大師田。前期。鄉師出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辯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師亦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此先王因農而定賦。因賦以制軍。不出比閭族黨鄰里酇鄙州鄉縣遂之民。而伍兩卒旅之軍師畜焉。使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靜足相保。動足相死之道也。旴江李覯

曰。六遂亦爲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十有二軍。以迭用。故止言六軍、乃車徒異賦。均扣灑於田。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

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
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
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除山林斥澤城池邑居園圃術路爲三千六百井定
出賦者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
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
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
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國而車右掌軍車之政令凡

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國勇力之士屬焉蓋徒起法於人車起法於田徒合於鄉師車合於司右而縣師受法於司馬會車徒之卒伍而用之而六師此乎成也大都環千里鄉遂近郊遠郊之地爲田六十四同爲畍百六十餘萬家以丘甸出車之瀘計之當爲五十餘軍約之鄉二十有五軍遂亦如之大司馬則遍王畿千里家可用也者十而調其一以爲六軍此先生之制軍徵發不勤行役不勞居足以守而無虞出足以戰而無敵田足以耕而老幼廢疾有養無失所也師用乎毒天下而從不用則

欲而藏之。反一無迹也。是天下之大順也。可謂盡制矣。崑山王甑甫曰、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成周之法之善固矣、然信其言、是以爲王國六軍取足於六鄉而止也、如王國六軍取足於六鄉而止、則六鄉之民、比卽爲伍、人人盡用、歲無更休、遂都縣鄙、千里之民、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之不均也、況王國惟六軍、如天子巡守于方岳、夷狄奸宄、交侵竊發、誰與居守、遠近征討、何以迭用耶、不知比閭族黨州鄉、主於教訓服役守禦、故皆在邑之民、伍兩卒旅軍師、主於師田、實通千里之地、雖皆以五起數、所以起數者、固不可比而同之也、故鄉約二十五軍、猶後世之京軍、主居守王畿爲國本者也、遂亦有井邑丘甸、出車之賦、亦二十五軍、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至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調之、故大事致民、用之軍旅田役、大故致餘子、縣鄉遂至於都鄙、定法皆然、觀四時教閱之法、旗物號名、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而用之、猶後世郡國調遣、更番上直之兵也、故天子出必有六

軍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其五等之國三軍二軍一軍皆通于四疆可類推矣乃其講武之法中春教振旅明兵入專於農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辯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中夏教茇舍習軍野宿撰車徒爲營衛其列陳如振旅之陳辯縣鄙家鄉野若帥之號名以辯軍之夜事他皆如振旅遂以苗中秋教治兵秋始肅教師始出也平列陳辯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他皆如振旅遂以獮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一表

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至。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聽誓。於是司馬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鼓作。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乃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而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乃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戒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

師其車徒。以叙出和左右陳。而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所謂陳閒容陳隊閒容隊。前後爲屯百步。有司巡之。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中軍以鼙令鼓。鼓作譟。行。徒銜枚而進。及所弊。譟皆馳。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焉。故大閱教戰也。記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雖平。好戰必亡。教戰不忘戰也。不忘戰。終不以無事而教戰。以社以礿以享以方於農隙講事焉。而終之以禮。此天下之大教也。乃五服綦布則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連帥比

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閱車徒此先王爲國經武方行天下克詰張皇之大畧也而王宮宿衞於軍制爲特嚴宮正主王宮官府次舍之版夕擊柝而比之宮伯主公卿大夫士之庶子爲環衞者蓋八次八舍周囘王內晝夜宿守如此乎其設也王出入太僕自左馭而前驅視朝在路門之左虎賁氏掌師虎士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視朝在路門之右旅賁氏以戈盾夾王車而趨車止則持輪司隸掌率夷隸執兵器兵服衞王門蓋居守行衞靡時不警內外相維有條不紊而諸防微漸張武德如此乎

致嚴也宮正宮伯大宰之屬而虎賁虎士則司馬屬也司隸五隸司寇屬也六官各以其屬屬於天子爲警衛而又糾德行稽功緒以勸之各掌戒令糾禁幾出入嚴誅賞以防其過蓋體統森嚴樞機周密而執劉鉞上戎刃者皆冠冕佩玉之士大夫也乃司兵司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事及授兵此司馬之灋而頒之受兵輸亦如之及用兵亦如之司戈盾掌物戈盾而頒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而射人以射灋治射儀服不氏主養猛獸而教擾之射鳥氏主射妖鳥以抑異類狃恐怖而專之於射羅氏

掌羅司爟行火盡備弓矢鍛戈矛殼甲胄敵干彌刃

而凡爲攻爲守爲火射爲近射爲車戰爲野戰者又

不戒而素習也乃較人臧僕講馭夫之灋大具而十

二閑六種之馬阜佚教習畢可物而頒也司右掌搴

右之政令合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而國中勇

力之士能用五兵者畢可得而屬也乃職方氏以中

大夫掌天下之圖辨九州之國以周知天下山澤川

藪户口阨塞之數眡天下於指掌掌固掌城郭溝池

樹渠以爲固司險阻掌山林川澤之要害遮列之以

爲險須士庶子及衆庶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以爲守

即有暴客無所伺之則又其因天地之險明守國之務伏至險於大順兵設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道也國有故則藩塞阻路止行者以其屬守之王親征司右屬右大僕贊鼓傳王命于軍中戎僕掌馭較人頒馬環人致師察軍慝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巡諜賊而搏之而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櫜其備豫至於此即倉卒豈足憂哉師有功則司勳氏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功有功者銘書于太常祭于太烝此成周本道灋天因地訓人任形勢以待事而歸其用於全國也

制于未亂而足以御亂保於未危而足以維危爲不可勝而幾神變化畢伏於無形足制勝也此夏官卿治軍之道也王降而霸齊桓用管仲倣先王之制作內政以寄軍令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則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連爲里里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連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鄉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合之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公將其一國子將五鄉焉高子將五鄉焉而軍令以

行故高國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蓋寓政於令猶之平寓軍於農得自然之勢焉以能守固戰強九合諸侯而天下用匡晉文公繼起蒐于被廬以作三軍使御穀將中軍御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將下軍讓於欒枝先軫而佐之蓋至於城濮之戰車七百乘少長有禮而文公知其可用也以能修扞王覲主諸侯會盟者數世當是時楚以荊蠻而莊王能以其國覇其師之戎分爲兩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

皆內官序當其夜其軍行左轅右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備軍政不戒而具以能卒乘輯睦平陳軼晉抗衡于中原當是時魯成公作丘甲使丘出甸賦哀公用田賦又計田而賦之皆重賦民以足兵蓋師旅亟動兵不足而歛百姓以事之國不競無惑矣春秋書之傷民力自此而竭也至於戰國齊有技擊魏有武卒秦有銳士世方爭於功利馳說因時輔勢作爲權詐以相傾駴而亟疾於兵孟軻氏傷之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結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蓋痛之也。孫卿子論之曰。齊人隆技擊。得一首。受賜錙金。（八兩日錙）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是者。復其戶。利其田宅。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更造不易周也。故地雖廣。其稅必寡。民雖衆。其力必竭。是危國之兵也。秦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

罰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隷五家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繇也是鼂爲有數然皆干賞蹈利之兵非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當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故兵無他道亦有仁義而已矣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遠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所以至刑錯兵寢而不用者其本未有序其施行有統也秦乘四世之威據河山之阻窮兵

力以幷天下既滅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兵器於咸陽銷之示黔首弗復用而北築長城以拒胡置戍焉又南戍五嶺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謫發之先謫發吏有辠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民莫聊其生於是卒隸之徒猋起雲合還爲敵讎以覆祀滅宗而自起王翦蒙恬章邯之倫亦皆以隕其身夷其世也天道惡殺應以顯至詎不信哉漢興踵秦法於郡國置材官而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

城門內之兵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獨調諸農則猶古之遺焉民年二十三而征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六十五而免郡國去京師遠民情無慮顧守深堅卒有急可恃故以爲宮城衛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近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利害不相捐故以爲京城衛謂之北軍南軍以郡國民始傳者充新故番上常二萬人天子以季秋及歲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勞之以農桑乃遣北軍番上與南軍等而調之左右京輔左右京輔者左扶風右馮翊中京兆也三輔吏威重於郡國守

而不得專兵獨發騎士請北軍以聽於中尉而郡國兵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巴蜀三河潁川諸郡國惟獨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郡國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有樓船郡太守若都尉典郡國兵王國相比郡太守中尉比都尉侯國相。比令長歲郡守尉教兵侯國相與焉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其正卒人番休迭上月一更曰卒更卒貧願顧更得錢聽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曰踐更法天下人

人各直戍邊三日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不輕復然勢不能皆人人行爲三日之戍行者自戍三日亦不可便往還因往一歲而更諸不行者輸三日錢入官給戍者日過更其謫發則有七科惡少亡命弛刑選募則有勇敢犇命佽健之屬而漢軍制盡於此高祖時制南北軍爲諸夏根本衛尉中尉之任不輕授擇熊羆不貳心之臣以充呂后之世欲尊諸呂自擅分屬之祿產而長樂衛尉屬之呂更始專聚兵以威大臣且崩時戒祿產曰我死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及丞相平大尉勃旣交驩謀誅諸呂乃令酈生子寄給

說祿解將印以兵授太尉而紀通持節矯納太尉于
北軍太尉既得北軍然尚有南軍衛尉居中實主之
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產殿門蓋產入宮郎親衛
本所屬勢足以制外然南軍存而太尉得以其令傳
告中衛尉而朱虛入清宮實請北軍卒千人以行則
又太尉得主軍之效也蓋兩軍表裏相維攝以巳難
固如此而郡國兵郡守尉得專制焉其後武帝盛兵
以威四夷於是增置期門羽林屬南軍爲宮掖衛增
置八校尉隸北軍而更名中尉爲執金吾衛京師進
中尉屬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及外西域兵屯騎

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知越事者胡騎校尉掌胡騎。習胡事者。與水長射聲虎賁三校尉而八。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城門屯兵。屯各有司馬。有十二城門候。則募兵始此。而期門羽林之士皆家世爲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費。而京師之兵制寖壞矣。元狩後。兵革數動。發謫吏謫民謫戍。次及七科。若異時隸都尉者充兵。而郡國之軍制又壞。後往往發民從軍。而舊制蕩然。光武即位。意銷兵。詔罷郡國都尉。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還民。罷太守都試法。惟京師兵頗如

前漢時國有征伐調京師衛兵四出以定難意欲以彊榦弱枝而專其重於中都也永初中募民入穀爲虎賁羽林衛士無慮皆市傭而營衛之選又壞延熹閒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而京師之兵盡殫弱弊矣其後盜大起往往募召增兵創立名號爲陷陳義從積射之類冗濫不可較而國力耗然黃巾乘之天下大潰已乃召邊兵除宦豎而漢遂以亡則原漢盛衰皆兵之繇也漢兵志不具上事具宋儒馬端臨所爲兵考中魏武擅國置武衛營於相府置領軍主之文帝增置中壘營於是有武衛中壘二營有中

左右前後五軍軍各一帥。置中護軍中領軍護軍將軍之官而州置都督典州郡兵。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然是時大將軍實都督中外諸軍事。司馬氏世柄之。曹魏以亡。吳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及車下虎士。其州郡兵有丹陽青巾交州義士及健兒武射之名。其調民已亟。大率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後五子分將而吳亡。蜀初置五軍畧倣漢制而所糾合四方精銳之士。有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之號。然國小壤迫。弊於兵。又兵數動以讐國而亡。晉既混一。其制因魏。而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

都五十八人交州牧陶璜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其服從官役者裁五千餘家二州荒服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據境上流未宜約損州兵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武備不可盡弛不聽而永康以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禽制天下大亂元帝南渡以揚州爲京畿荊州江州爲重鎮而三州戶口實居江南之半於是復刺史典兵而荊州鎮特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入衛定國難逆則王敦蘇峻以啓釁爲國憂蓋其勢也其後南軍脆柔風示不競而終并於北五胡虐用虜使其民司冀青徐并雍七州之間民五丁

用二或四丁用一而軍自齎資餉調不辨者斬蓋破家以殉其身而猶莫之能給也則慘烈至矣宇文太祖用蘇綽言實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州郡尉健材力之士以充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武事合爲百府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一開府領之置大將軍十有二人二開府一大將軍統之二大將軍一柱國統之而屬於都督持節蒞臨焉（六柱國所統毋過五萬人）隋因之爲十衛唐初置軍府領以驃騎車騎兩將軍析關中爲十二道置軍府十有二萬年道曰參旗軍長安道曰鼓旗軍富平道曰玄戈軍醴泉道曰井鉞軍

同州道曰羽林軍。華州道曰騎官軍。寧州道曰折威
軍。岐州道曰平道軍。豳州道曰招搖軍。西麟道曰苑
游軍。涇州道曰天紀軍。宜州道曰天節軍。多放天象
而名。置將副各一人。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尋廢而
復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已軍置將軍一人。坊
主一人。以簡察戶口。督課農桑。蓋兵取諸農。貞觀中
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號名。其在關
中者二百六十一。以居重而馭輕。府三等。兵千二百
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
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兵曹別將各一人。府以三

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征行裝自具。介冑戎器藏於庫。而時給。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能騎而射者。爲越騎。餘爲步兵。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之在府者。肄武事焉。而皆隸於十六衛。左右衛領府六十。諸衛領府五十。或四十。餘隸東宮六帥。凡發府兵。下符契于州刺史。刺史與合符。乃發。閭府盡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次則果毅行。小發則別將行。當是時。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折衝獨以田隙教戰陣。國大師。則以符契發兵至所期地而集。所命將按

閱其教習不精者罷折衝甚者及刺史率以行事竣
將解兵歸朝而士卒賜勳加賞遂罷歸便道者徑歸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而將不專兵兵無常將將
無握重兵不制之患乃天子則自有禁軍禁軍者北
衙兵也高祖既定天下罷從軍者歸田命願留宿衛
者聽願留者三萬人以渭水白渠旁民所棄腴田分
給之號元從禁軍後元從軍老不任軍以子弟代號
父子軍而諸衛府兵爲南衙軍貞觀中太宗擇善射
者百人於北門番上曰百騎已選材力驍壯爲七營
月一營番上曰北衙七營已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

領於諸衛。號飛騎。上游幸以從。爲翊衛。高宗時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夾陛桓行幸夾馳道而馳。武后時。改北軍百騎爲千騎。睿宗改萬騎。玄宗用萬騎平常亂。改左右龍武軍。用元功功臣子弟以充。良家子避征戍者。或稍得納貲隸焉。分日更上。如羽林。皆謂禁軍。時府兵浸墮。番上者。衛將佐以假人爲傭奴。京師人耻之。至以相訴病。於是有熨蒸手足以避役者。自劉仁軌將以鎮洮河。實始有久戍之役。牛僊客以積財媚上得宰相。邊將慕效之。山東戍卒。賫繒帛自隨。輒誘之置府庫。晝苦役。夜縶地牢。

利其死而沒其財。故自天寶後山東戍卒生還者十二三。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訌。殺將帥自擅者。以府衛法密。顧田園妻子。恐終累家族故也。久衛伍益耗散。至不能給宿衛。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號長從宿衛。已更號彍騎。而折衝將皆積歲不遷。士人恥爲之。至天寶末。而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爲相。遂奏停上下魚書。六軍衛皆募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鼎之戲。以嬉。不習兵。又人不土著。無家族。不自重愛。當是時。天子方外討奚契丹。天下勁兵。悉萃西北邊。而長征兵無

還期。敕分五番。歲番遣還家洗沐。洗沐五歲。酬勳五轉。慰其心。而天下頓弊。及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得夲專制置。官左僕射。爵東平郡王。貴寵震天下。聽於上谷鑄錢。聽以藩將代漢將。竟驕極而反。唐初兵戍邊屯防、大者曰軍、曰城曰鎮、小曰守捉、而總之於諸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更命曰大都督、行軍征討、亦曰大總管、未幾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開元中、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而士馬精悍者、皆在邊矣。犯京師。京師彍騎至不能受甲。於是兩都繼陷。大盜熾。而武夫叛卒起行陣。若從賊自歸者。無慮除節鎮。爲使相。列侯王矣。大者連州十餘。小兼三四郡。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主。每節帥病且死。輒

立子爲後不則士卒共推擇所與私將號留後以徼
命於大子天子不能制順而撫之以苟幸無事而方
鎮之禍遂與唐相始終矣當祿山反時諸禁衛從上
西者僅千人肅宗赴靈武衛士不滿百人專倚朔方
軍爲根本旣即位以禁旅單弱稍復調補北軍置左
右神武軍以元扈從官子弟充之曰北衙六軍中擇
諸善騎射者置御前曰供奉射生官分左右廂曰左
右英武軍乾元初李輔國用事欲擅兵請得將羽林
騎士五百人時徼巡相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
周勃得以北軍安劉氏朝廷制南北衙欲文武區別

以有司今用羽林代金吾警非制也脫內有非常當何用制之乎事得寢初哥舒翰破吐蕃於洮西置神策軍立軍使祿山反神策較尉衛伯玉將兵千人入赴難而神策故地没於吐蕃不得歸卽詔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將所部屯陜而命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已代宗幸陜朝恩舉以其軍從事平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敢顯然與北軍並也已吐蕃復犯京師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左右廂勢欲居北軍右因遂爲天子禁軍而朝恩以知神策軍使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遊普潤

皆隸神策軍明年復請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諸衛畢隸之而朝恩以放橫誅死當是時神策軍雖處內隸宦官而數以裨將主兵出征伐輒克及李希烈反盜四起神策武力士多鬪死詔神策使白志貞蒐補以充志貞因爲利東征士死亡者不以聞市井豪縁爲幸入賂則補之名著籍受給賜而身市廛爲販鬻於是徒卒盡而隸伍籍無慮皆市人段秀實以爲禁旅單弱不足備非常上疏言古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凡以尊君卑臣强幹而弱支也今外有不廷不虞之虜內有阻兵方命

之臣而禁衛不備不精既削且弱後猝有變國何以待之夫猛虎所以爲百獸畏者以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爲之敵惟陛下留意疏上不省尋涇卒作亂召禁兵捍賊空無人而天子幸奉天已志貞流殛死而神策都虞候李晟自飛狐道以其軍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使有社稷功而神策士益寵而殿前左右射生軍亦改號神威軍於是北軍屯所增置號名皆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爲最盛總號曰左右十軍德宗至自梁州以神策軍在左功賜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罪免死而中書御

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數三輔人庇焉一牒輒十數
人長安姦人占籍兩軍者身不宿衛輸錢中人代
者上名曰納課而外恣橫肆爲暴京尹赤令爲斂屈
已內侍益崇寵特置左右神策護軍中護軍護軍中
尉官之已又置統軍當是時邊兵衣糧多不贍而親
衛卒出屯防者諸須給特厚於是諸邊將詭自請願
遥隸神策軍得自竭既得請即稟賜遂羸舊三倍繇
是諸邊卒往往稱神策行營而邊軍皆內統於中人
矣蓋是時藩鎮外擅禁衛內恣而中實單弊即一有
緩急曾不能少有禁禦也卜兆見矣貞元中天子與

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爲上敘府兵興壞之端甚具

因爲上言。今歲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計歲食二

百四十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三百六萬緡。國

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令有錢。亦無粟可糴。恐未

暇議府兵也。帝默然。大憂之。曰。減戍卒歸也則何

如。泌曰。陛下誠聽用臣策。可不減戍卒。不擾百姓。麥

賤糧食足。而府兵亦成。帝曰。審如是。何爲不行。泌對

曰。誠行之。必亟爲之。後旬日無及矣。吐蕃往居原蘭

間。以牛運糧。今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

綵纈。因黨項爲市。每頭不過二三疋。計十萬疋。可得

牛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償其種餘准時價官五分增一爲之糴來春種穀亦如之關中土沃饒而久荒所收必厚戍者厚獲勸耕者必多邊地居人少而軍月糧足自食粟麥無所售糴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減且倍矣帝曰善命立行因問卿言府兵亦戍如何泌曰戍卒因墾田饒穀粟必懷土無歸心舊制三年而更及將更下令有願留者以所墾田爲永業願以其家來者給長牒續食遣之卽願從者必衆如此數更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强也。帝大喜。而戍卒應募

願耕屯者什五六。後事尼不行。當是時。澤潞以山東

多變爲兵衝。軍伍彫刓。節度使李抱真大憂之。乃籍

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給弓矢。令閒月將曹偶習射。歲

終大蒐親按閱。第能否賞責。比三年。人皆爲精兵。舉

所部得成卒二萬。皆不禀于官。而府庫充實。而昭義

步兵。因遂雄山東。爲列鎭諸軍冠。則屯營田之於軍

制。其本務也哉。唐史有言。唐有天下三百年。兵大勢

凡三變。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廢而爲彍騎。彍騎變而

方鎭之形成。强將悍卒徧于天下。於是天子自置兵

於京師曰禁軍迄不振以亡故兵以止亂其弊也適以爲亂又其甚則困天下以養亂也安危之勢可不慎哉梁祖起盜賊篡唐制峻法嚴軍將較有戰沒者所部軍盡斬曰拔隊於是士亡命不敢歸則令將較文其面爲識毋出亡輒獲獲立庖士不忍荼毒而梁亡唐莊宗結髮舍戰愛士卒賞賚無度剥瘝民以奉軍民殫弊而軍驕不可使唐亦以亡其後晉漢周率以士擁立有國姑息軍益甚至不敢蒐閱士羸不任戰而循習驕蹇不用命周世宗敗北漢于高平始太息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養甲士

一。奈何浚民膏血養無用之物乎。乃大閱登精銳為上軍。汰羸老為剩員。稟稱之。而兵精。又募天下壯士驍勇者。咸詣闕。選隸殿前諸班。收藩鎮之權。而兵愈益精。宋興平定天下實籍焉。其制軍之法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蕃兵。禁兵者天子宿衛軍也。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分隸于殿前侍衛。一總管司為宿衛。籍藏於樞府。諸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之政。皆樞密院掌之。其親近日扈從者。曰班直。其分營州郡。便廩食於外。聽以其家往。曰就糧。皆謂禁兵。諸邊防要郡有征討屯守。畢自京師遣使往來道

路習勤苦與諸鎮兵互戍更意以重禁衛而尊京師

廂兵者諸州鎮兵也州鎮兵壯者既揀隸禁衛餘畱

本州鎮總於侍衛司隸宣徽院以分給漕輓畜牧繕

修之役雖無戰更亦罕教閱唯邊蠻夷者間更戍與

禁兵參屯意削方鎮權奪其兵鄉兵者民兵也視鄉

小大爲之數選土著以充有部伍無營壁所在團結

訓練以爲防爲追胥然不得擅調役兵者百有司隸

兵也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其事則專其

處而無更有額名有營有常稟有橫賜然不以即戎

其西北邊諸塞下内屬夷羌各有部落團結保塞爲

藩籬者。曰蕃兵。不在是。方宋之初。卽詔禁衛各閱所部兵。諸州長吏各選所部兵。揀驍勇者升上軍。他諸出於召募。團諸鄉井。或於營伍錄子弟。或於凶歲募饑民。或以有罪摘配隸。所繇無常。而天子失職獷悍之民皆收之爲良民。衛。而統於禁衞兵無常帥。帥無常卒。有發則畀將以兵。已於事而峻。則入奉朝請備指蹤。而外內相維。上下相制。等級明而賞罰必。雖有暴戾恣睢。無所用之。又其時天子以英武定海內。其選練皆臨軒簡閱。有功勤。卽爵賞無所吝。一犯法立誅。而諸邊將官。不過巡簡使。所將卒不過三五千人。

故兵約而能精。又京師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廩贍之。天下山澤、縑帛、泉貨、鹵萑、百物之稅，畢入於縣官，充賞給，沛然而有餘。以能略定海內，成混一之業。亦制之以其道也。太宗嘗閱禁兵，有挽強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不衰者，歎以為弧矢之妙，近代罕有也。咸平中，詔三邊廂兵升禁軍，曰保捷，曰振武，法益完密，而耗蠹萌起。凡召募兵，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遞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隸諸軍。其下軍升上軍，自上軍升班直者，皆臨軒親閱。每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須，所司引對，便殿給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之。時揀拔精銳升補，而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窶給者有薪水錢，役兵勞苦者季給錢，自川廣代

選者、別給裝錢、川廣遞舖卒、或給特服錢屨、軍外出、皆率有口糧、景德中、契丹通好、無事邊、乃擇河北强壯歸鎮、定兩部署、而省鎮防兵十之五、緣邊兵三之一。其後趙元昊反、世久安兵圯、大募兵充禁旅以禦敵、而所募兵遠被川峽荊湘嶺表。雖壯狡中格、然不能其水土、而摧陷復非所長。陝西河北京東西竝邊土著、即揀選不及等、而驍勇狎戰。乃增保捷振武壯勇、京輔郡增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鬭諸軍。名就糧禁軍、以益之。於是中外禁廂軍多至一百二十有五萬、蓋軍冗甚矣。西師罷、龐頴公籍自延州入爲樞副、首言關中苦餽餉、請徙沿邊卒

就食內地。而天下兵罷老者猥多。不可以不汰。議者以虜初臣服。情僞難測。未宜遽弛備。而兵方募隨汰。恐變生。雖帝意亦難之。而籍在西事久習邊。度元昊困。必不遽敗盟。而兵不汰。將國力日屈。以百口保西事無他。固爭之。於是兵汰者八萬人。嘉祐中。韓魏公琦在政府。上議言祖宗以兵定天下。有征伐則量敵募練。事已隨併。故兵日精而國不費。今二虜號通好。而西北邊屯防之兵不解。常若敵之將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也。於此時不爲之先慮而速救之。一旦邊陲竊發。水旱相繼。乃駭而爲之圖則既晚矣。又

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粟貴踊常苦其難贍而邊卒數多復且有尾大不掉之虞祖宗時內屯兵京師歲漕東南粟以贍之地廣而易供雖其數多乃適得强幹弱枝之術故其時就糧之兵少邊有事輟京師兵以赴之固爲慮深而爲費鮮也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陜西河東賦稅及三司筦榷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制爲軍額額足罷募闕乃增補額盡而營數畸零者併省之庶國力可無屈也且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之所剏制定天下者也天禧景德之兵眞宗之所守成爲備豫者也慶

曆之兵。西師後增置之數也。請下密院。具實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多少孰愈。則精冗判。而裁汰可無疑矣。於是詔兩府詳議具數聞置額兵。如章開寶籍總三十七萬八千。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籍總六十六萬六千。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籍總九十一萬二千。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自是稍加裁制。治平籍一百十六萬二千。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熙寧籍禁軍五十六萬八千。元豐籍六十一萬二千人當是時。天下無尺土一城不名禁兵為防守。故不耕而聚食者百十萬。世方晏然無事。而稅斂之厚。至不可復加。三司用日不給。而禁廂所募者兵。皆坊市無賴。安豢養。勢不能不惰驕。衛士入直。不自持襆被僕

糧又法不隷於有司有司不能制暫用之名借倩已
磬皆而不肯應三歲而郊國大賚皆八九十萬而安
爲固然有不稱願稱多怨少比好嫌惡以徼於上甚
且操白挺而群呼蓋名雖爲兵而實則驕惰不可使
之人也學士蘇軾言昔漢之制兵未嘗聚於京師唐
雖聚兵猶力耕積穀佐國費初未嘗無事而食也今
則有漢唐之患而無其利擇其偏兼用之故兼受其
弊而至此廩廩也皇祐中富鄭公弼撫京東河北民
以水災故流入境者三十餘萬召募爲廂兵拔其豪
得九指揮教練之稱威邊壯武威勇分諸州服征役

已行其法於諸路。就糧禁軍缺。因用選補。先是民兵
在河北河東曰神鋭忠勇强壯忠順。在陝西。曰義勇
麟州曰義軍。在川陝曰土丁。在廣南東西曰槍手。在
荊湖南北曰弩手。西師作。籍陝西民爲弓手。已刺爲
保捷。師罷放遣。治平中。韓魏公琦當國。爲上言河北
河東義勇皆土著。皆勇悍純實。出天性。而物力資產。
足內繫其心。稍加簡練。於府兵何異。陝西保捷皆揀
放。所存無幾。宜僉義勇。涅手背爲土兵。一時不無小
擾。而終成長利。詔允行。知諫院司馬光持以爲不可
疏五六上。畧言方刺陝西義勇時。臣丁憂還陝。備見

其事民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而爲兵追呼逃避人皇悖如死喪號哭徧野及刺面後教師利其財賄誅剥百端爲煩擾特甚始敷榜云但守護鄉里已復屯戍千里供億勞費無已況其平生所習惟田畝力作雖日教閱獨旗號鮮明鉦鼓備具可美觀而止一遇寇敵即瓦解星散而大陣隨之殊無益有害也自後官知其然放汰還農則惰游已久不復肯服稼力穡如異時矣又田產空盡流落無歸强者爲盜弱者轉死長老至今於悒長歎此可爲永戒而不可復也況今既賦斂民之粟帛以贍軍又復籍農民之

身以爲軍。是一身而兼軍民之任也。民之財力得不盡屈。且既籍之後。州縣義勇具有常額。後即逃亡病死。必隨籍而隨補之。是使陜西之民。世世常三分之一爲兵也。光又詣政府力言之、韓公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殆不無補也。光曰、兵之貴先聲者、爲無實也、然獨可欺之於呼吸頃刻間耳、今吾兵雖益、實不可用、彼不過十日具知之、於聲何有、琦曰、君但見慶曆間刺鄉兵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方募刺保捷時、亦豈不云然、而卒充戍、今安可得保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國、因公所著籍、驅之行戍邊、如反掌耳、琦語塞爭甚力。而事不爲止。蓋韓公雖心知募兵不可罷。而以爲冗食無當。終不若兵寓於民爲自然之勢也。熙寧初。天子患兵冗。議銷併。

乃親制選練之法敕所司揀不任禁兵者降廂兵不任廂兵者免爲民諸年五十以上願爲民者聽而冗兵大省巳王荊公安石旣柄國爲上言太祖懲藩鎮之弊立更戍法遣禁旅戍邊不置將雖無復難制之患而更戍旁午議者頗以爲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卽緩急不可恃請部各置將將兵平居專於訓練無番戍之勞有事而遣使兵將相知而緩急可爲使便於是詔京畿東西及河北路置將三十有七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置將四十有二巳團結東南諸路軍如京畿置將十有三總天下凡九十二將將各置副

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陳親民者以充
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訓練等官
實始變禁軍之制又以為方河北為方鎮割據時內
抗中國外禦四鄰亦有邊奚契丹者乃兵不外求而
足今河北戶口至蕃息又竭天下之芻粟以奉邊曾
不足以當一面之戎狄此其故可知也臣以為儻不
能治軍使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請立法以
十家為保保有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
為都有都保正副主客戶民三丁以上選一人為保
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優

厚材勇過人者充保長授之弓弩教之戰陳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强姦畧人傳習妖敎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保伍法隨坐餘非敕律所聽糾毋得告即知情不坐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鄰保雖不知情科失覺其逃移死絕若同保不及五家者他保內外來徙居者收爲保戶滿十家別爲保置牌書其戶數姓名以稽始行之畿甸後推之五路以遍于天下葢實始變民兵爲保甲法始行民憂無錢買弓矢隸後且戍邊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帝聞之以謂安石安

石曰人言固未必信。即有之。愚民難與慮始亦無足異也。爲天下者。如止任民情而縱之。亦何謂政乎。保甲非但除盜。又可使習兵。且省財。令募兵不得肆。惟陛下果斷。時陳留縣。督民置弓箭鼓鼙。民苦擾以聞。帝又謂安石。安石曰。有之。庸何傷。自生民來。通兵農爲一事。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射四方。壯而服田力穡。有事而服戎。故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民所自具。未聞國家造耒耜給百姓也。則雖使民置弓矢。豈足過哉。第陛下憂恤百姓。故立法禁優之耳。且府界素多盜。歲不下百十發。民皆出錢給捕賞。不爲怨。今

制保甲以禦盜令少出錢置器械非有損也即怨何

恤乎。帝曰捕賞錢民習爲固然自備弓弩。民創見宜

不能無怨譬之河決壞民田宅民不怨令決河以壞

民產怨之矣而安石持不罷元祐初司馬公光疏其

害言兵出於民雖云古法然古丘甸。八百家纔出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蓋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而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

無侵漁故能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民二丁取一

爲保甲授以弓矢敎之戰陳是使農民半爲兵也三

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教場五日一閱無間

時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與一丁教閱
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日
聚之場中必得賂乃縱是三路耕作之業幾盡廢也
自唐開元來民兵法壞戍守戰禦盡募長征不習兵
久矣國家承平百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
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而馳者舊歎息以
爲不祥又巡簡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
倚爲權利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
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不堪供億流移四方
襁負盈路又朝廷特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賞糜

費萬計不取諸民將於何取之農民之困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是終何所用哉使捕盜賊衛鄉井則無爲貴多令戍邊境事征伐則鳴鏑交而奔北潰敗可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量州縣户口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畧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户田二頃免雜䌛惟多盜地分嚴程科罰隨功小大遷補職級聽縣令尉卽保甲中簡武力高强者以充如此卽不必教閱而武藝自精一縣之中壯獲者既爲弓手其羸弱雖使爲盜亦且憚之則弭盜之一法也於是諸府路保甲官竝罷時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方排方邦農務方急而

保長號召隨傍羈縻其敎閱也保長得管之正又管
之巡簡之指使與巡簡又管之提舉司之指使若幹
當又互鞭管之提舉官長又管之一有逃避縣官又
管之此鞭管之若也創製巾袍弓箭弦包鞍轡凉棚
甚象隊牌傚椅卓典紙墨看定人雇直之類其名百
出都副保正之間遺要求不在是一不如意即以藝
不如法摧原之此誅求之所甚苦也官吏倘法以制
無毫髮憂百姓之心故保丁不恐屢搆大獄禍亂萌
伏願慮大體又以比歲災傷盜賊並作禁旅盡屬將
以圖安靜

官。與州郡爭衡不爲使而卒旅不更戍。成於惰縱又
該官重複。虛破廩祿。請盡罷其禁軍。獨委州長吏與
總管鈐轄統之。便於是詔諸路禁兵復互戍。而頗省
鈐轄都監等員名。以將官兼充。當是時知定州蘇軾。
言祖宗來。沿邊要地屯禁旅。止以壯國威而消敵

謀為之虛聲而實無所用盖禁軍驕惰日久膽力懦劣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數十里而趨即喘悉汗流設令進取深入鋒交陣薄彼豈能任哉故鼂錯與漢文畫備邊之策不過二事徙遠方以實空虛制邊縣以備守禦而已實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刺宣毅二十萬皆不得其用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輯番漢熟戶弓箭手封殖砥礪藩維固而元昊來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百姓自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所衆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等目出

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舖遞相望遇有警急一鼓而集者頃刻千人盖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之道也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請旨行西北邊賴之後兼充保甲覆有召集追呼之擾勞費失業欲乞朝廷少賜優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知韓魏公刺義勇之舉固身親西事熟民兵之利而然其謂民兵秖爲煩擾實無益於勝敗之數非通論也獨內郡當承平熙恬時戎服執兵雖日選練非身親戰陳獨可爲聲容兵終已不精又

別立管轄名目即狠貪蠶食勢所必行又不領於守令如漢北軍之法而遣使者提舉之始政無根故事以不行大都宋初禁廂軍召募內則三司外則漕臺歲賦廩給畢有經制害至康定憂邊而召募日廣於是乎天下有百萬坐食之兵國家又以金繒賂戎虜役之宴安以銷靡其氣曾不得其一日之用元豐憤之行保甲而募兵日衰元祐以降保甲罷行無常而民兵亦又衰蔡京用事國費侈而兵廢蒐補階級旣壞紀律又亡至以閹豎握重兵張勝請敗士卒耗亡輒爲住招闕額以其封樁爲上供之用宋制諸軍闕額未招塡則

拘其稟俸、別作
榜封之、備上供。北難作而逃亡配隸操瓢行丐之人。
畢募以充伍。而猶病其單寡也。幹離不挾兵萬餘長
驅而南。內顧楞然。始倉皇召天下兵以勤王。陝右諸
路。古勁兵所出。种師道將以入援。僅二萬五千人。不
能軍。於是京師不守。勤王之卒。潰爲盜賊。而寇盜遍
天下矣。嗚呼。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
敗。未有甚於汴宋者也。南渡初。高宗開元帥府。諸列
鎮將咸屬。已即位。招降盜郡縣兵。置御營司總之。以
宰相兼御營使。因所部爲御前五軍。已改神武軍。已
隸殿前司。於是兵柄始一。御營使張慤言三河民怨

敵入骨髓。恨不盡殲其類以報國。請倣唐人澤潞步兵。若雄邊子弟兵遺意。募民聯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於都社各署長正副。復其繇。能結五百人以上者。借補官。具爲書以上。詔須行。無何諸大將宗澤韓世忠岳飛之倫。各以其忠力。訓練倡率。遂能以沒世不復之卒。爲國精銳。抗百勝方張之勍虜。而奪之氣。令憚慴議和也。豈非軍因時制變。因勢震刷。不中御於朝廷。即易爲雄強。不擇將而徒以法制縻之。歸於圯廢而已乎。無何逆檜以諸將握兵難制。召入覲。分三大帥副較。使各將其兵。覆爲虜內間。鋤芟廢

罷蒴瓜牙而以其國予敵也悖矣悖矣

國家於京師設都督府五親軍衛十有二五府所屬衛三十二於四方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於夷服設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各統其軍及部落聽巡捕軍器漕運 京操守備征調朝貢保塞之政令大都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聯比以成軍國大師則 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贊軍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

所佩印於朝將歸第軍回衛所聽調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

高皇帝未登極時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中書省言古寓兵於農居閒則耕有發則戰暇則講武今天下兵爭所定郡縣念豈無武勇之材宜精簡編緝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事平有功與官軍一體陞擢無功還農庶幾寓兵於農之意而當定府州縣時張赤白旗二立之郊下令曰願爲吾兵者立赤旗下願爲吾民者立白旗下因著籍而律嚴人戶以籍爲定之條盖軍民遂分而於時取兵非一途有從征有歸附

有謫發著籍從征者諸將所素將之兵平定其地因
留戍者也歸附者勝國及諸僭僞者所部兵舉部歸
義者也後乃謫發諸罪隸爲兵而制衛所兵所在有
閑曠田分軍立屯堡令且耕且守約以十分爲率七
分守城三分屯耕有警則朝發夕至視古屯營法爲
近法毎軍約受田三十六畝歲収子粒十有八石入
月糧歲十有二石閏加一石餘二石上倉餘丁所受
納以差次降其番上宿衛給繇役其口糧於倉内給
支其牛具農器總於屯曹細糧子粒登於戶部已設
風憲官提督之當是時屯重兵　京師而

上加意於留屯嘗太息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於是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則移數衞於江浦六合諸屯以就田。而
上親勑五軍都督府言古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如屯。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使屯兵坐而食於農農安受其弊。非長術也。其令天下衞所督兵屯種庶兵農兼務以紓國力。古良將若趙充國晉羊祜唐李抱真。皆以是策勲當時垂名後世。爾藩鎭諸將其務程督使盡力於耕作以足軍盖數年間倉廩苫盖畢完備而儲偫豐盈已

上諭武臣言為將者當知卒伍之艱難為優恤支分有
疾病營視其醫藥闕支冬夏布匹毋尅侵諸不知米
歷人毋留伍士耕種暇即所習五兵演練之無廢事
當屯種時令及時耘鋤無惰農比將冬令士伍整葺
舖㸑炕畜薪炭以禦冬　命取古往武士義烈可鑒
觀者作武士訓戒録頒之已以軍衛官貪財賄科歛
苦小軍不顧念也作大誥武臣録具質言軍伍勞苦
萬狀朕身親更之汝將領身家衣食所自出令將心
比心發仁慈心隱恤軍其深念如此永樂中
上勅武臣言國家盛衰存亡繫武備之張弛依在古而

來爾等世祿爵與國家同休戚宜嚴飭武備爲國爪
牙而比來紀律廢弛士逃伍不問甚且責放回軍有
程限而縱之或五六年或十年故軍伍益虛猝有緩
急當何以應調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憂國之所
致也自今宜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
振舉朝廷有磐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其富貴矣如仍
前失罪無赦已謂侍臣言朕在藩因出獵過田家見
所食粗糲心惻然傷之軍士屯種甚苦管屯官不務
勸率不時加勞問將士孰勸非所以恩士卒也其敕
諭將士勸農田寧夏總兵何福請更定屯田賞罰令

爲經久計降　勑諭奬之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府衛地迫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虛則虜易陵軼比軍人犯徒流罪悉徙戍輿州輿州稍遠然於胡患頗踈恐邊衛軍士多故犯求遷徙將伍日減不足以捍邊乞　勑邊衛所軍犯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毋徙衛從之時有言兵衛伍缺而建文中江西所栔集民兵可調也大學士榮曰不可

皇上命民復業且二十年今復調非信動衆非仁料兵非勇事得寢洪熙初　詔各都司衛所屯田官各屯務依原定分地以田按察司歲終比較屯軍有艱難

辦子粒不敷者除自用穀外餘糧體放免之
上諭戶尚書原吉曰古寓兵於農無轉輸之苦故久安
先帝立屯種法甚善而所司數以征徭擾之使失時荒
農致儲蓄不充未免於轉運此國之大患也其令天
下衛所凡屯軍自今毋擅差妨其農時違者比軍乏
興論邊將上屯田子粒數多者賞之時陝西官軍調
京師操河南山西軍調陝西甘肅備禦道交遠勞苦
上聞之謂兵尚書慶曰王道在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
就彼備禦河南山西軍備　京操不兩便乎非徒省
費抑且安民其速行毋以道路縻軍宣德中

敕天下衛所軍離鄉井在伍給裝艱其免原籍戶一丁
繇令專一供軍家在營者一體行　勑巡按御史按
察司言軍政　國家重務
祖宗於撫恤軍士整飭武備之法甚具近都司衛所官
貪賄差放有徵辦需索加倍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
或以答應上司爲名勒除月糧或指差操剋減布花
致軍士坐窘於衣食逃亡比比其遞年勾軍往往違
限風憲官督察莫有獲解此軍伍所以空也爾等巡
歷務嚴詗察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具執奏如
仍前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罪已罷邊衛士歲辦柴

炭之令。令得專備邊而嚴邊將受賄。放軍脫伍不差

操之誅。正統初。大學士士奇言御史清軍。有以陝西

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人。往南極邊補伍者。有以江

浙閩廣川湖人。往北極邊補伍者。各不能其水土。北

人死於瘴癘。南士死於寒凍。且其衛所相去遠者萬

里。近乃七八千里。路艱費劇。逃亡者多。長解負累。有

死於溝壑而莫之知者。良可痛也。况今西北二邊。急

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調戍南方。顧以南方脆弱

不能寒苦之人。謫當之。大不便。伏覩永樂中。令北京

人有於各處充軍者。毋勾補。於河間立一衛。衛　京

師。原衛別謫發充伍。宣德中。勅雲貴川廣勾逃軍。除本軍正身及丁巳解發者外。餘留附近衛所帶管收操。諸緣邊海地分。聽留著伍。後屢申令。則知洪武罪犯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者。

太祖皇帝之仁。所以懲有罪也。其後有罪者已死。其補役者。非其罪者也。則憫其遠戍。留附近衛收操。

太宗宣宗皇帝之仁。所以恤民隱也。

陛下仰體

祖宗之仁。申明前令。而部官執稱舊伍難以改撥。念獨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衛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

也。豈體國憂民之道哉。請自今從南北所宜發戍。使人宜水土。而兵政備豫便。國盛時。君相於軍民幽隱。注德意深至矣。正統己巳秋。虜患亟。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衛。京師。久多逋逃。主者請治罪。編尺籍。御史鍊綱言。方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效。今久不解。而恩賚未及。饑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也。且近。詔抵大辟者尚原死。隸尺籍。獨奈何使應募之士。與此輩伍乎。搜求太急。必且生他虞。兼邊務尚殷。急於用武。非所以勸士得人也。詔勿問。聽歸復業者數千人。自是屯政壞

而弊端萌起。成化中。大學士商輅爲上言。往口外田極廣。先年在　京功臣官將。於附近城堡膏腴田。占作莊田。他諸空閑田。鎮守總兵叅將等官。又占業之。以致士無近便地可田。夫且耕且守。在古有巳行之效。在今爲守邊之要。舍屯種而欲充實邊。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不能濟也。乞申屯法。禁侵占。省養兵之費。於是　命兵部移所司。選老成軍官督屯田風憲官以時巡察。課之。而清田之侵沒者。薊鎮右都督盧宗言。今薊州關堡軍。舊額二萬九千餘人。今亡額踰三千無可補。乞行法司。擬謫發囚徒以充雲南

兩廣逃軍潛住境內者。乞招集收用。且邊關通寇路甚夥。軍防守法疎。欲選所屬軍衞舍餘若民壯編什伍。以時練蒐。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下部議。部覆言謫戍囚徒。行司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例禁止不得收。收之將軍勸於逃。而巡撫都御史閻本立。嘗奏四方軍民願投軍自效者聽。宜舉行。其舍餘民壯。候邊患酌選用。 詔允行。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言今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邊縣民多驍勇。與胡虜狎敢戰。若練爲土兵。護家室。必奮勇自効。不待驅而從事。下兵部。部請 勅御史會官點選。編什伍。名土兵。得兵

五千餘人。人免租六石。戶三丁。委官練聽調。而延兵盛强。戶尚書言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地多曠不耕。守城軍餘類偷曠無所用。請量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耕種。而官收餘糧。給貧軍買馬騎操。便。詔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天順初。有言是勞軍非便者。下都督楊能等會議。能等言且耕且守。經國遠圖。大同自罷兵以來。人畜蕩盡。幸 朝廷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稍得安其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老死。又以給糧續買。令耕種。官不煩督責。士不致賠償。此官田牛之明効也。立法非

難守法爲難。乙申　勑邊臣恪守。俾永久不廢。庶濟
邊。　詔申敕如章。御史姜昂言宣德中、　詔天下官
民犯罪充軍者。止終身毋勾丁補。今行勾。殊失罰弗
及嗣之義。并違制。　詔申禁如章。弘治中。兵尚書大
夏以天旱引咎自陳。請避位。且陳兵政弊事十端。以
上京軍若出錢供用。一。營軍著工役。二。江南軍若漕
難。三。江北軍困　京操遠。四。邊軍民部運而濫食者
衆。五。竭　國力買馬而私匿者多。六。各太監出鎮者
橫放。七。各守備內臣占軍役數多。九。禁衛苞苴公行
干勢要。塹賞十也。

上嘉納准行。嘉靖初，
肅皇帝悼軍政壞圮。至正德末而極屢　詔條下。言兩
京各衛所有無賴冒籍投充軍。幷新添設旗軍較尉
勇士等目。并內府各監局招收軍匠。不下八九萬人。
歲支糧百萬餘石。甚冗耗。聽各回原籍隨住。敢有揑
奏影射存留爲冒濫者。謫極邊衛充軍。一各鎮遊奇
兵。調用防守。經年不得掣。比正兵尤苦。鎮巡官其議
處。有警照舊。無警掣回。或與正兵輪撥。均勞逸焉。一
國朝設立衛所。置屯田。令軍士耕種。納餘糧以充
歲餉。迺法久人玩。姦豪官舍軍餘等覇占多有。各該

廵撫督率管屯官。查某衛某所屯田若干頃。分屯軍若干名。其係年久故軍之田。聽官舍軍餘領種。如軍存無田力作者。查令退還。其領種故軍之田。以人戸爲限。人一分、戸二分。餘退還以給新附無業之軍。內有田園廬舍。修種有成。願賣者。聽平價售償。管屯具查覈上其要於部。以聽會。一內外軍逃亡丁盡戸絕。有經原籍官司回報五六十次。若二三十次者。該部槩發册清勾。此特資吏書里老勾攝時弊端而已。以旣絕莫繼之軍。擾平居無故之民。於軍無益。於民有害。甚痛。繼自今兵部查原籍行勾。經廻答戸絕十次以上。册

濫開擾民。一各邊軍。視腹裏勞苦甚。鎮守總兵官。類不肯撫恤。覆尅亇納月錢。取其財。役給作。苦其力。而內外衛軍。月稟該管官旗。名公用扣除尅之。其沿邊收糧官攢。具爲勢要親屬所包攬。上輸時。雜土沙粃糠。食之甚病。所司風憲官訪究嚴治。諸洞弊源如燭。而兵尚書世寧疏閱軍實。言今天下衛所額軍逃絕者。多遠年丁盡若埋沒者。虛處清查茫無根影。其近日病故若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在衛軍士備操者。或金鼓不聞。武藝不習。而教場爲虛設。或名掛行伍。身不在營。而得財以賣放。故今養兵雖多能戰

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累民壯之被傷。至役占之弊。尤不忍言。如漕運　京糧。民間之費。約米二石而致一石。軍士之勞。若不計焉。其邊儲又不止是。今軍月支米一石。又加之以馬匹草料。而投跟勢要。止納月錢銀三二錢而止。此爲以民間三四石米之費而但爲勢要三二錢之需。天下若何而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繇粟集。或繇歸附。未必皆有罪也。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必皆姦豪。必皆巨惡。未必皆可矜也。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况東南脆

薄之人充軍西北。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皆遠其逃。而兩不得其用。乞會議分查衛籍額軍若干。故絶若干。其丁盡戶絶。累經清報者。免清勾以除民擾。其不肯着役者。其綏惡難倚之人也。悉改編原籍衛分以通之。有缺伍。則另選舍餘。及犯罪者補充。而五十以上許家人子孫代充。其在逃二三次者。依律科斷。其情犯深重。例謫邊衛者。責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絶後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認佃課租。除歲賦外。納官司類解。爲軍裝。庶在衛皆土著。畏法而逃亡益鮮。至衛所管軍官。望併省而嚴執要役占之誅

幸甚霍詹事韜屢疏言我

太祖之建設軍職也初額二萬八千有奇亦夥矣成化中增八萬一千有奇
蓋二萬而視八萬增四倍矣成化迄今又不知幾倍矣以錦衣一衛言之初額官二百有五員今千七百員矣
蓋二百視千七百員增八倍矣洪武初軍官襲職比試令曰軍官子弟年二十歲襲職者比試年未及二十歲者待年及試初試不中聽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再試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軍此其法至嚴故材勇者擢庸劣者黜職不冗而俸糧易足給也自永樂來新官免比試矣舊官

即比試獨賂權貴即乳臭子無不中者矣此軍職所
以日濫而忠力鮮少也永樂中交阯平
太宗皇帝問本兵曰陞與賞孰便夏元吉對曰賞費於
一時有限陞費于日後無窮故多陞不如重賞
上曰舍陵元功餘班賚有差夫克平交阯闢土服遠於
國至大功也而恩猶止賞賚邇年奏捷獲馘者陞矣
奏帶者緝獲妖言者捕獲盜竊者又陞矣巧立名目
以冒陞遷此軍職所以益冗而去　祖宗之制益遠
也願　陛下命大臣集議循清黃例盡查內外武職
員數第其功等考其祖宗相承或叔姪兄弟繼及或

洪武永樂年間功或宣德而後功或內臣弟姪恩蔭或勳戚駙馬子孫或武舉取中各分數等而黜陟沈省之法其中或許世襲或許終身或許兄弟叔姪相繼或不許繼具籍冊揭示以昭激勸而軍職冗濫之弊可清於是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冒濫而言等疏言正德間各處軍功之弊濫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而武選之法盡壞也法鎮守官奏帶例止五名今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矣是三數百人者非實嘗備行伍親戰陳也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籍故一人而數處奏帶者有之一時而數處

獲功者有之他復巧立名色不日運送神鎗則日齎
執旗牌不日衝鋒破敵則日三次當先軍前効勞紀
驗不加審覈銓選又無駁勘其攺正重陞併功加授
之類巧弊百出其卑瑣者既冗濫如此矣
高皇帝開天啓運一時元臣翊戴建功然其時封公者
六人侯者二十有八人靖難封拜亦不滿十餘人
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
極如先朝者也寘鐇背逆實逆瑾憤結所致仇鉞一
舉平定張永攘為已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
誾魏彬等並受褒賞於是封伯者八人加陞都督都

指揮者不下數十人他正德年間立別名目陞授職級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乞盡行革退以昭

陛下神武之斷幸甚下部覆如議而宿蠹頓清

國初設翼元帥府已析翼府中軍及左右哨左右掖爲五軍曰五軍營。永樂初既增七十二衛之制而以龍旗下三千[illegible][illegible]司寶纛令旗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箭之法令演習立神機營曰三大營營各設管操官曰提督各哨有分管官曰坐營曰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平居番上宿衛。衛　皇城四門領銅符分信地以爲守宵夜警禁衛兵卒。日給食家無

丁中。有父母。若單夫隻妻者。諸存恤優厚。而嚴乚盡
拆伍領替之律。國大師中。大營居中。外分駐五軍。英
內騎外。又外爲神機營。外有長圍周二十里而樵採
其內。置教場于 京師。時操練。而調河南山東大寧
甲都四都司官軍。輪操于 京師。其錦衣衛。主 禁
廷鹵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
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較尉力士。蓋周之虎賁旅賁
也。諸軍皆正卒。而府軍獨僉幼軍。卽漢之六郡良家
子也。凡 上大朝賀宴群臣。指揮使而下得刃介侍
左右。廷京師衛四十八。獨錦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八

衛毋隸大都督府稱親軍諸衛官皆世獨錦衣不世以使能時兼刑獄而以嚴禁衛爲專官。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入不許攙越其上直官日一易於朝退辰時交代凡內官內使火者出門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罪守門官軍仍密搜簡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同日照對有不同者即奏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簡有誤帶鈔物者許附寄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者許執奏凡官軍民人等 大都 京師入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坐罪

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過此而括諸省之兵不能當此也故戰則國威摧虜廷守則國固居重馭輕之制壞如也巳天下承平武

備弛中官振專軍而土木之變作。景泰初。侍講劉定之言　國家養兵之費亟矣。乃今軍受粟公門。納錢私室。名之曰月錢。故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或負販而爲商。或匠作而爲工。其工商之所得。又纔足以支月錢之費。是民之膏血。民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姦宄也。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御狼。豈有振哉。宜痛革月錢之幣。作新操練之政。以制軍而御史魏瀚言迺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兵部以召募之兵應之。可爲寒心。今京軍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

工於公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役使其聽
操練者大率其老弱不勝甲冑者也且馬多羸瘠罷
非犀利以欲折衝禦侮也實難伏望責總兵等官将
營軍整蒐訓練而命給事中御史非時按視之有賣
放占役諸弊聽叅究仍乞節財省費一之於功賞以
振軍當是時少保兵尚書謙爲
天子倚重實柄兵議以爲　京師軍馬分隸五軍神機
三千營者雖各有總兵等御之然不相統一有發調
獨挑選奏撥以克兵将不相知以效功實難令於見
操諸營軍精選得勝兵十五萬分十大團營團操營

二萬人各設都督統焉隊五十人有營隊二隊百人有領隊官積二十隊千人立都指揮御焉而隸于都督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各量其才畧謀勇以克使互相統轄遇團操時臣等時出不意調一二隊點閱第呼其把總隊長姓名即各領本隊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軍者知士之彊弱爲軍者熟將之號令有警量賊勢多少以行敵多則合營俱動少則調一二營或萬人或數千人皆原管領官統以行如此則體統相維兵將相知士伍熟習易於閱會號令歸一易於使令比之平日混操

奏據強弱不辯。號令不習者有萬不侔也。其團營外

仍次第其精壯。備緩急之調。以時勤　國威。　制曰

可。於是定分十大營。而團營之法始於此。時兵科給事中鄭林

主操練。具疏言。臣遍考古今陳法。則莫如軒轅矣。其

破虜也。即今之北虜也。其法按井田立陳。大將軍居中

專旗鼓。八節旋繞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

二陳爲奇兵。張左右翼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

南張左右翼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之受敵也亦

然。故比之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應擊

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古名將知此法者。惟太

公望。孫武子。韓信。李靖諸人而已。其命之曰。天地風

雲龍虎鳥蛇八陳。則諸葛孔明也。大陳爲八陳。而八

陳之中又各有小八陳。大陳法八卦。小陳法八八六

十四卦。所謂陳間容陳。隊間容隊者也。若夫造遁甲。

名九星。開八門。用三奇。又黃帝使風后爲之。所謂以

神道設教。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耳。大將居玄

武之位。而北嶽爲常山之蛇。故以名。今京營陳法無

制、每出征、人馬雜沓、多至蹂躪、請一以陣法從事、制曰可。

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尋復置、弘治中、兵部言、自景泰初設十團營而來、僅踰二紀、稽其籍、已減軍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如故、則總兵等官賣放冒支之弊、無紀極也、不嚴究、將糧餉徒費、而兵政日弛、命究理如章、於是選京衛勝兵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兩班、班四萬、與京衛番上、共十有二萬、定分爲十二團營、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專團操、有征調、挨撥以行、它役差毋遣、其老弱不堪戰陣者、

日老家。任營備作使不服戎而
天子仁聖慮制軍。欲於畿輔地。各團操以爲　京師捍。
聞本兵。兵尚書大夏對曰甚善。今京西保定府獨設
都司統五衛本　祖宗意蓋如此。遂發保定　京操
軍回衛操。　勑都指揮往涖之。乃有造飛語帖　宮
門。誣大夏受私賄爲卒言還衞操自便者
上見之。微哂曰。　宮門豈外人可入。獨此曹忿不得役
此軍。爲此言耳。於是十二團營外北直隸山東河南
江北各都司衞所兵。團操番上而禁旅益强時大夏
柄兵。愛養士力。諸占役頓減。而修　乾清宮軍夫。亦

奏減十之五督工者以不恤大工爲言激
上怒下閣臣調　旨詰責閣學士健對曰愛惜軍夫此
司馬職也司馬議固當日大夏每以老辭位沐　溫
旨勉留尚乞骸不自休若切責　旨下彼以不職堅
固辭誰復有憂　國奉公如大夏可代居此位者
上欣然開納省所用軍夫具如大夏言騰驤四衛舊稱
禁軍正德中隸中官詭冒依附爲奸欺不可詰嘉靖
初兵尚書承勛言宮府一體請考選論覈隸本部如
旗手等衛許之而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
歲如彰義門破虜如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

故號召易集也儻外隸卒有急難號召非便承勛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縣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國家軍政有統豈當秉之內臣云易驅集哉 詔如議行大學士一清疏京營之弊言自團十二營而來因陋就弊垂四十年而戎政則日耗矣士卒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零丁而其形徒在衣裳藍縷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以自存一旦有急又安能以羸餓之身爲 國家捍百戰未挫之虜哉比緣有警選一二萬兵以行業已遍各營挑選而具再欲撥

一二萬則團營與老家無異不可得復充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餘石歲支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所從出也及選用勝兵課二三萬人而不足其統兵將官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延稽日月苟以趣裝爲辭將至關口而士卒尚留 京師都人至相傳以爲笑是養兵不堪用而匆匆糧爲徒費也正德中山東北直隷群盜縱横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兵征之踰年而後定則是豈強幹弱支之意哉幸其時三邊無警故徼以集事假令徬有夷狄邊竟之禍軍不得

動摯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臣謂邉人輕中原之心必自此啓矣失今不爲後益難治伏乞勑提督官申敎練之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使耳目一新精彩立變以壯國元氣而衛民命提督營務都御史王廷相條弊事言今團營號十有二萬而京衛民追胥捕盜者已五千人外衛撥赴工拽木則數萬人矣雖云暫借終年伍虛其見操者又老羸罷弱不能兵者甚衆夫軍欲其戰勝攻取須養其銳氣使專於武藝不以雜役而荒奪其心今困苦以勞其身畚鍤以亂其習而欲其張皇威武

以敵國所慽亦何可得矣且也軍士類多貧下而吏胥無賄不行富者畏憚營操則賂稱操退而終歲優閒貧者無力經營則拘之團操曾無時休息此軍之所以不精也乞按營軍真正丁口選其精壯摘牌替役務足十六萬之數而嚴團管軍士毋别差之令已

天子更兵制合十二營兵三分之如舊制爲三大營而設戎政府文武大臣爲總理佐理官然是佐戎政侍郎王邦瑞上奏言今　國家之所患者唯虜所最甚患者唯士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夫今之團營卽漢之北軍

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　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也總之以厲兵振威焉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曾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爲之外語藉藉咸以爲有輸錢脫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蠹軍矣可痛　陛下卽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旣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

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已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
體而況于作蠹耶臣聞久服之裘必弊常用之器必
缺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其保軀善後之圖
也中貴人既罷則什伍充實即於什中選伍於伍中
選一豐其餼饟時其練習即可得精卒以精卒當戎
虜虜雖强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所
深患也臣又觀在營諸將徒善爲容難以效實臣欲
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穰苴之畧者營各置數人
而罷其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翦
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懾外夷安中國滌舊耻伸

新威計無急於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效忠故縷縷
如此夫撩蠆之尾必中之螫臣豈不恤顧令戎事坐
而益壞矣願降咫尺之詔定萬世之規臣不勝大
願
隆慶初
上用輔臣言躬大閱六師意振宿蠹而總兵鎮遠侯顧寰
以老疾辭任給事中張鹵言於兵尚書冀曰
皇上茲舉正欲分別將領功罪明賞罰也寰而整營務
有功乎則賞當首寰任何可辭即廢營政則寰亦首
罪奈何得自解免也且寰於無事時優游安坐饗大
將軍之奉十有五年迨於大閱又奈何得脫然遠去

使他人任難也宜留以待事而條營伍消類教演虛設及聽将領明分數信賞罰五事以聞軍自正德來承平久而悍驕有司豢養若驕子以爲固當稍不稱輒以月糧不繼爲口實群詬噪稱亂禍始於福建延平福州而效尤於邊鎮於是陝甘肅直隷保定浙溫州若遼東雲南往往群譟焚掠至賊殺官吏莫能難嘉靖初巡大同都御史張欽以團操失士心衆大譁呼散欽皇恐告病去慙之乃宣言大同軍必且反總制都御史孟鳳捕斬二十餘人非必當辜而釁孽益滋巳巡撫都御史張文錦築水口五堡不募附近民

願徙者。乃欲徙城中卒居之。又私有縱舍。而築堡軍。不時給行糧。衆怨憤。會參將賈鑑督工築嚴。衆弗忍。戕鑑。文錦懼。急遣官招之。至卽有捕逮。遂驚譟殺文錦。 詔戶侍郎胡瓚領兵勘處。而瓚私人說瓚多殺以爲功。分守參議韓邦奇勸班師。不聽。代儀賓張養浩與大同仕者十數人請班師。又不聽。欲竟誅。而大同復亂。竟赦撫而定。後十年。總兵李瑾遣裨將將戍卒築邊墻。以請餉得歸。暮矣。卒釀錢沽酒。乍聚飲。而瑾傳令勒復往。衆憤憤思亂。於是宿怨瑾者並起。戕殺瑾。支解之。巡撫都御史潘倣聞亂。匍匐踰垣走。次

日上變告且援往事請赦撫以已難總制侍郎劉源清都督郤永以爲非大創不懲也欲致誅疏請勦閣學士孚敬固欲尊　國體明主威又前遣衆主勦潞州盜陳卿捕誅卿因愈益自信力主之吏尚書鉉與一二當路咸傅會言當勦禮侍郎黃綰獨以爲雲中乃國家北門　宗室百官與百萬生靈咸在今此之變直士卒謀殺主帥罪在百十人而止非實闔城盡爲逆也乃欲盡草薙而禽獮之不可異時　國北門於何修復虜跳梁於何捍禦是自撤其藩籬也且事窮則慮易其所居又堅城勁兵處我環而攻之是驅

圍城之人助賊勢而益亂。今塞洹甚。師久暴無功。將

且自潰。且地近胡或引虜來入寇。將爲患益深。縮故

與乎敬善。又並以議禮得進。具爲乎敬言。而乎敬以

爲侵切已。乃大恚。已源清攻圍大同城。不解者三月。

引陽白河水灌之。不能下。而叛卒果引虜大入塞。抵

西坡。殺官軍數千人。永失措。築長圍守之。

上手札諭輔臣。言朕病中。未甞不以大同事爲懷也。大

同軍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法不赦。然亦非舉城之

爲。又非敢逆　朝廷。永源清貪功。晉殺。輒有洗城之

傳。訛嚇城中。致使抗拒。郎又專攻城之計。引水灌城。

將玉石亦何自得分也。朕惟宣大為　京師北門要
地。不可壞。人而無臂。何以衛頭目乎。況此地此民。皆
祖宗所遺。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也。前日將二人調
去。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縱源清承幸成事。不
知此地何以興復也。今秪可罪去二臣。掣諸路人馬。
另遣文武大臣識事機國體者。使專意備虜。而密令
多方計擒逆盜魁。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既能了事。何
又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諸　德意諄複。適與綰意
合。於是禮尚書言顯言雲中亂。不安之不靖。請鎮撫。
上悅。　勅侍郎綰行往撫。綰輕車赴鎮。首出

上諭內閣劉宜　上閔念烝黎顧重鎮之意播告諄切
而密緝屢年軍渠魁倡亂者數十人畢誅之而定其
後南戶書以留都儲頗裕奏改折而米驟騰踴戶侍
郎黃懋官主軍糧不能以時給士群譟起殺懋官暴
其屍擁誠意伯劉世延欲為亂兵侍郎李遂與世延
起諭之密摘誅其首亂者數十人而士猶洶洶會
上命遂為南本兵參機務於是什伍其軍以肅政下嘗
規言南京軍世蒙優養際昇平之代既無征戍之苦
又免班操之勞邇者脫巾之變雖事緣有激然荷蒙
朝廷軫念本根薄示懲創誠謂至恩令有人心能無悔

悟但中間自懷疑懼轉相煽誘乃致立百餘之會毆
辱本管投匿名書以恐上爾試思惟此豈久長之計
哉 朝廷洞悉汝等罪狀特 勅本部會同內外守
備便宜區處念汝等前事原非敢有背畔之情所爲
於白晝大都屢干犯上之罪者獨恃有衆爲讙呼而
倉卒之際難從根究也即有事後之懲又出訪報之
口使無辜者濫及而首事者幸免將爾等罪犯日積
過惡愈彰曠蕩之恩豈可再得古人治衆如寡在明
分數各營雖有什伍然久爲虛文宜申飭以肅營規
中軍坐營官督同衛把總覈審軍士行止身家分別

等第立爲隊甲令卒伍之長自相勉勸自相鈐束其
有作奸犯科即時覺察舉首聽該營坐營官量情法
處斷事干重大呈部以軍法處治庶上下之間兩無
猜防爲善者蹤跡自明而爲惡者不得倖縱矣蓋軍
有律而事定始洪武中開平衛卒馬名廣上書陳時
務言請收蕃衛兵從 都下重 京師而下衛兵老
死家無丁者除其籍無勾補
上頗以爲然擢爲泰和丞洪熙初 詔各處勾補軍有
丁盡戶絕者取原籍有司執結達衛所衛所上府部
開豁毋展勾禍無辜亦不許將有丁之家放免空軍

伍遠者罪之宣德中軍額參巳漸乾沒軍黠者率用賂覬脫而詭傳平民於籍逮之被枉者衆於是
天子下璽書分命給事中御史十四人分道清理而御史鋭意得軍以爲功不念民常州府同知張宗璉持不可爭之日璽書獨清軍民實非軍奈何遠璽書毒民乎御史怒侵辱之憤恨死然常之人賴以免於枉十七八蘇佐郡者力助御史虐得軍而枉民以千計嗟怨盈路彌年不解
上聞之召本兵諭曰近民有訴妄解充伍者此有司之過謂朝廷所重在軍也不知民國家根本朝

廷於軍民。譬水舟陸車。豈可偏廢。其　勑有司審實

毋枉民縱奸。於是　詔軍戶有重役三處五處者。果

人丁消耗。併一處勾補。餘悉開豁。其丁盡戶絕。若同

名同姓人爲妄報被勾擾者。有司務從實體勘豁除

之。毋殃民。正統初。　詔申勑御史。言衛所勾補軍。有

全家死亡。無幼丁可紀錄者。即與開豁。類兵部除銷。

免勾擾。其挨捕逃軍中。有委病死及水溺事故死者。

聽開報除豁。其家本軍籍。同名姓。以被里老挾讐妄

報有司朦朧冒解者。御史勘除之。巳解赴衛稱寃者。

兵部豁除之。毋寃抑平民。而是時。南直隸清軍御史

郭觀苟以充伍爲功崑山民誣首戍伍至逮逮二十
四人頼巡撫都御史崔恭平反而定江西清軍御史
尤酷烈勒里甲引平民按察僉事陳琦爭之不能得
乃行巡所分道令民自首爲御史苦掠誣服者二百
家悉縱遣歸農會御史以譴去民手瓦石伺道旁狙
擊之而德琦不衰初制中外衛所伍缺得徑勾已更
制各衛所歲查節年逃伍之丁當勾軍分別司府州
縣攢造清勾册二上兵部部存其一以待考以其一
轉發在所照名籍拘勾各司府州縣將所發册亦攢
造已勾解名數若實有事故難解發若當豁除者具

爲册送部以待質而省府州縣清軍設專官省分巡僉事分守參議府同知縣縣丞後患伍空遣監察御史重風憲于專敕之權患數代後必三年代令專久得竟軍本末令壹弊無芽滋其正軍戶下本有丁捏無本非癃老篤疾捏老疾軍謫邊遠保結里鄰發附近充軍軍逃窩藏與同罪而御史受代還以清勾補伍名數多寡爲殿最故清軍使者賢即法嚴令具而止否者以束濕繩下以鉗綱讐民以苛峻爲風力安祿而保資而各清軍官恐勾補不及數爲已罪望風酷訊如在重辟必責之妄指捏報而後已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軍例

不該勾人數作册外清出者有戶絕後責里甲認頂
及妄指無干發解者於民禍汰烈矣方始清勾時衛
所官攢造清勾册有厚費而勾到軍纔百之一戶絕
軍有勾數十次徒多費無爲也而法必歲勾則任意
謄寫苟塞責而奸弊橫出有見伍作缺者有有丁作
無者有故逃待勾勾至自首者有移名換籍希解到
作無憑收伍者詭計獨爲利窩而攢造次數愈多卽差
詭愈甚其州縣官清勾又獨按衛所名籍不分遠
逓年逃亡不分有籍與否槩里遞而呼集猾胥奸吏
不分有勾單與否槩里遞而科索其有軍籍者不分

戶已絶未絶鬻里遞而嚴併官愈貪刻民被禍愈酷深夫逃絶久者遠年丁盡既并無根影其近年病故若逃者雖有起解隨復逃亡軍政條例所載諸當豁免者曾莫一省顧也正軍以賂而倖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絶而破蕩數家之產者此清勾之弊也　國初軍垜集者異遠近而讁戍者必邊衛固矣後以徙民實空虛之地君商宦流寓他方者所在多有之今必勒還原伍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身被拘攣心懸桑梓長號即路終天永訣人非木石誰能堪之其戶弱丁單則必沿門乞

哀搏顙求助而後至若族丁稍衆者卽不以正戶應役或脇委孱弱或賄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傳未達戍所而身已斃於道路幸其能達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窘而鰥則老而獨亦焉依用哉此充伍之苦也獨其壯黠者則藉口死命詐索親隣坐享行裝坐食解伴應解軍丁例經題准旣許於本戶照丁糧多寡道里遠近爲資遣矣卽戶貧丁少者亦抑勒里甲僉令押解爲之造册爲具齎資爲置買妻小其說以爲遇之厚庶得其心無逃亡也而亡命曾不爲衰止其戶絶捏報名淸出者里遞豪猾旣以賂免其愚懦畏

法者則買行戶人以充他軍妻給資齎不在是夫
是押解一名若二名者非有腴田上訾應出踐更也
亦非身犯罪譴應流徙也必使之廢廬產鬻子女觸
冒寒暑凌歷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故管解而至
於千里之外則下產半廢二千里之外則下產盡廢
三千里之外則中產亦廢矣此抵衛所衛所官滋留
難覆與軍為市問管解者家殷實與否為賂厚薄必
得當而後遣少違期限有司者又得以其法而繩之

例舊管解逃軍一年以上無批回充軍

解者質衣并日空橐囊厘得報
而及而所解者或管稱齎冊或委託取裝衛官受其

賄囑利彼月糧押解歸未及門所解已旋踵而至而逋
逃還者不在是其所買為軍妻者恩既不屬視如堙
核及軍既逃終流落乞丐而凍餒以死也此管解之
苦也他諸丁雙个報復以同姓同里妄指誣陷至卿
丁竭産莫之勝說而里書黠者將遠年軍籍抽匿洗
改歲久事悟詭秘之迹寖微寖滅簿書緣絶無從詰
究有司者終莫能覺發也蓋清勾之弊極此矣軍伍之弊
其孔實繁諸有司黄冊衛所軍冊揔造舛錯戶口紛
紜或一軍戶而分為三五戶者或一軍來歷而彼此
互異者或軍冊有名而黄冊不載者或黄冊備詳而
軍冊簡畧者甚至軍祖姓名傳寫訛謬以黄為王以
曾為魯以黎為李又或戶本絶也而更庚五十年猶
載老丁或戶本未絶而規圖影射輒稱丁盡斯其來

又嘉靖中兵尚書憲用主事王學益畫請停衛所每年造冊之令製軍單令將逃故軍士用堅白厚紙署名籍印鈐爲單隸部者送部隸都司者類送部轉勾造底冊送部存照其後每年將新逃故軍士填單造冊上部類填勘合催勾而造總冊以衛統所所各一冊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造開軍祖姓名貫址下具充調接補頂替來歷若先管百戶總小旗姓名將原額軍役填滿外上之部一存衛一類送各司府州縣後每年止將新收編發軍丁及解補軍數開造送部部及清軍官各行照填註原冊內便查各

司府州縣亦不必歲將逃故軍士造册登答。及不許
將未奉單勾者妄勾。止照部發去軍單。逐一清審。內
有丁者。即解送着伍。例赦免及無勾者。即與開豁開
造小册。送部銷照。府州縣將有勾到軍丁。到日爲始。
三年以上不解一名者。府州縣清軍官參問。丁盡戶
絶。若原係山後人氏挨無者。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
御史審實。類繳部司。司各立册。住勾。其孤有幼不堪
解者。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册。案候出幼解補。其老疾
故絶逃移。跟提者三年不獲。編記。又三年不獲。比挨
無例行銷。各清軍官。但以完銷軍單。則曰無弊。及不

柾平民爲賢否不主於得軍而各衛所扣軍糧造冊不訾之費頻省文總冊一五百年不改勾單之發無爲煩擾而衛所詭寫妄勾之弊盡絕武庫得按籍而稽御史得按法而糺軍衛該勾者有丁在所必勾無丁在所必豁有司雖欲虛文應故不可得欲刻薄取功亦不可得矣後孫御史愼奉 命清江浙福建軍

鄒文莊守益謂之曰天下利害其大較可籌也利於國弗利於民憂國者爲之利于民弗利于國憂民者亦爲之今軍政之弊極矣軍無餘胤吏有額需怵威者妄承挾怨者妄指下吏招賂者乘人所苦誣無爲

有横縱以幾利即庸謹者畏譏讓承風旨傳致疑似以求當長解荼毒家破身殞而新軍入伍未黠突而逃也蓋萬姓受其害而　朝廷曾一無所利也國與民交病奈何弗爲一釐正之乎　廟堂咸覯非可猝議但戶絶挨無逾清查者五則

列聖既久宥之矣而奸胥蟠糾神出鬼沒里遞歲輪一不滿所欲輒誣而剥之是利不在官不在民而獨在於貪黠之群胥也宜廣奏罷挨無軍以宣　上德又爲書於政府言之於是御史舉挨無名籍軍戶絶若例免勾者備覈實上兵部請罷勾而移各衛所擅勾

者以遺制罪久之

天子爲下停差清軍御史之令寬管解逃軍若軍赴衛違限之科恩厚深而二司清軍官日玩愒自處於閒官逸吏以致文卷糜滅册籍差訛雖勾軍重務惟付吝吏任其騰造於是議者請申飭無論御史差否歲及期守巡巡行將勘合勾單清審塡計有丁解者當年繳逃移跟捉者三年繳挨無名籍及丁盡戶絶者五年繳而部道以五年查催完銷蓋法精令具而無補於伍虛於是議者言國初之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取之多途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伍常實

而不虛今籍有定貫矣籍有定貫積二百年而欲伍
無耗不可得矣雖然一夫一婦異世而為族積百九
十年而謂丁無餘不足更籍而為軍亦豈可哉故莫
如抽丁夫莫非王臣天下之大分也人戶以籍為定
國家之永制也始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又繼而復
餘理勢之必有也始而一軍繼而絕繼乃不絕又籍
而復絕而遂絕亦理勢之必有者也絕者以理勢之
必有則罷其伍餘者以理勢所有抽其丁而籍之以
為兵亦豈非乘除之道必至之理乎今取兵於民曰
籍定矣民不可為兵矣取之兵之餘而復以買怨守

常巳之是亦幸絶者之不十一也即不幸而絶者十二三焉十四五焉將不披堅而荷戈乎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線是天民之無告者也今執縛之拘係之以補伍其期功林立族大且茂者以賈怨守常而不及亦烏在其爲絜矩也此其說欲更籍軍戶之丁多者別爲軍以克伍然民不可任而爲軍以軍凶戰危不可以槩責之民也今既占軍籍矣充一軍不足又更籍而二三之豈人情也哉於是撫鄖陽都御史王世貞議從近改補者四便萱應勾之戶樂於近不圖規避爲吏胥利一應補伍者便水土不至困絶二近

則不逃。逃亦易跡。三。解戶不至破家。四。有是四便。而二百年莫以請者。有三疑焉。曰關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今中外衛軍犯私罪則調衛。不必拘原衛也。遇故絶則錯。不必足原數也。則調衛於制非有關也。

高皇帝特軍惟垜充及從征二端已耳。所謂罪謫者。或糧賦違限也。或工作誤式也。甚或奏請小不合。僚屬偶不和也。又甚而宛事之群從若親友也。縱其身合罪。而今應補者日已遠。又況未必真爲之後也。至於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二百年以來。與虜戰

而得一階半勳者。豈嘗有一清勾之卒否乎。楊粵之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蓋自古記之矣。乞　勅兵部行各清軍御史。各查衛所旗軍缺伍。有遞遠應勾解者。於百里內外改補。行原衛所註銷。惟近年罪犯法應發邊遠煙瘴地面充軍者。不在是。而解遠戶役。責有司量僉殷實。寬議津貼。毋使比閭受困。而嚴逃伍之誅。至東莞陳建議以爲今天下有衛猶無衛。有兵猶無兵矣。浚民膏血以養兵。而又令代爲之兜矣。每年解軍。破里甲數十戶。棄軍妻數千人矣。甚者如大同。如南都。脫巾而詬大

譁而首亂。馬端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而不可用。唐兵之弊。驕悍而不爲用。今兼之矣。嗚呼。清軍無益。勾解軍無益。譎罪犯充軍無益。憂伍籍不充。嚴清軍官督課之。又愈甚無益。愚以爲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差。而從事於選取民壯之制。以寓兵。自

國初分軍民籍而來。民力農養兵。兵守戍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劇正統末。令府州縣招募民壯。所在官率領操練。有警調發。而民復有兵。其後弘治中。尺籍大虛。又制州縣七八百里。里僉民壯二名。五百里。里四名。百里里五名。春夏秋月操二次。至冬操

三歇三。有調發。官給行糧爲軍費或名快手名會手、名打手、每兵二十五人設總甲二人。小甲二人。而名額以增。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工食至七兩有奇。大縣至累千金。於衛兵外。復取民財購民而爲兵。其後天下盜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名額。而機快徒虛文。不能有捍禦。每幅裏盜發。輒請調土漢狼達兵以巳難。土漢狼達者。故韃靼歸附兵。若川廣雲貴羈縻州司兵也。道里遠。往返動歲計。調且至。盜輒鼠伏。去復橫放。而所調者兵。性狼戾多暴。叉羈旅怨曠。所過騷動欲奪。有司不敢詰。將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放火軍

來殺我之議而糜費不貲故召外兵以除內寇寇未平而民已大受其禍矣於是王文成守仁提督南贛轄江西湖廣廣東三省軍命兵備官於所屬州縣機快中選簡力膽智驍勇者大縣十餘人小縣八九人為精兵每省率各五六百人優廩餼署將領而汰其老弱不堪者取其工食為給募費因用以平盜而令在所團其民十家為甲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丁口多寡生產藝業若往來寓宿姓名其中夕各輪一家臨門按牌為稽察奸盜無所匿已又令在所各推衆信者一人為保長於要地創樓設鼓有警輒擊

之。保長號各甲。并力掩捕。而嚴官吏科罰騷擾之坊。自是撫督官守爲成法。日有申嚴。已復立黨正黨副街長村長鄰長等。自相維轄。而要害地。諸選兵結寨。立墩臺。備器械。其追胥。一專之於民。其又後國有事總兵者。權畧師。難諱而見短。其將領又悍失伍。當坐而受誅。且營伍空久不任調。於是諸大盜起。額軍不復遣。獨遣州郡所僉民壯兵以行。即卒積死得不報也。其最後。國儲殫之。適有故。則名增兵餉兵銀。取諸民。憑練募。以巳難事。稍靖。則又名革兵減兵銀。藉之以上供。而費出於民者。一增而不復減也。嗚呼。國

家養兵二百年。此其費安出。出於民也。曰養兵以衛民。曾不得一旅一卒之用。又益之以機快民壯。機快民壯者。朋戶醵金而充之者也。不足又益之以保甲。於是乎盡民而爲兵。既盡民爲兵矣。乃其祿畝徵稅以養衛兵。戶醵金以充民兵者如故。曾壹不少貸也。是衛所官軍。既已養之。又從而驕之。爲民者。既讐歛之。又驅使爲兵。又驅而代之死也。豈不泰甚泰甚也哉。則知古寓兵於農。因地爲宗。固自然之符。地水之象。終百世不與易也。時平。內地專之於農。靖以寬簡。以時暇而訓練。事亟。地邊一之於兵。優其犒撫。及農

時而營田。內地有他變。則勤訓練習之兵。適三月而精矣。豈必額設哉。且夫兵未有不以多故狎戰事而能精者也。善乎崔文敏銑之論師田曰。

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皆繇士業草率。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亡支。莫甚於兵。往者薊賊劉七。穿竄小醜耳。蔓延萬人。朝廷命官遣將。費三省之財。調兩鎮之師。僅尾之行。莫能設伏出奇。一鼓取績。至狼山為風所覆而後靖。然且獻俘勒銘。上下胥讙慶也。舊制縣僉民壯。倣古士兵。而顧以傭奴充宜

制爲之法。練技悍勁習武事。簽其材武者守城緝盜休者力田樹桑鄉立保伍平居譏察逋衺有警團結以守。夫民貧爲小盜。應倡以聚。然後大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嘉靖癸未。盜王堂起山東。轉掠河南。予守侍讀在朝。大司馬彭公咨於銑曰。非調邊兵不除矣。銑問賊中有邊人乎。曰無有。銑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盜。 朝廷賞罰明重。顧不如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起。咸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藉之。萬一恃功恣睢。後難控御矣。土兵未歷戰。氣恇怯。然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從後。而總之

以一將古云習貫如自然旣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如銑策奏行不數月王堂平明年甲申秋大同變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其屬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其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其外有都司馬家司馬皆以馬命官而井田以戎馬定賦則知馬政之關於六軍至重周之盛時國馬以行軍而公馬以稱賦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縣師辨六畜車輦之稽遂師遂人以時登其六畜車輦國有戎政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疋此國馬之政也其在王馬天子十有二閑而較人掌其政辨

六馬之屬。種馬一物以駕玉路。種馬謂上善似母者。戎馬一物以駕戎路。齊馬一物以駕金路。道馬一物以駕象路。田馬一物以駕田路。駑馬一物以給王宮之百役。蓋五良一駑。具辨其德力物色而區分之。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乃其須良馬而養乘之也。一寄之於人。謂五路馬之善者。乘馬一師四圉養馬曰圉。四圉四疋也。三乘爲阜。十二疋。阜一趣馬。下士二阜爲繫。三十六疋。繫一馭夫。中士六繫爲廄。二百一十六疋。廄一僕夫。上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通十二廄爲三千四百五十六疋。蓋馬不乘習。擇驕憤而不可用。不養則屆。不備知馬性。而開其物九

欲養乘無谿也。自乘至廄。積之爲馬二百一十有六匹。爲車五十乘。是爲卒。於易乾爲馬二百一十有六。應乾之策也。至六廄成較。爲千二百九十六匹。車三百二十乘有奇。分左右較主之。則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通左右較良馬一種得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得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通六馬計之。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蓋周即民爲兵。故軍馬出於民。而較人所掌。獨給公家之用。爲公馬。備十有二閑之制。此井田軍賦相表裏之明驗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

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馬止田駑辨隆殺為國防而
凡馬特居四之一一牡足御三牝息馬之道也春祭
天駟曰馬祖祈蕃息孟春焚牧中春通淫而執駒為
駒弱血氣未壯恐乘匹傷之夏祭先牧祭先代始為
牧者祈充肥而攻特為牡通淫後蹄齧不可用攻之
秋祭廄神曰馬社簡臧僕冬祭馬步為田禱祈康吉
而講馭夫簡僕馭夫者重人之道也凡軍事物馬而
頒之其趣馬則贊較人差擇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
進退行止馳驟之六節掌駕脫之頒其四時之居治
二月後在牧而有庌八月後在廄而有閑趣馬辨之

圉師春釁蓐廄郤溫瘦夏治庌而蔭之冬馬肥獻馬於是有巫馬以養其疾病相而醫藥之牧師掌牧地爲之厲禁而頒之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時秣飼以阜馬節駕脫以佚馬三歲教使服御曰教駣馬二歲攻使無蹄齧曰攻駒馬其執駒以竹括押其耳串習之其惡馬羈之縶維狎其性而用之及行則以任輕重齊其力而行之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與龍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成周之重馬重養馬如此乎其詳也其王馬時不足於用買之民有餘賣之馬質平之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

旬之內更爲當受時馬既病非其罪也旬之外入馬耳辨毛燥甚與否以其物更其外不更爲馬不於廄病於既受病也諸周至如此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城其後有非子者居畎丘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喜命爲附庸邑之秦宣王中興內脩外攘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以田車攻馬同賦焉迨周既東秦襄公以王命兼有岐雍之地而車鄰駟小戎之詩作竝矜其自顛四牡騏駵騧驪之盛以能勇公戰而力并兼秦用盛强春秋時衛爲狄滅文公躬

儉勤造邦務財訓農馬用蕃息詩人美之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魯僖遵伯禽之法愛民務農
牧于坰野馬以駉駉蓋有驈有皇有驪有黃有騅駓
騂騏有驒駱騮雒有駰騢驔魚而車以彭彭伾伾繹
繹袪袪也史克頌之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心塞淵
思無邪本上心幾微而騋牝從焉馬臧馬才焉作焉
徂焉可繹思也夫晉惠公及秦戰于韓乘小駟小駟
鄭產也慶鄭曰古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人心
而服習其教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
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墳興

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及戰。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戰國之際。魏吳起以言兵干武侯。武侯問畜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饑。冬則溫廐。夏則凉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於人親而可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無勞馬。令力常有餘。以備敵覆。故馬軍制愼之。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令民出筭賦。以備車馬。而太僕以掌輿馬爲官。

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有龍馬閑駒槖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馬廄皆萬匹而馬養於官又制內郡民養馬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之筭以爲北軍騎士至邊塞則縱民於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馬數千群橋桃居塞致馬千匹置諸苑三十六所置牧師分布北邊以郎爲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於是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塞上馬布野而無牧而文帝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給傳置以休養之蓋漢馬極盛其後天子數遣將出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

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
亭亭畜字馬歲課息已又令民畜牧邊者得從官假
馬母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
二萬乘逆之縣官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
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大憤之曰令無罪獨斬臣黯
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
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弊心夷狄之人乎帝默
然罷而峻匿馬者罪有以列侯匿馬坐腰斬者當是
時內郡馬不足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發酒泉
騾駝負載玉門關至輪臺之詔始修馬復令令無乏

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上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吁其晚矣。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廏令一人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馬而伏波將軍援好騎射受相馬法於成紀楊子阿具表言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考之事輒效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文不可以傳後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之宮門因名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鞲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數家骨相以其法鑄之為馬儀式詔置之宣德殿下為名馬式焉其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劒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䏶欲小季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其精物理也如是　唐興當周隋之亂。種馬乏之。得突厥馬二千。鳩括殘騎於赤

岸澤。得隋馬三千。徙之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副監。萬歲列職課功。而監牧之制始此。又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曰飛黄。曰吉良。曰龍媒。曰騊駼。曰駃騠。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廏。曰祥麟。曰鳳苑。繫飼之。其後又置飛龍廏於禁中。而萬歲能其職。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坊於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爲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後頗分爲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焉。凡監牧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不及者爲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爲之

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爲唐馬極盛。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又立四使統諸坊。涇川亭川閑水赤城東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設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凡大師牧馬。先强壯不足取其次。錄物色曆第印記主名。送軍會其數。上之省。其後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初益耗。命王毛仲顧內外閑廏事。其事。詔州縣言。曩以馬定里遞軍旅之復役。百姓畏苦。自今諸州驛鄣征行。定戶等。無以馬爲貲。民乃稍畜馬。毛仲亦能於職。其始官馬僅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帝東封。毛仲以馬從。耕物色爲群望

之如雲錦。天子大喜。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又突厥欵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於朔方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馬雜胡種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於縣官。則將校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天子因之以弱西北蕃。又後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反。自是邊無重兵。吐蕃陷隴右。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瘠脊薄蹄不可用。代宗欲親擊虜。用魚朝恩畫。至大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共。憲宗伐蔡。

命中使以絹萬匹市馬於河曲蓋其衰也宋初立左
右飛龍二院各置使分掌之而諸州監牧益廢馬不
孳息於是始置養馬務爲牧圉之地分遣中使詣邊
州歲市馬而閑廄馬始備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
四萬二千匹而國馬乃益多始擇諸州曠莽善水草
地分置牧龍坊牧養之景德中改爲監立牧監賞罰
令其牧市戎馬戎馬至總數十百匹爲一券馬給錢
千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於諸監曰券
馬其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赴闕或就配諸軍
曰省馬後言者謂戎人得錢銷爲兵乃以布帛茶及

他物易之國初歲市馬僅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
馬至三萬餘匹原渭德順秦亦稱是國子博士李覺
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議者以制敵
之道兵騎爲急欲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致馬然市馬
之費歲益而廄牧之數不加多者則失其生息之理
故也且戎人畜牧逐水草而轉徙騰駒遊牝順其物
性故馬以蕃滋其市之中國則縶之維之以枯槀飼
之離析牝牡失其生性馬甫至而玄黃虺隤久益滅
耗罔其理也古用賦出馬漢唐之盛馬阡陌成群皆
取諸中國而用之不聞取之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

多而孳息鮮者。給芻秣之費不克而養馬之卒。有害無利。駒子生驅令艱厥而死故也。今計度國家所市戎馬之直。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乃在其外。是貴市之外夷而賤棄之中國。非計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爲畜駒將卒之月給。候納馬而止。則貨不闌出於國而馬庶有滋。帝曰善。非久以費廣而罷。迨元昊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克邊。匿者罪。淳化景德間。牧地自畿甸及近郡。内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至和中歐陽文忠公

修爲群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可殫舉也唐牧地於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夷狄或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河東路石嵐之間多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宜尚可得復也臣往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繆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間地頗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與置監牧

者以闕而不宜馬諸牧監宜可罷天子下其奏行相度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新法散國馬於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中戶養馬一匹其貲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牧見馬或官與直令自市府界馬毋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追胥外乘越三百里者罰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歲免其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保四等以下十戶爲社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而監苑地咸賦之於民文潞公彥博言漢唐之盛苑

監實繁祖宗修舉甚盛。十百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

也。今不深究本末。欲賦地與農。歛其租課。散國馬於

編戶。責其孳息。郎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

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縶之維之

馬可得蕃乎。馬不蕃息。後將何繼乎。請下中書樞密

院。較利害博議。上。持不聽。竟廢監牧。而廣增淤田之

課。嚴侵冒之科。利入稍繁。而馬始闕矣。未幾。冊提舉

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而罷給錢布。歲止免輸

藁百五十束。而民滋病。又廢監。劾愚民利一時得請

地。而不虞其後爭立高課。計租為錢。已又皆不酬逋

欠而群牧督運司者日峻嚴卽水旱不蠲民愈益病迨邊隙開而馬遂大乏靖康初左丞李綱始追悼祖宗監牧之廢民間雜養僅以充役官吏便文苟以塞責宜中復舊制而權行括馬之令以禦虜而汴宋亡矣 國初設太僕寺於滁州後定 都于北又設太僕寺於 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屬南太僕寺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於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咸置卿貳焉凡馬政曰民

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寄牧於畿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一人印烙。選其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災祲出之。佐牧人市馬。凡租金。有恩

騸及災騸馬金有災騸無恩騸即騸必轉移相抵不
得隸軍聽行僕卿職掌於僕卿不異而邊衛營堡府
州縣軍民壯騎操馬皆主印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
其衛牧錦衣旗手等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設有
草場於畿甸放牧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
外餘命坐營官一人領下場牧九月終回營而時遣
科道官點閘視馬倒死軍逃亡者指實奏其種馬上
苑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不及則出帑金及
茶與諸番易馬而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主之
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番族納

差發馬萬四千餘匹以爲常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
養一馬江北鳳陽廬滁和乃戶養一馬
上念其不均命江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
貫優之命太僕江南北各存游牝萬匹爲孳生種
馬餘悉發草地放牧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
如之會言者謂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
軍牧養軍貧者衣食且不給何有於馬以故歲損瘠
者多宜令官覈貧者歸營屯而各選軍士有丁產者
以充便從之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牧
養之人請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

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

馬倒斃孳生不及數。責之償。蓋倣宋熙寧保馬法意

行之。遂世爲北方患。

上諭兵部言。朔方故多馬。本土宜。亦其人習畜牧而然。

今韃官居閒者多。可廉選其忠謹者。令教民畜牧孳

息馬。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居

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牧。會　六師歲

出擊胡。責歲納駒急。軍民至鬻子女妻。莫能存。

仁宗聞。大痛之。命官爲贖還。且寛責駒之令。兵部尚書

李慶言。今民馬盆蕃。散衛伍操用。然且餘千。郡令遠

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匹。令太僕歲徵駒

如民間。稍寬民。下廷議。報可。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馬。

上曰。慶幾誤朕。必選拔罷矣。居兩日。批不下。士奇復請曰。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輟何也。此令行。將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為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

上曰。偶忘之。行批矣。無何。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本脫口慶等已嘖有忿言朕念卿孤立故特之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於是止散馬之令士奇感泣頓首曰昔人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宣德中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諭之曰馬畜於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責之馬國家法有定科然屢下令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償

馬何痛而不德也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而恤貧難

民宜從寬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旱　詔免今歳比較

孳生馬嘉靖中　詔本兵言順天府屬故論地養馬

近年牧地外歸豪右而馬疲尩責養馬者償應天府

屬故論丁養馬近騎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復令

民買補民困甚其議措處以聞蓋

列聖恩厚下如此丘文莊濬著論北人苦民馬之害曰

漢人馬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馬牧於官而給於民

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　朝修

而兼用之兩京畿河南山東散之民即宋人戶馬之

令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茶馬之設。抑又市於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其蕃育生息。旣徒名無實。業不能如往古之盛矣。然惟馬之用而止。害固未及於民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於熙寧。宋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糧輸戶蠲身役。一切如故。於是有質妻鬻子。以償馬逋直者矣。且也馬散之民。戶丁分日而飼之。分次而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而處之于穢汚。馬安得

蕃。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巳。他馬益又斃。孳生債巳。嗣
歲又復債。生者歲債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
之者無巳。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況徐淮而南。馬薄
春而脆蹄。即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芻
秣轉輸之費未論也。於是斂民馬之肩以賈之北。又
計其道里時日芻茭之費而將之。蓋有賦南馬三而
僅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户馬最甚。夫使百姓
竭力破産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馬。
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僨。況望其出
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禽。固不知不

乘之愈也是官民兩失之也。成化中。詔覈霸州草場。太僕卿儲瓘言 陛下興修馬政。從群議。雖仁壽宮皇莊。及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圍營放牧。誠顧念遠大。而不以微利故傷 國計也臣前往霸州丈量時。見工部遣官踏勘。曩草場廢弛時。渾河橫流散漫淤漲。蒿箔蔟生。放牧不到。其時言利之臣因其土之所產而稅之。亦一時之權利而可矣今既漂廢又復查理是重稅之也。夫葦箔等用較之放牧孰急。况草場設自永樂。而蒿箔等課。自近年始耳其地即草場之地也。又况渾河改徙不生蒿箔寧復有可

征之稅哉幸　上除豁其牧地乞在所出榜開寫頃
畝有侵占者聽舉首以杜弊源仍申奏討之禁弘治
中兵尚書馬文升言　國初中外衞所各有放牧草
場而在　京師不下數千餘頃夏秋收放冬春
支料喂飼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無慮爲　親藩勢要
所占開爲軍民冒耕馬無所芻牧入場未一二月那
往西山中四散趂牧而調用騎操輒無馬乞清查以
便軍於是命給事中御史并戸兵二部官清查草場
未墾處仍舊收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寺
寄庫候買馬爲著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六

一萬六千頃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名有奇牧養兒騍騾馬止二千八百匹有奇而馬政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講故典興復之奏黜卿寺之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薦補卿少卿縂轄大吏於是六苑地清復草場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清勾撥補召募改編養馬軍二千三百名有奇銀買茶易孳生馬并駒凡萬有千八百匹有奇脩馬營城堡十有九處創復衙門倉厫馬廄室宇四千一百餘所其西寧洮河三衛茶馬法久弛自弘治十年至十五年止茶易騸騾馬五千四十三匹而邊馬大乏軍買馬大困一清奏復金牌

舊制。禁私販。積官茶四年間。共易兒騸騍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有四十五萬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竒。引納銀二錢五分。及卧引銀一錢。計爲銀二萬七百六十兩有竒。貯慶陽固原庫。給買馬。於是定開城苑原額恩隊軍四百四名。安定苑恩隊軍二百六十五名。俱草場寬闊。水泉便利。宜畜牧。爲上苑。廣寧苑原額恩隊軍多。而添設固原州草場在所多占。修城郭。及撥屯。萬安苑原額恩隊軍少。而草場頗寬。但堪中苑。黑水苑係甘肅苑馬寺選撥恩軍一百六名。而草場過窄。清平苑額軍一百

三十三名。土狹人瘠無生業。俱小苑大都通六苑。除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支陝西三邊之用。茶易番馬。給軍周濟。邊而風土異宜。孳牧難遂。養馬軍患之。請收買內地馬。不爲其直而馬串習水土。宜可使息蕃。當是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廄羅列。稽考孳生之法甚詳。邊馬歲俵給甚夥。而邊以大紓。一清懼後無專官。復圯也。正德初。具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鎭。軍務所急。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之荷蒙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以庸

务。猥當任使。隨命兼理茶法。顧廢墜既久。事難更新。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粗皆就緒。則責任專而事易集也。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復蒙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復及矣。切惟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而巡茶御史實主茶馬。巡撫政事繁多。以致茶司所易良駑莫究。操騎所給登耗莫聞。本末始終。茫不相關。亦勢使然也。夫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本為一事。伏乞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以充。仍

勑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毋與便。於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始於此。遼陽苑馬卿夌相言。永樂間本寺撥領牧養馬匹。給有草場額軍養馬二匹。軍餘一匹。所轄昇平等十二苑。自遼陽至復州皆屬正統來。裁十苑上留清深二苑。隷蓋復二衛。而當特馬尚及萬數。自後俵給既多。而弊作。馬一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備其數。監苑官吏。位輕志下。潛與通賄。而孳生虧耗極矣。今各軍餘有全養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匹者。又有養騍馬一二匹。復帶駒者。其全不養者。其貧難甚。不思買補苟

覬恩貸不則狡猾納賂主者盡倩他軍倖輕便者也其止養兒馬者多家殷實懼訐告不敢不養又畏徵駒借此影射者也其養騍馬帶駒者其柔弱之人不善貪緣而監苑官吏假公責併俵給不及其人徵駒歲倍其數展轉無已者也亦不均甚矣今莫若通計二苑馬查堪孳牧者盡留兒馬及餘老弱與收買騍馬通計均派令軍領養後生騍駒可離種母即撥無馬苑軍養之十二一歲即聽變賣仍五年一清則種馬均給而人無所規避矣但軍餘所養馬率有名無實臣愚以為宜少寬課責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

每軍止領養騍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事例。但領一匹。每二歲徵駒一匹。蓋軍有糧賞。餘丁無之。故衰多益寡。俾無陂重焉耳。至若 國初欽給草場。近兵部奏差清勘。給帖分領。止以丁給。不以馬計。故其時報丁多者。得領田多。而養馬或少。報丁少者所領田少。而養馬殊多。至有全無馬匹。得冒田數。項者。於爲孳牧給田。而意大戾。宜清查還官。而更以馬定畝給帖放牧。便。嘉靖中。給事中謝汝儀條京衛下場之害。言京衛軍歲春夏於畿甸下塲放牧。歲一舉行。而草場地土。爲勢要奏討。姦人投獻者殆盡。獨低

窪處。又積爲瀩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廄庌可以蔽蓋。馬買草而喂。人褁糧以從。軍士逃亡。馬匹倒死。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蓋法弊極矣。近襄城伯李全禮奏　敕撥下場馬二千餘匹牧放。隨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馬以萬計。芻牧無所。矧今大雨時行。暑氣方源。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瘦癘之虞。露宿則有蟲蚋之苦。人困馬病。是徒徇節省之名。而坐受虧損之害也。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將胡以待之。乞勑兵部會同坐營官。熟計其便。將聽征馬。責軍人就

近便牧放月給半料無下場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翁大立條江南養種馬之害言我
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設僕寺於滁陽領牧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止養馬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又官牧地租弘治中以江北水荒馬寄養江南府屬甚夥而民困漸極　國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邇來人戶逃亡槩派丁田出辦單丁下戶不免馬害一馬頭中另編群長歲斂貼戶銀三十兩群長外又編獸醫歲斂藥餌銀十二三兩害二官徵地租

畝無隙地未收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濕歲倒損什二三問罪賠償又不下二十兩每季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寺備用馬匹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解赴京者倍之害六況草早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色而望雲錦之成群人齧草根而欲芻秣之常給何可得也今若革之民間歲省群長貼戶銀省獸醫工食銀八千餘兩省草料點烙罪贖陪賞銀十有二萬餘兩歲省管馬通判主簿俸錢薪馬貲數百兩種馬一匹做通州例徵銀二十兩官可得

銀一十九萬九千餘兩而借用馬匹牧地子粒銀兩
不以華種馬少損也爲利已不貲矣臣見沿海護塘
之外皆鐵板沙壅馬可馳驟今選種馬堪戰者千餘
匹分給總兵參遊把總等領之則倭奴之犀槍利刃、
不足當 國之輕騎既足裸形不足當 國之勁鏃
有舟師截之海又有騎士拒之邊地形既得長技在
我併以蘇糧長所辦馬給之有餘以供走遞於爲利
豈有量哉夫天下之事利害相乘利多害少不可爲
也利官害民不願爲也今華馬之利如此畜馬之害
如彼惟裁撙都御史王廷相條馬政三事言團營馬

匹存操者自四月至九月有料而無草其下場者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止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餘折銀月一錢二分通一年計之存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凡九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而草與料俱不足也夫馬給於官固非己物而自備草料則切身之苦也雖家稍殷實然且難之況貧難自給不暇而暇及公家之畜哉在營之馬日饑而瘦此其故非難知也而部猶以舊例格之

祖宗來諸司之例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弘治前

尚隨塲放牧。今草塲半爲田而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不於郊矣。獨牧馬之資。猶執下塲寄牧之例。何名實之相背也。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軍以非已物。而不肯飼馬。則日俟其斃而已矣。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俵。無慮費三四十金。乃吝此數月之草料。而必致之死。是所惜者小。而所失者數十百倍之多也。蓋掌馬者計不及財。掌財者慮不在馬。誠令如一家之事而圖之。則草塲馬匹。事皆切心。豈有惜纖微之費。而傷數十金之馬者哉。乞存操下塲馬。通融放給。而舉草塲租銀。補償馬草料不敷之用。便且也。馬之給

領。非必軍之殷實者也。軍殷實者。逼賄而免。而領馬養者。類責之貧軍。夫此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露地以居。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關支折色。僅給口實。而馬饑矣。馬苦且饑。而啖之酒糟。氣烈味惡。不作膘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必且羸病。無所用之。乞將團營軍。審實其力以領馬。而擇其馬無膘者。會飼驗視。又大便夫

國家於馬政。日孳牧。日解俵。日給兌補負。勤注矣。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未盡。耗失之科不明。地産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也。一兵受馬。舉家乘之。至

有以載薪芻者矣。一將主兵衆裨役之至。有以供迎送者矣。當事者又以芻菽之不備而分之金。金受之商人曰。兵自易也。金入兵手。孰不妄用。有領囊橐易芻菽食馬者乎。商賈利析秋毫。兵見小利。有不以他貨相貿質者乎。何慮及馬。此芻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馬失者不深罪。關兌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歲或一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爲役也。瘟疫斃者。躪厄汗喘斃者。馳疾癱疥斃者。櫪穢而羸瘠斃者。失秣也。皆冥其故而莫省。奸

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馬斃若矣儒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而全身者矣是不明馬所從踣也此耗失之科不明也夫古司馬灋甸出長轂鄉師縣師惟辨其物登其數時稽之而已其養於民者官無所與也至較人牧圉之所養教乘攻執差擇以至于閑廄牧地皆官自計度之未嘗關諸民 國家苑馬之設固養於官之遺意而於兩直隷河南山東編民戶以養馬月給錢而畀之終巳而不得其用官益多事而民乃甚病此則弊之所自生耳夫天下非小弱也古往所宜馬之地盡撫而有也隴右金城岐豳

涿寧諸唐人監牧之地故在也而冀代是産馬爲
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魯衛
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責卿監通知馬政者勘
實牧地諸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盡
置苑馬而廣畜之牝字順其時騰放調養盡其道而
以司官月令之法悉心理之有唐牧監之盛固可坐
而致也當是時議者往往言寺苑官不收才望故資
格淹而權輕雖帶卿佐銜無異司屬峻崇之階絕望
苟且之念自萌今誠將見任老懦者黜退推方面之
賢而任之得準內寺體統不受制於撫按不降志於

兩司。而於兩司官內。選委才幹之臣。以佐其經畫。府衛衙門專干馬政者。悉從節制。而後馬政可舉。實留意於簡官。胡莊肅松條邊事疏。其廣孳畜。言我

祖宗遠監前代。兩京設兩太僕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諸大鎮。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此其內外相資。遠近相望。所以強兵資國。攘夷康夏。其規慮於馬至閎遠也。法久弊滋。事遠人玩。官之所養。既有名而無實。其養於民者。又無益而有損。昔唐郭子儀與代宗論吐蕃之強。退上書言朔方士馬。比天寶中。不當十之一。臣所將卒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百之二。慨慷

至流涕也臣竊讀而悲之。今虜酋小王子與吉囊俺答阿不孩等各不下十餘部部精兵萬餘。馬數倍其兵老弱稱是臣親於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繫而牽者又數馬今又盈以忻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馬。後其日夜長養而步作之此其兵銳何可當也。故欲禦虜則養馬不可以不豫今議者或以是非旦久可幾而後之臣竊以為不然夫人主心也內外百司百骸也紀綱脉理也故主心有定則脈弗壅底。而四支百骸各得其理今代忻之間固冀北之壤也所謂樂羊山魚兒川滴水崖與馬跑泉等處水泉繁

茂宜畜牧誠及是時敕吏部選於衆求如古所謂張萬歲王毛仲其人使爲卿主馬而以代州行太僕寺改苑馬寺增置監署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廏閑攢槽飼秣悉徵諸處養馬丁田之直召募恒代居民若諸隘泥人爲牧圉養之而朝廷詳爲條畫第其蕃耗爲之賞罰期數年不易有成績許不次遷拜或授以侍郎都御史寵任之若其庸庸充位績用弗成亦顯加寬𠖥爲怠事之戒至於遼陜井肅寧夏諸處一體申勑期册闕馬如此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亟畜之而猶可及得也善居室者求木於

十年之後而用之惟■陛下留神。其自著論言夫兩京太僕寺。與遼陝薊代諸行太僕寺若苑馬寺。此產馬之處也。源也。九邊列鎮。與紫荊居庸山海鴈門偏頭寧武諸關。諸兩京營場。此用馬之處也。流也。源深流遠。世覽鏡之矣。故法數馬科駒之外。則有若朋椿之恊相。有若皮椿之罰懲。有若巡清歲季之督課。至私僱賃載負貸。必寘之法。所以節其流而濬其源也。今陵遲盡矣。緣邊收地。乾沒于風沙占沒于豪右虜入無時。卽盛夏且嚴烽燧。法四月下場。十月給芻。皆不可行。兼騎卒貧窘。卒縮芻菽之直以自食。其甚者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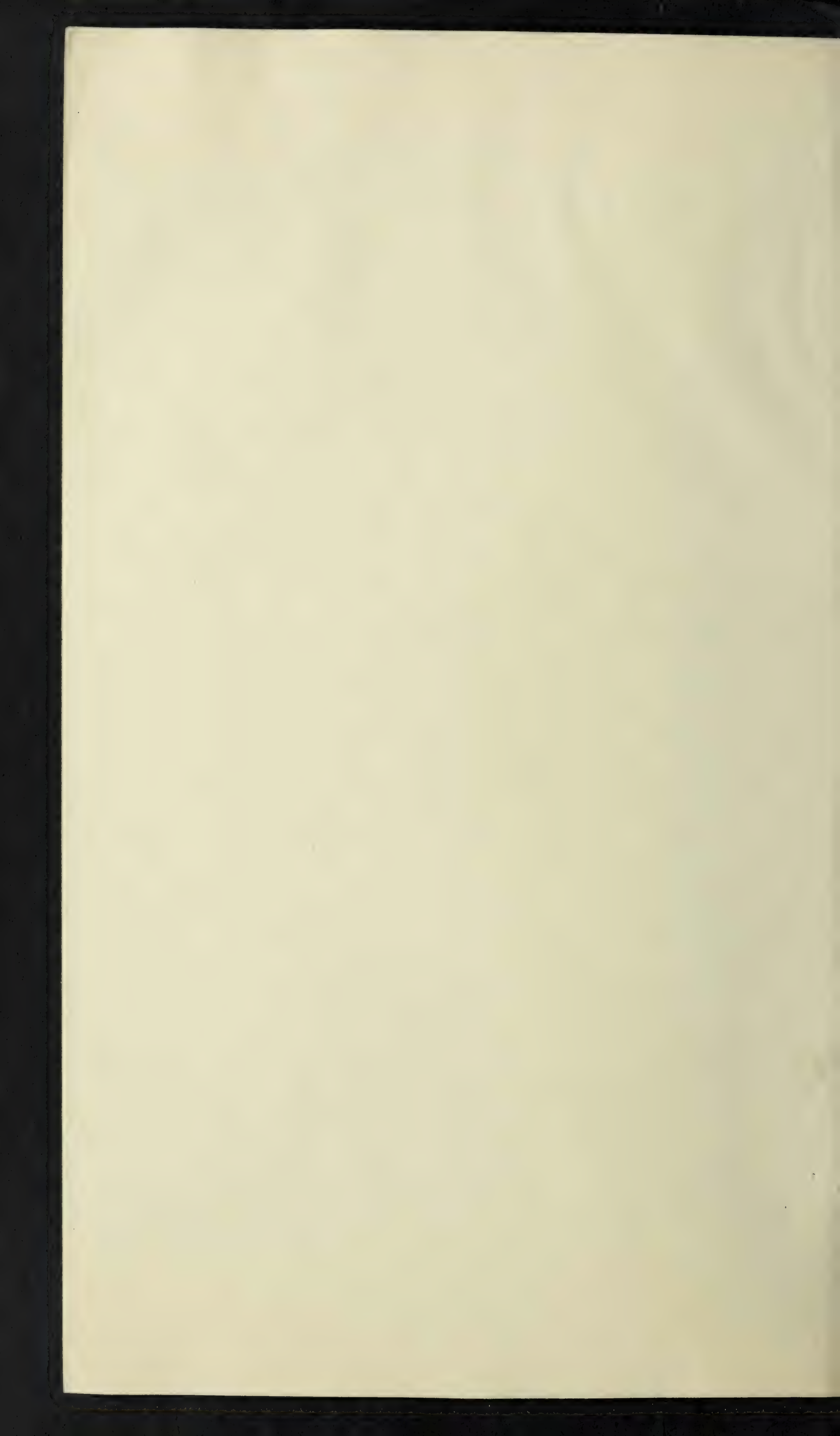
往利馬之死。避調戍。否亦終歲道路蹄躈相望。矧乎西北東南之殊風。水土藁秸之異致。皆弗暇論也。本兵用人。固亦分邊腹遠近。曾否習貫也。至馬顧可漫然已哉。嗟夫。今士大夫爭言括財。不暇言理財。言理財。不暇言生財。至如馬云馬云。固財之大且亟者也。又非旬月晦朔之所能攻鬧壯長也。原之弗濬。流之無節。斯何異竭溝涂澮川之瀝。以供尾閭之泄耶。矧民歷官府抑配。與其倈輸。率無敢私畜牧者。是并其原之傍出者。又從而湮塞之矣。夫雲錦之盛。匪降自天。淵塞之心。奚獨在古。故夫重冏寺之權。慎牧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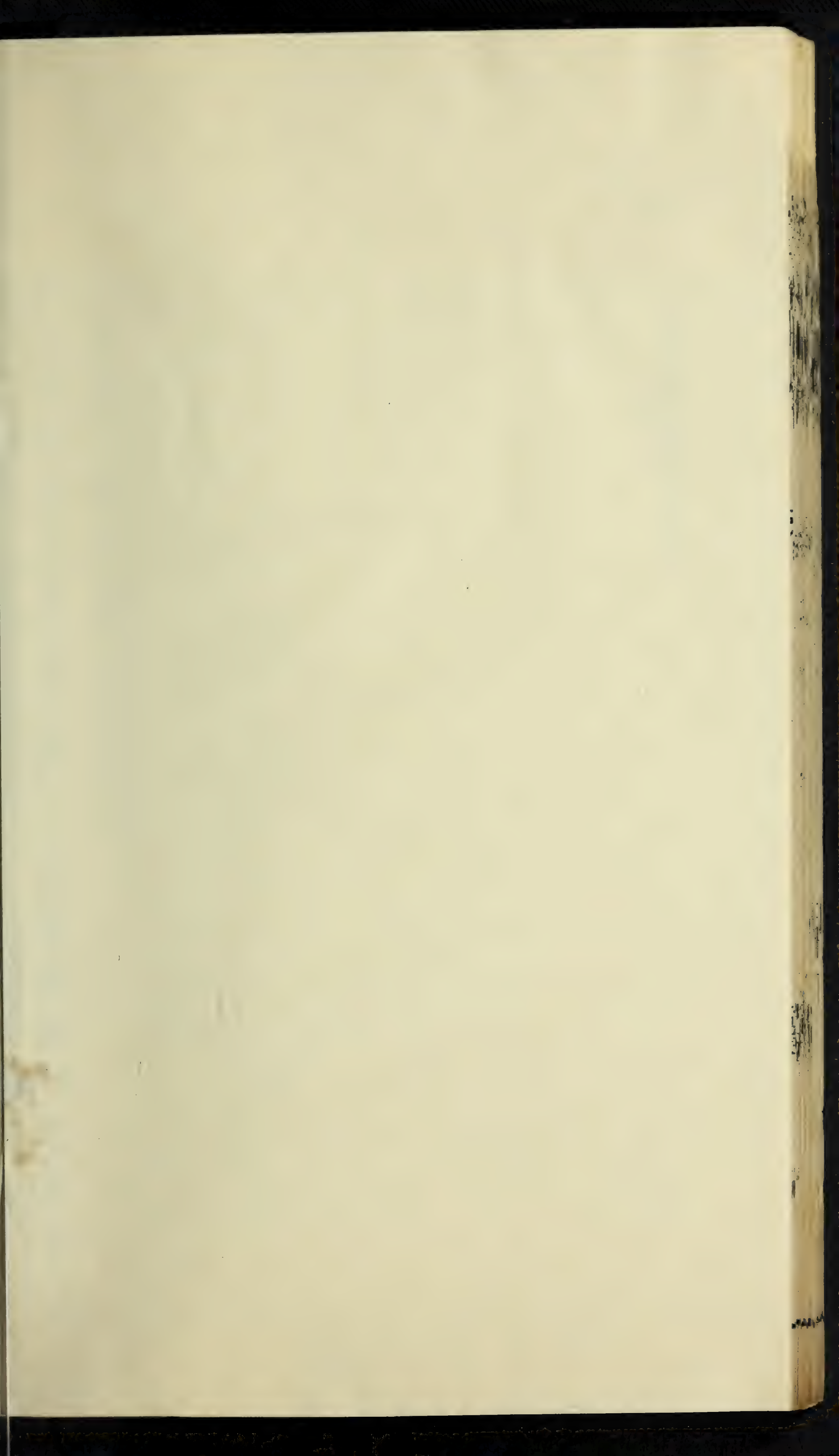
選。復川陝馬政都憲之舊。久其任而綜覈其成。殿最之要。誠在所急哉。在所急哉。

函史下編卷十八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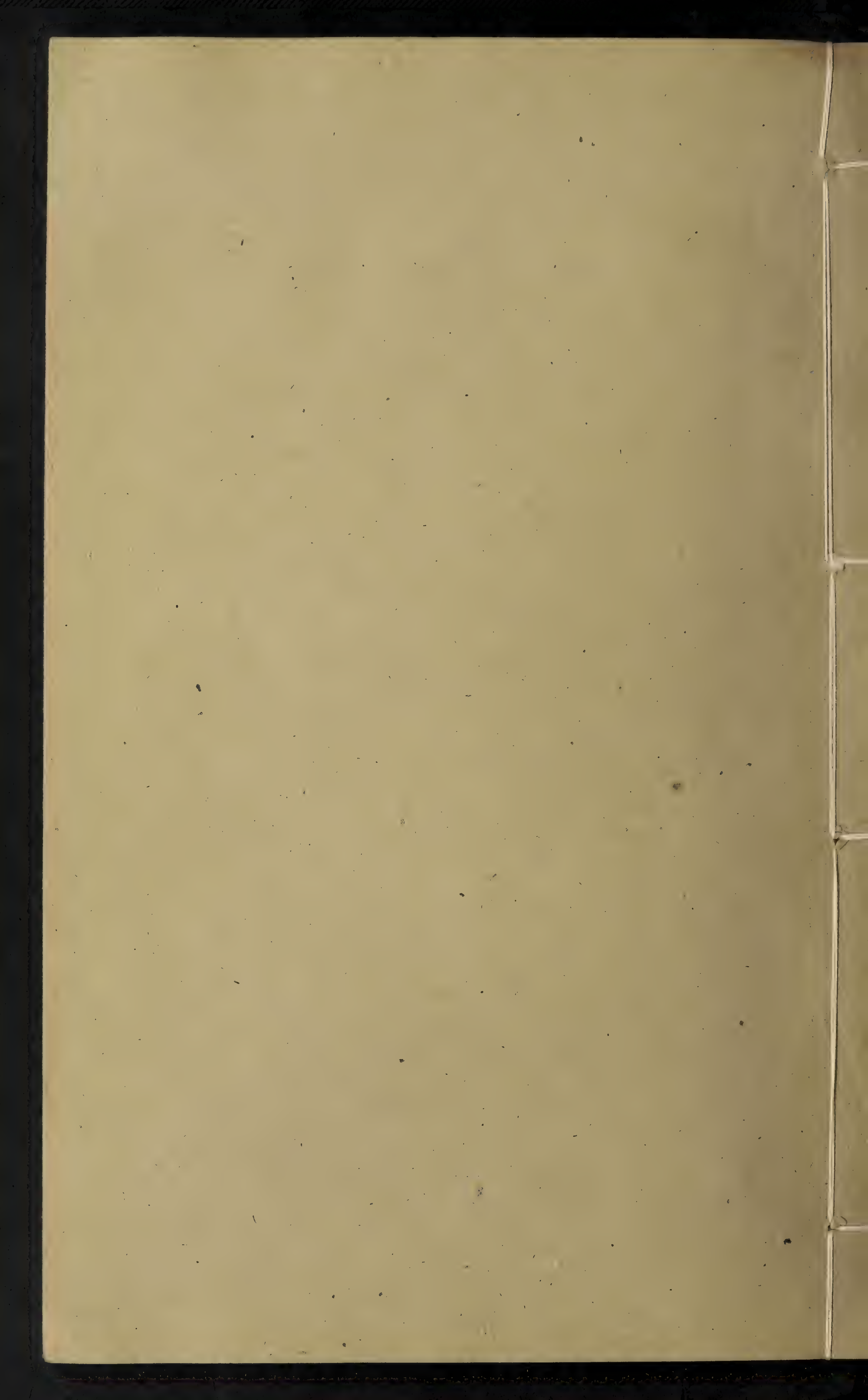
人要。藏在所急哉。藏在所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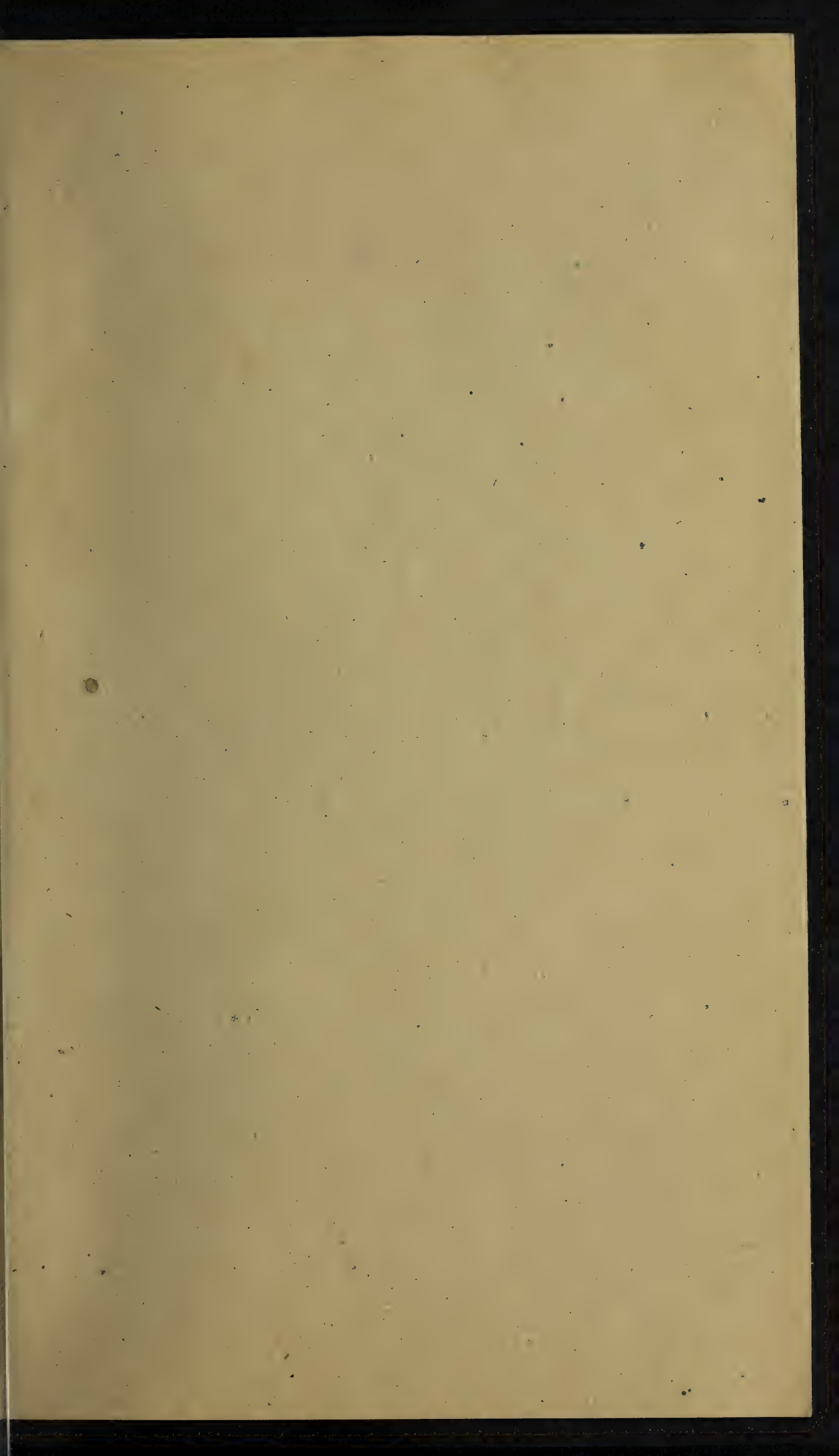
更從川陝馬政茶法之舊。人久其任而綜覈其成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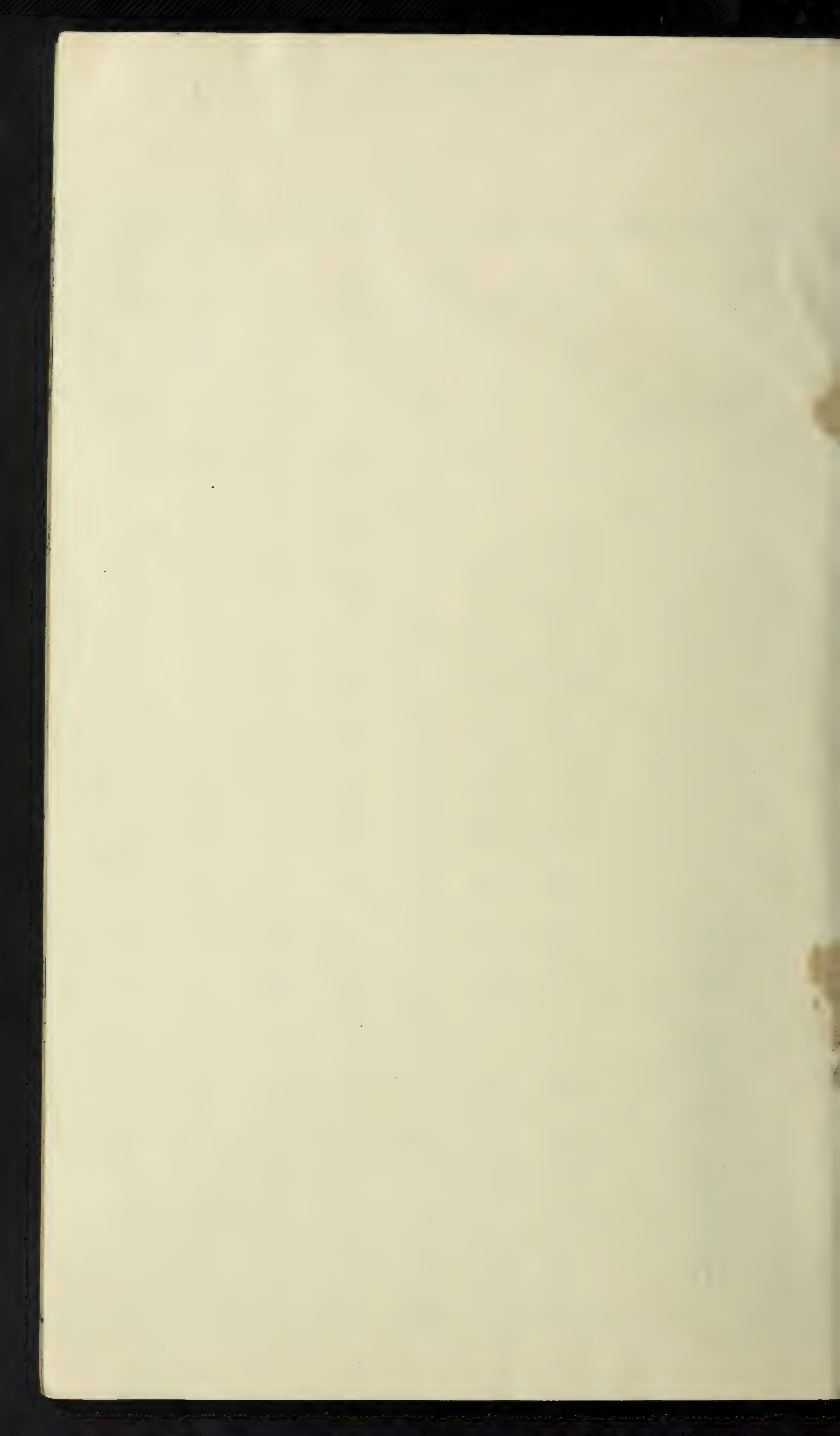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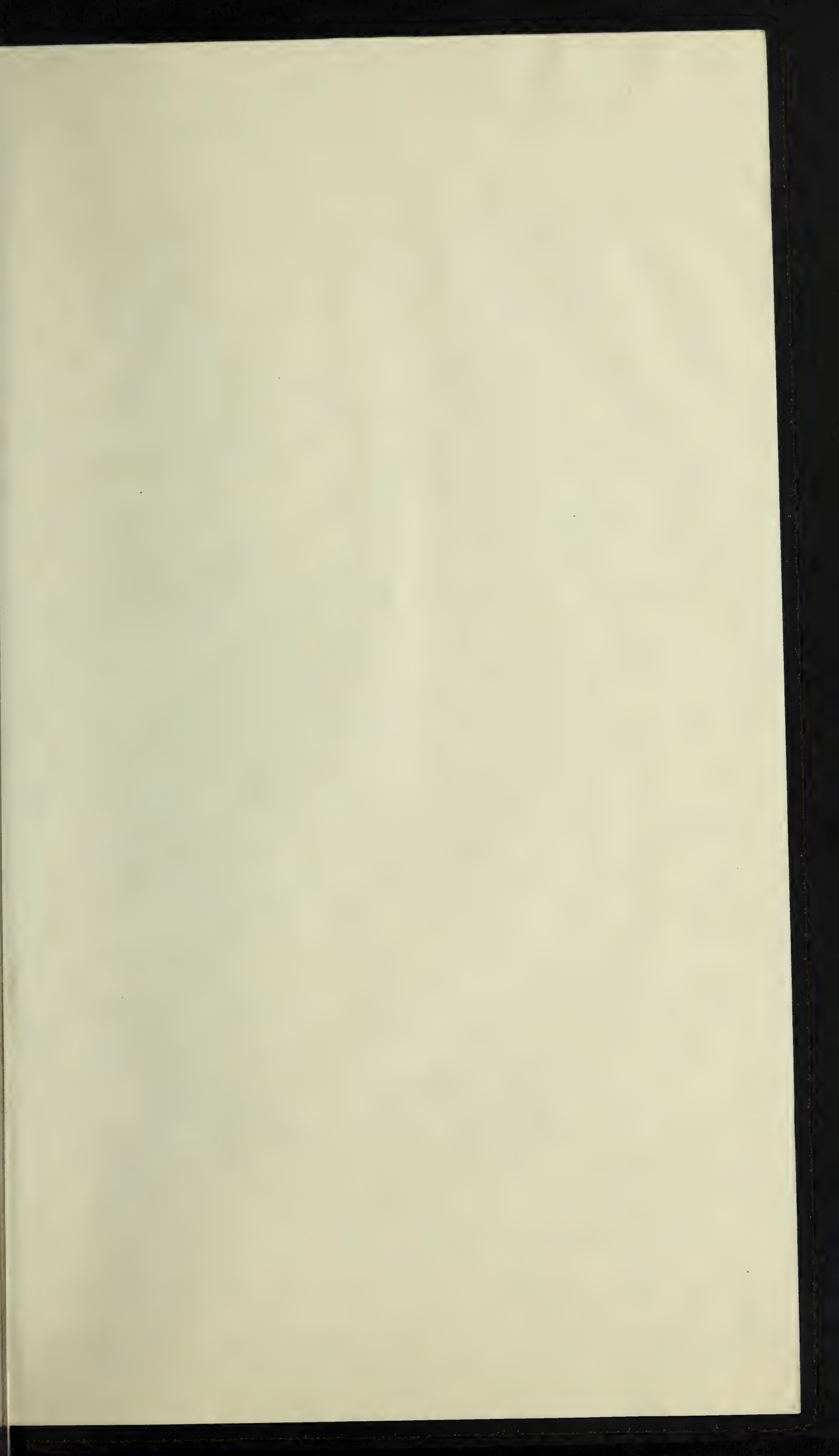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卷之十九

明盱郡鄧元錫著

邊防書

書禹貢辨五服之等甸為王畿侯比土中綏列外藩而要荒為戎狄於內外辨深其綏服二等曰三百里綏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葢其慎哉周人九服之制因之而要荒曰夷曰蠻曰鎮曰藩故書戒通道詩謹薄伐而春秋謹嚴於夷夏防乎防焉則知夷蠻鎮藩固邊所自設也昔周之盛也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

有道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旨哉言乎乃周官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扼走集終不
廢險固之爲用掌固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士庶
子及衆庶之守設其飭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
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國有故則移甲移役
移財用遹守政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
巡夜三鼜以號戒司險掌周知九州山林川澤之阻
設涂溝樹林木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
故則藩塞阻路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易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則險用之大亦焉可得廢哉戰國下衰冠帶之國爭鶩於戰攻而燕趙秦以與胡界邊皆各築長城以拒胡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鴈門代郡燕自造陽至于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郡秦初築隴西上郡其後使蒙恬攘匈奴悉収河南之地因河爲塞築四十餘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邊山巖塹谿谷可掤造者掤造可繕治者繕治之起臨洮至遼東餘萬里又使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蓋侯衛廢而邊防益重天子自爲守始於此漢都關中擁殽函之固資

建瓴之勢。以御天下。然自高皇帝。以勁兵十萬困白登。建燕代國。以御胡制邊。而不能以一日為安。已乃議和親。文皇帝德澤被四海。而匈奴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于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當是之時。匈奴左方王將居東方者。直上谷。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者。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其單于之庭。直代雲中。而中國各因所直之地。嚴防屯以為邊。而隴西屯備羌蜀。以南備西南夷。會稽備東甌南越。各為邊。列郡屯屬郡太守。國屬王相國。急則中郎將將軍止留屯。高祖時、陳豨以趙代相監趙代邊兵、皆屬

嬰蒼皆以代相國將屯、武帝時、李廣程不識皆以邊
郡太守、文帝時、遣三將軍屯飛狐北地句注、宣帝時
遣三將軍屯飛狐北地句注、宣帝
時趙充國以中郎將屯上谷是也、事已則罷而邊郡
增置長史異內地都尉將兵者賜武庫兵異他郡都
尉司馬不治民異他郡司馬又別置障塞尉司巡徼
望而屯田殖穀置農都尉主之除邊吏五府舉人以
充邊有事下廷臣集議上不日輒畫一報進止下以
急邊大司農調軍興費浩穰不給則出少府錢或令
民入粟以佐邊郡太守歲將萬騎出行邊兵庫置令
官分布為防守有亡失遣廷尉史按驗亭障圮不治
者誅之民徙邊屯田予犁牛有能止胡人所驅者以

其半予之制天下中丁人戍邊三日雖丞相子壹不得輕復勢不能人人行行者不可往便返令行者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爲更費而北邊騎士輕車不算邊民被虜入塞掠饑寒相失則天下共更之河西六郡民習戰備上氣力名六郡良家子補羽林期門以示優蓋豫邊如此而孝文時太子家令鼂錯上書言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

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亾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

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
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
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
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
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
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

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易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而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帝賜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適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之及已也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
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
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
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
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
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
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
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
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
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
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室家田作且
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城上檑石布渠答鐵蒺
藜也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竹篾相連遮也先爲室
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
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
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
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

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天子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

奉明法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
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
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
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
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
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
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
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
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

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敎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

因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卞識唯陛下財察帝從其計而後世備邊之畧盡於此漢武憑屢世之積藉文景之資力選將深入歲輒克獲已大發卒治諸邊元朔中大將軍取匈奴河南地會渾邪將其衆降漢隴西北地河西益少寇主父偃行邊爲帝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是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新秦中曰朔方郡以爲邊即鹽洪宥銀夏石靈會及南咸之地今河套是也自山東咸被其勞費而歲所遣戍隴西卒亦無慮減半矣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

度河而北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
卒稍蠶食其地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西置酒泉武
威分置敦煌張掖郡絶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
大夏又遣光祿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近者數百
里遠者千里至盧朐爲塞邊益廣斥當是時匈奴創
甚又以其間興兵事兩粵通西南夷置列郡以塡邊
雖中國甚耗殊憊要固其乘席富彊爲邊境征討將
武師力可以戰而後足以守也故邊益綿邈烽火燧
望益精明而虜寇益衰其後有司請復田輪臺捷枝
渠犂地以備胡天子下詔陳往悔甚痛而天下用靖

則知守國上務固不大於邊也宣元時匈奴五單于爭立而國亂呼韓邪再來朝求和親且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議者皆或以為可許郎中侯應上議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此其苑囿也至孝武之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幕北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

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
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
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
已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
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
誅。愚民猶且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不
可三也。自中國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覬欲
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
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

與漢人交通吏人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
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
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
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
中寬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令一繩之
闌出不忌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
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
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
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
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

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乃詔宣諭單于。邊不可罷。非獨備外。亦防內姦。慰薦其意焉。建武初。天子閉玉門關謝西域而詔徙幽并邊人。於常山居庸以東。增緣邊兵獨保塞備胡。已遣將軍覇將弛刑徙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而代北以平。時廷臣議金城破羌西。苦縣遠難守。棄之便

將軍援上議言金城完。阻河爲固。其土田肥美灌漑流通。而棄之。則羌在湟中。長害不休。不可爲也。於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置長吏。繕城郭。起塢設堠。開通水田勸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氐羌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寧。和帝時。大將軍騭議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各往往以爲涼州可棄也。譬之衣破敗。損其一以相補。猶有所完。不然。將兩無所用。中郎將虞詡。時辟太尉府。言於太尉脩曰。不可。昔先帝開并涼拓土。勞費劇而後定。今憚小費。壹舉而棄之。非計也。涼州棄。郎以三輔爲邊。以三輔

爲邊則園陵單外此甚不可且自古武臣烈士多出京州士馬勁於天下今羌胡所以不敢遂窺三輔爲心腹害者以京州之議其後也京州士民所以摧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𢞁以爲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因天下之敝釋怨洩憤席卷而東園陵舊京可爲寒心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所限極也宜綢羅西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便脩上其言於是詔辟西川豪傑爲三府掾屬拜牧

守長吏子弟爲郎慰安之安帝時金城隴西漢陽諸降羌反數大征不克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爭上言宜徙安定北地上郡郡縣以避羌詡時爲尚書僕射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商高宗周宣王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利水草豐美宜產牧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引水爲舂用河爲漕用力省而軍食足先皇帝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凡以爲雍州也比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宜勞來安集而徙之

夫棄沃壤之饒虧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非至計也書奏詔謁者郭璜復所徙民繕城郭置驛堠而激河浚渠爲屯田諸郡儲粟周數年。省內郡費歲億計焉方建武初罷都試罷郡國材官。而天下無兵。及罷沿邊屯兵後羌胡有變置度遼將軍。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等。營屯朔方敦煌五原邊聽妻子自隨占邊縣著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聽逃亡者罪贖各有科從者賜弓弩衣糧後南蠻變則置上林兵

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入寇置漁陽營後
盜起邉海各稍增屯防兵而扶風漢陽魏郡常山各
置屯列塢然皆自京師遣連年暴露而禁旅益虛其
後三國分裂其爭地乃在荆襄以荆襄東連吳會西
控巴蜀北向宛洛以是爲用武之國也而南北相距
盡江以守要在保淮則合肥濡須爲巨鎭東晉偏安
之日久都建康憑長江爲天塹而武昌江州壽春各
宿兵列鎭以爲防逌殷浩北伐舉非其任右軍將軍
王羲之與會稽王昱牋請令廣陵許昌譙城彭城諸
軍退保淮爲不可勝之基及浩喪師則與之書以爲

軍敗於外糧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保江
是知守國無定形亦無定勢而審時量力度所及爲
險固蓋其恒也其在北圻分壤裂設鎮戍而國自爲
邊元魏全有中原患在北狄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
狄悍暴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
短奪其所長則雖衆無所用之夫狄散居野澤逐水
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以畜牧具逃不齎資糧而
餼食自足此其所長而六鎮勢分衆寡不敵虜來攻
圍追而難制亦其勢也請依秦漢故事竝六鎮築長
城以防遏之其要害之地則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爲

兵屯狄來有城勢足捍禦攻城不克野掠無獲將草盡而走懲艾必矣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日之功可城三步之三百人三里三萬人三百里而千里之內彊弱相兼計不過用十萬人一月之力而就不足為難暫勞永逸計之得者也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登城覘敵以逸待勞三息境外無時之備四歲時得間運芻糧入克其中軍不匱興五也奏可行唐初突厥盛強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為長塹塹邊召江南工師大發卒冶戰艦於河以備邊置屯田于幷太原以實邊置

十二軍時練蒐以嚴邊會太宗神武北擒頡利東制高句驪西平高昌定胡越爲一家外薄于四海於是鎭西節度使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治安西北庭節度使防突騎施堅昆斬啜管海東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張掖治北庭朔方節度使捍北狄統經略豐安定遠西城治靈武安北都護府制東域振武治楡林河東節度使犄角朔方統雲中大同橫野定襄鴈門樓煩岢嵐治太原范陽節度使制奚契丹統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治幽州平盧節度使鎭室韋靺鞨統平盧盧龍渝關治柳城

安東都護府。備西戎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綏和寧塞積石鎮西治西平。劒南節度使扼吐蕃撫蠻獠統臨翼通化維州蓬山江源昆明寧遠治蜀郡嶺南五府置經畧使若桂管容管邕管各置經畧使治廣州其長樂經畧福州領之東萊經畧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而綱維藩翰之形成蓋大曰軍次曰城曰鎮小曰守捉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皆隷於節鎮武德初突厥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省餽運僕射寂等頌以爲煩擾抑之靜論執不已徵入朝與公卿相詰難寂等不能屈乃

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奏上復請增置屯田於幷州之境貞觀初朔州刺史張儉廣營田歲致穀十萬斛督代州亦如之歲大熟表請和糴廣儲蓄而邊饒永隆初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念河源爲西戎要衝欲加戍而轉輸險遠乃廣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穀五百萬石而邊安中宗時黙啜西擊突騎施戰未決節度使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城絶虜南寇路表留歲備兵以自助報可下於是仁愿大興卒入漠南築城卒亡者二百人斬以狥士股慄用命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

中城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直榆林名三受降城三城相距各數百里其北乃大磧平曠易瞭望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而牧馬朔方愈益無寇歲省費億計而天寶中攻吐蕃哥舒翰收九曲故地請列置州縣於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宛秀軍於河曲與隴右河西安西北庭竝列為巨鎮歲發山東丁壯戍之賜縑帛而遣開屯田設監牧軍城戍邏萬里相望於開遠門揭亭署表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為唐邊極盛其後天子志邊功府衛法壞士

馬精悍者畢在邊而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得幸官左僕射爵東平郡王貴寵震天下聽於上谷鑄錢聽以蕃將代漢將竟驕極而反安使破滅舉河北諸州畀賊三降將魏博德滄瀛畀田承嗣為天雄軍恒定易趙深冀畀李寶臣名成德軍李懷仙因朝義首降即授以幽州為盧龍軍此所謂河北三鎮者也於是諸鎮各專土地甲兵以自守雖名列藩實不異戎狄而國無北邊矣方祿山反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關而敕神策澆河宛秀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所謂行營兵也而邊圉益虛吐蕃得以其隙入為暴至德

初。取嶲州及威武諸鎮入石堡明年取廓伯岷等州
及河源帝務姑息以紓患詔宰相與涖盟爲好而虜
陷臨洮秦成渭等州明年遣使聘而吐蕃留不遣又
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
而國西又無邊虜遂入破涇邠入奉天代宗爲幸陝
虜入京師連雲堡者涇州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
覘虜所進退烽堠易通虜得之而二州不宿麥初吐
蕃盜塞畏春夏疫常以秋及是得唐俘給貲產厚之
質其孥使之而盛夏入邠寧已陷北廷都護府絕安
西道破鹽州則塞防無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益侵

追矣。憲宗時，方鎭倔彊，而京師及邊軍弱甚。相李絳欲爲上規足兵食之畫，乃奏言振武、天德左右良田萬頃，請擇能吏開營田，以省費足食。於是命度支使盧坦理其事。四年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巳爲帝言：始京西北置神策軍，以備禦吐蕃，誠欲令與節度使掎角爲相應也。今無事則鮮衣美食，坐耗國儲；寇至則取中尉處分，左右前却，莫肯用命，此大弊也。請據所在地分隷各鎭，一號令以振威。帝曰：善，宜亟行。絳又言：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實，將帥獨緣私役使，利其財以結權

倖未有訓練往受降兵籍四百及天德交軍纔五十人閱器械直一弓帝大驚曰邊實虛壹至是耶命按閱始蜀自韋皐招來南詔復巂州傾資與爲歡示以戰陳文法杜元穎代將不閑軍而貪南詔復叛成都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繇清溪下沬水而左盡爲蠻有文宗時節度使李德裕至大患之於是作籌邊樓按邠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按邠西道山川與蕃相入者圖之右諸部落衆寡饋饟遠邇道里曲折咸具召諸老將習邊者與指畫商計凡虜情諸向背微隱畢知之於是料舊僚與州兵之任戰者豈

其餉而廢其獰耄召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
於浙西日夜蒐簡而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取
一人使習戰復其繇謂之雄邊子弟築仗義城以制
大度淸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任作柔遠城以
扼西山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於是蜀
軍大實而相牛僧孺與交怨數從中沮其事命脩淸
溪關斷南詔入寇之路召諸道兵歸勿畱屯以難之
蜀人洶洶德裕上疏言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
重兵防守庶可無虞蜀兵本脆弱又新爲蠻所破困
所謂沒世不復者也今復令北兵盡撤與先失事時

何異今朝臣言罷兵者蓋謬禍不在己委難於臣臣望人責一狀入堂畱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其咎帝得疏以謂然兵得無罷而德裕乃練士葺堡障而蜀安唐自中葉來京師無藩垣二虜時助師時犯順往來入郊甸如織無畱行天子幸蜀幸陝幸梁州奉天以避兵國如郵置而猶嗣守社稷者百十年則都關中地阻固而江淮楚蜀爲内藏自給足也後穆敬之世河北再復宣宗之世河湟盡歸而無補於唐之既衰則知邊防設險國之藩蔽資以爲衛非以爲命於廟筭之盛衰失得詎盡是哉張批帶入不漏宋成一片精論

興太祖念汴爲四戰地無阻固不可都欲西都長安據山河之勝去冗兵循周漢以安天下議中格天下略定惟北漢燕未下置內藏曰封樁庫荊湖川廣諸所籍金帛若歲會國用之餘皆入焉謂侍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山前後諸州淪爲異域朕甚念之俟封樁滿三五百萬郎遣使往贖使還爲中國民不然當散諸儲積爲將士功賞冀必得之終不令吾赤子陷左衽也末年於延慶環厚靈武各置帥以備西夏關南瀛常易棣各置帥以拒北敵晉陽耶義西山各置帥以禦太原帥官不過巡簡使無慮易制而

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洽欵語甚寵。西北邊軍市租悉舉畀之。令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賚不在是。又事不從中覆。聽便宜制軍。當是時。所置帥皆天下勇悍忠實之材。委任專而防守固。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四十年。它如李漢超郭進姚內斌之倫。率不下十餘年。吏士尊畏。得盡其死力。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形勢壯。虜用挫屈。叩關吏通書幣之使。於是勅沿邊諸州禁民毋得出塞侵盜。敦信保境。而中外懷安。邊自劉守光僭竊。與中國搆兵。契丹以其間擾營今昌黎等縣、平今永

平府二州而地險始失後石晉割幽（今順天府）薊（今薊州）瀛（今河間）莫（今任丘縣）涿（今涿州）檀（今密雲）順（今順義縣）新（今保安縣）嬀（今隆慶州）儒（今永寧縣）武（今朔州境）雲（今大同）應（今應州）寰（今馬邑縣）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以畀虜藩籬撤焉周世宗時實始復瀛莫二州詔王彥超韓通築李晏口城立縣十有二又築束鹿增鼓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浮陽至朝寧補壞防鬭游諸口三十六以通瀛莫宋興葺鎮州西山堡障自王全斌築保州威武靜戎平塞諸城寨自劉遇太宗平晉纍其城遷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為胡虜咽喉自潘美各因形制為邊而邊卒遣戍皆

本司整比其伍致闕下召見便殿給裝錢代還入見燕犒亦如之歲時賞給外視它卒又加給銀鞋緣邊艱嬰汲者又給薪水錢或時服錢凡出征討日給行糧而塞下内屬羌團結曰蕃兵保塞者曰熟戶餘曰生戶命之官給俸有差張批前段畧說邊地而詳說馭邊將之法此段詳說邊地而併詳取邊卒之法端拱中北虜侵盜邊諫大夫張洎上書言中國禦戎必依險阻今飛狐以東皆契丹所有地險盡失而河朔列壁城守具苦於無兵則兵分之過也請於中山太原河間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冐時而守視緩急爲策應仍命親王出臨魏博控其衝光

因形制勝之道。而河北三鎮始於此。滄州將何承矩上疏言。臣幼從先臣征關南。熟知北邊川原險塞之處。今誠於易河蒲口導水東。使注滄海。順安高安間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並築堤瀦水。外可遏敵騎之奔軼。而內關南諸泊悉壅閼。可播爲稻田。即緣邊州軍臨塘水者。可獨留軍爲城守。無煩廣戍。而益收地利以實邊。惟順安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乞簡精銳戍之。去其冗濫。此禦邊之要也。天子嘉納。以承矩爲制置河北邊屯使。而滄海以饒。至道元年。契丹以精騎夜薄城。承矩整兵不出。比明馳擊。大破之。

斬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契丹遁去已契丹旣輸平
知雄州李允則治城壘益設契丹以爲言詔詰之允
則曰通好初不即繕完恐異時頹圮不復得脩將邊
備弛矣弛邊備患不可測也帝曰善於是允則標里
閈置廟市邸舍水磑爲深廣城增累甓爲高環以溝
塹蒔桑麻植榆栁爲阻固脩屯田益樹穀架石橋搆
亭列隄通道于安肅廣信諸軍邊益闢而壯初州北
多設陷馬坑城外起樓爲斥堠望十里罷兵後人莫
敢登允則曰南北通好矣安用是命撤樓夷坑令諸
軍圍其中因浚井畫溝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而地

益阻固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民旦夕得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治境有隙地悉樹榆久之榆蔭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虜不得決驟不獨興時爲材木資也諸措注經遠如此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張樂飲不輟副使請救火不答須臾火熄命瘞所焚物而淅以茗龍致甲仗於瀛不浹旬而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詔即訊允則對曰兵械所藏爲火甚嚴而焚又方宴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故不救也帝曰善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之與大城爲一乃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以鼓吹導至祠居人讙爭獻金銀爲祠供居無何宣言盜發北州遂移文北界名捕盜而興版築宣言以護祠於是就闢城浚壕起月隄而甕城人得悉納城中一日契丹民毆邊民傷而遁允則不詰也與傷者錢二千罷之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其諜也欲以毆傷人爲驗此得報

以為妄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名捕之報莫能仁
得名則曰在某所契丹驗不敢隱歸之斬以徇仁
宗時夏元昊反詔西帥具攻守和備四議上經略使
范仲淹上議言延慶間有虜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宜
可攻軍行宜先布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捕虜得精
壯者賞害老稚婦女者斬拒敵者殺逃比者釋勿追
安居者勿擾得地則興築城寨留土兵為守以高估
招商中粟而營田以克之而討久守莫利於土兵蓋
土兵諳於山川險易狎於戎虜狃於戰鬬比之東兵
事半功倍何則東兵上邊非特苦星霜之感兼且傷
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嫠婦縈恤久則怨起宜於要害

城寨廣招募以實邊其東兵願改隸邊者津遣其家室於緣邊營屯更免別戍其邊地所招弓箭手亦令聚居阨塞之處則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收守則相安寇小至則禦大至則以次邊軍可句呼而集也敵重兵至必循大川而行我駐堅城明斥堠持重以待之野無所掠不數日而困憊可必散兵四掠輕寡覘弱我伏精銳於谷中時而取之彼散無所鹵聚不得戰深入乎我出奇以躡其後惰歸乎我出兵以徼其弊此守邊之要也夫計陝西四路之兵不下三十萬則兵非不多也以備多而力分在所城守兵不

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壁藏而不敢戰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卒有點集動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形當虜專一之勢宜衆寡之勢不敵也且彼客當勞而顧處其逸我主當逸而顧處其勞誠反而用之於鄜延環慶涇原之間各選兵二萬騎兵三千為一屯而各掄將二五人以制之須新定陣法練齊以待敵待其精勇乘敵間輒入如鄜延軍先出敵大師來應則退守阻不戰以乖之伺困弊則環慶涇原之師又迭出以乘釁彼奔命不暇部落携怨三五年間而橫山之界可盡取也當是時仲淹大興營田聽民互

市以克邊又脩永平承平等砦招流亡以固邊而鄜
延經畧使龐籍以橋子谷爲西賊所走集築招安砦
塡焉又築龍安等十二城以抗邊其大者韓魏公琦
晝欲瞭横山以規平夏攫與靈於穴中語具西夏志
慶州西北馬鋪砦當橋川口爲虜腹仲淹欲城之度
賊在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潛走據其地
日晨起忽引大兵赴之吏士皆不知所如往至柔遠
始傳令告其處既至而畚鍤版築之用畢具迨賊覺
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脫賊戰而走追必毋過
河第乘城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河乘城而河外果

有伏虜失計去而城成所謂大順城也大順城而白
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矣判鄜州种世衡言延安東
北二百里有廢壘故寬州地也險可城詔世衡董其
事世衡自將逼戎落而軍且戰且城暴露者數月乃
得城所謂青澗城也世衡計以爲處險無水泉不可
守乃鑿地百有五十尺得石衆恇懼不泉又屑石而
出之過數重泉乃沸發又建營田二千頃歲收糴其
麤通商畜財或先貸之本使速流轉歲時息十倍於
是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不外給而青澗完安青
澗完而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北可規銀夏

矣而諸内屬羌仲淹以詔書犒撫結以恩信諸羌皆

子繼出入自便羌酋至府引入屏人撤衛語無間羌

人親愛始爲中國使而屯兵徙就食内地飛輓大省

矣時元昊圍河州縣間道襲府州縱遊騎鈔麟州自

是二州恐敵不時至皆閉壁自固糧乏絕而勢孤朝

議欲棄之會張亢以幷代都鈐轄守麟州單騎叩城

下出所授勅示城上曰我城主也門啟而入於是縱

民出薪芻谷汲曰吾有以待敵無恐民乃稍甦亢以

州東焦山有石炭可穴也爲築東勝堡城旁有畦可

蔬也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阬有水泉爲築安定堡各

置兵守之。出獲者置衛時禁兵廩餼優厚。然實驕懦不可使。乃役兵有健鬭獻級者立脫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會諜報羌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盍避諸。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然。亢諜知其無備。即夜部禁兵出襲擊琉璃堡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䮫扼寇所從入。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而麟府之路始通。已上廿日請增廣堡砦得益田牧以壯邊。宣撫使仲淹奏請即任亢。就其事奏可。而經畧使明鎬以爲不可。就數牒止之。亢得牒輒廢閣。曰受詔置堡砦。豈顧以經畧府牒得止耶。

坐遣節度死所其心且是邊所恃以爲固也程很愈急事竣乃發封自劾詔勿問自是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萬人而河外爲幷汾屏蔽矣穆寧氏西南去秦川三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土平沃爲氐所輳聚環川而居者數萬帳漢逋民皆歸之曹瑋在秦州嘗經畧其地而不得閤門祇候劉滬時守邊以爲此戎夏所走集不可失也進城章川求田穀以益屯涇原帥尹洙以爲不便令罷役且召之不聽而趣功洙怒械下獄氐大駴爲變朝遣使郎訊氏請還滬而以牛羊及丁壯助成城詔復滬權水洛城然猶以違節制

奪一官。卒。水洛人遮道泣請留葬。祠祀之。自是西邊
益嚴。議論。張批、此段中分九節、自仲淹具疏下爲一節、皆
先歷而後實也、八節中仲淹之興田修砦、麗籍之築
砦築城、韓琦之取横山取興靈、此三節皆規畫之大
方、仲淹之城大順、种世衡之城青澗、仲淹之結諸羌
張亢之守麟州、劉滬之權水洛此五節、皆扼塞之急
務、此先緩而後急也、歸其後二虜既交好、仁宗崩、夏
敘之有條不紊如此、
使來弔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訴於朝。知諫
院司馬光呂誨請加宜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
契丹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
李中祐爲不材。欲選將代之。光又言國家當戎狄順
附時。好與之較計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

西戎之禍生於高宜而北狄之隙中祐得讒則來者必將以宜爲法以中祐爲戒將人以生事爲能而邊自此多事矣宜欲邊吏諸疆場細故獨當以文檄徐徃反毋輒以矢刃相加遺安戎狄心奏可神宗時滕元發知太原以河東豪意規邊有警爲利也下令曰謹斥堠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而下皆勒以軍法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四備北八備西更休番上會西人犯境上邊郡請八將皆防西元發曰賊若幷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將吏扣閤爭不聽卒以無事省芻

粟十五萬西夏請故地詔割四寨而葭蘆隷河東元
發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而西人得襲我不備
所亡失不貲命部將以兵護遷令嚴伍肅寇不敢近
民以完巳西人得地則請以綏德城爲比畫城外二
十里爲界元發曰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今許之矣
百里矣兵家進退以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
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自是宋衰不振靖康
中金虜入而棄河北再入而棄河東巳遂棄汴而天
子都臨安視建康益徧復防淮防江防荆襄爲偏安
計如異時東晉六代爲矣

明興汛掃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古之中國而

成祖郎故燕藩地爲　今都揭古冀北垂于天日之上

三代漢唐宋未有也。辰山負海固擬於殽函本太行

與鴈門諸山塞垣連絡險踰天造居庸東折王帶神

嶺諸山若抱若拱。八陵在焉故居庸爲　京師北

門。宣德中從御史王聰言徙黒峪關簡司於紅門口正當關北天壽山後爲巖隘隷薊州鎮

薊舊鎮大寧。今兀良哈朶顏大寧福餘三衛其地也。

爲藩衛甚設。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

古所謂渝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陽鎮又東薄于海右

轉循大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

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宣府大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故虜患特鍾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中獨有間道騎行可一人郎元扎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荊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邑　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隷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雍河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所謂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榆林榆林險將勇士力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

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給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而南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虜既得套固原改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爲唇齒爲虜衝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衛名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　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凉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列鎮河外外薄于沙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後虜入莊浪凉州而靖虜永昌爲內邊左番右達肅州尤孤此皆自　京師

右轉而循西以為徼者也自蘭州南抵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患若又西南出為雲南古冊滇南南轉為貴州又南東轉為嶺表中包湘楚跨百粵三江而諸夷獠蠻僰猺獞苗狼黎蜑之屬各窩宅其中大者秋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然稍奉要束聽羈縻而統于藩省撫巡示威宣德而鄖陽蒼梧南贛為重鎮自　京師東薄大海泛登萊包淮揚南際于閩廣瀚洋萬里遍四瀆八表為一瀦慮獨在備倭此

國家幅員邊圉設險守國之大畧也張批漢唐宋與國朝邊防各有統論因勢得情而機軸初變化無端倪可執

高皇帝既定天下即元都設北平都司即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與營諸屯衛建寧藩其中與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為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脩隘為內邊故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盡漁陽盧龍稱雄鎮設衛開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與和萬全為要地遼陽既下不郡縣獨置衛所填之權衛事良佐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腋間皆敵境乞畱 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軍民且益之兵於是置都衛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填焉而遼陽開原

有安樂自在二州虜保塞降曳於是大學士宋訥上策言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棄弗討則歲久滋患討之則士馬疲耗餽餉艱費非所以靖天下也陛下誠計安萬世則莫若固邊而固邊在足食足食在屯田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入寇後將軍克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禦之單于爲引遁以四萬騎而分屯九郡碁布星列而克國於其中統制之當時分畫緊可想見今諸將中豈無智謀勇畧如克國其人者哉誠選其良出屯邊東西約五百里隨遠近難易爲屯屯各有分地各率所領衛兵

耕作其中而時訓練之彼此相望首尾相應敵至則戰敵去則耕此久長之策也

上大善之命諸將屯練以備邊於是　勅後軍都督言曩胡虜近塞兵衛未設故設兵守關今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爲守禦又虜遠遁而山海關猶以戍守廢屯田養馬非計也自今一片石等關止存戍卒足瞭望譏逋逃而止餘悉令屯田當是時

上以天下甫定垂意邊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凉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　手勅勞諭令固疆圉　諭遼東帥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中夏既寧

斯必戍守乃有蓋州諸將共意來庭固守其地以待
朕命北夷罔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有二月寇我
金州爾指揮雲等忠義于天若同士卒以寡敵衆遂
蓋諸將深謀扼險渠魁以獲朕甚嘉之勞海南衞指
揮　勅曰南濵浩瀚中有甸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
時忽𤸃雲卿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勞西京
指揮　勅曰朕惟凉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羌
爲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禦邊
勞甚朕甚閔之茲特遣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内懷多
仁以服戎羌勞寧夏帥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

介之以爲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漠今
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戶卿其晨昏深謀
無怠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 御劄存問而 勅大
帥武定侯英言遼東邊軍與苦甚毋營繕盡其力今
役作軍皆勇力善戰之士柰何乎勞之近高麗表奏
言多不實聞彼自國中至于鴨綠江皆儲軍糧驛各
數萬石且招東寧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有爲也朕
觀高麗自古恒與中國搆兵今遼東糧乏之士困儻不
郎發涉嶺倉賑必且啟招誘逋逃之心非完計也其
止他營造立營屋以居士十年後繕作未晚古人有

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又　勑遼東守將潘
敬葉旺曰高麗龍州民自言邊願帥衆降未審將軍
嘗識其計否人情孰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
異國者此其詐也况中國始寧當養民息兵愼毋妄
生事開邊隙令外夷藉口傳曰毋納逋逃符至其開
諭出境會士卒饋遼左有溺舟
上諭羣臣言昔遼左地於元時至富饒朕往立行省統
焉以其地早寒土曠不欲以建置煩民罷之立衞戍
守歲輸饟非獲巳中每以爲憂今聞舟沉溺衆爲終
夕不寐其議屯田圖長利焉諸紓意如此當是時制

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功成而山海

夷𤜶恃阻險時竊發爲暴

上遣將往訊輒　勑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

動但令自屏遠喙息無爲州縣擾可也而

祖訓申戒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得其地

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也使不自量而擾邊則

不祥彼作寇捕逐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

伐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

利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世

爲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嗚呼至哉　訓乎卓其

爲萬世式矣。張批、含畜慨嘆、下文窮兵練兵處更不說破、有味外之味　始寧王王薊時。大寧朶頴福寧三衛夷故獷悍力戰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會　朝廷削王三護衛而靖難師起遂太師兼程趨大寧擁王與偕南招諸胡及思歸虜卒以從以大寧地許三衛戍使助戰戰疾力天下大定乃遂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爲大寧都司而散與營諸衛於京甸於是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界三衛夷俾世爲外藩已封元裔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峪城而關外設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

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夷爲號名設衛塡焉而時遷
親臣大學士榮行巡邊巳守臣言元孽老的罕逃居
赤斤蒙古數患邊
上命榮馳至陜會豐城侯彬討之榮還言赤斤出嘉峪
關且千里地苦險乏水草而碙鹵又天沍寒士疲馬
瘠不可輒用兵且小醜當自歸不足患也
上從之而老的罕果自歸時
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滅
此殘虜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
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巳大寧既畀三衛東遼東西與

宣府聲援不易通。典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
上英武軼百代。數伐胡。犂其庭。虜益遠遁。又死者降者
相繼。虜僵尸脊息。百蠻諸戎。重譯奉琛。固無爲議邊
矣。先是虜寇遼東。都指揮永衞之戰不力。會入朝。
又匿不以聞。
上怒。並誅之。榜 諭天下都司衞所。言諸有盜賊及虜
聲息。不時聞者。鎮守官而下。罪視此。蓋嚴邊臣蔽欺
之誅如此。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衞以屯
種妨團操。請令團操便。
上諭部侍郎曰。團操惡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

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陽和留什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三蔚州留十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爲著令

重營屯如此又　勑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虜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苦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浚壕廣丈有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城開八門諸旁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事耕牧毋惰有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郎冦至無所掠而邊完此特屯守事朕過計如此諸戰守畫將軍其熟思蓋周防至於此車里宣慰司土夷與威遠土知州隙攻執之嗣西平侯晟請討

上謂本兵曰。兵易動難安。一舉而易傷人必多。且小吏
固可以文告下也。乃　勅晟責諭吏。吏悔罪而解。
宣宗皇帝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平漢。二年。巡
邊。破兀良哈之衆。虜益讋慴。而
上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邊。若城堡堅固。士
練糧足。瞭望嚴。豈患虜哉。顧獨苦玩慢自隳。邊耳。當
是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
上念其脫萬死自歸。可憫。優官祿。復家。爲著令。正統初。
天子幼冲。
皇太后倚輔臣經太政。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

邊遇虜安與地名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留不進。亨信直馳抵其營責之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乎。且汝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死敵。貴等色動。而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即露章劾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乞誅以振法。於是命兵尚書王驥出行邊。驥馳至甘肅。閱邊備潤甚。莊浪永昌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堠不飭。軍無律而命亂。慨然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問曰。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

卻者視此。一軍股慄。因謹斥堠。整部伍。申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會虜酋寇莊浪。遣都指揮衛榮擊敗之。選甘州卒五萬。留屯而定。爲更代番上法。省輸運。已乃還。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邊。遣都督貴將選卒二千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剿。無爲復相見矣。貴父子感奮往。則遣參將安帥兵繇東凉逾白鴉孤口。抵鐵門關爲之援。遇虜於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而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期。狼心山。襲虜巢。夾擊大破之。酋以走死。時侍郎柴車總陝西。嚴都指揮能以其人冒功。車奏罷所歴官

能許之

上上許復而車持不可曰昔胄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撥
亂以肅法今宥能如餘人何詔鐫能秩而賜車金綺
從二品祿時叅將石亨請料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
邊　勑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虜
方驕悍邊地鹻薄民疲困復驅使實伍勒令起科是
絶其衣食之路而迫使逃亡也撥今事勢宜布恩信
以結人心人心得則邊圉固矣事得寢其後王振擅
而雲南麓川夷思任發叛頻擾邊緬甸蠻自詭必得
其要領請致師闍振欲示威遠夷於是命定西伯蔣

貴總兵。太監吉祥監軍。兵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
閩浙盜起。翰林侍讀劉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
小夷。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麓川連歲
用兵。士卒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借令緬
甸言果信。具得其首。寇不過獻俘　大廷。磔諸市梟
諸道而巳。而緬甸蠻。必且挾以為功。將與木邦求麓
川地以為分。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酋坐大。是滅一
麓川。生二麓川也。何益。脫有蹉跌。又兵爭方始。
皇上慎重死因。多所矜貸。於天地好生之心。合而欲生
得一失地遠竄之酋。驅十餘萬無罪之人。就死地以

從之豈非過哉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歲增貢使以覘俯仰包藏禍心未易可察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而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荒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宜敕尚書驥令思機發削四𠫊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川廣貴州之師以息民其西北諸邊遣給事中御史行巡謹烽燧脩墩堡選將練卒廣屯田豐糧餉爲意外之防書上逢振怒死 制獄中麓川本僻遠夷不當中國一郡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當盛暑行師而黔國公晟戰不利道病卒都督方政戰死蓋大

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死無筭僅以破克而中國益
耗病振顧益驕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屢生事爲
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於直北要害增城堡爲備不
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 親征因遂有土木之變嗚
呼閹之無良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擾賴 廟
謨而定諸具狄志中方
上皇北狩時虜奉 駕至紫荊至大同已長驅至 京
師西北關於是召宣府遼東兵入衛虜破固安總兵
郭登又破之大同虜北出塞都御史羅通襲破之坳
羊山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留邊將守 都城

者諸邊孤危虜警日夕至民大駭相訌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劒坐城門令曰敢出城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爲死守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　都城故邊關不固郎　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　陵寢何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空急遣居庸宣府兵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侍講劉定之疏十事畧言昨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單散亭

障缺敗蹊隧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愼防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隨處停瀦為水櫃或多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多留居　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為寇掠今宜乘大兵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為婚姻變其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可省俸給而無後憂當是時兵尚書謙以忠力為

天子所倚信柄國昌平侯洪奏請遣都御史通出鴈門護興通意不欲行疏言謙洪本建此畫獨委難於臣乞令與臣俱謙郎疏言今 國家多事非臣子辭難之日臣謙諳山西事固當往請得行

上不許仍命通謙奏城昌平以衛 山陵城臨清以襟喉漕河而獨石馬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曰獨石棄則宣府懐來不可守宣府懐來不可守則 京師孤矣命都督安往鎮遷給事中盛以叅政贊軍於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蔬

圃。給將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戍
卒不任戰者驅之耕。課歲糧佐興邊。大權洽而完。當
是時。大寧地既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阻。闖門庭。時
殘我吏民而要官賞自若。喜峯密雲白羊諸屯。僅縮
縮自保。在宣府。譬左臂瘃而執孤。在盧龍。譬後背傴
僂而前艱任。在遼海。爲扼吭於。　八陵爲左腹迫切
憂。土木之變。三衛夷寔鄉導以行。及也先弒其主脫
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悪不可悔。其
名朝貢。或以憐我。不可狃也。獨議邊大同爲　京北
巨鎮。爲山西鴈門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府

延綏寧夏甘肅竝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動搖不可
不備近都御史郤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猪圈頭凡
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營委指
揮一員管東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
之諸營堡内簡其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
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走知
地里便藏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諸關重置閘馬石
墻布渠落使峻陡徑隘旁積木石而分將較塡防之
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毋動獨本所
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營犄

前掎後爲截勦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不屈彼衆雖暴譬虺豕投穽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七十墩塞百五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平漫地皆脩削偏坡其關口培薄增卑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內官愽御史斌鎮守古北口古北口迤東都指揮玖主之古北口迤西都指揮與王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難隄防平居畫地而守然且不給郎有警何措今照石匣驛於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營團操便而

謀復爲上言大同府四州七縣民生長邊安便其俗
習性勇悍慣戰而迤南調戍衛所軍苦逃亡即清勾
徒擾況清軍不足因靠損民而大同府州縣他戍卒
請臣言地方艱難得就近衛補伍願自備鞍馬詭殺
賊自效不敢妄支糧賞臣愚以爲國政有經權而邊
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人情所欲而權之令大
同等府僉附近軍實衛多則另立衛所分轄仍豁除
其原隷衛所籍名毋清勾則士卒免離背鄉井之苦
家室田作撫卹而教練之一旦有警祖宗墳墓宗族
產業之故縈其中心將樂戰効死其與調山西河南

卒主客堅脆。功相萬也。皆報可行。當是時。諸籌邊固
圉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聳。民怠大創焉。時大
同一老卒。訟定襄伯登承 勑命掛印總兵。而副都
御史年富倚風憲。竝坐專號令。為越職不法。下尚書。
少保謙糾言。昔楚田穰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
違法。穰苴立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中
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王上公為使相者也。用平
淮蔡。
朝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職大臣克提督。自總戎而下。咸
聽節制。號令賞罰。得守便宜。行都御史為 朝廷風

紀之司於侯伯無屬坐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　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桀橫放不制如此矣微　廟畫將法制主用俱失豈復有軍哉時都御史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之耕塞屯日起邊儲克足會尨剌入貢秉疏言迤北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給我士馬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徃永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毋入境任劄得窺伺正統間許牧大同故虜得諳知地險數犯邊今虜畜多恐其

計不止爲國費蓋慎防如此已毛刺以前所掠男婦
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口五斗報下虜
不易秉口與之粟石軍吏以違 制爭秉曰何恐使
吾赤子爲夷人僇耶專之而得罪不敢辭也事聞
上賞歎已劾總兵紀廣 旨下言邊圉孔亟毋得以微
文据大將下御史覆報召秉還言官交章言以邊將
故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留天順中虜寇其塚大
學士贊請起前都御史竑督軍明年參政尹旻以虜
退河開請罷師議者懼有後警難之贊曰兵在外可
暫不可久暫爲壯久則老且虜安可常若虞其復來

宿大兵不解是無終巳時也今陝民疲困巳極不及
河開時罷軍寛其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乏之興雖欲
久縮師無豯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邊愈益匱當如
邊何莫若勑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爲防諸調卒盡撤
可也師得罷固原土達滿四者 國初歸附羌也處
平凉固原間令闢荒穢以居以畜牧射獵爲生號蒲
家營成化初爲官司所名捕索之賄而反據石城不
數月有衆二萬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高數十仞頂平
廣可容數千人 詔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失利賊益
負固 詔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

都御史馬文升合勦賊。賊走壁阻深巖不出。伏羌伯毛忠恃勇前仰攻。中矢石死。軍驟退。提督忠親即陳斬千戶以狥。陳乃定。會彗星出西方。廷議洶洶欲濟師。忠上書言賊前四出攻剽。多傷害。難嚮邇矣。今入山自保。譬虎已投穽。即咆哮無所用之。我師憑依皇威。氣亘以壯。今圍守甚固。破壞可必。無為濟師。且京軍脆怯。即至無所用。兵志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彗西出。殆其類也。於是閣學士時毅然任以為觀項疏曲折。知賊不足平也。已我師移據水草以困賊。賊益困。相持者百日而定。賊愛

將提虎貍者夜遣汲被擒忠儒之乞宥死自效乃假辭色諭逆順慰勞之虎貍請旦日誘使出戰設伏當可擒忠大喜示賞格遣去明日整師進滿四果出戰伏發旋擒斬虜七千人

方事急時中議者扇訛言難自持而賊氣驕日率驍將出刼營冒陣小大百餘戰忠披甲冒矢石親督師不少退文升頻勸其自愛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何謂自愛平凱還具奏言固原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為賊巢穴為北虜所出沒此要地當守而惟一千戶所厝其間單少勢孤此劇盜之所以陸梁也州北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為虜衝宜添設衛所以填之便奏可而事平河套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巳

後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周漢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萬城唐張仁愿所為築受降城者也宋趙元昊據寧夏因以為國固套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種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寧夏幾二千里南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 國初即受降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東勝城一憑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遠虜匹馬一人不能隱望城輒慟哭引去而套為內地虜居沙漠河限之伺氷凍乃入氷欲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秋冬春夏得以其餘力田

套中脩城堡設防虜往來盜邊或窺遼東或犯宣大或走寧夏莊浪甘肅伺間入非久輒去而延慶爲內地迫東勝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始渡河景泰初虜始犯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始聞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獵尚不敢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刼中國人爲作使因入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勅閣學士贊主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且言秋方熟虜必入掠鄜延環慶間室推擇將帥統步騎大舉疾入得盪平部請召信還受成筭會毛里孩侵大同陽求貢而罷於是自孤山

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
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
則不繼。遂棄寧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
事中程萬里。言兵志有言。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毛
里孩以土達嘯聚。日夜伺。欲犯邊臣伏。計河套距邊
僅二三百里。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以主制客。此可敗
者一。虜自恃衆。㤂併吞諸部。志滿氣盈。馳驅不息。士
馬憊頓。此可敗者二。比聞散逐水草。兵力四分。此可
敗者三。誠選京師宣大勁兵數萬人。擇驍將統之。嚴
賞罰。先諜知所在。出不意。徑潛擣其巢。破之必矣。昔

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其事也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欲守則飭兵毋徒以文移故誤邊下　廷議命吏侍郎盛徃行視議方畧上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駐牧春遲霜早亦不可田耕故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長便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収新軍以實邊而選士兵助之事復寢後五年兵尚書白圭復白發其議總都都御史王越欲擣虜且自以爲功議延綏士卒衣裝壞馬死者過半請暫休得旨奏越既召而虜擁衆驟渡河　詔武靖侯趙輔及越刻日行會侯輔病越獨將諜知虜出宅掠

遺老弱于廬可擊乃選精騎萬餘自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數百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蹂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無筭虜巢穴諸畜産畢盡虜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燼則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虜恚猶未懈再鬪再遇伏乃大慟度河遯自是邊無虜患者二十年而言官糾以爲幸勝濫功

上曰濫功固罪虜遠遁不無功詔勿問明年始加宮

俱增奉掌院事越抗言將士功大賞輕。乞移已官賞之。不報。後以從大閹直出大同。襲破威寧海。顧得封威寧伯。崔太史銑歎以爲威寧出奇取捷。慮成而後發。發必中。於邊功固甚偉也。夫忌功娟才。必慘於戈戟。諒矣。先是延綏紀功兵郎中楊瑶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疎。兵少。而套虜數爲患。臣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自幼行游河套。熟其地。謂臣言套內地廣腴。有鹽池海子之饒。葭州民多種食其壖地。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

榆溝紅鹽池至寧夏黑山觜等處。立城堡十三墩堡七十三東西七百餘里雖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扼虜而衝其腹心。時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綏一路營堡移置直道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也。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闊疏。撫按分巡官罕有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飼器械不脩。虜猝至誰禦。乞行撫按分巡官戢邊。詔兵尚書王復行飭邊復疏言臣奉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至定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行

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險隘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地錯互不均遠或百餘里近或五六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收顧在其外遇虜警傳報倉卒即調兵無及虛聲應援而已其西南抵慶陽等處遠至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邊比一帶墩臺稀濶難瞭望臣與鎭巡總督等官會計府谷等十九堡俱極邊要地必增築移置庶幾可守及今聲息稍寧先撥軍餘採木候春暖併工府谷堡移芭州舊城東村堡移高漢嶺饗水堡移黒河山土門堡移十項坪大兔鶻堡移響鈴塔白洛城堡移甎營兒寨門

堡移務椰莊。不惟東西相宜。道里徑捷。而各依水草。以便駐屯。其高家堡至雙山安邊定邊等營相去懸隔者。合於該交界地。椰樹澗兎劄梁等處各添哨堡。於隣近營撥官軍哨守。其起安邊營接慶陽起定邊營接環縣。隨形勢為墩臺共三十四坐。溝墻高深足以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客兵。臺墩稠密聲執聯絡。而緩急足策應也。 詔允行。當是時。 國初徙將士馬既盡。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覆在其外議者爭言脩營堡墩臺為內防計矣。金溪曾漢曰。按蔡元定言。長安龍脉發於崑崙經呵黑水。綿絡至西。横山。始起祖宗。轉縈瀦澤。自西而東。盡雍州之境。今平凉西靜寧州之北

連山綿亘八百餘里其冡而横平可以立營衛其西條爲西戎之祖其東條爲長安之祖四面有建瓴之勢西可以制西戎北可以制北狄東可以衛長安關秦漢之都關中者以山河四塞而以一面東制諸侯也唐末而諸戎據有之宋范文正公王招納叛羌爲漸復横山之謀以斷賊臂故軍中有破膽之謠以議和而廢宋遂不振 國朝亦舍横山之阻而關中不可謂完矣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十里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上報可下於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墻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砦相連比不絶中空處築短墻横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及依高山折崖隨地畫便刻削累築挑塹延引爲邊墻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

十餘再閱月而訖工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實始城榆林未設衞至是子俊益廣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屯重兵請盡簽陝人有伍籍詭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徙實之擇其才子弟爲建學立官師教之俗不習藝圃多棄地則教以樹藝自是蔬果於內地等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林壯實爲雄鎮巳改尚書督宣大軍子俊具疏言臣熟觀大同地方於宣府等而山川平曠惟車戰爲便夫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禦亂得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車戰佐之也大

卒以萬人爲一軍，車五百輛，十步卒駕之。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而以鹿角叉補其缺。器械鑲糒不勞而具，合衆對壘，威用自倍，用以持久。何敵形便，或首挫其驕鋭，或尾擊其惰歸，猶之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上，報可。下於是議邊者言戰車。當是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脩築寧夏邊邉，固完。而馬端肅文升時巡撫陝西。人頌稱關中三巡撫云。按子俊稱名臣久矣。近武進薛應旂嘗兵備延綏，著論言：自子俊脩築邊墻之説起，先後相踵，費財何止巨百萬，而浮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唯剗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其爲戰車，費不貲，亦重遲窒礙不可用。成化中，都御史李賓嘗請製偏箱車

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廢然以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以之造大漠突厥寇唐而太宗以之見大捷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有陳濤斜之敗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民車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千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今不習車戰久矣恐一旦咈其所素習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造車十輛鹿角又十具送教塲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視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追阨險邀遮何以乘禦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俱講明以聞車成會驗覆奏言所造車若對壘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奔逐北登高致遠恐難行

上曰旣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而近余總兵大猷制兵車以獨木爲輪人推挽可上下塹指揮如意輔以強弩神虓擊堅及遠翼以簞茀龍盾虜弓矢弗及蓋以馬陵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靑之縱騎最爲備篝車成以車百兩步騎三千挫虜十萬於安銀堡云弘治中朝廷清明中外大臣皆協心體國爲經

遠計而馬端肅文升劉忠宣大夏相繼爲本兵文升具疏薊宣府大同三鎭既有鎭守太監而各路復有分守守備監鎗等內臣三鎭關塞城堡遠者相距不過一二百里內臣至數十員每員役占軍士並數千人大半多納月錢絶其操練防邊鎭巡不能禁革因以掣肘乞取回以靖邊已陞平凉廣開城爲故原州設鎭置總督其中而都御史許進督大同數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材輒覆允戎務脩飭虜酋小王子憚進名數貢馬爲好進善撫之故河曲無虜患而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墻日頹薄不治而

虜酋癿加斯蘭每歲八月自西河入套中圍獵春河開出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益久兵益脆不任戰七年火篩寇固原入花馬池　詔起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於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之議條三策上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疏畧言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今此諸邊所患在兵多而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一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以定邊與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

石溝鹽池常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剌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堂室行令總兵叅遊分地駐劄聲勢連絡併力防禦分布既定謹斥堠據要害守水頭以待會寇始至謹勿與之爭鋒入城堡以避待其深入左右鎮襲踪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埶虜所欲當則堅壁清野以老之使不得逞待其情歸然後以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晝則追鋒以絕其路夜則斫校以刼其營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衂豈能善其歸哉又言虜

自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溢。横肆無忌。有年所矣。今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撲擣巢穴。陜西之患。未有已也。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禦戎之常。犂庭掃穴。非聖王之得已。然商高宗有鬼方之伐。唐大宗有頡利之擒。况河套本我内地。而彼據以為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濺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為也。臣愚以為今宜調宣大二鎮遊騎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住劄。聽張安節制。虜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内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原擬中路邀截之兵。固壘不動

行令東路叅遊部為奇正列車為家擇形便為營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以進擣之既近賊壘奮勇疾前衝其腹心捨其羸老而戮其壯狡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整嚴備不許輕動待我兵還而虜稀突然後或為聲援或為羽翼或為殿而霆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進則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快於此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勑兵部詳議亟行已又言臣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陝西各邊延

緩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漫衍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土漢雜處倘兵連禍結内變因之根本動揺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中巡撫都史徐廷璋余子俊等脩築邊墻虜不爲患邇自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内地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寧夏鎮巡屢乞築濬提督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帯州設立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添脩四五小堡虜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殘破會

不能少有禁禦臣始至鎮以坐談不如親見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四端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甘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張仁愿之所以距突厥也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矣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虜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太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

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固其上矣。即不然。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雖非上計。猶愈無策。醜虜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生息。以為後圖。則東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以城延綏至急也。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起。至寧夏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塡塞。獨與武肩水屯卜剌紅山四堡。切近邊墻。易於防護。其餘城堡。俱各絕遠。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臺稀疏。節被達賊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塡溝而進。開空邊墻一日可二三十處。墩軍往往逃竄。烽火不接。縱使徵

召客兵。而墻外平漫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鋒。長驅一日夜。則已至固原矣。爲今之計。必於舊墻內外。帮築高厚墻。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去百二十步。傍堡於空濶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邊墻等。他所空闕。仍添築墩臺。挑濬壕塹。設治鈴柝。廣張旗幟。令連絡相應。分委守邊叅遊。恊同守備各照所轄定鋪分防護。其定邊安邊營迤西一帶。責成巡撫都御史。依所計度。應築墻者築墻。應剗削者剗削。一體脩治。務使邊有備而腹裏無虞。萬全之謀也

至若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塹之阻顧西設寧夏一衛東止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一所虜賊大舉必從東入不惟無險可恃抑且兵力單寡宜添設衛所屯耕防守則執不偏重而邊墻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惟是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誠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達賊出沒之重地也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而環慶勢孤無環慶則無陝西矣臣頃巡視城池壕塹悉皆廢弛夫以寧夏之地上有無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失今不圖將來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洪武間有土達土民六百餘戶自

歸設守禦所綏輯給之田地草塲使得耕牧。徑屬陝西都司。一遇有警土達輒自備鞍馬報效累有克獲後奏革本所遷隸寧夏土民亦隸寧山衛經歷司所司不知存恤草塲爲有力者豪奪馬匹站死不復追陪人畜彫耗死徙居半又於所屬路阻黄河虜賊外侵科差內擾控訴無所自非靈州改設守禦所如故而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欲撫綏無繇其環慶兵備副使止轄慶陽事務簡甚况兼理靈州鹽池距慶陽特遠實難遥制乞將環慶兵備改駐靈州練軍理訟撫安土達兼理鹽課聽陝西寧夏巡撫節制則軍民

免十年九牧之擾土民有趨利避害之望又常州地廣實虜要衝今城池塌塌守既不嚴戰乃無兵況密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先年恭王墳爲虜掘發自非添設常備之兵貽患未已而慶府中護衛若儀衛司旗較舍餘別無差用比之秦肅二府千里備邊勞逸懸殊今若摘於常州操守保障最爲長便且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王體䰟之地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又考按圖冊兼廣詢訪寧夏黃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墻俱棄不守乃於河西別築墩臺竊跡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無自覺知又因黑山

營被虜攻圍遂移平虜縣是平虜遂爲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挸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也今河東墩臺旣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墩堡獨不可盜空之乎虜窺黑山可棄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棄之乎然則河東邊墻墩塹誠宜幇築與河西煙火相接而河西黑山營挑選精銳屯宿按伏爲平虜聲援則封守愼固之道也但陜西財匱民勞脩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繫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

圖則近怨不足恤自古之舉大事者未有不一勞而後以永逸者也世之論邊者主於戰以爲功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三軍策勵將士脩車馬備器械儲糧饟明斥堠以待虜之近塞當督率諸將共行天罰雖成功在天所不敢必而臣不敢避也乃今顧以邉墻爲言者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欲及時經理毋貽後憂焉耳奏可而一清鋭意經綜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役費戶曹銀十六萬及諸犒賞藥餌轉運木石皆精神窮涯計慮周悉會

